

薄伽梵往世书

(上册)

BHAGAVATA PURA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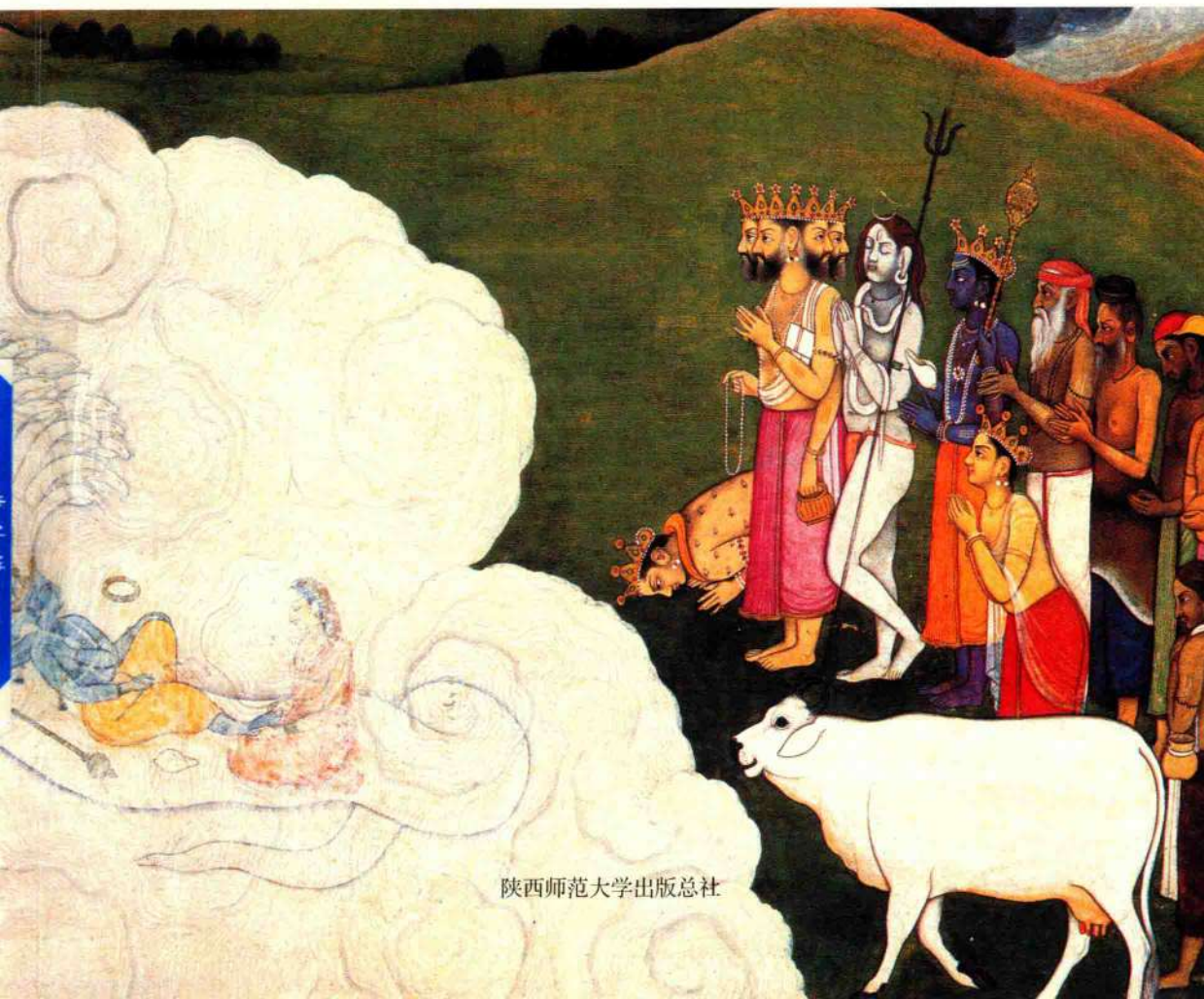
〔印〕毗耶娑夫人◎著 徐达斯◎编译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话学文库
叶舒宪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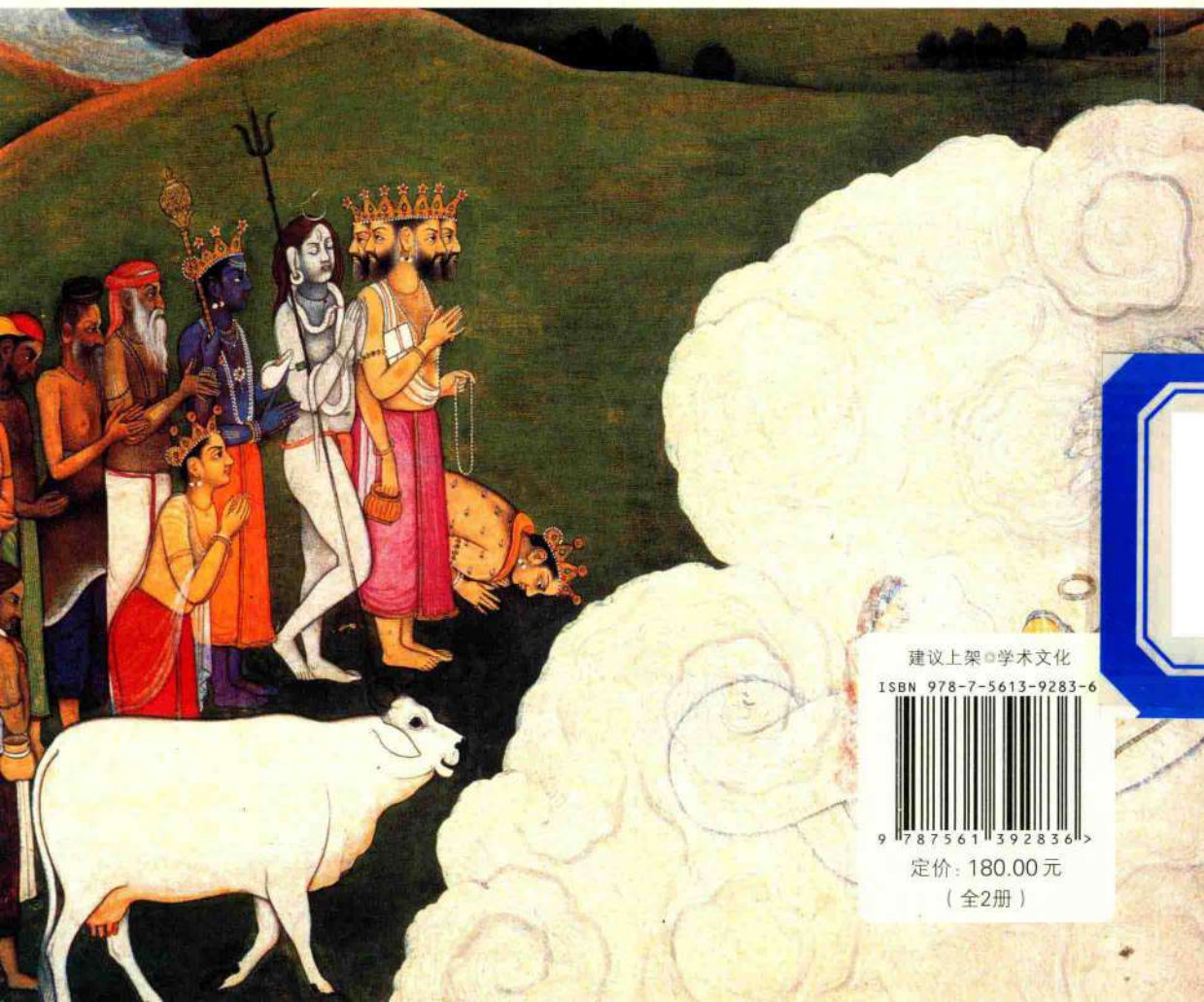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薄伽梵往世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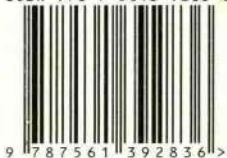
BHAGAVATA PURANA

在古印度韦陀文献里，属于古史的作品有两类：一类是以某个人物或王族为中心的史书，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另一类即往世书，所述史事从鸿蒙开辟到人伦化成，人神鬼怪、地狱天堂无所不包，可谓百科全书式的“宇宙古史”。主要的往世书有十八部，其中尤以《薄伽梵往世书》（*Bhagavata Purana*）为尊，而且流行最广，影响也最大。《薄伽梵往世书》共十二卷，相传为古印度大哲毗耶娑天人所撰。由于原作篇幅过长，又是诗歌体，不方便一般读者阅读理解，译者参考数种梵、英版本，对原作进行了一定的提炼和压缩，采用章回体形式进行述说。



建议上架 学术文化

ISBN 978-7-5613-9283-6



定价：180.00 元

（全2册）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话学文库

叶舒宪主编

薄伽梵往世书 (上册)

BHAGAVATA PURANA

〔印〕毗耶娑天人◎著 徐达斯◎编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SK17N118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薄伽梵往世书:全2册/(印)毗耶娑天人著;徐达斯
编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7.11
(神话学文库/叶舒宪主编)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
基金项目

ISBN 978-7-5613-9283-6

I. ①薄… II. ①毗… ②徐… III. ①史诗—印度—
古代 IV. ①I35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5061号

薄伽梵往世书(全2册)

BOJIAFAN WANGSHISHU

[印]毗耶娑天人 著

徐达斯 编译

责任编辑	杜伟宣
责任校对	杜莎莎
装帧设计	田东风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1020mm 1/16
印 张	39.25
插 页	24
字 数	592千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9283-6
定 价	18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85303879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话学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叶舒宪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昌仪	王孝廉	王明珂	户晓辉
邓 微	田兆元	冯晓立	刘东风
苏永前	李永平	杨庆存	杨利慧
陈岗龙	陈建宪	徐新建	高有鹏
高莉芬	唐启翠	萧 兵	彭兆荣
朝戈金	谭 佳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话学文库”学术支持

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神话学会

“神话学文库”总序

叶舒宪

神话是文学和文化的源头，也是人类群体的梦。

神话学是研究神话的新兴边缘学科，近一个世纪以来，获得了长足发展，并与哲学、文学、美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精神分析、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当代思想家中精研神话学知识的学者，如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爱德华·泰勒、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恩斯特·卡西尔、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约瑟夫·坎贝尔等，都对 20 世纪以来的世界人文学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研究著述给现代读者带来了深刻的启迪。

进入 21 世纪，自然资源逐渐枯竭，环境危机日益加剧，人类生活和思想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全球知识精英寻求转变发展方式的探索中，对文化资本的认识和开发正在形成一种国际新潮流。作为文化资本的神话思维和神话题材，成为当今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产业共同关注的热点。经过《指环王》《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纳尼亚传奇》《阿凡达》等一系列新神话作品的“洗礼”，越来越多的当代作家、编剧和导演意识到神话原型的巨大文化号召力和影响力。我们从学术上给这一方兴未艾的创作潮流起名叫“新神话主义”，将其思想背景概括为全球“文化寻根运动”。目前，“新神话主义”和“文化寻根运动”已经成为当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影响到文学艺术、影视、动漫、网络游戏、主题公园、品牌策划、物语营销等各个方面。现代人终于重新发现：在前现代乃至原始时代所产生的神话，原来就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文化之根和精神本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遗产。可以预

期的是，神话在未来社会中还将发挥日益明显的积极作用。大体上讲，在学术价值之外，神话有两大方面的社会作用：

一是让精神紧张、心灵困顿的现代人重新体验灵性的召唤和幻想飞扬的奇妙乐趣；二是为符号经济时代的到来提供深层的文化资本矿藏。

前一方面的作用，可由约瑟夫·坎贝尔一部书的名字精辟概括——“我们赖以生存的神话”（Myths to Live by）；后一方面的作用，可以套用布迪厄的一个书名，称为“文化炼金术”。

在 21 世纪迎接神话复兴大潮，首先需要了解世界范围神话学的发展及优秀成果，参悟神话资源在新的知识经济浪潮中所起到的重要符号催化剂作用。在这方面，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并没有提供及时的系统知识。本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神话学的初衷，以及引进神话学著述，拓展中国神话研究视野和领域，传承学术精品，积累丰富的文化成果之目标，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神话学专业委员会（简称“中国神话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共同编辑出版“神话学文库”。

本文库内容包括：译介国际著名神话学研究成果（包括修订再版者）；推出中国神话学研究的新成果。尤其注重具有跨学科视角的前沿性神话学探索，希望给过去一个世纪中大体局限在民间文学范畴的中国神话研究带来变革和拓展，鼓励将神话作为思想资源和文化的原型编码，促进研究格局的转变，即从寻找和界定“中国神话”，到重新认识和解读“神话中国”的学术范式转变。同时让文献记载之外的材料，如考古文物的图像叙事和民间活态神话传承等，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库的编辑出版得到编委会同人的鼎力协助，也得到上述机构的大力支持，谨在此鸣谢。

是为序。

献 词

谨以此书献给 Srimad-Bhagavata Vidyapitham 梵语学院创始人
Gopipranadhana Prabhu，他对《薄伽梵往世书》的热爱激励我完成了
这部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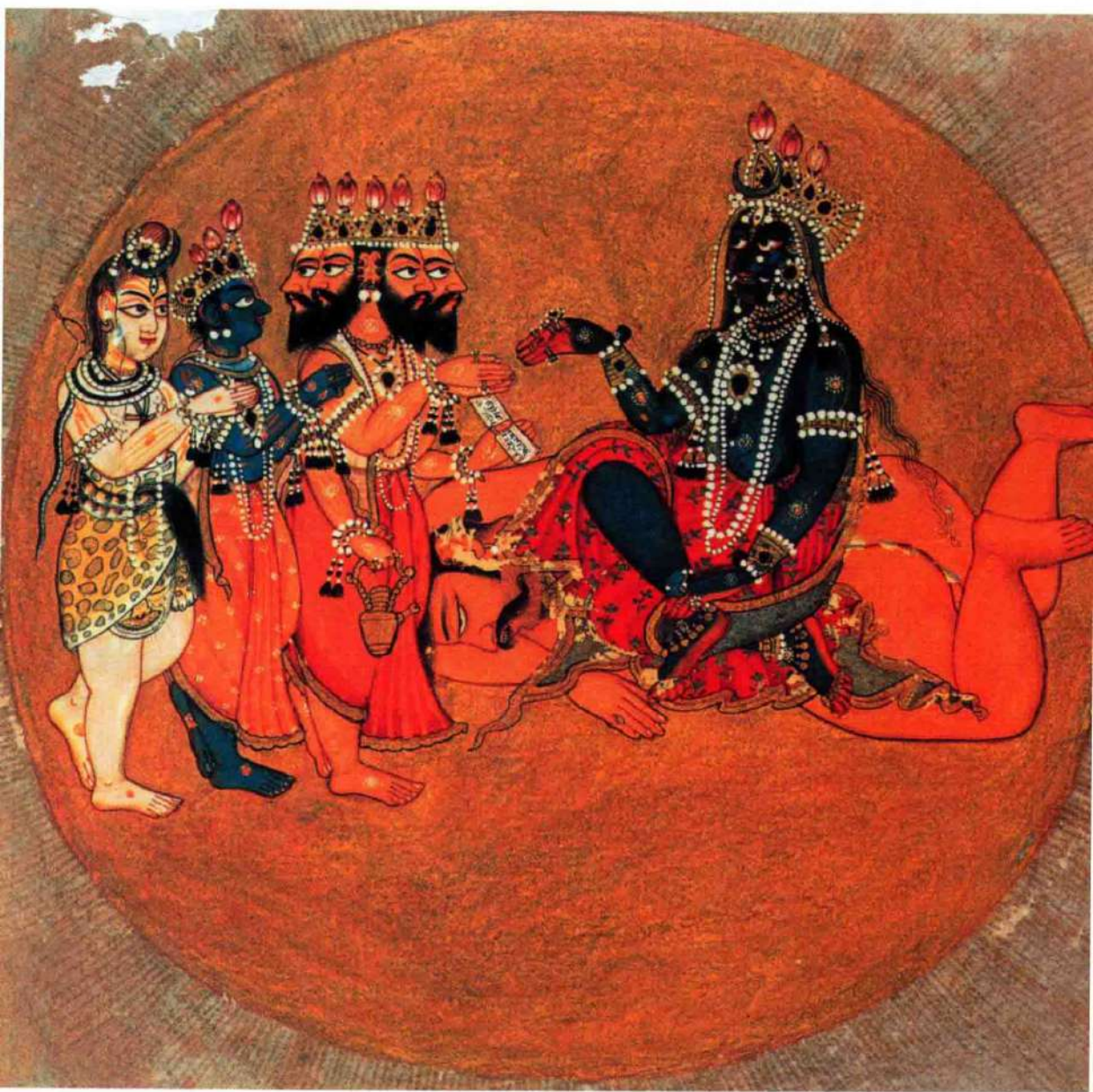


《薄伽梵往世书》师承源流 (P5 第一卷第二章天书奇谭)



婆罗门仙圣丛林传法 (P40 第二卷第二章至尊天鹅)





创世三大神和宇宙大母 (P69 第三卷第四章创世大业)



湿婆和萨缇 (P84 第四卷第一章兽主复仇)



荷塘边的女修士 (P141 第五卷第二章人天奇情)





仙山和仙人 (P162 第五卷第六章山海演绎)



诸神参礼狮神尼黎僧诃 (P218 第七卷第一章魔剑狮心)



毁灭之神湿婆（P240 第七卷第二章三城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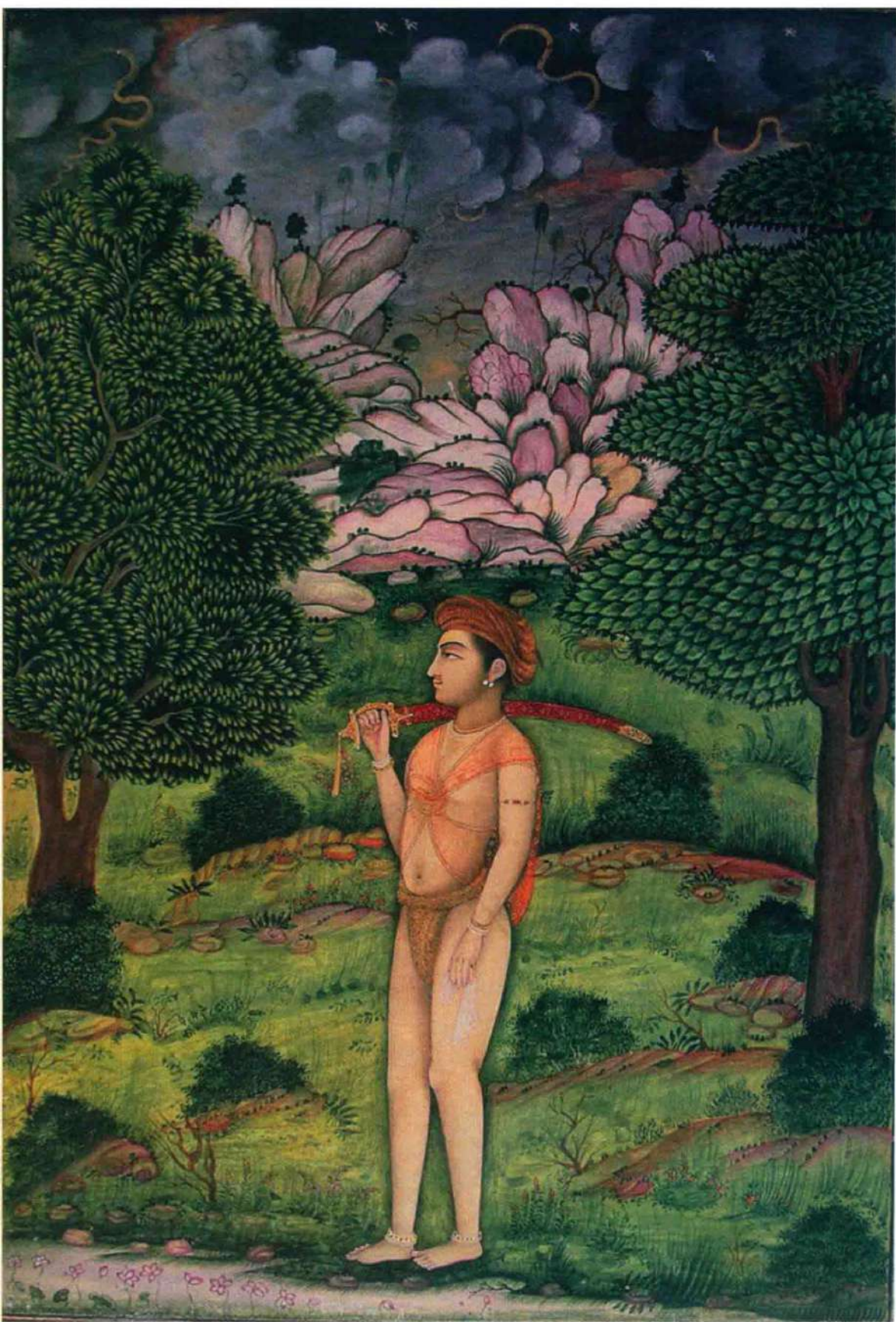
侏儒筏摩那 (P262 第八卷第四章童子步天)



神鱼玛特霞 (P277 第八卷第五章洪水神鱼)



公主与宫廷伎乐 (P285 第九卷第二章二王嫁女)



丛林行猎的王子（P293 第九卷第四章阴差阳错）



接受人牲献祭的杜尔伽女神（P296 第九卷第五章人性献祭）



持斧罗摩 (P314 第九卷第十一章持斧煞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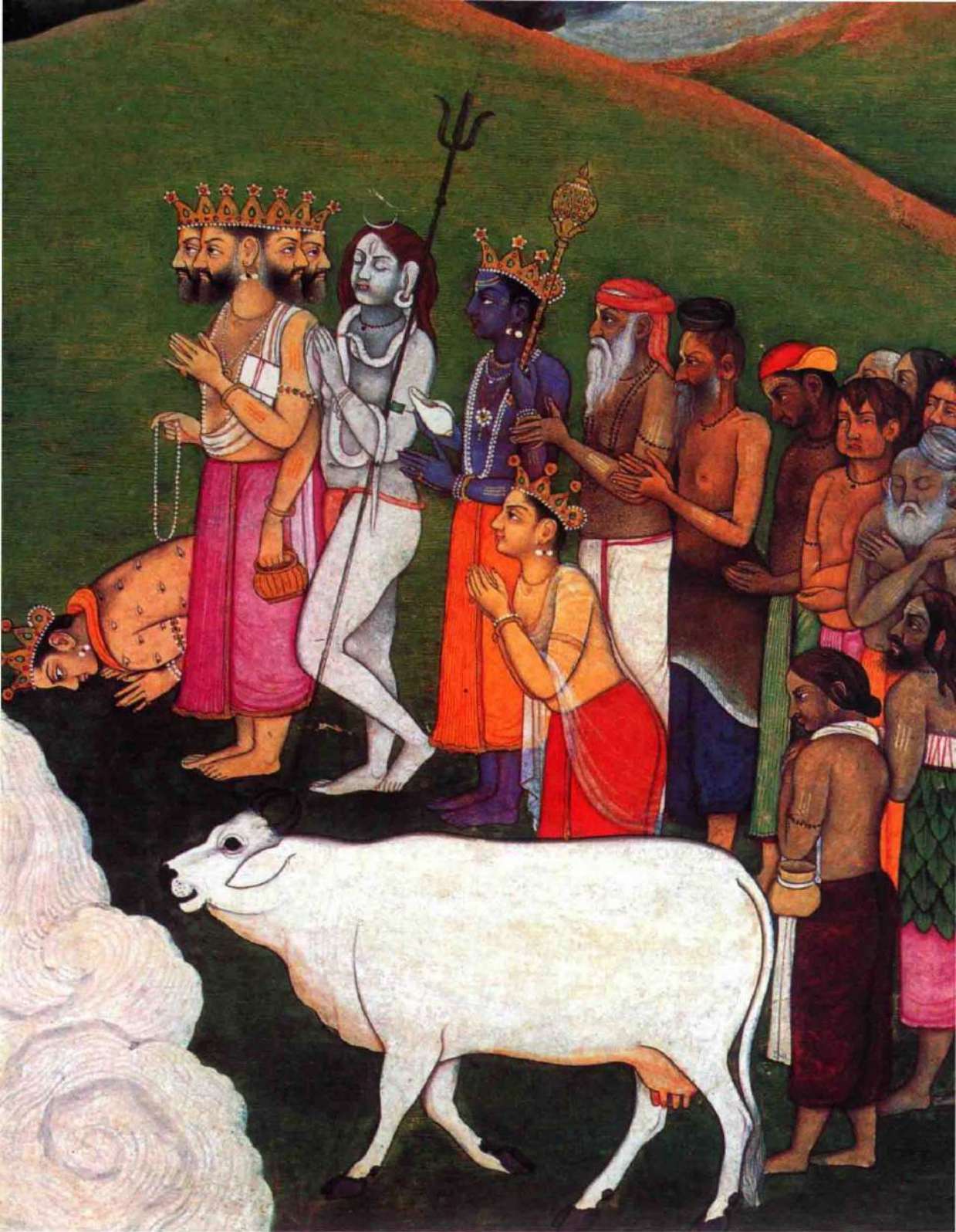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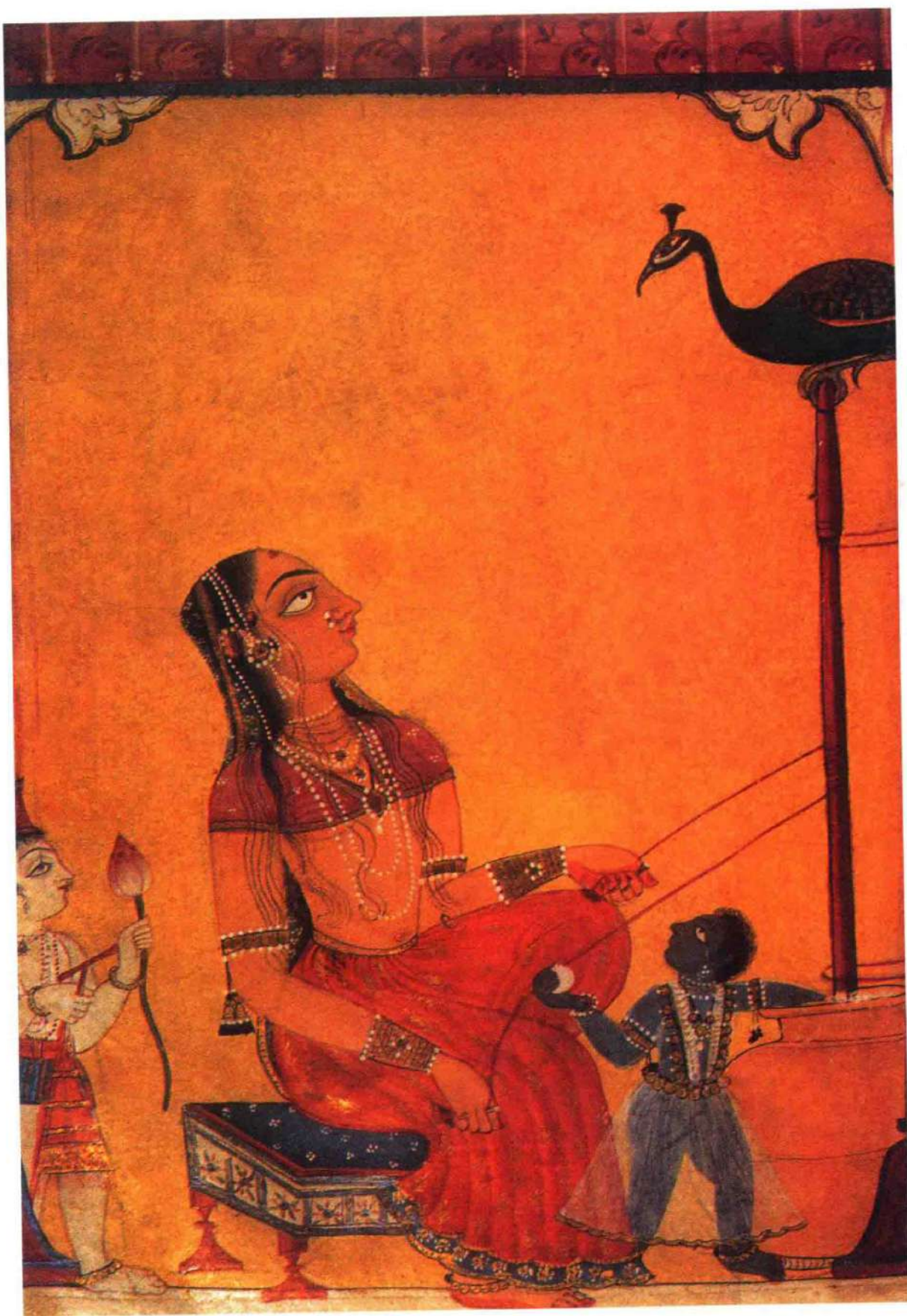
净修林中的少女 (P323 第九卷第十三章沙恭达罗)





诸神在乳海边祈求至尊主下凡救世（P332 第十卷第一章圣母蒙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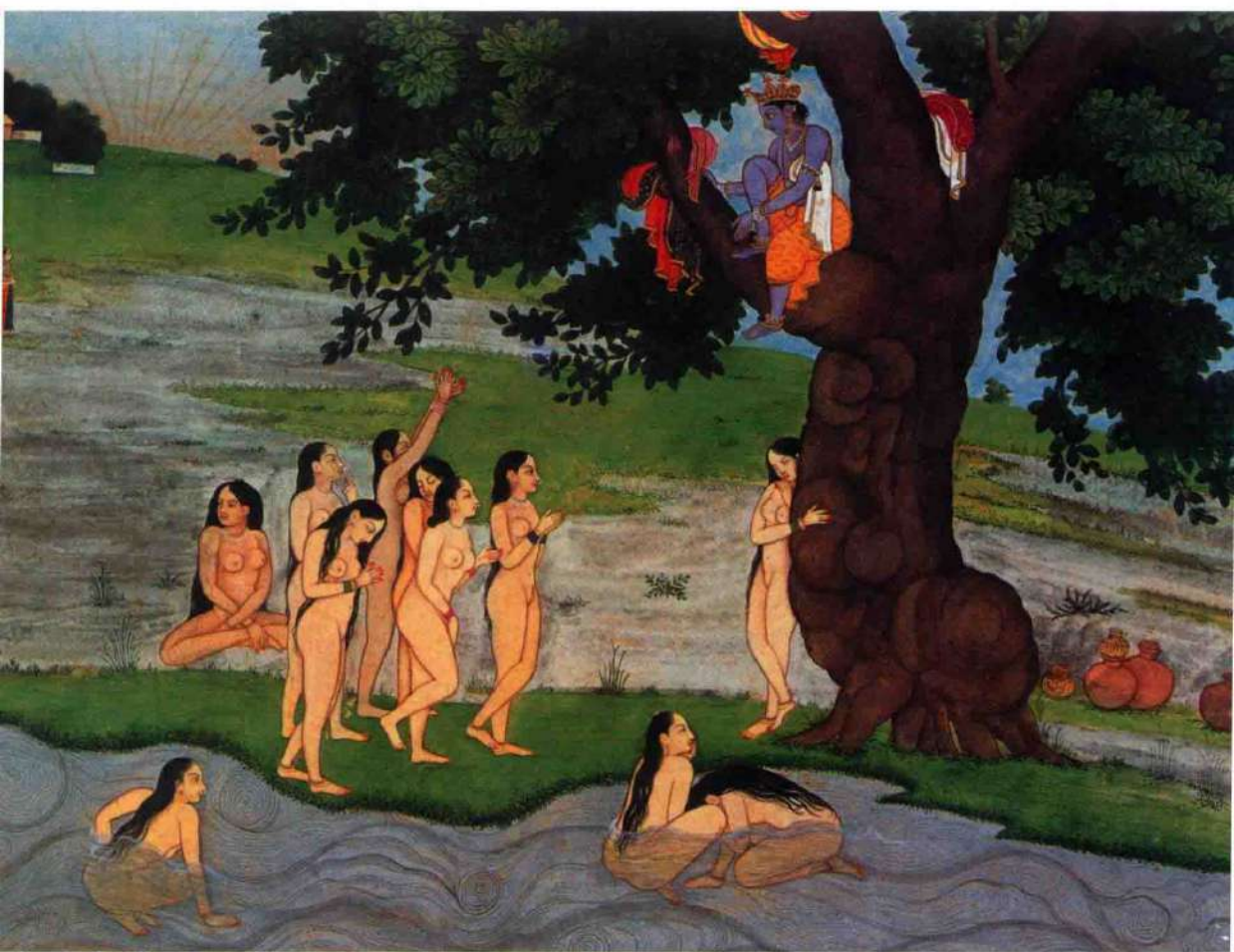




克利须那和母亲耶输陀（P358 第十卷第九章上主就缚）



克利须那吹笛（P390 第十卷第十八章神笛礼赞）



克利须那偷走了众牧女的衣裳（P392 第十卷第十九章顽童盗衣）



克利须那跟女伴们共享逍遥 (P404 第十卷第二十三章月夜幽情)



克利须那杀死巨象（P431 第十卷第三十一章毙象屠龙）





巴纳修罗是大神湿婆的伟大奉献者（P475 第十卷第四十三章古堡梦郎）





克利须那的兄长——巴腊罗摩（P506 第十卷第五十三章龙行天下）



至尊主的宇宙大身（P519 第十卷第五十六章亡儿复生）



毗湿努的化身之一，降显于喀利纪之末的喀尔基（P584 第十二卷第一章末世预言）

《薄伽梵往世书》导读

伊萨玛·泰奥多 (Ithamar Theodor)

英国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研究员

智慧与爱的二重奏

《薄伽梵往世书》是一部梵文史书^①，被某些主要的毗湿努宗 (Vaishnava) 教派和巴克提瑜伽派 (Bhakti Yoga) 认为是最神圣的经文之一。此书内含三百三十五章，有一万四千一百至一万四千四百首偈颂，^②以一种相当个性化的方式，张扬了克利须那 (Krishna) 之神圣性。《薄伽梵往世书》综摄了韦檀多哲学、戏剧与美学元素，以及个性化的表达，由于其方式之独特奇伟，被推举为最首要的印度经典之一。在印度教里，“往世书”一般被认为是具有权威性的，因此，外士那瓦们 (Vaishnavas，毗湿努宗教徒) 会在援引“奥义书”的同时引用具有同样权威性的《毗湿努往世书》和《薄伽梵往世书》。^③《薄伽梵往世书》在诸往世书中享有特殊的地位，被很多人认为是最重要的一部往世书。如是，作为一部宗教作品，其巨大的影响力唯有《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差堪比肩。^④

《薄伽梵往世书》多有对宇宙起源的阐说，比起其他往世书，其独特之处在于，这些论述更富有哲学色彩。故此，《薄伽梵往世书》的宇宙起源说与《毗湿努往世书》所说的大致相同，微细的差别在于，前者沾濡了韦檀多的特征，

①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文本出现于公元五至九世纪。但按照有些印度学者的考证，其口头流传时间应该上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即四千至五千年前的印度河——莎拉斯筏底河文明。

② 确切的数字要参照不同的版本。

③ Klostermaier, *A Survey of Hinduism*, p. 70.

④ Rukmani,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Bhāgavata Purāṇa*, p. XIII.

而其他诸往世书一般深受数论的影响。^①也许，可以换一种说法来说：薄伽梵一系列的数论和 Ishvarakrishna 一系列的古典数论在宇宙演化序列上存在微妙的差别，《薄伽梵往世书》提出了一个第三维的本体性存在，作为神我（*purusha*，补鲁莎、灵魂）、自性（*prakṛti*，物质）及其结合的终极根源。此即 *Ishvara*，自在主，经文指认这至高无上的存在就是克利须那。^②

关于《薄伽梵往世书》突出的韦檀多特征，虽然不无怀疑，但其韦檀多哲学却是以一种相当独特的风格被表述的，这种风格更接近梵诗（*kavya*）^③，而非一般往世书的叙事类型。此外，它的美学属性也被它惊人的一体性所凸显，这种一体性表现为审慎的、学究式的撰写方式，那也是为梵诗所共有的。实际上，从很多方面来看，《薄伽梵往世书》更接近梵诗而非史书，文本惊人的一体性以及非同寻常的风格，都表明隐身其后的是单独一位作者，或者，至多是一小拨一起写作的诗人，于某个单一的历史时间和地点而作。^④显然，《薄伽梵往世书》的最终撰作者不仅是一位哲人或神学家，而且是一位擅长史诗创作的诗人，文本中有整段整段的内容都显示出梵诗典雅精致的特征。《薄伽梵往世书》第十卷被列为梵语文学的杰作，值得受到高度的学术关注。^⑤

《薄伽梵往世书》的特殊风格不仅体现在韦檀多与梵诗的结合，还在于它具有明显的戏剧特征。这与整个故事框架所生成的戏剧性背景有关。据此，《薄伽梵往世书》不但是巴力克斯大帝死亡之前所听闻的最后讯息，而且谛听此讯息也是他获得解脱的最后希望。如是，文本的大部分是由圣者叔伽向巴力克斯大帝讲说的，后者其时正趺坐于恒河岸边等待命中注定的来自毒蛇的致命一击。这种戏剧性的结构或许表明，相较于其他诸往世书，《薄伽梵往世书》具有与众不同的着重点和目标。听众被置于生死之间，讲说者所讲说的讯息的终极严肃性由此被强有力地抬高起来。^⑥

巴力克斯之听闻《薄伽梵往世书》，不仅是他自身的虔敬或巴克提的表达，也是他对作为解脱法门的巴克提的信念的一种表达。事实上，巴克提乃是《薄伽梵往世书》的一个主要特色，以至于它有时被认为是爱的福音。巴克提所蕴

① Rukmani,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Bhāgavata Purāṇa*, p. 4.

② Bryant, *Krishna: The Beautiful Legend of God*, pp. xli-xlii.

③ Sanskrit poetry.

④ Shulman, "Remarking a *Purāṇa*", p. 126.

⑤ Brynt, "Kṛṣṇa in the Tenth Book of the *Bhāgavata Purāṇa*", p. 118.

⑥ Ibid., p. 125.

含的情感成分错综复杂，其中包括崇拜感、爱和奉献者对他所崇拜的神祇的依赖。从这个角度来说，《薄伽梵往世书》传扬了巴克提的最高形式，其间并不寻求个人欲望的实现，因而是无条件的。^①相对于旨在果报的，因而是有欲的（sakama）的巴克提，《薄伽梵往世书》的巴克提不仅不寻求欲望的实现（无欲，niskama），甚至还贬低奥义书式的解脱（moksha）理想。如是，《薄伽梵往世书》宣称巴克提乃是“至上大法”^②，从而贬低对解脱的诉求。^③贬解脱以扬奉爱，显露出韦檀多的神学形式，这点被某些学者加以进一步强调。他们不但突出巴克提在《薄伽梵往世书》中的重要地位，甚至认为奉爱是《薄伽梵往世书》独一无二的最大特色。例如，霍普金斯（Hopkins）认为，《薄伽梵往世书》独一无二的最大特色是它对巴克提或对毗湿努及其各类化身之爱敬的强调，这使《薄伽梵往世书》获得了意义和连贯性。^④这种奉献心被认为是专一、整全的；在《薄伽梵往世书》中，或者对于阿尔筏们（Alvars，六至七世纪的巴克提诗人），这是人的全体自我在彻底皈命中对至尊主的激情奉献，是生命全体呈现的方式，不是很多方式中的一种，而是通向真正解脱的唯一方式。^⑤不过，除了激情奉献，《薄伽梵往世书》也呈现了更具瑜伽式的、平静的奉献心态，犹如在《薄伽梵歌》中所呈现的，这些不同的情性足堪互相补充。

在外士那瓦宗里，爱和智慧向来就有区分。奉爱或巴克提已然在《薄伽梵歌》以及其他较早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跟业（karma）和智（jnana）一道被接受为解脱路径之一。^⑥智慧之途强调穷理致知为解脱的手段，行动之途强调为了同样的目的而实际践行。据此，业和智可以以实践性和哲学性相区分。这种知行二分的根源相当古老，早期的婆罗门教正统就有两方面的侧重：韦陀义理和正当的业行。这两方面的侧重，一者哲学性，一者实践性，在后来的印度教传统中保留下来，表现为基于诸奥义书的韦檀多哲学体系和传统（Smarta）对婆罗门正法（Dharma）^⑦的关注。对知与行的思索早在《薄伽梵歌》中就出现了，其中还引出了这个问题：臻达至善之途究竟何者较胜？

① Rukmani,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Bhāgavata Purāṇa*, p. 5.

② *para dharmaḥ*, BhP 1.2.6.

③ Nelson, “The Ontology of Bhakti”, p. 347.

④ Hopkins, “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Bhāgavata Purāṇa*”, p. 6.

⑤ *Ibid.*, p. 7.

⑥ *Ibid.*, p. 6.

⑦ Hopkins, *The Hindu Religious Traditions*, p. 119.

1. 阿周那说：瞻纳陀那啊！你既认为智慧比业行好，又为什么力劝我参加这场可怕的战争呢？2. 你模棱两可的开示迷惑了我的心智。因此，请明确地告诉我，什么对我最有益？3. 至上人格主神说道：无罪孽的阿周那呀！我已解释了，世间觉悟之途有二：好智者倾向智瑜伽；善行者偏修业瑜伽。^①

以上讲到的业瑜伽之途指一种奉献性的行动，其中巴克陀（bhakta）或奉献者视其所作所为是对至上者的服务，因而是属于仆人心态或 dasya 之中的工作。作为韦檀多的根本经之一^②，《薄伽梵歌》自然接受解脱或臻达大梵为最高目标，或以业之途，或以智之途。不过，通常是天启经（sruti）中的智分（jnana-kanda）指向并会归于梵智。如是，智分对人间或天堂之事并无兴趣，它想悟入或接通非经验、无变化的真实：梵（Brahman）。^③

“梵”一词可以有两种主要的理解方式：非人格性的与人格性的。事实上，这两派思想间的纠缠乃是印度宗教史一个从未间断的特征，虽然原本只是同一概念的两个方面，但后来发展成了两种互相竞争的理念。如是，印度宗教史被这两大思潮的冲突和交汇打上了印记：视绝对为某种神秘的存在状态，或视其为至高无上者。差异并不在源头上，因为这两派思想皆以韦陀诸经为其根本。换言之，后期涌现的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动向在韦陀诸经中其实只是一个概念的两个方面。^④ 故此，很可能，爱与智的二分在韦陀诸经中已有其来源，透过绝对的两个方面。由于《薄伽梵往世书》内含义理或 jnana 的清晰流动，问题产生了，在《薄伽梵往世书》里，智慧的地位是什么？它究竟如何支持奉爱？

《薄伽梵往世书》中爱与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透过新兴的巴克提宗教以及广为流传的克利须那传说之梵语化过程看出来。新涌现的巴克提运动（史称虔诚派运动）需要合法化和来自正统的认可，因此将自身与奥义书文学或说韦陀之智分关合起来。一般来说，梵语化指印度文明中的一种演化过程，其间某人或某团体有意识地将自身凭附于某种被接受的真理观和古老的理念、行为。^⑤ 然而，《薄伽梵往世书》之梵语化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使用了一种在公元前五

① 《薄伽梵歌》第三章第一至三颂。

② *Prasthāna trayī*.

③ Klostermaier, *A Survey of Hinduism*, p. 156.

④ Hardy, *Viraha Bhakti*, p. 13.

⑤ Van Buitenen, “On the Archaism of the *Bhāgavata Purāṇa*”, p. 35.

世纪就已经不太流行的古体语言。^①因此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在文学史的晚期，当梵语事实上处于衰落状态的时候，一个旨在系属于往世书传统的文本竟然有意识地试图使其语言古雅化。^②这种欲使《薄伽梵往世书》梵语化和古雅化的公开努力引起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让《薄伽梵往世书》梵语化？”问题可以简化为：“为什么撰作者或负责最后编定的写手希望这本书韦陀化？”这个问题更具挑战性，因为《往世书》对韦陀正统抱持一种有点儿矛盾的态度。很多情况下，韦陀师（Vaidikas）空洞而诱人的形式主义跟巴克陀（奉献者）^③单纯而真挚的虔敬截然对立。很可能，新兴的巴克提运动需要获得一个合法、正统的地位。尽管巴克提历史悠久，但南部的巴克提运动却是新生事物——并非前所未有，而是第一次有持续性的努力，欲置其于婆罗门传统之中。在Nathamuni, Yamuna 和 Ramanuja 的事功中，可以看到推动巴克提宗教梵语化的持续性努力。巴克陀所崇拜的神祇被等同于诸奥义书的至高理则，崇拜者对神祇的虔敬冥思被等同于解脱，崇拜尊礼之举被等同于经典和传统所推介的仪轨。同样，在《薄伽梵往世书》古雅的反反复复叙述中，我们发现了让广为流播的克利须那传奇梵语化的企图。克利须那不再仅仅是一个身兼情人的小男童，被置于牧场、母牛、放牛郎及其妇人所构成的乡村场景之中；以往世书式的，而非史诗式的，更不是原始韦陀的样式，他开始讲说，或至少试图讲说，韦陀觉者的庄严话语。^④如是，新兴的、大众化的巴克提运动将自身凭附于古老而可敬的奥义书传统；两大传统的结合产生出给人印象深刻的果实：《薄伽梵往世书》。^⑤

我们现在或许会问：充斥《薄伽梵往世书》的奥义书式义理是否不过是为了使其纯一的奉爱变得合法化？是否有可能，这样一部复杂、精妙且深具神学意义的作品，一方面，透过用古雅的韦陀式风格撰写全文，以无比深湛的学识对接正统根源，另一方面又以简单、幼稚、传奇式的风格表现其彻底奉献的主题呢？奥义书传承是否对《薄伽梵往世书》的哲学论点和奉爱主题有所贡献，或者其含蓄地被引用，仅仅是为了让新起的奉爱传统合法化？《薄伽梵往世书》的诗歌风格是否表明了一种正统美学理论的演化，是不是有可能，这种正统美

① Van Buitenen, "On the Archaism of the *Bhāgavata Purāṇa*", p. 24.

② Loc. Cit.

③ Van Buitenen, "On the Archaism of the *Bhāgavata Purāṇa*", pp. 24-25.

④ Ibid., pp. 33-34.

⑤ Bryant, E. F., "The Date and Provenance of the *Bhāgavata Purāṇa* and the *Vaikuṇṭha Perumāḷ Temple*", *Journal of Vaiṣṇava Studies*, Vol. 11.1, Fall 2002, pp. 51-80.

学传统与正统哲学传统相融贯，由此形成了一种蕴含于《薄伽梵往世书》的巴克提新概念？是不是有可能，在其韦陀化追求中，《薄伽梵往世书》不仅吸收了古老的语言风格，而且吸收了古老的理念？如果《薄伽梵往世书》确实吸收了古老的理念，它是否有可能接受了无上者的两重面相，人格性和非人格性，作为一个概念的两个方面，使其和谐共存，而反对将两者视为互相冲突的理念——那是明显发生于更晚的一种概念？我确信，在吸收韦陀元素之际，《薄伽梵往世书》不仅吸收了古雅的梵语风格和奥义书式对话，而且吸收了第二种正统的婆罗门传统，即发源于婆罗多的味论（*rasa*）美学流派。正如奥义书传统潜伏于《薄伽梵往世书》的义理部分，美学传统潜伏于《薄伽梵往世书》的奉爱部分。此外，我要说，这两大传统在《薄伽梵往世书》中的交汇是连贯、和谐的，两者相互支持，由此创生了这部神学杰作。就这点来看，《薄伽梵往世书》之回归韦陀根源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理念上或神学上。当我们将其视为两大传统的交汇来阅读，《薄伽梵往世书》作为一体通贯的神学作品的结构便浮现出来，它呈现为一部神学巨著，倡言告别奥义书式的解脱，并逐渐引领其阅读者深入纯全皈命和激情奉献之域。一旦以这种方式阅读，《薄伽梵往世书》就有了统一的神学结构，使其远离故事、传说、神话的领域，作为美学韦檀多之新流派的表达，保有印度最伟大的神学作品之一的特殊地位。

发现了《薄伽梵往世书》所潜伏的“美学自我”预设，就可以看出，义理引导人一直升入对非人格性梵的觉悟，并且，非人格性梵是最高的哲学成就以及智识或理性化思辨过程所可能照察的终极抽象。然而，若从美学角度来看，同样的非人格性梵觉却具有了一种唤起“平静味”（*santa rasa*）之境的神性。从这一点出发，《薄伽梵往世书》发展出不断深入的美学主题以及种种神性论，从那些唤起“平静味”的一直到那些唤起“艳情味”（*srngara rasa*，中间有侍奉味、友情味、慈爱味）的。如是，《薄伽梵往世书》依赖义理建立梵觉的伟大性，又依赖美学引领人深入神圣的人格性领域。因此，绝对的两个概念，人格性和非人格性，和谐并立于《薄伽梵往世书》中，各有其所扮演的角色，皆为《薄伽梵往世书》主题之结转所必不可少。两者以其自有的方式呈现出绝对的伟大：从哲学上来看，非人格性梵觉是最高的觉位；而从美学上来看，对神圣之人格性的强烈而浪漫的体验乃是最高的情感状态。如是，《薄伽梵往世书》调和了后期^①所出现的两种不同的理念定位^②，返回到古老的韦陀式生命境界，其间诸

① 晚于韦陀时代。

② Hardy, *Viraha Bhakti*, p.13.

韦陀中貌似不同的两种理念定位呈现为同一概念的两个方面^①。

《薄伽梵往世书》的人格性讨论不仅有宗教的，也有哲学尤其是本体论的方面。换言之，非人格主义者相信，在整个实在之下，存在着一个非人格性的理则。反之，人格主义者相信，实在下面最终是一个人（Purusha/Bhagavan/Ishvara）。Erazim Kohak 曾经提出一个与之有关的问题：“思想和行为的最终根据是人还是物？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他一切随之而生。”^② 这个问题似乎有深刻的存在论意味，据此，每个人对思想和行为的根据都有某些看法，无论其为人格性还是非人格性，人的全部世界观即由此推衍生成。《薄伽梵往世书》的人格性由两种因素构建而成：哲学和美学。然而，如果我们取之以人格性进向，假设人是“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我们就会认为哲学和美学并不建构人格性，而是人格性的派生物。换言之，真正的人格性进向会认为非人格性的观念，即隐伏在《薄伽梵往世书》里的两大正统婆罗门教义，皆源出或发露于一个人，即薄伽梵克利须那。

综上所述，《薄伽梵往世书》可以被解构为两个潜在的范式：哲学的和美学的。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这两种认知和表达模式之种种结合的神圣人格观是如何被建构的。

搅拌 Lila 之洋

下面，我们从《薄伽梵往世书》的文本中摘取一段故事，并择要加以解说评论，以便对这部作品不太熟悉的中国读者能从中了解其主题和内在含义。这个故事便是出现于第八卷的著名的“搅拌乳海”传说：自鸿蒙开辟以来，神与魔就一直在争斗。但是，有一次双方休战言和，决定携手合作，从乳海中炼取永生的甘露。现在，就让我们进入《薄伽梵往世书》的世界：

宇宙面临重大的劫难，诸神被魔军打败，毫无还手之力，如今魔族统治了天堂，世界落入腐化傲慢的君主手中，维持宇宙秩序的正法已经被败坏。诸神求助于创世大神梵天，而梵天带着他们去找至上神毗湿努。出人意料的是，毗湿努竟然建议诸神与魔族合作，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① Hardy, *Viraha Bhakti*, p.13.

^② Kohak, *The Embers and the Stars*, p. 125.

从一开始，护持正法就是《薄伽梵往世书》之关切所在。在开篇的叙事里，聚集在飘忽林中的圣者们意图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薄伽梵克利须那（或毗湿努）离开了世间，正法亦随之消退。可怕的喀利纪（Kali yuga）——宇宙性黑暗和退堕发生的时期正在迫近，世间众生的希望何在？据圣者苏陀说，答案可以在“给那些失去视力的人”带来光明的《薄伽梵往世书》里找到（第一卷第三章第四十三颂）。苏陀向众仙圣保证，克利须那反复降临地球，以各种身相，重建秩序，护持正法（第一卷第三章第二十八颂）。正法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社会职分，其维系首先要求有恰当的领导力。实际上，对失去贤明君主的担忧乃是《薄伽梵往世书》重复最多的主题之一。无论是失去天堂权柄的诸神，还是暴虐其臣民的人类君主，抑或威胁人世治理的天灾，王道的沦丧都是毗湿努必须加以解决的不断出现的问题。在不同的时候，他显现于世间，或者消灭腐败的君主，或者保护正义的王者，或者自己成为明王，昭示理想的王道。

毗湿努劝阻诸神与魔族开战。“时间，”他说道，“不在你们这一边，在天时之运转有利于汝等之前，汝等应与魔族议和。”他解释了他的战略：“魔族将协助你们搅拌乳海，但只有你们能得到甘露，一如蛇占据老鼠挖成的洞穴。”

尽管强调世界的秩序，但《薄伽梵往世书》写得很明白，世界总是趋向于失序和退化。政治变得肮脏，权力可能腐化，世道日趋不公。义人活在一个人力远远无法控制的世界，尤其是时间。时间是人类境况的显著标记，因此《往世书》显示出对系统性描述时间的关注——世代的更替，列王的谱系，星辰的运行，以及造化的循环。《薄伽梵往世书》对这些论题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学究式的，它将宇宙论和宇宙地理视为瑜伽冥思的至关重要的助力。毕竟，《薄伽梵往世书》讲说于危机四伏的历史时代：一个世代告终，另一个黑暗的世代将要开启，其时迫切需要对人类实践的规划，以谋求人类的福祉及其对时间的超越。《薄伽梵往世书》就是为一位被时间束缚的国君讲说的：因为待圣者礼节有亏，正义的巴力克斯大帝受到诅咒，将在七天之内死去，于是他决心在恒河岸边等死，听闻《薄伽梵往世书》。他希望，这能让他解脱于由时间主宰的世界（第二卷第二章第三十七颂）。

但是，为什么要把诸神送进一场疯狂的冒险，使他们转徙于高山与大海、巨蟒与天魔之间？假如毗湿努是无所不能的，为什么他不自己出手消灭魔军，于魔幻般的刹那之间？《薄伽梵往世书》告诉我们：

至上神毗湿努有游戏的欲望，为了享受，他安排下庞大的计划——搅拌乳海。这意味着他有更多的参与、更多的机会，精心策划一场盛大的演出。

在告诉我们搅拌乳海的深层理由的时候，《薄伽梵往世书》揭示了它最伟大的秘密：上帝的游戏，也即 Lila，乃是理解其行为方式的关键原则。如果克利须那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并且他所欲求的皆成了现实，为什么他还要造作于世间？《往世书》告诉我们，答案就在上帝快乐的、无目的的游戏之中。无论是创造世界，还是消灭妖魔，或者跟伙伴在博罗遮家中玩耍，克利须那都是为了享受，或是为了增进那些爱他之人的快乐。世间的事功可以在一刹那完成，但故事却在 Lila 之中。并且 Lila 还有附加的利益，对于我们这些被束缚于无常世界之苦乐的人，Lila 是通往克利须那之乡的门径和一个邀请。透过听闻、讲述他的 Lila，阅读者可以参与到他的游戏里面，如是释然于时间之潮。所有 Lila 中的顶上宝珠是 Rasa-lila：克利须那跟宾陀林的牧女们一道围成圆圈，翩然起舞（第十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三章）。《薄伽梵往世书》的哲学、美学乃至戏剧成分，便在薄伽梵的 Lila 中辉煌展开。在这里，人不再自贬为身负原罪诚惶诚恐的奴隶，而是从梵觉中站起来，成了神的伙伴和知己，参与到神的 Lila 之中，品味神爱的 rasa，成就参赞化育之功；神也不再是严厉暴虐而又到处伸手的家长，而是虽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却行于无为之道，与个体之我息息相通并乐于跟爱他的人分享其富有的宇宙大我，一切存有、智慧、爱与美的源头。

众神喜欢毗湿努的计划，而众魔为能饮服甘露而兴奋不已。于是双方宣告停战，并开始着手做出安排。为了得到一根搅拌棍，他们拔起巨大的曼多罗山，但是山太沉，半路上倒了下来，压死了很多神和魔。毗湿努让死者复活过来，接着以单臂举起大山，骑上大鹏鸟伽鲁达，向乳海疾飞而去。

但神魔两方又遭惨败。当他们以天蛇洼苏吉为索，开始搅拌乳海，作为搅拌棍的曼多罗山很快沉入海中。于是毗湿努变身为神龟，潜入海底，以背部撑起大山。随后大山失去平衡，毗湿努又坐镇山顶，使曼多罗山稳定不移。待到众神魔疲惫不堪，毗湿努亲自动手搅拌。

人类是弱小的，《薄伽梵往世书》承认这一点。事实上，《往世书》研究人类的种种失误，由此支持其观点：神恩能助人应付并克服失误。例如，在第六卷，我们遇到了虔诚的婆罗门祭司阿闍弥罗，他失足于妓女，后来又以邪命自活，却仅因临终时重复毗湿努的名号而得拯救。也是在第六卷，我们看到，

因为对上师蒲历贺斯钵底不敬，天帝因陀罗成了一个乞丐。经历一千年的观修，他才重归帝位。在第七卷里，我们看见，迦耶和毗迦耶从毗湿努的居所堕入凡尘，只因无意中冒犯了来访的圣者，他们被判三世为魔，然后才能重新归位。为什么甚至正义的灵魂也得受苦沉沦，尽管明显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错误？

实际上，《薄伽梵往世书》开篇就讲了一个与人类的软弱有关的故事。巴力克斯大帝狩猎林中，于时口渴万分。他向一位圣者讨水喝，却不受理睬，因为圣者正凝定于三昧之境。一时气恼之下，巴力克斯将一条死蛇绕到圣者的脖子上，随后扬长而去。圣者的儿子回家后看到这番景象，当即诅咒国君将于七日内暴死。其实国君并不邪恶，只是软弱而已，但软弱也有代价。巴力克斯决定用剩下的日子从吟游圣者叔伽天人处听闻神圣的《薄伽梵往世书》。肯定，巴力克斯从中获益匪浅，因为《薄伽梵往世书》中也有这样的故事：跌倒沉沦的修行者重新站起来，继续前行，凭靠神的恩典。

正在搅海的至尊主毗湿努看起来妙美超凡。他肤色玄黑，犹如雨季的乌云。他闪闪发亮的耳环就像一道道闪电。他身穿黄袍，颈佩花鬘，拉动蛇索之际，他的头发飘散开来，愈发迷人。

从这番努力中出现的竟然是与甘露截然相反的东西——弥漫四方的致命毒气。惊恐之下，众神求庇于大神湿婆（Siva），向他奉上祷告，祈求他的保护。征得夫人帕伐蒂的同意，湿婆决定喝下毒汁，拯救世界。他将毒汁存于喉间，由此得名尼拉康塔（Nilakantha）——“蓝脖子”。

在这里我们看到，《薄伽梵往世书》利用每一个机会发出赞叹，停下叙事去描述至尊主的美，或者向他奉上赞祷。事实上，充斥文本的赞祷最能体现出《薄伽梵往世书》对梵诗的热爱。虽然在情节上反而比较简单扼要（特别是那些家喻户晓的故事，比如《罗摩衍那》），《薄伽梵往世书》费篇幅倾情演绎奉献者对至尊主的赞美之词。文本运用这些赞祷来传达情感，讨论哲学，刻画性格。经常地，赞祷者会描述至尊主的身相之美，用言辞来描画形象。

尽管主要是作为古史被撰写出来，很多地方读起来就像一部厚重的哲学作品，充斥着艰深而古老的词语，然而，《薄伽梵往世书》最令人惊叹的特质却是其精妙的梵诗——贯穿于文本之中，到描述克利须那 Lila 的第十卷达至巅峰。精妙绝伦的韵律，别具一格的修辞，层出不穷的譬喻，皆屡见不鲜。《薄伽梵往世书》，按照它自己的说法，是为“美学家和精于品味者”而写的。

随着海底之毒被吸走，许多宝物如今也被搅拌而出：神牛苏拉比、

飞马、白象、宝石、如意宝树、吉祥天女拉珂施弥，甚至还有女酒神。每件珍宝都落入了最合适的接受者手中：众仙圣牵走了牛，天帝因陀罗要白象，拉珂施弥选毗湿努为夫，天魔占有了酒。

终于，甘露出现了！毗湿努的一个化身，俊美绝伦的答梵陀利手捧金罐破水而出。众魔先下手为强，从答梵陀利手中夺走金罐，一哄逃散。诸神再次求助于毗湿努，这次毗湿努化身为一妩媚女郎，名叫牟嘿妮。天魔们一见到她便被迷倒了，欢欢喜喜地献上甘露，对她说：

“我等无法决定究竟谁先饮用。你能帮我们平均分配吗？”

于是牟嘿妮让神与魔分坐两行，却将甘露单单分给了诸神。天魔们被牟嘿妮迷得晕晕乎乎的，竟然全无一语抗争。等到诸神喝光甘露，牟嘿妮现出毗湿努四臂原形，打破了众魔的幻想。

也许有人会问：毗湿努怎么不公正呢？天魔们不是也应该得到一半甘露吗？上帝也可以欺骗吗？《薄伽梵往世书》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确实，魔与神做了交易，并为完成目标付出了同样的努力。但诸神是毗湿努的奉献者，而魔反对他。经文中说，把甘露分给魔，就像以奶喂蛇，只会让蛇更毒。

《薄伽梵往世书》并不赞成将道德或正义教条化。正法依于时地境遇；适于某人某地者不一定适于他人他地。例如，《往世书》严禁不敬师长（犹如因陀罗之于蒲历贺斯钵底，见第六卷），却赞成巴利大帝拒绝上师的不良建议（第八卷）。《薄伽梵往世书》衡量“公正”与否的黄金标准是巴克提。当行为受巴克提的驱动，当克利须那受到取悦，那么结果就只能是好的。

众魔自然心有不甘，便向天神发起了攻击。天神们得到甘露的滋养，也返身杀了回来。尽管必输无疑，众魔依然奋力苦战。最凶猛的战斗发生在天帝因陀罗和魔王巴利之间——言辞之争不输于动刀动枪。就在大战爆发之前，巴利告诉因陀罗：“这场大战中的每个人皆为时间之力所驱迫，走向胜利、失败、荣誉或死亡。是故，生在这为时间所限制的世界里，智者无所欢喜，亦无所悲伤。”

从魔王口里吐出了聪明话？巴利的独白不只是行将失败者的酸葡萄。圣贤般的魔在《薄伽梵往世书》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天神们经常发现自己被这些出人意料的英雄夺了风头，巴利是其中的佼佼者。《薄伽梵往世书》将他表现为理想的奉献者、美德的典范，其魔族秉承只能让他的智慧和爱更加光辉灿烂。数章后我们又与他相遇，其间他自愿向毗湿努奉献一切——财富、江山和自己的肉身。

《薄伽梵往世书》有几处令人惊讶的角色反串，极有助于文本的“大叙事”，即巴克提，对克利须那的爱，胜过世间的任何权势。于是我们遇见比天神更好的魔，比丈夫更聪明的妻子，比婆罗门更纯洁的贱民。《薄伽梵往世书》承认，一般来说，魔是坏的，诸神是好的，但是有些魔，诸如巴利和巴腊陀，凭着他们的奉献心，好过任何一个天神。《薄伽梵往世书》赞成一种老套的女性观（作为诱惑者，例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但是有些妇女，诸如提婆瑚蒂、贡蒂和博罗遮的牧女们，却是爱的理想、哲学讨论的对话者以及男人的导师。《薄伽梵往世书》无疑是一部婆罗门性质的作品，不断赞美祭祀阶级的特权地位，但是有些婆罗门如图尔华刹却发现自己被圣王或谦卑的奉献者所超越（第九卷第四章）。古印度的故事被颠覆：在天帝因陀罗和魔王伏黎多之间的战斗中（《梨俱韦陀》第一卷第八十曲有述），《薄伽梵往世书》里的伏黎多成了英雄和天帝的老师。《薄伽梵往世书》借此强调，巴克提凌越尊卑。

《薄伽梵往世书》对整个述事总结如下：“那些不断听闻和诵读这个搅海故事的人，其精进不会在任何时地受到阻碍，因为讲述至尊毗湿努的品德能消除一切尘世苦恼。我向主顶拜，他让皈依者的心愿得以实现。”

通常，往世书述事都以论说听闻者所获得的利益（phala-sruti）结尾。这里，《薄伽梵往世书》用这段话来强调巴克提的两种主要修法——听闻、讲说圣言。这两种修法是第七卷所讨论的巴克提九支中的首二支——听闻毗湿努、复述他的名号和功业、忆念他、服侍他的莲花足、崇拜他、赞美他、成为他的仆从、成为他的朋友、为他奉献自我（第七卷第五章）。透过在搅海故事的末尾提及这些行为，《薄伽梵往世书》提醒我们，阅读这段叙事自有其非常实际的目的——培养奉爱进而破除烦恼。

逐渐深入《薄伽梵往世书》的世界，我们发现值得对贯穿搅海故事的一个行为加以反思，也就是说，搅拌。确实，搅拌这个行为是练习阅读一部圣典的恰切隐喻，尤其是阅读《薄伽梵往世书》。就像大海，《薄伽梵往世书》因为无穷无尽的意蕴和百科全书式的内容而出名。正如神与魔合力反复搅拌海水以萃取甘露，读者也受到鼓励，反复“搅拌”《薄伽梵往世书》，从而饮用那“消除尘世一切苦恼”的Lila之甘露。事实上，《薄伽梵往世书》开篇就向读者呼唤：

“此《薄伽梵往世书》乃韦陀宝树之熟果，又混合了叔伽天人口中流出的甘露，好味者啊，请一次又一次饮用这玉露琼浆！”（第一卷第一章第三颂）

目 录

第一卷 / 001

- 第一章 千年火祀 / 002
- 第二章 天书奇谭 / 005
- 第三章 成圣之路 / 008
- 第四章 混元神光 / 012
- 第五章 箭床开示 / 016
- 第六章 神都之主 / 019
- 第七章 明王降世 / 022
- 第八章 独龙涅槃 / 024
- 第九章 主神隐迹 / 027
- 第十章 魔君喀利 / 030

第二卷 / 035

- 第一章 天子弃世 / 036
- 第二章 至尊天鹅 / 040
- 第三章 薄伽梵法 / 042
- 第四章 四面梵天 / 045
- 第五章 四种子偈 / 048

第三卷 / 051

- 第一章 皇叔出走 / 052

- 第二章 仙圣传心 / 056
- 第三章 魔王乱世 / 062
- 第四章 创世大业 / 069
- 第五章 天人数论 / 071

第四卷 / 083

- 第一章 兽主复仇 / 084
- 第二章 北极星君 / 093
- 第三章 射地神王 / 104
- 第四章 水底修士 / 118

第五卷 / 137

- 第一章 明王追日 / 138
- 第二章 人天奇情 / 141
- 第三章 裸形化身 / 144
- 第四章 帝子化鹿 / 148
- 第五章 大痴说法 / 151
- 第六章 山海演绎 / 162

第六卷 / 175

- 第一章 浪子归魂 / 176
- 第二章 鹅王密咒 / 183
- 第三章 金刚伏魔 / 189
- 第四章 凡圣因缘 / 202
- 第五章 魔母守誓 / 212

第七卷 / 217

- 第一章 魔剑狮心 / 218

第二章 三城射手 / 240

第八卷 / 241

第一章 象王皈命 / 242

第二章 搅拌乳海 / 246

第三章 大神迷情 / 259

第四章 童子步天 / 262

第五章 洪水神鱼 / 277

第九卷 / 281

第一章 雌雄人君 / 282

第二章 二王嫁女 / 285

第三章 狂龙有悔 / 288

第四章 阴差阳错 / 293

第五章 人牲献祭 / 296

第六章 河落九天 / 298

第七章 圣情魔性 / 301

第八章 罗摩衍那 / 303

第九章 日族兴衰 / 308

第十章 天女临凡 / 310

第十一章 持斧煞星 / 314

第十二章 二雌争风 / 318

第十三章 沙恭达罗 / 323

第十四章 舍身救苦 / 325

第十五章 列王谱系 / 326

第十卷 / 331

第一章 圣母蒙难 / 332

- 第二章 诸天赞祷 / 336
- 第三章 主神下凡 / 339
- 第四章 暴君屠婴 / 342
- 第五章 难陀庆生 / 345
- 第六章 罗刹女妖 / 348
- 第七章 圣婴除魔 / 351
- 第八章 吞吐天地 / 354
- 第九章 上主就缚 / 358
- 第十章 财神之子 / 360
- 第十一章 游戏人间 / 363
- 第十二章 千旬蟒怪 / 367
- 第十三章 梵天盗牛 / 370
- 第十四章 林中驴妖 / 376
- 第十五章 降伏毒龙 / 379
- 第十六章 夏日逍遥 / 384
- 第十七章 灵境秋色 / 387
- 第十八章 神笛礼赞 / 390
- 第十九章 顽童盗衣 / 392
- 第二十章 牧尊乞食 / 395
- 第二十一章 力举山王 / 398
- 第二十二章 龙宫救父 / 403
- 第二十三章 月夜幽情 / 404
- 第二十四章 牧女雅歌 / 407
- 第二十五章 罗娑之舞 / 412
- 第二十六章 蟒口余生 / 414
- 第二十七章 相思歌咏 / 416
- 第二十八章 牛魔马妖 / 418
- 第二十九章 命运使者 / 422
- 第三十章 美男倾城 / 427
- 第三十一章 毙象屠龙 / 431
- 第三十二章 冥都救恩 / 435

- 第三十三章 信使传情 / 438
- 第三十四章 蜂使之歌 / 440
- 第三十五章 出使象城 / 446
- 第三十六章 大海神都 / 448
- 第三十七章 飞龙夺凤 / 453
- 第三十八章 爱神转世 / 459
- 第三十九章 宝石谜案 / 461
- 第四十章 黑天抢亲 / 465
- 第四十一章 诛魔盗宝 / 468
- 第四十二章 游龙戏凤 / 471
- 第四十三章 古堡梦郎 / 475
- 第四十四章 枯井巨蜥 / 479
- 第四十五章 罗摩还乡 / 482
- 第四十六章 真假天人 / 484
- 第四十七章 醉打狂猿 / 486
- 第四十八章 神犁降国 / 488
- 第四十九章 凡夫显相 / 491
- 第五十章 计劈修罗 / 495
- 第五十一章 天子大祭 / 499
- 第五十二章 大战飞舟 / 502
- 第五十三章 龙行天下 / 506
- 第五十四章 贫贱之交 / 509
- 第五十五章 俱卢重逢 / 513
- 第五十六章 亡儿复生 / 519
- 第五十七章 韦陀说法 / 524
- 第五十八章 手指爆头 / 526
- 第五十九章 混沌大水 / 529
- 第六十章 游戏三昧 / 533

第十一卷 / 537

第一章 九子论道 / 538

第二章 最后宝训 / 545

第三章 神族湮灭 / 578

第十二卷 / 583

第一章 末世预言 / 584

第二章 地母之歌 / 587

第三章 在劫难逃 / 590

第四章 圣典缘起 / 593

第五章 老祖历幻 / 595

后记 / 602

第一卷



第一章 千年火祀

吉祥赞

唵！顶礼薄伽梵、华胥天人！彼乃天地万物成住坏灭之根源；彼或直接或间接觉知一切存有；彼独立而不改，先天地而存在；彼首传韦陀于梵天^①内心；彼甚至置诸神仙圣于幻觉，其状一如见火而作水想、见水而作陆想；由于彼，为三极气性（tri-guna）之互动所化现的无常世界乃看似真实，虽然其本性无非虚幻；彼永恒居于超绝无妄之乡；彼乃绝对真理，我所冥思！

拒斥一切受功利心驱使的宗教礼法，《薄伽梵往世书》阐扬最高义谛，唯有心地彻底纯净的奉献者始能觉解之。最高义谛真实无妄，饶益一切有情，连根拔除所有三重苦。此《胜妙薄伽梵经》为摩诃牟尼毗耶娑所撰，本身足以开启神圣觉性。其他经典还有何用？只要专注、顺服地听闻《薄伽梵往世书》，透过培养这门学问，至尊主便会充盈于内心，无有迟延。

《薄伽梵往世书》乃韦陀宝树之熟果，其甘露般的液汁早已为众人乃至解脱者所嗜爱，而如今又流出于叔伽天人之口，自然愈发甘美可口。精湛且深思的好味者啊，请品尝它！

南瞻部洲婆罗多之地。大约五千年前，喀利纪之初，就在薄伽梵克利须那离开地球不久，以邵那伽真人为首的诸多圣哲聚集于飘忽林（Naimysharanya）中，举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秘密火祭。这个极其神圣的地方据说是天地的中心。创世者四面梵天曾以冥思之力创化出一个无与伦比的巨大时轮，环绕整个宇宙，这时轮的枢轴便是飘忽林。祭祀整整持续了一千年，圣哲们的头面躯干都被祭祀之火熏黑了。预见到喀利纪的可怕影响，为了救助将在未来投生的芸芸众生，

^① 梵天，梵文 Brahma，或译“婆罗贺摩”。

圣哲们选择了这片神秘的丛林进行祭祀，因为在这里举行的祭祀能够克制黑暗魔力的侵蚀。

一日，做完晨课和火祀之后，诸圣哲恭请苏陀大士^①升座，然后提出了关系到未来众生命运的六个问题。

诸圣哲说道：“苏陀，作为一名恭顺好学的弟子，你凭着上师的慈悲已彻悟真如。请告诉我们，对于众生而言，何为绝对、究竟的利益？当此喀利纪，众生短寿、好斗、怠惰、不幸，受到蒙蔽，被种种烦恼所困扰。诸多启示经典已流传世间，为人类厘定了无数的礼法职分。为了未来众生的利益，请择取这些圣书教典中的精华加以阐释，让他们焦渴的心灵得到完全的满足。

“大士，你知道为何至尊者要显现于提婆吉的子宫，就像人类一样现身于世。我等非常渴望了解他，以及他的诸多化身。请向我们述说他绝顶奇妙的逍遥游戏。仅仅持诵他的圣名，甚至在无意识的状态下，都能立即使人摆脱生死的缠缚。因此，像那罗陀之类的伟大奉献者总是在唱诵圣名、礼赞他的荣耀。人若与这样的纯粹奉献者接触，能够立即得到净化，相反，在恒河中沐浴只能使苦修者逐渐净化。听闻有关至尊者的圣言，我等从不满足，因为对于那些深入天人之际的灵修者来说，这样的听闻令人喜不自禁。如今薄伽梵克利须那已永返故乡，我们从何处寻求真正的大法？我们渴望聆听到历代先师的训诲，如此能使我等得到提升。真正想要从这个纷争世代得到解脱的人，谁会不愿意听闻至尊者的荣耀？”

苏陀大士向上师叔伽天人恭敬顶礼，然后回答道：“诸圣，你们的提问应受赞美，因为它们牵涉到薄伽梵克利须那，故而事关天下苍生。一切众生之至高大法就是以超越之爱侍奉至尊者。这样的超越之爱必须是毫无动机、永不中断的，如此，自我才能得到彻底的满足。巴克提瑜伽^②是最圆满、最殊胜的灵性法门，对献身此道者，觉悟和超脱将不期而至。

“一切劳苦若未能唤醒我们内心对听闻圣言的渴望，皆为无用之功，因为人生的目的就在觉悟自我。这宝贵的人形生命绝不能只用来积聚资财。无论取得多大的财富，都应该用来侍奉至尊者，而不只是为了个人的享用。

“在经典的论述中，虽然道是一，根据修道者的修炼法门和境界，却分而

^①哥史华米，梵文 Goswami，意为“感官之主”，是出家僧人的一种称号，旧译“调御丈夫”，拙译袭用佛家“大士”之号。

^②巴克提瑜伽，梵文 Bhakti Yoga，即“奉爱瑜伽”，以侍奉至尊者薄伽梵克利须那为其宗旨。

为三，此即梵、超灵、薄伽梵。人生最究竟的归趣就是取悦至尊者，为此智者应以至诚之心，习于听闻、荣耀、冥思、崇拜至尊者。不断念想至尊者所生成的力量就像利剑，能助巴克提行者切断业力的死结。哪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会拒绝听闻圣言？

“通过侍奉纯粹的巴克提行者，一个人就会开始喜欢听闻圣言。之后，若此人对这样的听闻诚敬有加，薄伽梵克利须那，作为他心中的胜我，就会清除他内心一切享乐的欲望。是故，听闻圣言，其本身就被认为是最高形式的虔敬。

“当心中的一切不祥都被摧毁时，对至尊者的超越之爱，就会像不可逆转的事实一样成为现实。此时，阴阳之气的变化，诸如淫欲和贪婪，就会从心中消退，人便处于纯粹的中和气性。在这超越之境中，行者彻悟天理，蝉蜕于一切尘染。

“此时，人便能洞见其永恒真性，以及天命之所在。为此之故，自太古以来，一切贤圣皆以爱敬之心侍奉至尊者——薄伽梵克利须那。虽然他们也礼敬天神，诸如梵天、湿婆、杜尔伽^①之类，却拒绝崇拜这些由气化而生成的形体。那些诚心渴求解脱的人只崇拜太一毗湿努，了知毗湿努才是一切学问、祭祀、瑜伽和苦修的究竟归趣。犹如烈火传薪，至尊者有无数的化身，例如毗湿努、罗摩^②、尼黎僧诃、筏罗诃等。这些化身皆为至尊者之分身或分身之分身，唯有薄伽梵克利须那才是首出的至上主神。”

① 杜尔伽，梵文 Durga，难近母，或突伽。

② 罗摩，梵文 Rama，至尊者的化身，生于太阳王朝。即《罗摩衍那》的主角。

第二章 天书奇谭

苏陀大士道：“这部我将要讲说的《薄伽梵往世书》，乃至尊者之圣言化身。是毗耶娑天人^①——至尊者的化身之一，撰写了这部无上秘典。从韦陀诸经传以及史乘中汲取精华，毗耶娑撰成此书，然后传给他的儿子——叔伽天人。接着，叔伽天人向伟大的君王巴力克斯讲述了这部《薄伽梵往世书》，其时巴力克斯正趺坐于恒河岸边，等待死亡降临。

“这部《薄伽梵往世书》如同太阳一样光辉灿烂，升起于薄伽梵克利须那离去之后的黑暗中。生活在喀利纪，被无明之夜夺走视力的人们，将从这部无上秘典中获得启明。叔伽天人讲述之时，我也在场谛听。凭着上师的慈悲，我彻底参透了这部超然秘典的奥义。现在，我要让你听到我所听到和证悟到的一切。”

邵那伽真人问道：“苏陀大士啊，我等极为渴望听闻这部《薄伽梵往世书》。请问，毗耶娑如何，在何时，为何想要撰写这部圣典？”

“虽然像疯子一样浪迹天涯，叔伽天人却是真正的觉者。象城^②之民如何对待他？巴力克斯又如何能够遇到他，使这部《薄伽梵往世书》显现世间？巴力克斯大帝是天下之共主，也是第一等的巴克提行者，为什么他要舍离一切，到恒河岸边，绝食待尽？这位君王正当壮年，甚至敌人都会跪倒在他的足下，进贡财宝，以求苟免。为什么他要舍离一切，包括自己的性命？君子不为私欲而生，即便巴力克斯大帝没有对尘世的贪恋，他怎么能抛弃形骸，使臣民失去庇护？”

苏陀大士答道：“现今是人祖毗华史梵陀治下的第二十八劫。在四面梵天的一天里，当这个劫^③出现之时，第二纪与第三纪换位。这个调整是由于薄伽梵克利须那的降世。就在第二纪的第三阶段，作为萨提耶筏蒂和大哲钵罗萨腊之子，

①毗耶娑天人，梵文 Vyāsa deva。deva 本意是“天神”，旧译“提婆”“天人”，这里是对修道者的敬称。“天人”典出《庄子·天下》：“不离于宗，谓之天人”，尤合梵文古义。

②象城，梵文 Hastinapura，意为“大象之城”，即今德里旧城所在。其城墙至今犹存。

③纪，梵文 yuga，一个劫（kalpa）由四纪构成，即 Satya yuga, Dvapara yuga, Treta yuga, Kali yuga。

毗耶娑出世。”

毗耶娑的隐修所位于桑耶柏罗莎，靠近巴答黎喀净修林，在喜马拉雅群山之中。一日，于莎拉斯筏底河洗沐之后，毗耶娑跌坐于河畔，其时正当日出。以觉者之法眼，毗耶娑预见喀利纪之劫难即将来临。深知此纪众生性情愚钝、浮躁，难以醒觉，毗耶娑乃陷入沉思。

在此之前，毗耶娑已将自古传承的韦陀圣典拣分为四，是为梨俱韦陀、三曼韦陀、夜柔韦陀、阿闍婆韦陀。毗耶娑传梨俱韦陀于钵罗真人，传三曼韦陀于羯弥尼，传夜柔韦陀于钵尚跋耶拿，传阿闍婆韦陀于安吉罗牟尼。他又撰诸往世书，传罗摩哈沙拿，亦即苏陀之父。此后，毗耶娑诸弟子传经于各自门弟子，如是韦陀法脉流传于世，并以师承世系相授受。接着，为了饶益钝根之人——妇孺、贱民以及失去名位者，毗耶娑撰写了人类第一部史诗《摩呵婆罗多》。

令毗耶娑感到不安的是，虽然自己殚精竭虑，力图利益众生，但内心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深思之际，他自忖：“我历经种种峻厉苦修，诚心崇拜韦陀、上师以及祭坛。此外，我持戒精进，撰《摩呵婆罗多》，广传正法。可是，即便有如许成就，我犹觉未获圆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正当毗耶娑感觉郁闷之时，他的上师那罗陀突然现身。毗耶娑立即起身顶礼，之后请那罗陀坐下，促膝论道。那罗陀神通超迈，早知弟子症结所在，乃微笑道：“钵罗萨腊之子啊，你一直在劝勉他人以自己的形骸认同，现在满意了吗？毫无疑问，你已然臻达圆满悟境。你所撰作的史诗《摩呵婆罗多》无与伦比，其中体现了精详的韦陀正法。你所撰作的《韦檀多经》，对非人格之梵的论述深邃细密。想想这些，你怎么还不心满意足？”

毗耶娑答道：“那罗陀，你所言不差。尽管成就斐然，我却并不满意。你的学识无量无边，我向你乞求，请你告诉我，我烦恼的原因。就像太阳，你可以在三界之内的任何地方遨游；就像空气，你可以穿透一切有情的内心。实际上，你与大我合而为一。因此，请点破我的缺失，给我指引。”

那罗陀单刀直入：“你没有正面传扬至尊者的超上荣光。任何不曾满足至尊者的学说，皆为无价值之学说。你高张法、利、欲乐、解脱，却没有正面讲说至尊者的荣耀，以及巴克提瑜伽——精诚洁净的奉爱之道。不论及至尊者荣耀的话语就像乌鸦的朝圣所。可是，讲述至尊者之名相、功业的文献，即便撰写不当，也受到伟大灵魂的欣赏。

“甚至不曾论述天道之人格性一面的所谓玄理，都无法寄托性情，何况追

名逐利之举，其本性无常空苦。你用隔绝天人的手法论说大道，已然迷惑了世人。你与世浮沉，允许世人享受天上人间的欲乐，如此你鼓励他们用正法的名义，加剧心灵的疾患。你的所作所为给世人的精神救赎之路制造了巨大的障碍，所以你的事业必受谴责。

“你当引领世人走上纯粹奉爱之路，因为如是作为者，永无败坏，而不仁者却终将一无所获。即便一个初阶的巴克提行者，有时跌倒，却不会失落。他所养成的超然情味将在未来使他重返灵性之途，从跌倒处继续前行。

“毗耶娑啊，你当冥思至尊者的逍遥游戏。之后撰写一部别样的经典，对此做出详尽的叙述，让世人仅仅通过听闻这部经典，就能解脱于尘世的缠缚。得道之士早已确认，一切精进之举，诸如读经、举祭、布施，其究竟归趣即在唱赞、听闻至尊者的超上荣光。为了向你阐明精诚奉爱之妙境，我要告诉你我的人生历程。”

第三章 成圣之路

那罗陀牟尼说道：“时当梵天路伽之前一日，我降生为女佣之子。我母亲在一所婆罗门隐修院里帮佣。一次，正值四月雨季，一些韦檀多^①派瑜伽修士滞留在那里，闭关苦修。因为母亲被指派服侍这些圣人，故此我也得到机会，为他们做点事情。虽然待人平等，这些韦檀多的追随者，出于无缘大慈，却给了我祝福。因为我虽然还是个孩子，却能自制，也不多嘴。我不爱玩耍，更不淘气。

“有一次，在他们的许可下，我取用了他们吃剩的食物。结果，我的一切罪业即刻烟消云散。因为这个缘故，再加上服侍这些了不起的圣人，对至尊者的超越之爱深深地吸引了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听闻至尊者克利须那的逍遥游戏。经常这样聆听，我对这些话题的兴味与日俱增。当这趣味变得非常强烈时，我开始全神贯注于听闻有关至尊者的圣言。不久，阴阳二气^②的作用在我心中彻底消解，这让我觉悟到，把粗身与细身^③当作自我，不过缘出无明。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些心地纯净的巴克提行者。我变得温雅谦恭，并严格奉行他们的教导。

“就在临走之前，这些韦檀多派瑜伽修士传给我由至尊者亲自讲说的秘密灵知。如此，我学会了格物践行，这是一门妙用万物以待奉至上的道术，目的在于最终回到至尊者的身边。毕竟，致人患病的东西，若经医家运用，不是也能治病吗？由于至尊者的慈悲，就在我全心投入奉献服务之际，先是超世觉悟逐渐生起，接着出现神通妙术，最后，对至尊者亲密的超越之爱喷涌而出。

“毗耶娑啊，我要你详尽地阐演至尊者的逍遥游戏，因为这能救助业已堕落的、在尘世诸苦中挣扎求存的有情众生。”

① 韦檀多，梵文 Vedanta，即“韦陀经之究竟秘义”。韦檀多派以遵奉奥义书以及《韦檀多经》（Vedanta Sutra）而得名。

② 阴阳二气：梵文 raja guna，即“阳气”；梵文 tama guna，即“阴气”。

③ 粗身即由粗糙的物质元素构成的躯体；细身是由心智意识构成的精微身体。

毗耶娑问道：“我师，当这些圣贤离去之后，你如何行事？经过他们的灌顶，你如何度过一生？随着时间流逝，离开老旧的形骸之后，你如何获得了现在的身体？时间毁灭万物，你又怎么能记住梵天的前一日所发生的那些事情？”

那罗陀牟尼回答道：“那时我只有五岁，是我母亲的独生子，所以她想用母爱之索绑住我。她尽心竭力看顾我，然而，因为世人并无自主性，所以根本无能为力。

“一天，我母亲晚上出去给母牛挤奶，脚被毒蛇咬伤，结果中毒身亡。我将此视为至尊者的特殊恩慈，因为我深知，他总是想着他的奉献者的福祉。尽管没有对外面世界的经验，我仍立即抛下一切，启程往北进发。经过无数的市镇、村庄、丛林、高山、峡谷，我来到一片令人畏惧的黑暗丛林，那里是毒蛇、鸱鸺、豺狗的乐土。因为又饥又渴又劳累，身心疲顿，我寻到湖边，喝水，洗沐，恢复精力。

“然后，我在附近的一株菩提树下结趺而坐，依照圣人们的开示，开始冥思心中的超灵。此时，专注于至尊者的莲花足，心念在超越之爱中倏然转变。就在泪水夺眶而出之际，至尊者在我的心莲之上现身了。欢喜的觉受让我极度激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徜徉在法喜的海洋之中。我沉浸其中，看不到主，也看不到自己。

“见到至尊者形体所带来的喜乐妙不可言。因此，当这个形体从眼前消失时，我在震惊之下，一跃而起，就像丢失了最心爱的东西。我强烈渴望再见到我的主，可是不管我多么下功夫，想要用冥思之力将他带回来，我的主却再也没有出现。我极度失望，陷入哀愁之中。

“看到我在孤独中的努力，至尊者，还是在幽隐之中，用异常庄严之声，向我传语，以此抚慰我的悲伤。至尊者说道：‘那罗陀啊，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一世你再也不能够见到我了，因为人若未曾彻底清除尘染，是无法接近我的。这次我向你现身，是我格外的恩典，是为了加强你来到我身边的愿望。请你放心，由于我的慈悲，无论你的灵修进度，还是你对我的冥思，都永不会中断，即便在宇宙毁灭或创造之时。如是，在舍离这无常空苦的尘世之后，你将回归不死之乡，来到我的身边。’”

那罗陀牟尼继续说道：“至尊者消声隐去之后，我心灵深处生起巨大的感激之情，情不自禁地俯下身来，叩首顶礼。自那以后，我行脚天下，自得其乐，守虚谦下，无羨无妒。我不管俗情世故，只知唱赞至尊者的圣名和荣耀。就这样，

我完全沉浸于对薄伽梵克利须那的冥思，年深日久，便摆脱了一切执着，最后出离尘世。就在死后的刹那，我立时得到了一具超凡的身体，就像闪电划过，照亮苍穹。

“时当梵天一日之终，至尊者拿罗衍那横卧于混沌大水之时，我随着他的呼吸，与梵天以及所有创世元素一起进入他的身体之内。梵天在胎藏海毗湿努^①的身体之内待了一千个劫，度过了他的一夜。

“其后，我与生为梵天诸子的众仙真一道降世，但与他们不同，我的形体全然灵性。自此，在至尊者的恩典之下，我四处云游，自由自在，随意出没于灵界和世间。我就这样一路唱赞着至尊者的荣耀，伴随我的是一把克利须那送的七弦琴。只要我开始歌颂他的荣耀，至尊者便会立即现身于我心中的莲花座上，就好像听到召唤一样。

“毗耶娑啊，如是我亲身体验到，对于身陷诸苦的有情众生，渡过无明苦海的舟楫，就是不断唱赞至尊者的圣名和游戏。修炼瑜伽，调伏诸根^②，可以暂时减轻有身诸苦，但只有对至尊者精勤不懈的服务奉献，才能让灵魂得到真实的满足。”

说完之后，那罗陀拨响琴弦，飘然而逝。尔时，毗耶娑趺坐于莎拉斯筏底河之西岸，触水净身，以无染之心进入禅定。于三昧之境，毗耶娑天人看见了至尊者毗湿努，背后是气母^③，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由气化流行所造成的幻觉能够被巴克提瑜伽所驱散，但是，因为世人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毗耶娑撰写了这部天地间第一奇书。仅仅通过听闻这部绝世圣典，对薄伽梵克利须那的超越之爱就会立刻在心中萌发，从而熄灭一切怨恨、幻惑与畏怖之火。

在梵天的前一世，那罗陀曾经转生为歌仙，名为乌波巴哈拿。他天生俊美，受到众歌仙的追捧。尤其当他披挂鲜花、涂抹香檀之后，更是惹得仙女们春心荡漾。就这样，乌波巴哈拿被淫欲冲昏了头脑，成了一个只知拈花戏蝶的浪荡子。

有一次，众神举行唱赞庆典，荣耀至尊者。天上所有的歌仙、天女都受到

① 胎藏海毗湿努，梵文 Garbhodakashayi Visnu，为大毗湿努的第二重扩展。其时大毗湿努产卵，谓之金胎，内蕴一切创造之元素。其后，大毗湿努又扩展为胎藏海毗湿努，卧于金胎之中，胎藏海之上，创生天地人神。故毗湿努亦名“拿罗衍那”，梵文 Narayana，意为“卧于水上之人”。

② 诸根，即“诸感官”，如眼、耳、鼻、舌等。

③ 气母，即“物质自性”，梵文 prakṛti，这里也指物质自性的御神——Rama devi。气化，就是物质能量的变化。

邀请。在众仙女的簇拥之下，乌波巴哈拿翩然出场，高唱诸神赞歌，愚蠢地置至尊者于不顾。由此他造下了两个冒犯——在好色女人的陪伴下参加唱赞庆典，以及把诸神等同于至尊者。这立即招来了众生主^①的不满，乌波巴哈拿被诅咒投生到贱民^②之家，夺去一切美质。结果，乌波巴哈拿堕下天庭，降生为女佣之子。以上便是仙圣那罗陀的前世今生。

① 生主，梵文 Prajapati，掌管生育繁殖的天神，是众生灵的祖先。

② 贱民，即首陀罗，梵文 Sudra，意为“仆役”，是古印度社会的最低种姓。

第四章 混元神光^①

俱卢大战，般度族与俱卢族之军尽皆覆没，杜瑜檀那腰腿已被毗摩手中之铁锤震碎，扑倒在地。就在前一夜，陀拏之子阿史华閼摩乘诸将熟睡之际，潜入般度军营，砍下了图鲁波提五子的头颅。此时，为了让杜瑜檀那高兴，阿史华閼摩将五子首级献到他的面前。然而，狄多罗史德罗之子杜瑜檀那却为社稷失嗣而懊丧万分。

图鲁波提听说诸子被害，不由悲从中来，恸哭不止。阿周那安慰妻子：“我要用我的甘狄筏弓放出的利箭射落阿史华閼摩的头颅，用这头颅换去你的泪水。然后，焚烧掉孩子们的遗体，让你踩在这头颅上净身，洗掉一切悲伤。”

说完这番话，阿周那豪气冲天，立时顶盔挂甲，登上全副武装的战车。薄伽梵克利须那为他的挚友牵起缰绳，驾车如风，前去追赶陀拏之子。远远看到阿周那追上来，阿史华閼摩加鞭疾驰。赶了一段路，阿史华閼摩的战马已经疲惫不堪。命悬一线之际，阿史华閼摩自思只有发射混元神光，才能保住性命。于是他跳下马车，触水净化，摄心念咒，施放混元神光。一刹那间，白炽之光遍布十方。

漫天光华逼来，阿周那心生畏怖，对克利须那说道：“我主，你是至尊真宰，只有你能施无畏于敬信者之心。这可怕的光灿怎么会笼罩八方？”

克利须那答道：“这是阿史华閼摩放出了混元神光，欲做最后一搏。只有用混元神光才能克制混元神光，你必须立刻应对。”

阿周那触水净化，绕至尊者环礼三匝，然后摄心念咒，祭起混元神光。瞬间，两道白光相射，汇聚成巨大的火球，笼罩苍穹，三界为之焦枯。眼见诸界将毁，阿周那即刻念咒收回两道神光。

震惊之下，阿史华閼摩束手就擒。阿周那睚眦欲裂，拿住阿史华閼摩后，就像对待牲口一样，将他五花大绑，押回大营。路上，克利须那对他说：“你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滥杀无辜的恶徒。如此杀人破坏了正法。这个残忍的恶徒该

^①混元神光，梵文 brahmam-astram，或译“梵射光”，其威力似乎近于核子武器。

受刑戮，杀了他是为了他好，要是不受惩罚，他妄言有这个非孽堕到地狱，受无量之苦。”

虽然受到克利须那的试探，但阿周那内心并不欲置阿史华阇摩于死地。回到营地后，阿周那将阿史华阇摩先押到哀伤不已的图鲁波提跟前。看到眼前五花大绑的阿史华阇摩，善良贤淑的图鲁波提还是像接待婆罗门一样，起身行礼。她根本不忍心看到丈夫的师尊之子受到这般屈辱。

图鲁波提于是祈求阿周那：“放开他吧，他是婆罗门，如同我们的师长，应该受到礼敬。我不想让凯瑞比^①也跟我一样遭丧子之恸，终日哭泣。假如刹帝利触犯、惹怒了婆罗门，那会使他的整个家族陷入灾难。”

尤帝士提尔^②率先赞同图鲁波提，接着那拘罗、萨贺提婆、萨提耶基、克利须那、阿周那，以及在场的所有妇人，皆一致附和。只有毗摩强烈反对，扬言要当即处死阿史华阇摩。就在毗摩举锤欲击，图鲁波提上前劝阻之际，薄伽梵克利须那突然在双臂之外又现出另外两臂，隔开二人。

看到阿周那满脸迷惑，克利须那笑道：“婆罗门之苗裔不应受到伤残，但假若他侵犯他人，便须处死。我心爱的阿周那啊，你必得兑现对图鲁波提的许诺，同时还须遵行经教正法。另外，你的所作所为还要让我和毗摩都能满意。”

虽然克利须那之言看似模棱两可，阿周那却明白了他的意图。于是阿周那拔剑在手，削去了阿史华阇摩的头发，连同顶上佩饰的珠宝。因为所行不义，陀拏之子已然体无光华，如此削发夺饰之后，愈显枯萎。接着，阿史华阇摩被松了绑，赶出辕门。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盖世英雄，这番羞辱简直比死还难堪。

之后，般度族人和俱卢族人一起赶到恒河岸边，为逝去的亲友奉上恒河之水。行完祭奠之礼，众人散坐于水边树下，悲悼不已。看到这情景，克利须那以及诸仙圣便想着该当开示大法，抚慰未亡。

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克利须那让尤帝士提尔行了三次马祭，其间克利须那受到了以毗耶婆为首的众婆罗门的崇拜。然后，克利须那决定带雅度族人返回国都杜瓦拉卡。就在克利须那登上战车之际，乌妲罗^③匆匆赶来，一路哭叫：“诸神之神啊！求你救救我！一支带火的利箭正向我飞来！如果这是你的意志，就让它烧死我好了，可是求你不要让我腹中的孩子死去！”乌妲罗所怀的，正

①凯瑞比，阿史华阇摩之母。

②按长幼之序，般度五子分别为：尤帝士提尔、阿周那、毗摩、那拘罗、萨贺提婆。

③乌妲罗，阿毗曼羽之妻。阿毗曼羽是阿周那之子，战死于俱卢之野。

是阿毗曼羽的遗腹子、阿周那之孙——巴力克斯。

克利须那知道这是阿史华闍摩又一次放出了混元神光，想要诛灭般度族的最后一支血脉。危急之下，克利须那祭起法轮，以玄通内力护住乌姐罗的子宫。混元神光遇上法轮雄强之力，立时被化解于无形。

救了乌姐罗之后，克利须那再次准备启程。此时，太后贡蒂，领着般度五子，跪倒车前，顶礼祷告：“我主，向你顶礼！你是真宰，不受染污。你遍在万有，无分内外，而万有却无从知晓你。你玄之又玄，藏于摩耶^①之后，恰似台上化过妆的优伶，无人能识。

“如今，你化身降世，付法传心，重光大道。你已成为筏殊提婆^②之子，给提婆吉、难陀^③以及宾陀林的牧人带去了喜乐。你就是使乳牛欢喜的哥宾陀。主啊，我向你顶礼！你的肚脐深陷，好似一朵莲花；莲花串一直是装饰你的花鬟；你的顾盼，清凉犹如莲瓣；莲花纹路，印在你的脚掌。

“克利须那啊！诸根之主，众神之神！你把你的母亲提婆吉、我和我的孩子们，从接二连三的危难中解救出来。你让我们从毒饼、大火、夜叉、诡计、放逐、恶战之下一一次又一次死里逃生。这次，你又救我们于阿史华闍摩之毒手。但愿那一切灾难会不断地发生，好让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见到你，因为一旦见到了你，我们便不会再落入生死轮回。我主，对于那些一无所有、山穷水尽的人，你近在咫尺；但对于追逐名利、自矜美富之徒，你却远过天边。

“我主，当你像人类一样游戏时，你的作为格外让人难以理解。虽然连死神都畏惧你，你却害怕母亲耶输陀。当耶输陀拿起绳子要绑你的时候，你惊慌的眼睛里居然涌出了泪水。

“我主，你已做完了你的工。你的降临，拂去了一切针对你身份的穿凿戏论，为听闻、唱赞你的荣耀，选好了话语。我们全然仰赖你的慈悲，难道你现在就要离开我们吗？没有你吉祥的临在，一切都将成为虚无。因为有了你的顾盼，才有天地之大美；有了你的莲花足印，才有我们江山的富丽。你若离去，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① 摩耶，梵文 Maya，本意为“不是这个”，引申为“幻”，因为世界本幻，所以也指世界或物质自然。

② 筏殊提婆，梵文 Vasudeva，克利须那之父。克利须那也常被称为“华胥提婆”。提婆是梵文 deva 的音译，意思是“神”或“天人”，故华胥提婆也可译为“华胥天人”。

③ 提婆吉是克利须那的生母。难陀、耶输陀是克利须那在宾陀林时候的养父、养母，那时他是一个牧牛郎，被称为“哥宾陀”（Govinda）。

“我请求你斩断我对孩子和族人的亲情，好让我只受你吸引，就像恒河入海，一往东流。”

听完贡蒂的祈祷，克利须那只是淡然一笑。那绝世笑颜，就像他的玄通一样，深不可测，令人颠倒。然后，薄伽梵克利须那步入象城帝宫，打算向宫中其他女眷辞行。就在这时，尤帝士提尔王又拦住克利须那，请求他留下再住一段时间。虽然受到众多圣贤，包括毗耶娑，甚至克利须那本人的开导，这位天子还是无法从俱卢大战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在人伦惨变的打击之下，尤帝士提尔就像一个凡夫俗子，苦恼不已。

尤帝士提尔悲叹：“啊，这可怕的命运征服了我！我是罪孽最重的罪人，千百万人因为我而死去。就算我忏悔几百万年，都无法逃过等待我的地狱。我杀了那么多丈夫、儿子、父亲、兄弟。我在女人心中种下的怨仇，永远无法弥缝。就像脏水无法用泥土过滤，酒罐无法用酒水清洗，我不相信这场大屠杀可以用牺牲动物得到和解。”

第五章 箭床开示

作为一切有情心中的超灵，克利须那本来轻而易举就可以安抚尤帝士提尔。其实，在俱卢大战之后，尤帝士提尔一直闷闷不乐的原因在于，克利须那希望他问法于垂死的老祖父毗史摩。为了传扬他的纯粹奉献者毗史摩的荣耀，克利须那安排了这一幕。通过这件事，克利须那要向世人显示，毗史摩的学问境界超过所有的圣贤，甚至他本人。

克利须那清楚毗史摩对般度五子的感情，为了使他高兴，克利须那让尤帝士提尔率大队人马，全副仪仗，以天子之礼临幸俱卢战场。于是，在众婆罗门的簇拥之下，薄伽梵克利须那和般度五子来到了毗史摩临终的地方。其时，毗史摩浑身上下插满了箭，仰卧于地，犹如躺在一张利箭攒成的刑床之上。他的身边围绕着众多名闻天下的明王、仙圣和婆罗门修士，其中有那罗陀、叔伽天人、波罗殊罗摩等人。克利须那和般度五子下车之后，一起跪倒于老祖父之前。火神转世的毗史摩，以慈颜回礼，然后礼敬克利须那，极尽虔诚，知道他就是传说中的至尊者、薄伽梵。

看到般度五子跪坐在身边，悲戚无语，毗史摩沉浸于亲情之中，潸然泪下，颤声说道：“你们这些好孩子，还有你们的母亲，受了多大的苦！可是，在至尊者、婆罗门和正法的护持之下，每次你们都转危为安。

“据我看来，一切业已发生的事情，都在无可阻挡的时间的推动下成形，而时间是至尊者手中的利器，因此，一切都不过是至尊者心性的流露。甚至最杰出的哲人都无法理解至尊者的计划。我心爱的尤帝士提尔，不要沉溺于绝望沮丧，你当领受至尊者的意旨，替天行道，安抚子民。

“薄伽梵克利须那就是先天地而生的拿罗衍那，由于他在世间扮作人类的模样，我们都被他的所作所为迷惑了。至尊者平等对待一切有情，可因为我是他忠贞不贰的仆人，如今他却仁慈地现身于我面前，就在我临终之时。我的主笑颜无双，明眸宛如朝日升起，希望他能在我离开形骸之前，留在我的身边，显现四臂妙相。”

毗史摩说完这番话后，尤帝士提尔向他询问各种礼法。毗史摩一一分说，其间谈及种姓之制、布施之法、女子之分以及解脱之途。就在他说话之际，太阳转到了北半球之上，此时正当春分。这是离开尘世的最佳时刻。^①毗史摩沉默不语，收摄诸根，双目凝注在克利须那身上。以三昧之力，毗史摩止住了所有感官的活动，不复感觉到箭创带来的痛苦。

在离开躯体之前，毗史摩祈祷：“让我把一切所思、所感、所愿，全都凝注于薄伽梵克利须那。他自足常乐，可有时候，作为巴克提行者的首领，他降临于世，受用妙喜。他绝美的身姿，颠倒三界一切众生。祈望这形体是我全部注意力的对象，如此我就能舍弃一切享受果报的欲望。”

“在俱卢战场，为阿周那驾车之时，克利须那的头发被马蹄扬起的尘土染成了灰色，奋力之下，汗水打湿了他的面庞。他却喜欢这些，甚至还喜欢射到他身上的、我的利箭留下的创伤。真的，这些创伤对于他就像情人的啮痕。在阿周那的指令之下，克利须那叱咤沙场，慈目顾盼之处，敌方将士命在旦夕。就让我的心念全都专注在那个至尊者克利须那身上。”

“为了满足我的愿望，至尊者打破了他自己立下的诺言。^②他跃下战车，操起地上的一张破车轮，向我冲过来，如同狮子扑象。奔跑之际，他的衣衫从肩上滑落。那是因为杜瑜檀那说我不愿意杀死般度五子，我不能忍受这份侮辱，便立誓要在第二天用我特制的五支神箭杀死他们。一贯猜忌的杜瑜檀那那天晚上藏起了这五支箭，以防万一。可是，在克利须那的指使之下，阿周那找到杜瑜檀那，要他兑现以前许过的一个诺言，如此拿走了这五支神箭。我听说之后大怒，发誓要克利须那打破不执兵器的诺言，否则，就得目睹般度五子之死。”

“第二天，当我几乎已致阿周那于死地之际，为了救阿周那，克利须那被迫操起一张破折的车轮，向我冲来。当然，只要克利须那在他的战车上，阿周那根本不可能被杀死。可是因为我发誓要他打破诺言，克利须那就制造了这个场面。不过，虽然被我的利箭射中，身上流淌着鲜血，克利须那却非常喜欢我的武士气概。在他看来，这些利箭就如同情人抛向他的玫瑰花。”

“死亡之时，让我专注于克利须那，那个帕尔特之御者^③的形象，右手执鞭，

① 毗史摩因为发下了贞守的誓言，受到父亲的祝福，可以自行选择死亡的时间。他的生平以及俱卢大战前后的史事，都记载于《摩诃婆罗多》。

② 因为俱卢大战的双方都是克利须那的亲族，为了保持中立，克利须那曾发誓绝不在战场上拿起武器。

③ 帕尔特之御者，梵文 Partha-sarathi，帕尔特是阿周那的另外一个名号。

左手持缰，凝神驾车。尤帝士提尔举行马祭的时候，我也在场，亲眼见到克利须那受到最高级别的崇拜。我总是记着这个场面，好让我的心念凝注于他。我非常幸运，能够全神贯注于至尊者，因为他是那么慈悲，就在我命终之时，来到我的身边。”

如是，毗史摩逐渐把心念、言语、视觉都融入克利须那之中。最后，他默然而逝。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蓦地，仙乐传来，诸神从空中撒下鲜花，庆贺这位盖世英雄尸解升天，魂归不死。

尤帝士提尔安排了葬礼。礼毕，众圣贤向薄伽梵克利须那行礼道别。尤帝士提尔也带着众兄弟，以及克利须那，返回象城，去安慰正在承受丧子之痛的伯父和伯母——狄多罗史德罗和乾姐丽。

第六章 神都之主

受到毗史摩的开导，尤帝士提尔不复悲愁。在众兄弟的辅佐下，他开始料理国政。尤帝士提尔以正法化育天下，施行王政，百姓们皆得和乐安适，无有热恼病苦。阴阳和畅，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河海川泽，不爱其宝；山林草木，尽出其珍。由于乳袋过重，欢快的母牛们把乳汁洒遍大地。

克利须那在象城又住了数月后，决定返国，遂入宫觐见，叩首辞行。尤帝士提尔急忙扶他起来，与他拥抱。下殿后，克利须那又与其他人等一一辞行。之后，在阿周那的陪同下，坐上战车，准备出发。此时，须跋陀罗、图鲁波提、贡蒂、乌妲罗、乾妲丽、狄多罗史德罗及般度诸子无法承受惜别之情，几近晕厥。他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克利须那，在焦躁中徘徊不定。感受到至尊者身上散发出来的无可抵御的非凡魅力，他们的心都快被融化了。

其他宫中女眷也都来看克利须那。她们竭力忍住泪水，担心哭泣会给别离带来不祥。正当俱卢女眷们面带娇羞，从宫殿高处撒下鲜花之际，鼓乐齐鸣，丝竹盈耳，开始唱赞至尊之人。

阿周那持一把镶珠嵌玉的宝伞，撑在克利须那头顶。乌达华、萨提耶基持尘尾扇风。众婆罗门高唱祝词。经过之处，象城的女子们都在自家屋顶上，谈论克利须那，忽而羡慕杜瓦拉卡克利须那妃子们的幸运，忽而赞美宾陀林牧女对克利须那的超凡之爱。这样的议论，着实比婆罗门的颂歌，更能取悦至尊者。克利须那接受了她们的爱意，只见他美目顾盼，笑意盈盈，渐次迤迤出城。尤帝士提尔派出小队人马护送克利须那，然后自己又带众兄弟送了克利须那一程。上路不久，克利须那恳劝般度诸子返程，待他们走后，这才快马加鞭，赶回杜瓦拉卡。

一路之上，克利须那一干人马经过俱卢建伽勒、般叉罗、殊罗塞拿、婆罗门筏多、俱卢之野、摩特峡、莎拉斯筏陀诸地，直抵大漠。他们每晚歇营，日落时行韦陀礼仪。所到之处，地方士民夹道恭迎，焚香礼拜，敬献珍宝。

过了娑毗罗国、阿比罗国，克利须那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土——阿纳闼国。

一入杜瓦拉卡边界，克利须那就吹响了天螺“巨人骨”。纯白的海螺被朱唇映红，如同白天鹅在红莲丛中嬉戏。

自从与克利须那分离之后，杜瓦拉卡之民一直深陷哀伤。一听到这超然的海螺之音，他们立刻冲到城外，看望久别归来的主人。他们迎到克利须那面前，一边献上种种礼物，一边在狂喜之下，表露真情。

有人说：“我主，现今我们又能得你的庇护，我们的好运来了。我们又能看见你的笑颜，顾盼生情。莲花眼目啊！你离开我们，去摩图罗、象城，与亲友相会，这让我们度日如年。那时，我们的眼睛都失去了作用，就像太阳已不复存在。我主，你若一直不回来，我们还怎么活下去？”

入城之际，克利须那以目示意，领受杜瓦拉卡之民的爱敬。城中装点一新，美轮美奂。街市庭园皆洒扫清洁，喷以香水。城门、廊坊之上都装饰着芒果叶、蕉叶、花鬘和彩旗。每户人家的门庭前，都摆设着吉祥之物，诸如酸酪、瓜果、香灯、水罐等等。更有花果种子，随处遍撒。

听说克利须那归来，筏殊提婆、阿俱罗、乌戈罗塞拿、巴腊罗摩以及克利须那诸子尽皆喜出望外，急忙列队迎接。众人各驾车马，让大象和婆罗门走在前面，在鼓乐祝祷声中，浩荡出迎。成百的艺伎，打扮得花枝招展，坐在各样车舆上，一同行进，连她们都非常渴望见到克利须那。还有戏子歌手、舞女说客，各逞才艺，尽欲在克利须那面前一展风采。一时间，全城欢动。克利须那一一答礼致敬，对各类人等，或俯首，或辞谢，或拥抱，或握手，或顾视，或微笑，报以酬答赐福。

克利须那在长辈、婆罗门的簇拥下，穿街过巷。女子们都登上屋顶，围观俯视，就像过佳节一般。虽然杜瓦拉卡之民每天都能见克利须那，却从无满足，因为，克利须那是天地间一切美富的源头。克利须那行进之际，一把大白伞护顶，两边孔雀羽扇扇凉，伴随着鲜花弥空，洒落如雨。肤色玄黑的克利须那，着一袭黄衫，就像一朵雨云，同时被日月、闪电、彩虹围绕。

克利须那首先进入父亲的宫殿。母亲们，以提婆吉当先，纷纷上前拥抱他。克利须那头面礼足，作为回应。母亲们把克利须那抱在膝上，慈爱深情之下，乳汁流溢，泪水湿衣。

终于，克利须那回到自己的府上。长期的分离之后，王妃们看到克利须那，都喜上心头。她们从思念中清醒过来，立即起身迎接，羞怯之下，犹以纱巾遮面。她们娇羞地凝视着克利须那，先在内心深处拥抱他，接着用目光拥抱他，最后

让自己的孩子拥抱他。虽然竭力克制，克利须那的王妃们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欢喜的眼泪。

这些纯朴的女子把克利须那当作她们心爱的夫君，看到克利须那总是不离她们左右，她们竟然认为克利须那已受管制。可事实上，她们根本不知道薄伽梵克利须那的无边法力。虽然她们的一颦一笑足以征服爱神（Kama deva），甚至大神湿婆，却丝毫不能撼动克利须那的感官。因为他毫无贪著。这就是无上者的超凡之处——即便与尘世接触，也不为浊气所染。同样，皈命于薄伽梵莲花足下的巴克提行者，也不受习气熏染。

第七章 明王降世

当巴力克斯于娘胎中受混元神光灼烧时，他看到至尊者前来相救。至尊者现身为四臂，有拇指大小，形容端好，肤色玄黑，着一袭黄衫，光彩夺人。他戴金冠、金耳环，手挥金锤，不断化解混元神光之力，犹如太阳驱散晨雾。其实，混元神光已经烧死了乌姐罗腹中的胎儿，但超级魔法师——至尊者即刻给了巴力克斯第二个新的躯体。正当受惊的胎儿睁眼欲视之时，无上者突然隐遁。

般度的玄孙——巴力克斯出生时，天上的星辰呈现出最吉祥的星象。尤帝士提尔心满意足，当下为孩子举行出生典礼，请了众婆罗门唱赞韦陀颂歌。礼仪完成后，尤帝士提尔广施金银、土地、谷米、牲畜，酬谢婆罗门祭司。

众婆罗门欢喜之下，告谢天子：“君上，此儿得天护佑，全因他是一位纯粹奉献者，虔诚的补鲁王的最后一点儿骨血。他将来会以毗湿努罗陀或巴力克斯之名著称世间。”

尤帝士提尔问道：“此儿会像本朝列祖列宗，成为贤明伟大的君主吗？”

众婆罗门断言：“此儿会像伊刹华古^①一样护持生灵；像至尊者罗摩一样信守诺言；他好施仁爱，就像尸毗王^②；他会成为阿周那一般的射手，像狮子一样有力；他会像大地一样能忍，像喜马拉雅一样值得托庇。至于公正守义，他会像您，君主；他会像大神湿婆一样慷慨；他会成为众生救主，如同至尊者拿罗衍那；他会像朗提天人^③一样大度，像巴利大帝^④一样坚毅；他会成为至尊主的伟大奉献者，如同巴腊陀^⑤。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知道死期将临，他将问法于叔伽天人，如此臻至无畏之境。”

好似明月渐盈，巴力克斯在祖父们的看顾下，日见长大，英姿挺秀。这孩子四处察看人的面相，想要找到在娘胎里时救过他的人。为此他不断冥思至尊者，

① 伊刹华古，梵文 Ikṣvaku，为人祖摩奴（Manu）之子。生百子，禁肉食。

② 尸毗王，梵文 Shibi，乐善好施，有割肉饲鹰之举。

③ 朗提天人，梵文 Rantideva，远古君王，以虔诚好施著称。

④ 巴利大帝，梵文 Bali Maharaja，魔王，但喜欢布施，后为至尊者化身筏摩那所度化。

⑤ 巴腊陀，梵文 Praladha，圣童，其父为魔王，为了救助这个孩子，至尊者化身为尼黎僧诃。

故而被人们叫作“巴力克斯”，意思是“相面者”。从孩提时起，巴力克斯就是一位摩诃薄伽梵陀^①，游戏中间，经常模仿家庙里崇拜克利须那的仪式。

不久，尤帝士提尔意欲举行马祭，消除俱卢大战带来的罪业。但大战之后，国库空虚，克利须那便建议般度诸子去大雪山，取回先前摩卢陀王^②祭祀后弃置的黄金。如是，尤帝士提尔在克利须那的指导下，为了取悦克利须那，举行了三次马祭。祭祀完成后，克利须那又在象城盘桓数月，这才返回杜瓦拉卡，一如前文所述。

① 摩诃薄伽梵陀，梵文 Maha-Bhagavata，意思是“最伟大的奉献者”。

② 摩卢陀王，梵文 Marutta Maharaja，天竺古帝，据说被天神赐予金山，故极富有，好行祭祀布施，所用礼器皆为黄金铸造。

第八章 独龙涅槃

毗多罗在朝圣途中，从麦萃耶真人处得闻大法，遂再度返回象城。听说毗多罗回宫，般度诸子、狄多罗史德罗、乾妲丽、贡蒂等人急忙赶去迎接。众人无不喜形于色，就像死而复生一般。大家顶礼、拥抱，都为劫后重逢流下泪来。

待毗多罗用膳、歇息之后，尤帝士提尔请他坐下，问道：“伯父，你还记得你曾救我们兄弟和我们的母亲于种种危难吗？你疼爱我们，如同鸟翼护卵。朝圣途中，你如何维生？像你这样的奉献者是圣地的化身，因为你的心里总是装着至尊主，你在哪里，哪里就成了圣地。你肯定去了杜瓦拉卡，请告诉我们雅度族人境况如何。”

答话之中，毗多罗讲到他的种种经历，却没有提及雅度族之绝灭，因为他不忍见般度诸子再次陷入哀恸。毗多罗实际是阎罗王转世。因为受到曼多毗耶牟尼的诅咒，投生为仆隶之子。在此期间，司日之神阿黎耶摩^①代掌阎罗之位。故毗多罗虽是狄多罗史德罗之弟、般度之兄，却为宫女所生，不能承继大统。加之狄多罗史德罗目盲，所以后来反而是幼弟般度登立为帝。因般度早逝，诸子年幼，遂由狄多罗史德罗摄政，治理天下。但般度诸子成人后，狄多罗史德罗与其子杜瑜檀那却拒不让位，且妄图加害般度诸子，如此终于引发了俱卢大战。其间毗多罗多方设法，救护般度诸子，竟遭杜瑜檀那辱骂。羞愤之下，遂弃家朝圣，直至俱卢大战结束才回宫探亲。但这次毗多罗回乡的真正目的却是要救度他的兄长狄多罗史德罗。

宫中众人视毗多罗为出家圣者，所以当他教导狄多罗史德罗之时，大家都围聚拢来，倾耳聆听，知道这样的开示能够利益众生。

不可征服的永恒时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征服了狄多罗史德罗，他变得极度贪恋富贵荣华。毗多罗讥称已经失去王位的狄多罗史德罗为“我王”，然后警示道：

“马上从这里离开，恐惧已然笼罩了你。世间无人可以助你解脱此厄，因为这是至尊主，显现为时间，与我们相遇。在永恒时间宰制下的一切有情，都

^① 阿黎耶摩，梵文 Aryama，是十二位 Aditya 天神中的一位。Aditya 为数十二，司十二个月。

必得献出他最心爱的生命，更何况名利、家室等等。

“兄长，你的孩子、友朋都已离世，你自己也命在旦夕。你的身体行将就木，可你还赖在别人家里。你生而目盲，现今又听力减弱，记性衰退，牙齿松动，肝功失常，咳喘痰壅。

“可是，就像所有贪生怕死之徒，你还一意求生，如恋宅之犬，舔着毗摩扔给你的残羹剩饭。靠着你先前想要害死的人的施舍过活，这样苟且偷生有什么意义？就算你不想死，为了苟延残喘不惜牺牲名誉，你的身体肯定还是会枯萎衰朽，如同旧衣一件。

“不为人知，弃家出走，在遥远无人之地放弃形骸，不受外境的困扰，这样的人可谓清醒；比这更好的是‘第一等人’，他们了悟尘世的无常苦空，舍离一切，完全归依心中的至上主神。

“兄长，喀利纪正在迫近，它将消损人类的一切美质。因此，不要让亲人知道，你当立刻弃家北上。”

虽然生来眼瞎，无法承继大统，狄多罗史德罗却一直想做天子。般度死后，他的野心愈发强烈。为此，他批准了一系列阴谋的施行，图谋传帝位于亲子。但是，由于至尊者的意旨，这些阴谋均告失败。俱卢大战之后，狄多罗史德罗的一百个儿子全数丧生，可是因为尤帝士提尔仍然对他礼敬有加，他就还想留在宫里，锦衣玉食，度过余生。在毗多罗的当头棒喝之下，狄多罗史德罗醒觉过来，决心挣脱俗世亲情的枷锁。当天晚上，他悄悄离宫，踏了解脱之途。他的妻子——乾妲丽跟在他后面，一起往北进发。

第二天早起，尤帝士提尔做完晨祷、火祀、布施，入宫向长辈们问安时，发现年迈的伯父和伯母已经失踪了。

尤帝士提尔忧心如焚，急忙找到狄多罗史德罗的记室——桑遮耶问话：“我那位年迈、目盲的伯父去哪里了？我的另一位伯父毗多罗，还有我的伯母——乾妲丽去哪里了？他们为孩子们的死去而万分懊丧，我真正是忘恩负义。他们是不是对我发怒，一起投了恒河？”

因为不见了主人，心中满是辛酸、担忧，桑遮耶一开始不知如何作答。待静下心来，桑遮耶抹去泪水，叹道：“我对此一无所知，我被这些了不起的灵魂蒙骗了。”

就在桑遮耶说话之际，那罗陀突然现身，般度诸子赶紧起身顶礼。尤帝士提尔说道：“觉者，我不知道我的两位伯父，还有我的伯母去哪里了。啊，仙圣，

你就像无所不知的舵手，引领我们前行，我求你指引我们，让我们终得正命。”

那罗陀答道：“君上，无须烦恼，人皆有命在天。就像玩家随心所欲摆好玩物，接着又拆散一样，众生或聚或散，都在天意安排之下。

“如同乳牛被绳索牵住鼻子，人类受韦陀经训的教化，必须顺从天命。分离之痛不过是一种幻念，生于对真我的无知，所以你不应忧愁。你想着：这些可怜、无助的人离开我怎么能活下去？可实际上，你自己的躯壳都在时间、业力和气性^①的宰制之下，就像已经被毒蛇咬住，你又怎么能够救助他人呢？

“浮世生涯的本质就是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弱肉强食。因此，你当注心于至尊者克利须那，他已经在诸神的请求下，清除了大地的负担。只要至尊者还在世间，你们就还得尽职守分，等他离去之后，你们也须准备弃世远游。

“狄多罗史德罗、乾姐丽和毗多罗已然去到七分之一地^②。那是在大雪山^③的南面，为了取悦七大圣贤，恒河在此分作七脉。在恒河岸边，狄多罗史德罗开始修炼八支瑜伽，每日三次洗沐，遵行火祀，饮水为生。

“如此，狄多罗史德罗将修至天人合一之境，不复受尘世拘缚。估计五天之后，狄多罗史德罗将红化涅槃。乾姐丽投火自尽，以身相殉。目击眼前发生的一切，毗多罗既欣且悲。他被兄长的瑜伽玄通所震惊，但又为未曾使他成为纯粹的巴克提行者而遗憾。”

说完之后，那罗陀腾空而逝。听了这番话，尤帝士提尔才从悲情中恢复过来。

① 气性，梵文 *guna*，或译为“物质属性”，旧译“功德”，其实与华夏义理中的“气性”概念相当。

② 七分之一地，梵文 *Saptasrota*。七大圣哲与北斗七星有关。

③ 大雪山，指喜马拉雅山。

第九章 主神隐迹

阿周那被遣往杜瓦拉卡去探访克利须那以及雅度族人，以察知至尊者的动向。阿周那一去数月，犹自未归。与此同时，尤帝士提尔却观察到许多不祥的异兆，显示出天时将变。这让他心惊胆战。国中季节失序，阴阳不调；国人骄淫贪嗔，欺蒙诈伪；小民蝇营狗苟，交易无信；夫妻失和，父子无亲，兄弟不睦，朋友不忠。

目睹种种凶兆，尤帝士提尔对毗摩说道：“我派阿周那去杜瓦拉卡，已经过去七个月了，可他迄今未归。是否克利须那将要从世上隐迹，一如那罗陀所预言？我等胜敌得国，保有妻子人民，都是仰赖这位至尊者的无缘大慈。

“你看如今天垂凶象，必有大祸临头。我左胁颤抖，心跳畏怖。你看母豺嚎日，口喷妖焰。群犬冲我狂吠，母牛从我左边走过。而驴豕畜生，却绕我周行。我的马见我落泪，鸱叫枭鸣，令我心颤。天地震动，晴天里电闪雷鸣，狂风四起，遮天蔽日。众星失序，河海激荡。

“到底是什么厄运将要降临？母牛不再产乳，只是呆立流泪。甚至庙里的神像都像在饮泣出汗，似乎要弃庙而去。市井乡村，美景不再，欢乐尽失。我觉得这些异兆显示好运已去。因为印上了至尊者的莲花足印，大地曾经风光无限。可从这些凶兆来看，已是今不如昔。”

就在这时，阿周那回来了。当他进前跪拜之际，尤帝士提尔发现他面色苍白，神情颓丧。看到阿周那垂头无语，哽咽流涕，尤帝士提尔立时想起了那罗陀的预言，遂问道：“告诉我，我们的亲族，摩图、波遮、答沙哈、阿尔哈、萨特华多、安达喀，还有雅度族都安好吗？我的祖父殊罗塞拿，我的舅父筏殊提婆，雷狄喀及其子克黎闼筏曼，刚萨之父乌戈罗塞拿，巴腊罗摩，还有克利须那的儿子们都安好吗？克利须那，至上主神，还在杜瓦拉卡快活度日，身边亲友如云吗？

“我心爱的阿周那，我觉得你身体不佳，看起来光彩全无。你是不是受到了冷遇或者侮辱？还是有人出言不逊要挟你？你是否不曾信守诺言，或者未能

向应受者布施？你是否未能向求庇于你的婆罗门、妇孺、母牛或病人给予帮助？你是不是接触了品性低劣或者地位卑贱的女人？你是不是独自进食，未曾与老者、幼者分享？还是做了其他糟糕的事情？或者，你是不是因为失去了密友——克利须那而心酸空虚？我心爱的阿周那啊，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事会令你如此颓丧。”

经尤帝士提尔一问，阿周那顿感别离之苦，痛彻肺腑，一时间口干心焦，哽咽语塞。他强忍住泪水，呼吸粗重。想起克利须那为他驾车，以及种种亲密往事，阿周那心头情潮汹涌。

过了许久，阿周那才平静下来，回答道：“君上，至上主神，像密友一样对待我的克利须那，已经离开我们。我的勇力，昔日让天神惊怖，如今已不复存在。我失去了他。他一刻不在，三界顿成虚空，如同失去生命的躯体。

“仅仅是因为他赋予我力量，我才能在图鲁波提的招亲大会上力挫群雄^①，才能击败因陀罗以及诸多天神，让火神能够吞噬冈达婆森林。是他，助毗摩戮杀了迦罗商陀；是他，救我等于图尔华刹牟尼之怒火。也是仗着他的名声，我才能靠武力让大神湿婆惊奇震悚，后来又升登天界。在俱卢大战之中，不可一世的勇士们，像陀拏、喀尔纳，挥舞神兵利器，一齐向我冲来，但是在克利须那的恩顾之下，我却毫发无伤。

“君上，克利须那曾与我同食同卧，一道共度闲暇。有时，我们会自夸勇力，如果克利须那吹嘘太过，我会讥嘲他：‘我的朋友，你所言不虚。’因为我们关系密切，至尊者并不计较这类贬低他的狂言，就像朋友容恕朋友。

“语默之间，他总是挂着玄秘的微笑，令人心醉。如今我回想起来，却暗自神伤。与他分离，让我落入空虚绝望。因为克利须那的离去，我勇力顿失。我领着克利须那的妃子们返回象城，途中竟然被一伙牛贩击垮。我还是那个阿周那，驾着同样的战车，同样的马在拉车，我挥舞着同样的甘狄筏长弓，可是，没有克利须那，所有这一切已然尽归虚无。

“君上，我要告诉你杜瓦拉卡之民的情况。他们受到婆罗门的诅咒，结果醉酒发狂，互相残杀。现在，大概只有四五个雅度人尚存人间。不过，我知道这都是出乎至尊者的意愿。就像大鲸吞食小鱼，为了减轻大地的承负，至上主

^① 在比武招亲大会上，乔装打扮成婆罗门的阿周那以无比高强的箭法胜出，迎娶了图鲁波提公主。回家后，贡蒂太后见公主美艳无比，为了避免兄弟不和，便命图鲁波提同时嫁给五兄弟。其事均载于史诗《摩诃婆罗多》。

神让雅度族中的强者消灭了弱者。

“兄长，如今我只想托庇于克利须那往日给我的教诲，这是宽慰我那焦灼之心的唯一法门。”

《毗湿努往世书》和《大梵天往世书》里记载，曾经有一次，美丽的天女们服侍阿史陀华珂罗，取悦了他。这位牟尼于是祝福，她们将嫁给至上主神。阿史陀华珂罗天生佝偻，身折八段，走姿极其古怪。见他这个样子，这些天女们在背后禁不住哄笑起来。阿史陀华珂罗大怒，诅咒天女们虽能嫁作至尊者之妻，可末后却要受匪徒绑架。天女们懊悔不及，急忙致歉抚慰。阿史陀华珂罗转怒为喜，祝福她们被掳之后，又会再回到夫君身边。如此，为了兑现阿史陀华珂罗的话语，克利须那亲自化身为牛贩，掳走了自己的妃子。须知，凡夫俗子根本不可能碰到克利须那妃子们的一根毫毛，雅度族人也根本不可能错乱癫狂。克利须那只是用各种方法，在离世之后，陆续接走他的同游。

此后，阿周那从不断思索克利须那留在《薄伽梵歌》中的教导，以及冥想克利须那的莲花足之中，得到了深深的慰藉，一切俗念尘染，如是荡然无存。

听说了克利须那的隐迹与雅度族的绝灭之后，尤帝士提尔决定返归不死故乡，回到克利须那的身边。贡蒂太后也决意弃世，从此一心奉献，不理俗务。随着克利须那的隐迹，喀利的黑暗势力渐渐笼罩人心，无数凶兆现于世间。尤帝士提尔聪明睿哲，足以洞悉时变，遂先立孙子巴力克斯为帝，然后，封克利须那之孙、阿尼鲁陀之子——筏吉罗为摩图罗之君，统领殊罗塞拿之国。

接着，尤帝士提尔举行祖祭，出家为僧。他脱去王袍冠带，穿粪扫衣，只用流食，散发披头，如聋似哑，迹近疯癫。如此彻底抛开身执我见，尤帝士提尔弃家北上，一心只念着至上主神。

眼见喀利纪逼人而来，其他般度诸子追随兄长，一起踏上朝圣之路。一路上，他们专念于至尊主克利须那的莲花足，视其为身心性命之究竟归依。如此，般度诸子最后都回到了克利须那至高无上的居所。

朝圣途中，毗多罗尸解于波罗跋刹，重回祖灵珞珈，司掌原职。图鲁波提见丈夫们决然出家，便也随夫远游，后来死于大雪山，在对至尊者克利须那的思念中，回到了永恒的故乡。

第十章 魔君喀利

般度诸子隐退之后，在众婆罗门的指导下，巴力克斯大帝开始治理天下。这位天子娶了乌闼拉王之女伊拉华蒂为后。伊拉华蒂生四子，即瞻那枚遮耶、殊罗陀塞拿、乌戈罗塞拿和毗摩塞拿。依照上师吉利波阿阇黎的教示，巴力克斯王于恒河岸边举行了三次马祭。在那次祀典中，连百姓们都目睹了下凡飨祭的天神。

当巴力克斯大帝坐镇象城，整理朝政之时，喀利纪的朕兆开始发露于王畿。看到一些臣民食肉、乱性、赌博、酗酒，巴力克斯大帝心生忧患。与此同时，这也挑起了巴力克斯王的刹帝利血性，他准备给黑暗势力以迎头痛击。

于是，巴力克斯大帝登上天子之车，那车由七匹黑马拉着，顶上飘着狮子旗。在大军的拱卫之下，巴力克斯大帝离开象城，御驾亲征。虽然尤帝士提尔在退位前已经诏告天下，立巴力克斯为帝，但是，巴力克斯有必要巡行天下，扬威纳贡，巩固帝业。

一路之上，巴力克斯征服了瞻部洲九州之内的所有君王。所过之处，祝词盈耳，荣耀他的父祖和至尊者克利须那。每当听到克利须那如何施恩于祖父辈，屈身为他们的御者、信使、仆从、朋友和上师，巴力克斯心头便洋溢起对至尊主莲花足的奉爱之情。欢喜之下，他会给祝师、乐者们丰厚的赏赐。

达磨^①，正法之神，化为一头公牛，四处游荡，遇上了现身为母牛的菩弥——大地女神。这母牛眼中噙泪，体无光泽，就像失去了犊子。

见她形容憔悴，达磨问道：“夫人，你缘何哀伤？是身患疾病，还是思念远亲？难道是为折了三条腿的我而哀伤？还是担心那些食肉者的抢掠？是痛心天神们不再领受祭献，如此下民将受水旱饥馑之苦？是悲悯被负心男子扔下的寡妇孤儿？或者，看见学问女神受到不徇正法的婆罗门凌虐，你感觉心中苦闷？”

“看到纯洁的婆罗门不得不寄身于那些藐视正法的君王门下，你是在为他

^①达磨，梵文 Dharma，这个词包含的意味非常广泛，其原意为“本性”，如水之性流下，火之性炎上。引申为礼法、宗教、职分等等。

们痛惜？这些君主们已经受制于喀利，因此礼崩乐坏，朝纲紊乱。你是为此伤心吗？或者，是因为大众不再克己守礼，视听言动，但随人欲？

“啊，大地母亲，至上主神克利须那化身降世，只是为了减轻你的负荷。如今，没有他的临在，你是否在追忆他的逍遥游戏，并由此感受到分离之苦？时间的强力已然夺走了你的所有好运，你是为此而忧伤吗？”

大地女神，以母牛之相，答道：“达磨啊，过去，仰仗至尊主克利须那的慈悲，你能以四足挺立，把欢乐撒遍人寰。可现在，克利须那终结了他在这片土地上的超然游戏。他离去之后，喀利的势力便无孔不入，笼罩了一切。我是为此而忧愁。

“过去，因为克利须那莲花脚掌上的纹路，那上面有霹雳、驯象杖和莲花，装点在我身上，我成了宇宙里最幸运的一颗星辰。可就在我感觉自己太幸运的时候，至尊者突然舍我而去。他擅长用甜美的笑语和顾盼征服王妃们的高傲。当他踏过地面时，我便在他莲花足下的尘土里沉醉，欢喜悦乐，身毛为竖。谁能忍受与这至尊之人的分离呢？”

正当大地女神与达磨对话之时，巴力克斯到了莎拉斯筏底河岸边。在那里，他看到一个贱民，穿着王者之衣，正在用棍棒痛打一对母牛和公牛，就好像它们没有主子保护一般。公牛像莲花一样洁白，靠一条腿站着，在恐惧之中，浑身发抖，尿个不停。母牛失去了犊子，棒击之下，看起来哀惨孤弱。眼里流着泪，她踟躅在野地里，想找些草吃。

见此情景，巴力克斯驱车上前，暴喝道：“你何人？打扮看起来像个君王，竟敢无视正法，在寡人治下谋害无辜的生命？你这个恶棍，难道克利须那和阿周那走了，你就可以在这荒郊野外棒打母牛？就为这个，你该死在寡人的剑下！”

接着，巴力克斯转头问公牛：“你是谁？洁白似莲花，三足已折，现在只靠一条腿挪动身体，你不过是一头公牛吗？或者，你是一位天神，沦落到这般可怜的境地，让我们为你伤心？这是第一次，在俱卢王朝的国土上，看到你悲痛落泪。

“啊，如意神牛之子，只要寡人还在此治理天下，就绝不会容许这个贱民糟蹋你。如果有恶徒在国中肆意欺辱无辜的生灵，那么君王的名誉、寿数和来生的福报就会毁掉。君王的职分就是驱除百姓之苦。因此，寡人现在就要砍死这个胆敢棒打你的恶棍！”

巴力克斯想听到公牛的控诉，又问道：“谁打断了你的三条腿？告诉寡人

是谁在行恶，玷污俱卢王朝的美名？谁敢让无辜的生灵受难，谁就得先试试寡人手中的利剑，就算他是天堂之民！”

达磨答道：“你的话无愧于般度之后。人中之杰啊，我很难指出究竟是谁造成了我的苦难。我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哲人弄昏了头。”

达磨深知，没有至上主神的许可，没有人能够伤害他人。虽然达磨清楚，喀利就是给他带来苦难的直接原因，但他却认为喀利不过是假借，因为苦难本来就是过去恶业招致的果报。

故此，达磨不愿直接指控喀利：“有些哲人说患缘有身，还有的说此乃命定。还有人说自作自受，更有气本论者，持苦为气化之说。君上，你必得以上智之力，勘定凶手。”

达磨既没有指称喀利是他受难的原因，也没有抱怨至上主神，因为他知道至尊者并不直接为众生的苦乐负责。苦难由至尊者的幻力（maya-shakti）施于众生，根据众生的业力而定。

然而，一个彻底皈命的巴克提行者其实不受幻力的宰制。至尊主克利须那会亲自接管他的纯粹奉献者，然后仁慈地赐给他些微一闪而过的苦难。因为受幻力之惑，加之遭喀利污染，达磨思虑疏忽，不曾指出他的苦难也是至尊者的无缘大慈。实际上，公牛和母牛受难，是出于至尊主的意志，为的是彰显巴力克斯的勇力。

巴力克斯对公牛之言极为赞赏，说道：“你啊，现身为公牛，却通达正法。谁若以为作恶者即是苦因，谁就与恶徒一样无知。你必定是正法之神，才洞悉此中玄奥。作为一个奉献者，你准备忍受一切苦难，视其为上天所定。为此，你不愿把罪名加在棒打你的贱民身上。

“当萨提耶纪，你的四足被苦行、洁净、慈悲和真实托起。可如今，因为礼崩乐坏，骄傲、邪淫、迷醉折断了你的三条腿。你靠最后的真实之足支撑，勉力挣扎。然而喀利是争斗之魔，以诈取胜，他定会想法打断那最后一足。”

像巴力克斯这样的圣君绝不会对邪恶坐视不管。与达磨交谈之后，巴力克斯拔剑而起，意欲诛灭暴徒。喀利见势不妙，赶忙甩掉王袍，稽首归降。

见到这情形，巴力克斯杀机顿消，笑道：“既然你已顶礼臣服，就不必害怕会丢了性命。不过，寡人却也不容你留在国中，因为你乃邪僻之徒，不配住在有祭天之火升起的地方。”

喀利闻言，惊惧颤抖，求告道：“君上，你是全天下之君王，无论我去哪里，

都会遇到你，看到你利剑在手，猛若阎罗。故此，虽然我是你的敌人，可你当看在我归依臣服的份上，封给我一块土地，好让我能在你的护荫下安心度日。”

在喀利恳求之下，巴力克斯允许喀利住到赌博、迷醉、邪淫、杀生盛行的地方。可是，因为在巴力克斯治理下，天下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地方，喀利便觉得上了当。于是他又向巴力克斯求告。最后，巴力克斯准许他移居敛藏黄金之地。在这类地方，必有诈伪、贪淫、嫉妒、仇恨和醉生梦死。

此后，巴力克斯重新立起被折断的达磨三足，制礼作乐，化育万邦。为了遏制喀利的渗透，他又没收国中非法聚敛的黄金，用于祭祀礼天。

第二卷



第一章 天子弃世

飘忽林的圣哲们赞道：“苏陀大士啊，愿你长生不老，名垂千古。你关于至尊者克利须那的述说美妙绝伦，对于我等生死中人，其味犹如蜜露。我们在此献祭，因举措多有不善，故结果尚未可知。如今我们虽受烟熏火燎，体肤皆黑，却被至上主神哥宾陀莲花足下流出的甘露所陶醉，此皆你所施予。与巴克提行者片刻间的交往，胜过升天成仙、解脱涅槃，更不必提俗世荣华，那是生死中人情之所钟。”

苏陀大士说道：“虽然我种姓不纯，却通过随侍那些觉悟超卓的大哲贤圣，弥补了出生的不足。甚至只是跟他们交谈片刻，便足以立即清除由出生低贱而带来的不良品性。真人，如飞鸟行空，力竭而下，我将尽个人证悟之所及，讲述至上主神的逍遥游戏。”

且说有一次，于林中逐鹿之时，巴力克斯大帝感到疲倦劳顿、饥渴难当，于是他停止行猎，前去找水。途中，他寻到了刹弥伽真人的茅庐。这位真人极为有名，乃安吉罗牟尼一系的传人。进屋之后，巴力克斯见他腰围鹿皮，蓬头散发，正闭目冥思。此时，刹弥伽真人已然收摄诸根、心智，入三昧之境。巴力克斯干渴之下，口唇焦枯，不得不出言求水。

神定中的刹弥伽真人一言不发，根本没有起身迎接巴力克斯。受到如此冷遇，巴力克斯不禁勃然大怒。转身出门之际，看到有一条死蛇卧在门口，巴力克斯便用弓梢挑起死蛇，盘在刹弥伽真人颈项之上，而后疾驰回宫。然而就在归途中，巴力克斯开始为自己的鲁莽之举懊悔不已，他心中不断自问：“那位真人莫非是在冥思之中？还是故作姿态，不愿见低种姓的刹帝利^①？”

刹弥伽真人有一幼子，名叫室利吉，身具梵力，有大神通。与其他童子玩

①种姓制度传为神创，将社会成员按职分及品行，设为四种（varna）：婆罗门，为祭司阶级；刹帝利，为武士阶级；毗舍，为商贾阶级；首陀罗，为劳工阶级。其中以婆罗门最贵。又按意识演进及修身阶段，设为四姓：梵志，贞守的学生；居士，结婚持家者；林居，退休行脚者；出世，行乞苦修者。其中以出世为最高阶段。

要之时，听说父亲受到国君的羞辱，室利吉大怒，扬言道：“请看当今天子，他不过是专吃残羹剩饭的乌鸦、看家护院的狗腿子，如今却忤逆起主子来了。看家狗凭什么能入室上桌，与主子共餐？自从至尊者克利须那隐迹之后，暴发户们就开始猖獗了！所以，我今天要出手管一管，惩治这些不肖之徒。现在，大家且来看看我的威力！”

说罢，室利吉怒不可遏，两眼血红，以手触考释喀河水，诅咒巴力克斯道：“从今日起第七天，毒龙答刹伽将咬死这个俱卢王朝的不肖之徒，此人羞辱我父，坏乱正法！”

魔君喀利一直在伺机渗透，搅乱人间，现在终于找到了这个幼稚、骄横的婆罗门幼子。如此，在喀利的影响之下，从室利吉开始，婆罗门对低等种姓的怨恨日益弥漫，而这种不公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巴力克斯。

诅咒之后，室利吉回到家中，见父亲跌坐于地，颈上耷拉着一条死蛇，不由悲从中来，又想到自己诅咒天子，闯下大祸，禁不住放声大哭。听到幼子的哭声，三昧中的刹弥伽真人逐渐出定，睁开眼来，先看到自己肩上盘着一条死蛇。

刹弥伽真人甩掉死蛇，问儿子道：“我儿，你为何哭泣？莫非有人伤害了你？”室利吉闻言，便据实禀告。刹弥伽真人听说天子受到诅咒，立时悲痛万分，叹道：

“我儿，你怎会做下这等悖逆之事？把天大的惩罚加到微小的过失之上！我儿，你年幼无知，闯下大祸。你不晓得当今天子是人中龙凤、天之骄子，依仗他的护持，百姓们才能过上太平兴旺的日子。若世无贤君，乱臣贼子便会趁机祸乱百姓，就像狮子捕杀失群的羔羊，轻而易举。倘若废坏君主之制，我们婆罗门种就会造成世间的浩劫。四种姓法由此受到轻视，一般大众将放浪无归，如同犬猴。当今天子巴力克斯，乃第一流的巴克提行者。他是王中之圣，绝不应受到这般诅咒。我儿，我只有向至上主神祈祷，求他宽恕你，诅咒了这样一个无罪之人。”

刹弥伽真人知道，虽然巴克提行者能忍一切诅咒、欺诈、蔑视，但至上主神却绝不会宽恕亵渎者。他想：“假若君上反咒我儿，那么我儿便能抵偿恶报。但是，这位圣君绝对不会这样做。那么，唯一的指望就是至尊者能看在我儿年幼无知的份上，饶恕了他。”

与此同时，巴力克斯回到宫中，忧思郁闷，愈发为自己羞辱婆罗门的鲁莽之举痛苦不已。国君自思：“我犯下罪业，必定会有大难临头。说实话，我宁

愿灾祸马上降临，如此我便能够悔过自新。我粗蛮无礼，坏了婆罗门礼教，就让我的江山社稷、君权豪富立刻统统在那位婆罗门的怒火中烧成灰烬好了。如此，我就会得到教训，抛掉这些嫉妒、不祥的念头。”

正当他思量之时，宫中传来消息，室利吉已经发出诅咒，天子死期在即。原来是刹弥伽真人派来信使，告知国君，诅咒无法收回，国君当安排妥当，准备魂归天乡。

巴力克斯本可以找刹弥伽真人，求得他的宽恕。可是，因为真人在信中深表悔恨，巴力克斯雅不欲出面，给真人更添难堪。如此，巴力克斯不但没有对抗诅咒，反而视其为舍弃尘世的良机。带着这个念头，他先把帝位传给儿子，然后离家出宫，跌坐于朱木拿河边，一心专注于至尊主克利须那之莲花足，绝食待尽。

消息传出，天地间所有仙真贤哲，带同众弟子，以朝圣为名，从四面八方汇拢来，欲睹一代天子巴力克斯之死。很快，巴力克斯身边聚集了数不清的圣人明王，其中有那罗陀牟尼、毗耶娑天人、麦萃耶真人、布黎古牟尼、筏希斯塔、钵罗萨腊、阿特利、毗史华弥陀、安吉罗、钵罗德筏遮诸人。巴力克斯一一叩首相迎。

待众人安坐后，巴力克斯起身合掌，朗声说道：“至上主神，化现为婆罗门的诅咒，控我于股掌之中。须知，此皆至尊者之无缘大慈，欲救我于对俗世荣华的执着贪恋。众婆罗门啊，请接纳我为彻底皈依的灵魂，因我已置至尊者之莲花足于内心深处。假若天命已定，就让毒龙答刹伽马上咬死我好了，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你们能够不断地唱赞至上主神——毗湿努的荣光。众婆罗门啊，我向你们顶礼！我祈祷，假如我还要再次转世，让我对至尊主克利须那的爱著能够始终不变，而且，让我能够继续拥有巴克提行者的陪伴。我打算在此跌坐，绝食待尽。乞求诸位上人能广行开示，赐我以最高利益。”

说罢，巴力克斯敷库莎草^①为座，草根东向，于恒河南岸，面北跌坐。天界诸仙见国君决心坚定，皆欢喜赞叹，击鼓散花相庆。

在场众仙圣也赞扬巴力克斯：“王啊，你舍弃帝位，一心回返至高不死之乡，此事于你何奇之有？我等将守候在此，直至你尸解升天，魂归极乐。”

^①库莎草，梵文 Kusa，一种圣草，常用于祭祀。

巴力克斯早知侍奉至尊主克利须那是一切有情的天命之性。他之所以询问众贤圣，不过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印证，如此便能凝定思虑，消除困扰。可是，正如众医看病，诊断不一，在场诸圣议论纷纷，却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就在此时，由于无上者的意愿，至尊天鹅叔伽天人出现了。

第二章 至尊天鹅

叔伽天人为毗耶娑之子。预知此子落地后就会离家出走，当孩子还在母亲胎里时，毗耶娑就为他讲述了《薄伽梵往世书》。由于叔伽天人心中物欲净尽，毗耶娑便绕过众弟子，选择了他，传承这颗韦陀宝树上结出的熟果。

叔伽天人没有经历任何再生仪式，降生后便弃家为僧。当此之时，毗耶娑在别离之恸中，追踪而去。悲哀焦急之下，毗耶娑高呼“我儿！我儿！”四周一片空寂，只有风吹林木，发出阵阵哀鸣。

叔伽天人走过一群正在池塘中沐浴的美丽少女，虽然这些少女和叔伽天人都赤身裸体，她们见了他，却无动于衷，也无意遮挡一下。可是，当毗耶娑经过时，少女们却赶紧披上衣衫，尽管这位圣者并不曾裸露身体。

毗耶娑见状大为惊诧，便询问其中缘由。少女们解释道：“你儿子看我们，根本没有男女的区分，他已然超脱于世间的性别。而你呢，还有这样的分别心。”

据《梵天往世书》记载，毗耶娑娶贾巴利真人之女为妻，两人在一起经历了长时间苦修之后，毗耶娑之妻才怀孕。胎儿在母胎里足足待了十二年。最后，毗耶娑只得恳求胎儿尽快诞生。可胎儿说，除非能够完全不受幻惑，否则不愿落地降生。毗耶娑遂自为担保。然而，胎儿知道父亲犹爱恋妻儿，所以并不相信家尊的许诺。

毗耶娑只得前往杜瓦拉卡，求教于至尊主克利须那。于是，克利须那与毗耶娑一同来到大雪山的草庐之中，亲自向胎儿担保，他出生后绝不会受摩耶之熏染。这样，叔伽天人才分娩降世，但他随即便弃家为僧，云游四海。

彼时叔伽天人年方十六，体相妙好，肤发玄黑，其色一如至尊主克利须那。加上他笑容美好，尤其受到女子的青睐。叔伽天人赤身裸体，游无定踪，行头陀行，状若疯癫，置一切世间礼法于不顾。故此，他身后总是跟着一大群好奇的顽童、少女。

当叔伽天人出现时，巴力克斯以及在场仙圣，除那罗陀、毗耶娑少数几个人之外，皆起身迎礼，合掌致敬。见此情景，原先一直跟在叔伽天人身后嬉闹

要笑的顽童、少女，皆惊怖震慑，不敢作声。一时间，场面肃穆庄严起来。毗耶娑之子遂径直登上为他预备的宝座，结趺而坐，看起来就像众星环拱下升起的一轮明月。

巴力克斯大帝叩首顶礼之后，起身合掌，出语致敬：“婆罗门啊，你的临在净化了我等。只要想起你，世人马上就能受到净化，何况见到你、触摸你，为你洗足、敷座？你的现身无疑是至尊主克利须那的慈悲。

“你是仁者大哲们的明师，是以我请求你，向我们解说一切有情通向圆满的法门，特别是针对将死之人。这样的人该听闻什么？唱赞什么？忆念什么？崇拜什么？又该避免什么？”

叔伽天人答道：“我王，你之所问光辉无比，能饶益一切众生。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闻法的重点。世间逐利之徒乱听一气，说明他们对大道一无所知。

“此辈白日里力作挣钱，晚上贪睡淫乱。虽然天理昭昭，却不知大限将近。人若想解脱于世间诸苦，就必得听闻、荣耀、忆念至上主神，须知人生最高的成就即是在临终之时能够记住至尊主拿罗衍那。

“当德筏钵罗纪之末，我师从家父，研习了无与伦比的圣典《薄伽梵往世书》。尽管那时我已解脱圆满，却还是被至尊者的逍遥游戏所深深吸引，由此百尺竿头，又进一步。你是至尊主克利须那忠诚的奉献者，我如今就传你《薄伽梵往世书》，因为唱赞至尊者的圣名和荣光才是获得灵性成就的阳光大道。

“若没有培养出圆满无漏的觉性，长寿又有何用？树岂不也在过活？铁匠的风箱岂不也在呼吸？禽兽岂不也进食、射精？若头顶从未领受过纯粹奉献者足下的尘土，此人不过是一具死尸；若鼻子从未嗅过至尊者莲花足下茶腊茜（Tulasi）叶子的芳香，此人虽有呼吸，却无异于行尸走肉。

“喀德梵伽大帝彻底皈命至尊者，顷刻间就从尘世的桎梏中解脱超生。我王，你更为幸运，还有七天的时间，可以从容赴死。命终之际，人须无所畏惧，切断对肉身以及肉欲的一切贪恋执着。”

第三章 薄伽梵法

于是，叔伽天人开始演说不朽的薄伽梵大法：

“若死期将至，人当舍离室家，修炼瑜伽。是人应去神圣之地，每日沐浴净身，跌坐于孤寂之处，冥思超然的梵音——唵（OM）。如此心念逐渐清静，脱离根尘牵引。接着菩提生起，摄伏诸根。心念受俗务熏染，但通过侍奉至上主神，便能凝定于超上明觉。”

根据修法次第，叔伽天人先解说了至尊者的天地身相，指出凡俗之人可以通过冥思他，以证入梵性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

“对于心思污浊粗浅之初学者，可以从冥思至尊者的天地身相开始。此法须采取坐姿，以瑜伽调息控制呼吸，收摄诸根、心念，然后以智慧力，视天地万物为一体，体验三世^①缘起变化。

“如此便可以觉悟至尊者之天地身相。他在尘世之内，有七层物质元素覆盖，又称宇宙大身，乃至尊者粗大能力之化现。据证入宇宙大身的人说，波塔拉珞珈为彼足底，罗刹塔拉珞珈为彼脚踵、脚趾。摩诃塔拉珞珈为彼脚踝，塔拉塔拉珞珈为彼小腿。苏塔拉珞珈为彼膝盖，毗塔拉和阿塔拉珞珈为彼双腿。摩醯塔拉为彼臀部，而太空便是他肚脐陷入的地方。

“宇宙大身的胸部是发光的众星系，他的颈项是玛哈尔珞珈，他的嘴是犍拿珞珈，至于称为萨提耶珞珈的最高星系，则是他的一千个头颅。

“他的双臂是以因陀罗为首的众天神，十方是他的耳朵，声音是他的听觉。他的鼻孔是阿湿毗尼双星，芳香是他的嗅觉，他的口是在炽烈燃烧中的火。

“太空的球体组成他的眼眶，眼珠是作为视力的太阳。眼皮是日和夜，梵天以及诸尊者在眼眉的一举一动中居处。他的味觉是水神筏楼那，一切东西的液汁或精华是他的舌头。

“他们说韦陀赞歌是至尊者大脑的通道，他的牙床是惩罚罪人的死亡之神阎罗。情爱的艺术是他的牙齿，最诱惑人的幻力便是他的微笑。而海洋只不过

^①三世，即过去、现在、未来。

是他向我们投来的顾盼。

“带水的雨云是他的头发，日和夜的终结是他的衣裳，世界创生的最高原因是他的智慧。他的心意是月亮——一切变易的源头。

“正如大师们所断言，大谛是至尊者无处不在的觉知，而楼陀罗则是他的自我。马、骡、骆驼和大象是他的指甲，野兽和所有的四足动物都处于他的腰部。

“各种类的鸟是他高度艺术感的流露。世主摩奴是他智慧的标记，人类是他的居所。天仙族类的生灵如歌仙、音律仙、优伶仙以及诸天女，全都代表他的乐韵，而邪恶的修罗兵士是他奇异力量的代表。

“宇宙大身的脸孔是婆罗门，他的双臂是刹帝利，他的双腿是毗舍，他足下保护的是首陀罗。所有值得崇敬的天神都受他宰制。每个人的责任是以实用便利的物品举行祭祀，好让主满意。

“至此，我已向你解释了至高主宰作为宇宙大身的粗大物质概念。一个认真想得到解脱的人，须将心意专注于此相，因为法界里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如是冥思宇宙大身，瑜伽行者扩充其觉性，齐万物、等生死，逐渐与天地万物磅礴为一。于是不再执着小我私欲与世间天堂之乐，生起厌离弃绝之心、遗世独立之志。叔伽天人乃直陈其超迈之情：

“有天地为床帐，何须卧榻？有臂可枕，何须枕头？有手可抓，何须餐具？有树皮可穿，何须衣饰？道旁莫非没有粪扫之衣？树木莫非不再布施济人？河湖莫非干涸，不再供水给饥渴之人？山洞莫非皆已封闭？全能的主莫非不再庇护彻底皈依他的灵魂？那么，博学的哲人何必一味奉承那些沾沾自喜、靠辛苦劳作而发财致富的得志小人？”

经过修炼出离，行者遂臻至无著之境，便可冥思心中真宰——超灵毗湿努：

“行者当冥思至尊主毗湿努的妙相，自下而上，逐一遍及肢体各部。如是心念得解脱于尘境。不应该冥思其他对象，毗湿努就是终极的真理，心念只有附着在他之上才能彻底变得和谐安宁。用这套冥思体系，修炼者很快能与天相应，在至尊者的莲花足下得到灵性之爱。

“已得成就的瑜伽行者证悟到，超灵弥纶万有，遍住一切众生内心乃至一切微尘，乃世界之创造者、护持者、毁灭者。作为指引者和监观者，超灵在心中给予众生知识、记忆和遗忘。

“冥思超灵的瑜伽行者抛弃形骸后，其细身携灵魂登上升天之路。他须选择适当的时地，摄根调息，以般若之力，融心念于自我，融自我于超我，达

于至乐之境。接着，他便应该准备尸解升天。方法是以脚跟堵塞肛门，经六道脉轮，逐一提升生命之气。最后，上推生命之气至两眉中间，直达脑顶梵穴。如是灵魂在星际诸神的接引下，取道璀璨光明的殊素拿耶星环，到达火神的星宿，在那里烧尽一切尘垢；然后更上一层，飞升至神秘的希舒玛尔轮（Sishumala Cakra），得到北极星上的太一真宰——乳海毗湿努的接引。这个希舒玛尔轮状若豚鱼，是整个宇宙旋转的枢轴，称为太一之脐。从这里，便可进入天界。解脱的灵魂继续越过浩渺的银河，经玛哈尔珞珈、犍拿珞珈、塔铂珞珈，最后到达最高的星宿——梵天珞珈，也称萨提耶珞珈。那里没有尘世诸苦，其民寿数可达十五兆四千八百亿太阳年。当四面梵天寿终之时，来自宇宙底部的劫火从天龙阿难陀口中喷出，将所有星宿烧成灰烬，梵天珞珈之民随梵天一起上升至不朽灵界——灵魂的不死故乡，在妙喜极乐中与至上主神——薄伽梵共度逍遥。”

因此，比觉证超灵（paramatma，即超我、神我、大我）更高的境界是冥思薄伽梵（Bhagavan）——至尊者之人格性体相，并在纯粹的奉爱层面发起种种妙用，叔伽天人续道：

“大神梵天，以大念力，研习韦陀三遍，经深察密识，认定对薄伽梵克利须那的迷狂之爱乃是一切教乘的最高成就。

“王啊，所以每个人皆须于一切时地，听闻、唱赞、忆念至尊主薄伽梵。那些以耳根饮服圣言蜜露的人，能灭尽一切物欲，洁净其心，如此彻底皈命于至尊者的莲花足下。

“欲与大梵合一者当崇拜梵天；欲获取强大性能力者当崇拜因陀罗；欲得子嗣者当崇拜生主；欲得好运者当崇拜杜尔伽；欲强大有力者当崇拜火神；欲得钱财者当崇拜诸筏苏；欲成盖世英雄者当崇拜诸楼陀罗；欲谷物丰盈者当崇拜阿底提；欲升登天界者当崇拜阿底提诸子；欲称霸者当崇拜梵天；欲得善知识者当崇拜毗湿努；欲博学者当崇拜湿婆；欲嫁娶者当崇拜乌玛；欲发财者当崇拜筏楼那；欲治平天下者当崇拜世主摩奴；欲胜敌者当崇拜修罗；欲享受者当崇拜月神；而无欲者当崇拜至上主神。具大智慧者，无论有欲、无欲，或欲解脱，皆须竭尽全力，崇拜至道大全、至上主神。

“唯有凭着亲近至尊主的纯粹奉献者，各种各样的崇拜者才能获得至高圆满的利益，此即对至尊主永不退转的自发神爱。”

第四章 四面梵天

听了叔伽天人的一番开示，巴力克斯道：“博学的婆罗门啊，你所言皆关涉至上主神，渐次摧毁了我心中的无明。现在，我请你解说，至尊者如何以自身能力创造了大千世界，然后，又像戏耍一般，将山河大地收拾净尽？”

叔伽天人答道：“王啊，当初那罗陀就问了他的父亲——四面梵天同样的问题，梵天按照他直接从至尊者那里所听到的做出了解答。”

其时那罗陀问道：“我父，你是众生中的头生子，你知晓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事，世界在你掌中不过如一粒核桃。我等于世间所见，看来无非是你自身所具足之能力的流布。不过，见你如此持戒苦修，我等不得不怀疑是否有人更具力量，在你之上？”

四面梵天答道：“我儿，至尊者以自身光辉化生万有，其后我才创造宇宙万象，犹如太阳光照，才使星月生辉。只缘受无明遮蔽，愚者认我为至高主宰。其实，我是凭借至尊主拿罗衍那的启示，才能发现他所创生的万事万物。说穿了，我自己也是受造之物。”

为了满足那罗陀的好奇心，梵天于是描述了创世的过程以及至尊者所呈现的宇宙大身：

“至尊者是纯粹的灵体，超越一切气性。然而，为了大千世界的创造、护持、毁灭，他透过其外在能力，接受了阴、阳、中和三种气性。

“那罗陀啊，至高无上的监观者、超然之主，超越个我诸根之洞察力。只因个我皆受制于三极气性，而至尊者却是一切有情的真宰，包括我在内。

“先是，无数宇宙如气泡般浮沉于混沌大水之中，过了不知多少岁月，至尊者的第一重创世化身——原因海毗湿努从瑜伽龟息中苏醒，分身为金胎即胎藏海毗湿努，进入每一个宇宙；然后，胎藏海毗湿努又分身为乳海毗湿努，进入一切有情心中乃至一切微尘之中。此乳海毗湿努即超灵、神我，居于每一宇宙的北极星之上、乳海之中，乃生成宇宙大身之原因。

“至尊者卧于胎藏海之上，于神秘龟息之际，忽然起念，欲从自身呈现形

形色色的生命体，便分泌出了金色的类似精液的物质。那些精液分而为三，是为天（adidaivika）、地（adibautika）、人（adyatmika）三极。

“生命力受到至尊主宰的刺激，便产生了饥渴，当他想吃喝的时候便张开嘴巴。味觉从嘴巴生成以后，舌头也接着产生了。各种味道跟着出现，好让舌头能够一一品尝。

“至尊主宰想说话的时候，言语便从嘴巴振动出来。其司掌之神——火，也从嘴巴产生。但当他躺在水中的时候，所有这些官能都暂时停止了。

“当至尊主宰想闻味道时，鼻孔和呼吸便产生了，鼻子和气味开始出现，携带气味的空气的御神也随之现世。

“当时一切都在黑暗中存在，至尊主宰想看看他自己和他所创造的一切，于是眼睛——光芒万丈的太阳神，视物的能力以及视力的对象便全都显现了。

“借着伟大圣哲求知欲的发展，耳朵、听的能力、听力的御神以及听的对象便展示了。伟大的圣哲想听闻有关自我的论说。

“彼时，当察知物质特性的欲望产生时，软、硬，冷、暖，轻、重，感觉能力，皮肤、皮肤的毛孔，身体上的毛发以及毛发的御神（树）便产生了。皮肤内外有一层空气的覆盖，感官察知通过它便明显起来。

“其后，当至尊主宰想执行各种各样的工作时，双手和双手的司掌之神——天帝因陀罗便现世了，正如行动依赖于手和诸神两者。

“接着，由于他想控制行动，他的双腿便出现了，从腿部产生的是名叫毗湿努的御神。由于他亲自监视这个行动，所有各类人等都忙于各自职分所规定的祭祀。

“为了性的享乐、繁衍后代，以及品尝天堂般的蜜露，至尊主宰随即长出了生殖器，因此便有了生殖器官及其御神——生主。性乐的对象以及御神都在至尊主宰的生殖器的控制之下。

“当他想排泄食物渣滓时，排泄孔——肛门，以及属于肛门的感觉器官便随着其司掌之神——弥陀生长出来。排泄孔和排泄物两者都在弥陀的庇护之下。

“当他想从一个躯体移动到另外一个躯体时，肚脐、弃身之气和死亡之气，便被一起创造出来了。肚脐是死亡和分隔力两者的护荫。

“当饮食的欲望产生时，肚腹、肠以及动脉便出现了。海洋是它们维生和新陈代谢的源头。当他想要沉思自己的种种活动时，心、心意、月亮、决心以及一切欲望便随之显发。

“身体上的七种元素，即皮肤上的薄层、皮肤本身、血、肉、脂肪、骨髓和骨骼，全都是泥土、水和火造的，至于生命之气则是由空、水和气产生的。

“诸根或感官随顺于气性，而气性则由我慢而化行。心意受制于各种尘世的经验（如快乐、苦恼），智慧则来自心意的深思熟虑。

“如是，借着自我化生的过程，至尊主宰的外在特征便被宇宙万象诸如日月星辰大地山河所覆遮。”

最后，四面梵天赞叹道：“那罗陀啊，只因我握住了至尊主赫黎^①的莲花足，满怀热忱，所以我所说的一切，皆真实不虚。我的心念以及诸根从未因贪恋无常而窒碍沉沦。”

听到此处，巴力克斯心生法喜，对叔伽天人说道：“博学的婆罗门啊，你的话语，深广如大海，我今听闻圣言，好似饮下玉露琼浆。所以，我虽禁食，却一直精神振奋，丝毫不觉困乏。”

叔伽天人亦为巴力克斯求法之诚所感动，于是欢欣鼓舞，继续演法，叙述创世之初，至尊者传道于四面梵天。

① 赫黎，梵文 Hari，至尊者毗湿努的另外一个名号。

第五章 四种子偈

其时梵天从莲花顶端降生，这奇妙的宇宙莲花升起于胎藏海毗湿努的肚脐之上。梵天不清楚自己的根源，只能看到身周的无边黑暗。虽然他内心察觉到创造的冲动，却又不知该如何下手。惶惑之下，梵天离开莲花座，沿着那朵莲花的花茎往下搜寻，直至摸到冰凉汹涌的海水。于是梵天重新往上攀爬，回到莲花顶上，陷入深思。

终于，在鸿蒙寂静之中，两个音节“ta”和“pa”，似乎从近处传来。梵天大奇，想要找到说话之人，但四面张望，却只能看到自己。突然间，他脑中灵光闪过，明白了这两个音节的含义。自此，他开始禅定苦修，寻找内心的力量。这样大约过了一百天堂年，四面梵天的苦行取悦了至尊者。就在梵天的面前，至尊者华胥天人与他的不朽居所——无忧珞珈一起显现，那地方没有一切烦恼无明，受到所有觉者的顶礼。

无忧珞珈不受尘世浊气染污，亦不受时间宰制，更何况摩耶之力。四面梵天于三昧中，见无忧珞珈之民，皆玄色四臂，身放光明，莲花眼目，妙相端严。他们青春永驻，身着黄衫，披挂璎珞珠宝，在绝色妙侣陪伴之下，乘坐天舆，自在飞行。更有吉祥天女，随侍至尊者之侧，朱唇轻启，唱赞不绝。

四面梵天又见至上主神——拿罗衍那，升宝座之上，身边环立众臣，有难陀、须难陀、博罗波罗、阿诃拿等。无量能力以及美富，不离其左右。至尊者看起来心满意足，对他的仆从们亲热有加。他眼光沉醉迷离，笑靥生红，胸口点缀着“卐”字白毫。

此时，梵天妙喜充盈，在超然的迷狂之中，爱之泪水，滚滚而下。梵天当即跪倒在地，恭敬叩首。至尊者甚悦，起身下座，执手问候，待梵天如心腹忠仆。

至尊者微笑道：“梵天，我对你持久不懈的苦修甚为满意。我乃一切祝福之赐予者，你可以向我提出任何请求。不过，我要告诉你，最高的祝福就是透过纯粹的爱敬见到我。如今，由于你诚心苦修，已然在我超凡的居所见到了我。当初你陷入困惑，就是我指示你要返身内修，因为这苦修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

梵天答道：“至尊者啊，你居停于一切众生心中，尽知个体之所欲以及如何贻其所欲。我希望你能向我解说，你如何创造出这天地万物，尽管你的形体全然灵性。我想知道这些，因为我将再造天地，化育万类，尽我之力，参赞天工。我要向你祈求，借着你的慈悲，我不会因此变得骄傲，以为自己就是至尊主，如此反落幻惑。”

至尊者说道：“关于我的奥义极其深密，只对至诚奉爱之人开启。现在，在我慈悲之力的加持下，对我之超然身相、德行和游戏的领悟将在你心中觉醒。”

于是，至尊主拿罗衍那说偈曰：

我先天地，在我之先；元气未形，一切非有；万有现前，无物非我；世界坏灭，唯我独存。若有一物，在我之外；无非幻化，如影投暗。五大成象，存乎象外；我周万物，独立不改。一切时地，直道曲径；求真之士，终证此义。

“此四句偈为一切教之种子。梵天，你若一心奉行，直至世界坏灭，不受骄傲所扰。”

言毕，至尊者倏忽间悄然隐没。梵天自此开始再造世界。其后天地滋藩，一如往昔。

后来，梵天将这四句种子偈所含的十大秘义传于其爱子那罗陀。那罗陀牟尼又扩充十大秘义为《薄伽梵往世书》，传弟子毗耶娑。

其时，毗耶娑天人正趺坐于恒河岸边，冥思至上主神。

第三卷



第一章 皇叔出走

听了这番对无上者创化天地的阐说，邵那伽真人要求苏陀大士讲述毗多罗如何离家出走，其后又如何自麦萃耶真人处得闻大法。如是，苏陀大士便向飘忽林中的诸多哲圣娓娓道来，一如昔时叔伽天人告之于巴力克斯。

当初般度五子流放归来之后，狄多罗史德罗请毗多罗入宫，问他该如何处置。毗多罗乘机劝谏兄长，说道：“对于尤帝士提尔，你该当把他应得的一份国土还给他。因为你的缘故，他已然承受了极大的苦恼。无疑，你害怕那睚眦必报的毗摩，还有视般度五子为亲人的薄伽梵克利须那。你偏爱嫉妒成性的长子杜瑜檀那，而他嫉妒克利须那，已经让你远离一切吉祥福运。你该当立刻驱除这不祥之人，才能造福于宗族。”

杜瑜檀那及其诸弟，其时也在旁边。闻听此言，杜瑜檀那气得嘴唇发抖，骂道：“谁让这个贱婢之子到这里来的？此人狡诈无比，居然在他家主的家里通敌卧底。快把他给我叉出宫门！除了一条性命，其他一概不许留下！”

这些犹如利箭般的恶语深深地刺伤了毗多罗。然而，在羞辱之外，毗多罗却看到了无上者的意图，他认为这是至尊主要他远离宫廷生活的阴险虚伪。其实，毗多罗向来视富贵若浮云，一直渴望出离尘世，全心事主。如今，他感觉时机已到。看到至尊者的大能，外显为杜瑜檀那之恶语，而向内却成全了自己，毗多罗既惊且佩。故此，毗多罗没有丝毫的怨恨，相反，当他挂弓门楣准备离家朝圣之际，内心还感激着杜瑜檀那。

自然，毗多罗本可以直接去找住在杜瓦拉卡的克利须那。可是，出于奉献者的谦卑，他认为自己在与狄多罗史德罗和杜瑜檀那的交往中已受染污，除非洗清这份罪业，否则便无法全心奉献。为此，他决定先去朝拜圣地，净化身心。心中时刻思念着克利须那，毗多罗行过了许多圣地，包括阿优地、杜瓦拉卡和摩图罗。一路之上，毗多罗皆身着僧衣，风餐露宿，以避众人耳目。

在波罗跋刹，毗多罗听说了俱卢王朝的覆灭。于是，他便沿着莎拉斯筏底河，改道西行。越过苏罗湿陀国、索毗罗国、摩特峡国、俱卢犍伽罗国之后，他最

后到了朱木拿河畔。在那里，他遇到了天师蒲历贺斯钵底的弟子，也是克利须那的堂兄兼密友——乌达华。

两人深情拥抱之后，毗多罗马上问询克利须那、巴腊罗摩、般度五子、贡蒂王后的情况，却不曾问及狄多罗史德罗，因为他早知狄多罗史德罗辈必定败亡。其实，毗多罗当时知道雅度族已不复存留世间，但从乌达华口里亲耳听到这个消息，还是让他无比震惊。毗多罗请求乌达华为他细说此事，以及薄伽梵克利须那的无上荣光。

经毗多罗一问，乌达华立时将全副心神凝注于忆念薄伽梵克利须那，别离之恸涌上心头，使他顿然失语。冥思之中，乌达华进入深深的法喜，身毛为竖，四体颤抖，涕泪磅礴。看到这情形，毗多罗知道，乌达华已经达到了神爱的圆满境界。五岁的时候，乌达华就崇拜雕成克利须那形貌的小玩偶，沉醉于为它供奉、沐浴、打扮，连母亲唤他用饭都不愿离开。孩提时的天性，已经显露出他是一位常住解脱、乘愿而来的圣者。

过了片刻，乌达华终于从迷狂中返回常态，柔声答道：

“世间的红日——薄伽梵克利须那，已然沉落，我等福运，从何谈起？天地失色，但更不幸的是雅度族人，因为他们不晓得克利须那乃是薄伽梵，就像鱼儿不认识天上的明月。

“为尤帝士提尔大帝之王祭而来的所有天神，看到克利须那的妙相后，都把他当作梵天所造的终极神物。克利须那强大无比，但居然因为害怕暴君刚萨而隐匿于博罗遮，后来又撤出摩图罗，真是扑朔迷离到令我苦恼。

“克利须那向他的双亲道歉，为他被寄养于人而不能行孝。至尊主的这种做法让我好生伤心。你也亲眼看见，悉殊钵罗尽管仇视、诬蔑克利须那，被克利须那杀死后，灵魂融入大梵，竟然获得了瑜伽修炼的圆满境界。谁人能够忍受与至尊主的别离？那些纵横于俱卢之野，看着克利须那莲花一样的脸庞，在阿周那的利箭下倒地而亡的战士，神魂尽涤，皆得往生灵天。

“克利须那常常站在乌戈罗塞拿大王跟前，向他进谏，嘴上说着：‘主上，谨以此闻。’我怎么还能再找到一个比他更仁善的主，受他庇护？女妖菩塔那想要喂毒乳给克利须那，却被他赐予了母亲一样的地位。我甚至觉得修罗们比诸神更幸运，他们虽然心怀仇恨，却能正面看到骑乘在大鹏鸟伽鲁达背上的至尊者。”

为了满足毗多罗聆听的愿望，乌达华述说了克利须那在宾陀林度过的十一

年逍遥时光。然后，又讲了克利须那离开宾陀林之后，在神都杜瓦拉卡的超凡作为。克利须那治理家国许多年，到后来却完全舍弃了男女之情。在最后的时光里，克利须那要乌达华离开杜瓦拉卡，去喜马拉雅山的巴答黎喀净修林苦修。预见到未来将发生的一切，克利须那希望乌达华留在那里，与两位大哲拿罗、拿罗衍那共住，以免得到他离世的消息后过于悲伤。然而，因为无法忍受别离之苦，乌达华却暗中追踪着克利须那，一直跟到克利须那最后停留的地方。那是在一棵幼龄的菩提树下，克利须那当时背靠着树干。

至尊者玄色的身体俊美无比，微红的眼睛跟往常一样渊静安和，就像早晨初升的旭日。他现出四臂，妙相庄严，身着一袭黄衫。乌达华认得，这就是至尊者。克利须那右足搁在左腿上，神态从容愉悦，超逸绝伦，根本看不出他刚刚舍弃一切家室之乐。

乌达华上前顶礼跪拜，随后在克利须那身边安然坐下。麦萃耶真人其时恰好途经该地，于是也走上前来，顶礼而坐。克利须那让他们休息了一会儿，看着乌达华，微笑示意之后，开口说道：“很多年以前，当你还是火神筏苏之一时，就渴望与我交往。虽然对他人来说，这个祝福很难企及，可我却赐给了你。放心，你已然得到了我最究竟的恩典，这一世是你在尘世间的最后一生。在这孤寂之地遇见我，是你的福分。很快，你便能回到我所在的不死之乡——无忧珞珈。”

乌达华答道：“我主，在超越之爱中侍奉你莲花足的巴克提行者能轻而易举地获得一切，无论是法、利、欲乐还是解脱。可是，我却无欲无求，只知一心服务奉献。虽然你的智慧无穷无际，足能解决一切问题，可你还是向我咨询，仿佛陷入困惑一般。现在想来，你的这种举动，真是令我困惑。我主，如果你觉得我等有资格领受，求你大发慈悲，向我等开示，有关你自身的奥秘，就是创世之初，你向四面梵天阐述的。”

回忆至此，乌达华对毗多罗说：“克利须那给了我相当长的教诲。他说完之后，我绕着他环礼一匝，辞别而去。后来我就游荡到了这朱木拿河的岸边。由于跟至尊者别离，我内心片刻不能安宁。实际上，我都快发疯了。为了缓解心头的哀伤，遵照他的训谕，我正要赶赴喜马拉雅山的巴答黎喀净修林。”

毗多罗也从乌达华处得知了俱卢族众亲友的毁灭。就在乌达华将要上路之际，毗多罗请求他讲说从克利须那处所领受的灵知密教。可是，因为乌达华比毗多罗年少很多，所以他不愿造下犯上之业，便建议毗多罗找年高德劭的麦萃耶真人受教。

薄伽梵克利须那及其同伴隐迹之后，只有乌达华还留住世间。因为克利须那认为他是最杰出的巴克提行者，也是唯一能受托付、传承有关至尊者身世之灵知秘学的人。并且，乌达华还领受了至尊者隐迹前的秘密训谕，要将它们传递给巴答黎喀净修林的拿罗、拿罗衍那仙人。就在当晚，乌达华向毗多罗揭示了其中的一部分。知道至尊者在离世之前居然还记挂着自己，毗多罗不由得喜极而悲，放声大哭。

第二日清晨，乌达华启程前往大雪山。毗多罗又在朱木拿河畔盘桓数日，之后才去了恒河边的名城哈德瓦，与麦萃耶真人相会。

第二章 仙圣传心

毗多罗非常渴望从麦萃耶真人处听闻克利须那的逍遥游戏。然而，出于谦卑，他先询问了一些对普通人特别有益的世间法。问完之后，毗多罗承认，这些不究竟的世间法永远无法让他彻底满足。于是，他便请求麦萃耶真人讲说薄伽梵克利须那。

不懂得圣言价值的人，必受最可怜者可怜。一味思辨的哲人怜悯那些追逐功利、执着身见的凡夫俗子，而奉献者却怜悯冥迹大梵的哲人。作为提示，毗多罗建议麦萃耶真人不妨从讲述至尊者的原人化身开始。

于是，麦萃耶真人说道：“毗多罗啊，荣名全归于你！因为你的询问关乎一切有情的绝对利益。由于你诞于毗耶娑的精液，所以毫不奇怪，你信奉至尊者，从不偏离。我知道，你前世是阎罗，只因受到曼多毗耶牟尼的诅咒，故而投生婢女之胎。事实上，你是至尊者的永恒同伴，只是因为你的缘故，薄伽梵克利须那才在返回不死故乡之前，给我留下了训谕。”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几个贼人躲在曼多毗耶牟尼的草庐里，结果被国王的兵士拿住。兵士们误认为曼多毗耶牟尼是同谋，便将他同盗贼一起捆绑起来。正当他们准备用尖铁桩将这位牟尼戳死之际，消息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国王立即下令停止执刑，并亲自赶赴刑场，祈求曼多毗耶牟尼的宽恕。

被释放之后，曼多毗耶牟尼马上进入冥府，追问阎罗，为何自己会遭此无妄之灾。阎罗向他解释，这是因为他幼年时拿草尖刺死了一只蚂蚁。曼多毗耶牟尼听说后大怒，认为阎罗不该降罪于无知幼童的鲁莽之举。为了报复，这位婆罗门仙圣诅咒阎罗，下世投生为贱婢之子。这便是毗多罗出生的因缘。

麦萃耶真人先阐说了摩诃毗湿努之首出创世，之后，又讲到宇宙大身之缘生显化。毗多罗听罢，请求仙人更详细地解说创世的过程。

麦萃耶真人于是说道：“我要向你传述《薄伽梵往世书》，为了那些因追逐浮华而身罹大苦的有情众生，至尊者曾经向古圣们亲自讲说过它。

“很久以前，伟大的仙圣们，在萨拿特·鸠摩罗的带领下，沿着从天而降

的恒河，从最高的星辰漫游到宇宙的底部。披着湿淋淋的头发，他们触了至尊者商伽萨那的莲花足，那时他正在冥思自己的根基——至上主神华胥天人。当仙圣们用满怀神爱的言语赞美他时，至尊者商伽萨那微微睁开双眼，与此同时，他身后成千上万的天蛇头冠上的宝石也闪烁出夺目的光灿。

“于是，至尊者商伽萨那便向萨拿特·鸠摩罗讲说了这部《薄伽梵往世书》。后来，萨拿特·鸠摩罗又将其所闻转述僧佉那牟尼。再后来，当僧佉那牟尼传述《薄伽梵往世书》时，先师钵罗萨腊牟尼与蒲历贺斯钵底一道，得闻大法。在菩拉斯提阿牟尼的建议下，先师钵罗萨腊牟尼将这部第一往世书传给了我。如今，毗多罗啊，我要将我之所闻，悉皆传授于你。”

昔时钵罗萨腊牟尼之父为一罗刹所噬，为了复仇，钵罗萨腊牟尼安排了一场祭祀，预备将一切食人罗刹投入祭火中焚毁。祭祀刚开始，这位牟尼的祖父筏希斯塔降临祭场，命令孙子停止火祭。为此，众罗刹之父，菩拉斯提阿牟尼大为高兴，便祝福钵罗萨腊，让他成了《薄伽梵往世书》的伟大传唱者，而钵罗萨腊牟尼正是这部《薄伽梵往世书》的撰作者——毗耶娑的父亲。

麦萃耶真人继续为毗多罗详细解说：

当梵天一日之终，至尊者商伽萨那于宇宙之底渊口吐烈焰，三界即将毁灭。受这炙烤三界之劫火的威逼，仙圣如布黎古等，以及玛哈尔珞珈之民，尽皆逃往犍拿珞珈。这场劫火持续了整整一百天堂年，相当于三万六千太阳年。然后，狂风暴雨接踵而至，又持续了一百天堂年，以至于大海泛滥，洪水滔天。当三界尽没之际，劫终洪水中的至尊者，双眼微闭，卧于天龙阿难陀身上，进入瑜伽龟息。彼时，日月无光，犍拿珞珈之民合掌祷告，众生为细身所覆，一起进入至尊者体内。

一千劫循环过后，众生妄念复萌，欲再造业。受此染污，其身皆转青黑。其时，至尊者正观想众生之共业。借此念力，众业钻出至尊者之腹，化为一朵莲花。这朵贯通天地的莲花照破十方，吸干了劫终洪水。胎藏海毗湿努遂分身为超灵进入莲花。接着，梵天降世，于冥漠混沌中，转目四望，现为四头。

梵天为身处之境所迷，想着莲花底下必定有名堂，便顺着莲花茎中的细管钻入水中。可是，虽然他已接近胎藏海毗湿努的肚脐，却还是无法找到出生的根源。于是，梵天只得重新返回宇宙莲花的顶端。在那里，他开始冥思至尊者。当一百天堂年之末，梵天终于见到了此前邈不可及的至上主神。

梵天看见胎藏海毗湿努卧于天龙阿难陀盘卷起来的白色身体之上，那天龙

头冠上宝石的光芒照彻四方。至尊者巨大无伦的身躯纵横延展于三界，其光华远胜玉峰之色。虽说群玉峰在夜色的衬托下极其美艳，然而身着黄衫的至尊者却更令人叹为观止。至尊者头上戴一顶镶珠嵌玉的金冠，嵯峨灿烂，赛过群玉峰头的金顶。点缀在群玉峰间的水瀑、花木，又如何能与至尊者身上佩戴的珠玉、花鬘和荼腊茜叶相媲美？

至尊者抬脚，以莲花足相示梵天。立时，从他月牙般的趾甲上射出一道玄光，犹如莲花千瓣。至尊者破颜一笑，以表抚慰。梵天知道，所见之人必为至上真宰无疑。当梵天凝视毗湿努脐内之水、水中之莲、混沌大水以及风、空之时，梵天乃为阳气所充，欲成创世之功。于是，梵天合掌祈祷，以求至尊者慈悲指引，其辞曰：

“我主，你莲花足上的芬芳，为韦陀梵音之风所携，飘入耳孔，闻者乃知，你从未离开彼等心莲。你的信士以听闻圣言之法，便能凭耳根见到你。如此心得清静，你便上来息止。

“我所礼敬者，依靠你的慈悲，我托生于你的肚脐之上，为了再造世界。请赐我明觉，让我能正确地完成使命，因我是皈命于你的灵魂。我还求你，让我在做工之际，不至于因为骄傲而跌倒，自以为是创造者。当我创造时，肯定会遇到许多邪僻众生，所以我还求你，不要让我由于跟他们的接触而跌倒。我主，请你睁开眼，给我赐福。请给我教导，驱散我的忧愁。”

看到梵天虽急于再造世界，面对混沌大水，却一筹莫展，至尊者乃以深沉庄严之声，告之曰：

“梵天，不必忧急愁苦，你之所祷，已被赐予。皈命于我，爱敬自处，如此你便能于内心知晓一切。当你专心做工时，你能在内心以及宇宙一切处见到我。并且，你还将看见，你以及一切众生，尽皆在我之内。

“有了这般灵觉，你便能脱离幻见，不起畏怖。你欲代天之工，繁衍众生，凭着我的无缘大慈，你之所为，必无倾败。你但放心，只要一心在我，即便投身事功，也不会受强阳情欲所扰。

“梵天，你所诵之祝词祷文，所践履之苦行，以及对我之信仰，须知皆出乎我之无缘大慈。我已为你之祝祷所取悦，如此，在我的祝福之下，你的一切事业必定成功。”

说罢，至尊者拿罗衍那悄然隐身。此后，梵天苦修了一千天堂年。当修行结束之时，梵天发觉他座下的莲花受罡风吹拂，摇摆不定。于是，借着长期苦

修之力，梵天吸尽了大水和狂风。他发现诸星辰皆隐匿在那朵遍漫宇宙的莲花之中，便开始思索该如何再造乾坤。思虑过后，梵天钻入莲花茎里，将其截为三段，而后，又再析之为十四分，如此为他将要创造的各类众生预设了所居之地。

起初，至尊者以其外在能力，发动了六重创造：第一为大，即物质元素之总集，其中生出推移往来、相互作用之三极气性；第二为我慢；第三为诸根之感知能力；第四为诸根的认识和活动能力；第五为主宰神祇；第六为根本无明，彼使众生动如愚狂。随后，梵天又发动了四重创造：第一为六种不动之众生；第二为八类畜生；第三为人类，阳气主宰其内；第四为非人，包括阿修罗、紧那罗、药叉、罗刹、夜叉、祖灵、悉檀、乾达婆、飞天女等等。

创生各类有情之前，梵天又造了覆蔽众生的五种无明：第一为幻，即身见，使众生忘却其本来真性；第二为暗，即死亡的感觉以及随之而来的畏怖；第三为大幻，即我所，虚假的拥有感；第四为愚，是为自我欺骗；第五为颠，即欲望不得满足引起的嗔恚。做这些事情，梵天其实并不愉快，因为他认为这些迷惑众生的创造是罪恶的。为了净化自己，他便坐下来，在继续创世之前，冥思至尊者。

此后，梵天创生了四大圣哲，其名为萨拿伽、萨难陀、萨拿塔那和萨拿特·鸠摩罗。梵天命令他们道：“我儿，繁衍后代吧。”可是，鸠摩罗四子修为深湛，一心解脱，故而不愿成家，拒从父命。梵天恨四子不孝，心生嗔怒。不过，他也知道四子灵性造诣非凡，只得强自忍耐。

情急之下，一腔怒气终于压抑不住，蹿至两眉之间，立即生出一个肤色红蓝相间的孩儿。这孩子一出生，便大喊道：“宇宙之师、造命者啊！求你给我名字和所居之地。”

梵天抚慰这孩子，说道：“莫哭，我必足你所愿。因为你哭得厉害，所以给你取名叫楼陀罗。我已经给你挑好了所居之地：心、根、生命之气、空、风、火、水、土、日、月，以及苦修。除了楼陀罗以外，你还会有十一个名字：摩纽、摩奴、摩醯拿刹、摩罕、湿婆、黎陀德筏遮、乌戈罗雷多、巴伐、喀罗、筏摩提婆和狄陀伏罗多。你还将有十一个妻子：狄、狄丽提、罗萨拉、乌玛、尼幽特、萨尔毗、伊拉、安碧伽^①、伊拉华蒂、斯华姐以及狄克莎。作为生主之一，你如今当大规模繁殖人丁。”

其后，楼陀罗的子孙们繁衍无穷，都有着跟楼陀罗一样的体态和狂暴脾气。

^① 安碧伽，是杜尔伽的另外一个名号。

他们聚集拢来，便欲吞灭世界。梵天见状大怒，于是给楼陀罗下令：“我儿，何必生出这等生灵？他们眼里喷火，意欲焚毁十方世界，甚至连我都不肯放过。你且前去苦修，求得至尊者加持，好再造世界，一如往昔。在此期间，你须耐心等待世界毁灭，到那时就用得着你了。”

楼陀罗绕父环礼一匝，拜辞而去，往森林苦修。梵天再次专念于创造，于是又生十子：摩利支、阿特利、安吉罗、菩拉斯提阿、菩罗诃、克拉图、布黎古、筏希斯塔、达克刹和那罗陀。这些孩子分别从梵天的心、眼、口、耳、脐、手、触、拇指、呼吸以及意念之中降生。其中，那罗陀生于梵天之觉性，乃诸子中最胜者。

接着，正法显现于梵天之胸。从梵天之背，死亡之所在，邪法现身。淫欲现于梵天之心，嗔怒现于梵天两眉之间。贪婪现于梵天两唇之间，言语之能力现于梵天之口。河海涌自梵天之阳具，劣行泛滥于梵天之肛门。喀达摩与另一女孩生于梵天之影。此女名为华客，虽然并不曾对梵天动情，却引发了梵天的色欲。

看见父亲竟然深陷迷幻，穷追自己的女儿，以摩利支为首的诸贤哲知道其中必有原因，于是劝谏道：“我父，你现在所做之事，历劫以来前所未有的，其他梵天也不曾做过，将来也必不会做。你是这宇宙中最尊贵者，怎么会失去自制，欲与亲生女儿行淫？这等行为与你大不相称，须知众生为提升灵性，一直仿效着你。请允许我等求祷于无上者，好让他救你于沉沦。”

梵天闻听诸子之言，大为羞惭，立时离弃了躯壳。后来，这层躯壳化为弥漫四方的凶险大雾。

不久，梵天继续思量创世，于是有韦陀四明现于梵天四口。随后，用于祭祀之礼器、正法之四纲^①、四种姓之职分皆现于世间。从梵天四口，流淌出被称为第五韦陀的诸往世书以及诸史乘，韦陀支术亦相继出现，其中包括梵字、音韵、训诂、修辞、因明、天文、数学、医学、武学等等。随之而来的，是参习韦陀诸术的四种修士^②。

其后，梵天受取新身。由于此身不碍房事，梵天乃得继续推动创世大业。然而不久，梵天发现宇宙人丁还是大为不足，便开始思虑如何改善局面。

正当梵天冥思之际，有二形体分离而出，交媾和合。雄体名为斯华央布筏摩奴，雌体名为沙陀楼钵。经过交合，二人生出五子，其中两个男孩，名为波

① 正法之四纲：法、利、欲乐、解脱。

② 四种修士：梵行者、家居者、林栖者、出世者。

黎耶伏罗多和乌塔拿钵多，三个女孩，名为阿俱蒂、提婆瑚蒂、菩罗素蒂。长女阿俱蒂嫁了儒奇仙人，提婆瑚蒂嫁了喀达摩仙人，菩罗素蒂则成了达克刹的妻子。就是因为他们，这世界才有遍地生灵。

斯华央布筏摩奴降世之后，便与其妻一起向梵天顶礼，合掌说道：“众生之父啊，请下命令，好教我等侍奉你。”

梵天回答：“我儿，你赤心孝顺，令我愉悦。我祝福你们。你之所为，堪为人子榜样，须知敬事尊长，乃天经地义。所有明智无妒之人都会欣然领受父命，尽力奉行。你是我的孝顺孩儿，所以我要你再生下跟你一样资质优良的子女。如此依照正法，治理天下；奉以祭祀，敬事太一。无上者见你能体恤下民，必受取悦。”

摩奴说道：“我主，我定遵从你命。现在，请你抬起众生栖居的地球，它已堕入胎藏海之中。”

梵天见地球沉没于水中，乃陷入深思，断定只有无上者才能当此重任。就在此时，一只野猪生于梵天鼻孔，起初不过拇指尖大小。梵天大惊，凝视之下，那野猪已在空中变身，忽而巨硕如象。

梵天及其诸子如鸠摩罗、摩奴、摩利支等于是交相辩说，议论不休。最后，梵天推测这异兽必为至尊者筏罗诃。其时，筏罗诃不断发出咆哮，鼓舞天神，威慑群魔。居于键拿珞珈、塔铂珞珈和萨提耶珞珈的仙人，听到这震彻宇宙的巨吼，都开始唱赞韦陀，荣耀至尊。

筏罗诃振蹄摆尾，飞翔天外。尖牙撩云，电日照空之际，筏罗诃长啸连连，应答诸仙赞祷。随后，筏罗诃耸身入水，直探海底。大海劈开，翻起的巨浪犹如两只手臂一般。海水呼啸，宛如求告：“我主，不要将我劈作两片！求你保护我！”

既化身为猪，至尊者便以味觉寻找地球所在。筏罗诃用鼻子拱到胎藏海的最底部，终于找到了沉埋于污秽中的地球。至尊者轻松顶起地球，用尖牙抵住，将它抬出水面。见此神迹，梵天及其诸子皆赞叹祷告不已。待众贤圣礼拜已毕，筏罗诃乃将地球拱入轨道。随后，他便返回了不死灵天。

第三章 魔王乱世

讲完斯华央布筏摩奴治下大洪水期间显现的白猪化身，麦萃耶真人又讲到叉克殊刹朝代化现的红猪化身。许多年以前，麦萃耶真人与众天神一起，从梵天处听说了这段逍遥游戏。

曾经有一次，正值日落时分，摩利支仙人之子迦叶波牟尼面朝祭火，向至尊者顶礼。此时，他的妻子底提，受淫欲之扰，来到他的身边。

美艳绝伦的底提似乎急不可耐，直接向丈夫恳求：“智者啊，爱神在用利箭刺穿我的心，就像大象玩弄一棵香蕉树。我现在就想跟你生孩子，求你对我慈悲。我父达克刹把十三个女儿都嫁给了你。我们姐妹一直对你忠贞不贰。眼如莲花之人啊，你是君子，不应让悲愁者的愿望落空。”

迦叶波本可力拒妻子不合时宜的请求，然而，由于自己也起了色心，他便试图安抚底提。其时，因为淫欲的染污，底提心生邪曲，絮叨不休。

迦叶波说道：“受苦的人儿啊，我会很快满足你的愿望。靠着你这样的贤妻，我等男儿才能超度红尘苦海。实际上，这样的妻子助力极大，她可以说是男人较好的另一半。就像藏身壁垒的将军能够轻而易举地克敌制胜，托庇于妻子的男人可以轻松地征服诸根。为此，男人永远无法偿还从妻子那里得到的利益，即便一生的时间，甚至死后，都不能做到。

“我心爱的底提，虽说我不能完全报答你，却可以如你所求，为你生下孩子。只请你少安毋躁，再等片刻，不然我会受人指摘。此刻非常不吉祥，湿婆正骑着青牛，跟他那些形象狰狞的鬼伴们，一起遨游太空。他会给恶鬼们机会，让他们投胎到此时行房的妇人的子宫里。湿婆是你的姐夫，他有三只眼睛，会看见你做此禁忌之事。”

尽管受到丈夫的告诫，底提还是难耐欲火。她抓住丈夫的衣襟，就像娼妓一样，强迫丈夫迎合她的冲动。无奈之下，迦叶波屈服于命运，到幽僻处与妻子行房。事毕，迦叶波沐浴净身，坐下来口念真言，冥思无相。

与此同时，底提淫欲得偿，也清醒过来，粉颈低垂，对丈夫说道：“我心

爱的婆罗门，请一定不要让湿婆因为我适才对他的不敬而杀死我腹内的胎儿。”

然后底提求祷：“我向大威德神湿婆顶礼。他力量非凡，可以立即杀死我腹内的胎儿，可他又如此慈悲、容恕。大神湿婆乃一切女子的主人，甚至蛮野的猎人都原谅无知的女子，所以我恳请他收回对我的愤怒。”

见底提站在面前，吓得浑身发抖，迦叶波说道：“只因你心念不纯，对夫不顺，行房非时，对神不恭，所以你会产下两个不肖之子。这两个不肖子将杀戮无辜，触怒贤圣，搅乱三界。到时至尊者将亲自化身，取走他们的性命，就像因陀罗用霹雳震碎群山。”

底提答道：“夫君啊，听说我的儿子将逃过婆罗门的诅咒，被大慈大悲的至尊者杀死，我大感宽慰。那些褻渎圣贤者、令人畏怖者，甚至受恶鬼、畜生谴责。”

迦叶波告诉妻子：“由于你的忏悔、对大神湿婆和我的敬重，以及对至尊者的坚定信仰，你的孙辈里将会出一位卓越的奉献者，其名声与至尊者争辉。他对至尊者的奉爱，将感召后人。这样就取悦了至尊者，也取悦了一切众生。作为第一流的奉献者，这个孙儿将在心内、身外见到至尊者；他是一切美德之源，看到尘世众生所受楚毒，痛苦不已。”

听了这番话，底提大为高兴。知道腹内的孩子会祸乱天神，底提怀胎百年，不肯生产，可是，那胎儿魔力强大，已令三界震悚，日月无光。看到这可怕的情景，众神上诉梵天：“我主，你看黑暗弥漫，笼罩三界。世界之护持者啊，你知悉一切众生之意图。底提腹内所孕已坏乱天地之序，让我等陷入大烦恼。求你大发慈悲，救我等脱此大难。”

梵天乃将往昔一段因缘，告知众神：

有一次，鸠摩罗四子游遍凡间，闯入灵天。那是无忧珞珈之所在，只有除尽一切世间染污的人才得进入。在至尊者拿罗衍那之地，所居之民皆有四臂，一如至尊者之形。如意宝树遍布华林，四季香花鲜果不断。无忧珞珈之民乘天舆，携眷属，往来飞行，不断歌吟，荣耀至尊。坐满天舆的女眷们皆丰臀媚姿，却丝毫不能激起无忧珞珈之民的情欲。这表明，无忧珞珈里虽也不乏异性陪伴之乐，却并无男女之事，因为所有人都完全沉浸在神爱之中。

蜂王长吟，高声赞美至尊。一时间，布谷鸟、云雀、白鹤、天鹅、鹦鹉、孔雀们都安静下来，凝神静听。百花虽然妙香四溢，却都向荼腊茜臣服，知道至尊者最喜欢佩戴她的叶子。无忧珞珈上的女子都像吉祥天女一般美艳，但有时候她们也去清扫洁净无尘的白玉墙壁，只是为了得到至尊者的恩顾。

鸠摩罗四子才入无忧珞珈的界域，便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妙喜。他们穿过六座牌坊，在第七道门前，见到两个守门人，体貌相似，皆有四臂，黑色皮肤，手持巨锤。这两人双眉挑起，鼻孔僭张，电眼通红，显然大为震怒。

鸠摩罗四子早已无人我之相，所到之处，皆如入无人之境。到了这第七道门，照样往前直走。这四位圣者，身上一丝不挂，看起来不过四五岁大小，虽然他们是仅次于梵天的最老的造物。

两位守门人毫不客气地操起家伙拦住了兴致勃勃的鸠摩罗四子。四子对无忧珞珈之主心仪已久，如今无端受阻，不得相见，立时大怒，喝道：“汝等何人？侍奉至尊，却心怀邪曲？必定是骗子，才怀疑别人也跟他们一样不堪。无忧珞珈之民跟至尊者和谐无间，同为一体。这两人虽然外表好像无忧珞珈之民，却有不臣之心。因为心生二见，他们已受染污。该把他们打入凡尘，那里才有敌友之分。”

两个守门人晓得冒犯了婆罗门，不禁恐慌起来。他们当即跪倒在地，祈求道：“我等冒犯大德，理应受罚。可是，看在我等悔罪的份上，求你们慈悲，让我们即便堕落凡尘，也一定不会沉溺大幻，遗忘至尊之神。”

正当此时，至尊者已得禀报，在吉祥天女的陪伴下，赤足迎上前来。就这样，原先只在三昧里出现于内心的太一毗湿努，忽然现身于鸠摩罗四子的眼前。

至尊者玄黑妙美的身体上穿着一袭明黄色衣衫，项上所挂花鬘，引来阵阵狂蜂。他一只手扶在金翅鸟伽鲁达肩上，另一只手拈一朵莲花。他无比俊美，连身边的吉祥天女都自惭形秽。鸠摩罗四子一见之下，便定定地看着他，再也无法移开眼睛。

就在四子欢喜低头之际，一阵清风，裹着至尊主莲花足尖上茶腊茜叶子的芬芳，吹入四子鼻孔。突然之间，鸠摩罗四子感觉身心巨变。本来，这四位大仙都是执着无相大梵的哲人，可在这一刹那，他们转变成了奉献者，想要侍奉至尊主。

一时间，四子心中嗔恚尽消，齐声诵祷：“我主，我等从父亲梵天那里所听到的有关你的讯息，在你慈悲现身之下，如今都被证实。我们现在才懂得，那些不断听闻你的逍遥游戏，无视其他一切赐福，乃至涅槃解脱的人，才是最超卓的修道之士。我主，我们不在乎投生地狱，只要我们的心念总是专注于对你的奉献。”

由于至尊者的出现，鸠摩罗四子觉得诅咒守门人甚为不妥，虽然他们确实

受到过对方冒犯。

至尊者拿罗衍那于是说道：“我这两位仆从，迦耶和毗迦耶，无视我的心愿，已然冒犯了你们四位大哲。我赞同你们所施加的责罚。实际上，因为这两人是我的仆从，所以，我觉得这无异于我亲自冒犯了你们。为此，我请求你们的宽恕。无论仆从犯下什么错，主人都该受怪罪，就像一个麻风癞玷污了整个身体。对我来说，婆罗门是最值得崇拜的人。若我之所为对你们不善，我情愿断臂赔罪。只因我是我的奉献者的仆人，我的莲花足才会如此圣洁，能够立即净化一切罪孽。比起祭火中的供品，我更享受献入婆罗门口中、用酥油烹煎的美食，这些婆罗门已经将一生都奉献给了我。恒河之水，洗过我足，洁净三界。假如我愿意把奉献者足下的尘土撒到自己的头顶，那么还有谁会拒绝这样做？我这两个仆从不懂我心，冒犯了你们。不过，若是你们恩准，让他们了却因果后，能尽快回到我身边，我将不胜感激。”

至尊者所言谦和之极，美妙之极，却又玄深莫测，鸠摩罗四子侧耳倾听，揣摩良久，还是摸不透至尊者的真实意图。不过，只是看着眼前的至尊者，鸠摩罗四子已然欢喜无限，全身震颤。

无端诅咒至尊者的守门人，令鸠摩罗四子深感愧疚，他们说道：“我主，我们无法了解你的意图。按照你说来，好像我们还为你做了件好事。你之崇礼婆罗门，不过是为了教导世人，因为你就是应当受到崇拜的至上主神。我主，无论你想给这两个无辜的守门人或是我们四人什么样的惩罚，我们都一心顺受。”

至尊者答道：“婆罗门啊，我已经允可了你们对迦耶和毗迦耶的处罚。如此，他们下一世就会在魔族投生。不过，因为在嗔恨中一心念着我，他们还是跟我连在一起，不久之后，将回返我的居所。”

实际上，是至尊者安排了对迦耶和毗迦耶的诅咒。通常来说，鸠摩罗四子不可能如此大发嗔恼，至尊者也不会对他的守门人撒手不管，无忧珞珈之民更不会重堕凡尘。这个意外事件的起因在于：至尊者有时候想要与人打斗，可是无忧珞珈里根本没有敌人，为此他就化身降世。再者，至尊者只想跟他的同伴一起上演逍遥游戏，所以，他选择了某些奉献者做他的对手。打斗游戏结束以后，至尊者又将这些奉献者重新带回灵性世界。

鸠摩罗四子听罢，环礼一匝，向至尊者辞别之后，飘然离去。

这边至尊者命令迦耶和毗迦耶：“离开这里，不过不必害怕。我本来可以消除这些婆罗门的诅咒，却没有这样做。有一次，我入睡的时候，你们不肯放

吉祥天女进来，那时她就预言你们要堕入凡尘。虽然你们该当受七世投生之罚，可我只想让你们转生三世，投胎魔族。以嗔恨心，苦修瑜伽，你们将很快洗清罪业，不久之后，必能回到我的身边。”说毕，至尊者转身离去。面色苍白的迦耶和毗迦耶悲悔莫及，就此堕下无忧珞珈。在诸天的嗟叹声中，二魂为迦叶波精子所摄，进入底提子宫。

梵天讲完这段因缘，对众神说道：“如今，就是这对双生子的魔力在搅扰你们，削弱你们的心能。对此，我也无能为力。不过，既然这一切都是至尊者的意愿，那么至尊者必定会来挽救危局，你们就不必为这弥漫十方的黑暗操心了。”听了梵天所言，众神皆得解脱于畏怖，于是便各自返回洞天。

底提怀胎百年，终于产下两个双生魔头。当此之时，天降灾异：地震山崩，烈火绵延；凶星在天，吉兆无存；陨石彗星频繁，闪电霹雳穿空；狂风呼啸，拔树摧屋；黑云弥漫，遮天蔽日；河海震荡，莲花枯萎；日食月食，窟穴怪鸣；豺哭吐火，驴鸣动地；群鸟啼巢，乳牛流血；天雨腥秽，大树无风而倒，神像无故而涕。看到这等情景，三界无不震恐，以为大难将临，世界将隳。

迦叶波将这两个孩子取名为悉罗夜叉和悉罗耶喀西菩。出生不久，这对兄弟就显示出不同寻常的体格。他们钢铁般的巨大身躯高可及天，走动之时，大地亦随之震颤。

悉罗耶喀西菩经过一番苦修，得到了梵天的赐福，不再畏惧死亡，于是更加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悉罗耶喀西菩威震三界，其势无人能当。其弟悉罗夜叉，也以苦修之力，得梵天赐福，变得跟悉罗耶喀西菩一样强大傲慢。

为了讨好兄长，悉罗夜叉手持巨杵，巡行世界，到处争强斗狠。众神自知非其敌手，无不见影遁形，犹如群蛇见到金翅大鹏鸟一般。如此悉罗夜叉直取因陀罗天庭，见里面空无一人，知道众神不战认输，不禁仰天长啸。悉罗夜叉从天界下来，得意游嬉，潜入深海，吓得水中巨兽无不逃遁。海底漫游多年之后，悉罗夜叉最后到了一个叫毗钵筏黎的地方，那里正是筏楼那的龙宫所在。悉罗夜叉径直闯入龙宫，在水神面前，双膝跪倒，做乞讨状，长笑发话：“无上之主啊，求你跟我一战！”

见悉罗夜叉如此狂傲，筏楼那不由勃然大怒。可是，他却以智慧力压住怒火，缓缓答道：“我儿，我年事已高，不能动手了。你武功精湛，依我看来，除了太古原人——太一毗湿努以外，没有人是你的对手。魔族之首啊，我建议你去找他，这样就能横尸沙场，消尽骄慢了。”

闻听此言，悉罗夜叉一言不发，转身离去。路上，他巧遇仙圣那罗陀，听到了毗湿努的所在。于是悉罗夜叉再入深海，正好碰到牙顶地球，冲波而上的雄猪化身。

一看见至尊者，悉罗夜叉便讥笑道：“你这头两栖野兽！扮作雄猪的天神之尊啊，这地球归我们下界魔族所有，所以我不许你当我面夺走她！混蛋！我今日便要取你性命，让我的族人高兴。当我用手中之杵粉碎你的头颅，让你丧命倒地之时，那些祭拜你的天神、仙圣也将灰飞烟灭，就像树根切断，大树岂有独活之理？”受到这等挑衅，至尊者自然心中不快。不过，为了托住已然大受惊吓的地球，他却不发一言，默然忍受。

就在筏罗河钻出水面之际，悉罗夜叉赶上前来，大喝道：“受到敌人挑衅，你却只顾逃命，难道不知羞耻吗？再没有比你更无耻的东西了！”

筏罗河不顾羞辱，只管把地球放到水面上，又发动真气，让她升空飘浮。见此情景，梵天以及众天神便赞美起来，往至尊者身上撒下香花。

至此，筏罗河才发出雷霆般的震怒：“我等林间野兽，正要猎杀你这野狗。超越生死之人根本不在乎你那些废话，你不过是被生死束缚之物。现在，停止吠叫，上来杀我吧！一个人就算骄横无比，若是不能实现誓言，便不配在世上占有一席之地。”

悉罗夜叉闻言大怒，气得浑身发抖。他一边嘶吼着，一边挥舞巨杵，冲向至尊者。筏罗河闪身避过，挥杵击向悉罗夜叉前额。那魔头功夫了得，也是挥杵相迎。于是，一场神魔大战开始了。两杵相击，血雨腥风，双方都使出绝技，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就像两头公牛，为争母牛以命相搏。

梵天与众天神、仙圣皆在空中观战。见双方恶斗不止，情急之下，便向筏罗河喊道：“我主，悉罗夜叉一向欺辱众神、婆罗门、乳牛，你如今没必要再跟这个毒蛇般的魔头缠斗下去，此魔娴熟神通，骄慢邪僻。不败之主啊，黄昏一到，魔力就会增长。现在吉祥的午时将过，请你尽快杀了这个强敌，重建宇宙和平。”

至尊者闻言纵情大笑，向梵天投去慈悲一瞥。随后突然纵身跃起，持杵击向悉罗夜叉的下颌。悉罗夜叉挥杵相抗，竟然将至尊者手中之杵振落。就在那根耀眼夺目的金杵翻滚而下之际，天上观战的诸神齐声惊叹。虽然遇到这个绝好的机会，悉罗夜叉却遵守武士之礼，并没有趁机出手。此举反倒激起了筏罗河更大的愤怒。随着一声低吼，筏罗河祭起了毗湿努的终极法器——吉祥见法轮。

看到在至尊者手中急速转动、熠熠生辉的法轮，众神齐呼：“快杀了他！”

此时悉罗夜叉咬牙切齿，低声嘶鸣，犹如毒蛇。突然间，他挥杵跃起，冲向筏罗诃，口中大喊：“我杀了你！”筏罗诃左足飞起，一下将悉罗夜叉手中的金刚杵踢飞，却并不进击，反而对他说：“拿起兵器，来打败我啊。”

悉罗夜叉接过从空中落下的金刚杵，奋力舞动，又大呼而上。这次，筏罗诃身形未动，已将悉罗夜叉的金刚杵夺到手里。悉罗夜叉这次大受挫折。他不肯接过筏罗诃递过来的金刚杵，却从背后抽出一柄三股铁叉，奋力掷出。那三股铁叉呼啸生风，破空而至。筏罗诃运转法轮，顷刻间将铁叉切得粉碎。悉罗夜叉不惧反怒，一声暴喝，铁拳打中筏罗诃胸膛，随后隐身而退。

至尊者根本不在乎这一拳，如同大象无视抛掷过来的花鬘。悉罗夜叉于是向瑜伽士之主大施魔法，众神惊怖，以为世界终劫将临。一时间，狂飙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电闪雷鸣中，陨石如雨，夹杂着屎尿、血污、骨发，滚滚而下。山中射出利刃，群魔裸体，持叉狂舞。无数罗刹、夜叉或赤足，或乘马、象、战车，叫嚣喝骂而来。

筏罗诃手中法轮激射而出，立刻将幻术破解于无形。就在此时，一道恐惧划过底提心头，她呼唤着丈夫的名字，鲜血从乳头汩汩流出。

悉罗夜叉见魔法被破，立即现出原形。狂怒之下，他想用双臂箍住筏罗诃，将其挤碎，做最后一搏。可是，无论他怎样出手，筏罗诃却始终在他的双臂之外。悉罗夜叉黔驴技穷，再次挥拳相击。筏罗诃也不退避，出掌轻飘，击中悉罗夜叉耳根。这魔头立时轰然倒地，眼珠弹出，披头散发，死了过去，犹如被人连根拔起的大树。

梵天与众天神急忙飞临现场，察看魔头尸体。只见悉罗夜叉口做切齿之状，虽魂魄离体，身上威光犹自未散，显然是因为至尊者的莲花足还踩在上面。梵天赞道：“谁能得到这样有福的死亡？这魔头居然死在至尊者的莲花足下，瑜伽士们为了从肉身中获得解脱，无不在神定中冥思这对莲花足。”

随后，众天神也纷纷上前赞美至尊者，感谢他化身雄猪，解除了他们心中对魔王的畏惧。领受完众神的礼赞，筏罗诃缓缓飞升，重返灵天。

苏陀大士讲毕，祝祷道：“婆罗门啊，谁若欢喜听闻筏罗诃杀死悉罗夜叉的神通游戏，便立即从各样罪业中解脱出来，即便是杀了婆罗门。”

第四章 创世大业

毗多罗想知道梵天产下生主之后，如何创造有情众生，以及生主又是如何遵照父命，继续创世大业的。于是，麦萃耶便从天地初生开始，讲述创化之序。

当混沌元气受众生业力、摩诃毗湿努之顾盼以及时间之力推动时，大也即物质元素之大全便被创生出来。如此，又产生了三种我慢。从我慢演化出五大（水、火、地、风、空），以及五唯（色、声、香、味、触）、五知根（眼、耳、鼻、舌、身）、五作根（手、足、口、肛、阴）。在至尊者的能力运作之下，以上种种和合凝聚，结为一金卵，卧于原因海之中，无声无息，历一千年。

然后，摩诃毗湿努分身为胎藏海毗湿努，进入各个宇宙，卧于自身汗液所成之胎藏海中。

接下来，从胎藏海毗湿努的肚脐长出一朵奇大无比的灿烂莲花，从那上面，梵天以及一切众生之胎藏降生。胎藏海毗湿努乃再次分身为乳海毗湿努，进入梵天之心。梵天受到启示，决意再造世界。

首先，从自身的影子，梵天创造了五种无明：第一为痴，为嗔恨、嫉妒，使众生忘其性分中天之所命；第二为暗痴，即以死为究竟；第三为愚，对本来真性一无所知；第四为幻，执着于身见、我所；第五为大幻，背天理而纵人欲。出于厌恶，梵天抛弃了这层无明之身。这身体化作孕育饥渴的黑夜，被众罗刹、夜叉抢走。于是，受到饥渴的催迫，这些罗刹、夜叉们从四面八方扑向梵天，欲吞之而后快，口中还大叫着：“别放走他！”“吃了他！”梵天大为惊恐，求告道：“汝等是我身体所造，都是我的孩子，卫护我，不要吃我。”那些想要吃掉梵天的造物，后来被称作夜叉；那些喊着不要放过梵天的造物，后来被叫作罗刹。

此后，梵天创造了禀赋中和之气的众天神。他赐予了他们光明的白昼。

阿修罗创生于梵天之后背。这些东西极为淫乱，立时便要扑过来交媾。梵天见这般蠢动，先是大笑，可是看到无耻的阿修罗们蜂拥而上，他便生气、害怕起来，急忙去寻求至尊者的庇护。

听了梵天的求告，至尊者命令他抛弃这个不洁的身体。梵天依言照做，抛开修罗式的意念，那层身体便化作了点燃情欲的黄昏。为强阳之气所制，修罗们幻想着那是一个美艳的女郎：脚铃叮当，眼光如醉；巨乳肥臀，身披薄纱；笑脸盈盈，顾盼妖娆。众修罗于是色心满怀，开始谄媚那女郎，夸道：“美人儿，你是谁？你为何来到我们身边，展示你的天姿国色？你玩球时的可爱体态让我们迷恋不已，在丰乳的重压下，你的小蛮腰看起来力不可支。”众修罗心迷意乱，突然间夺走了黄昏，如同飞蛾扑火。

梵天见此，只是悠然一笑，接着便从自身之美好中创造了众乾达婆（优伶仙）和飞天女。当他抛开这层炫目妙丽的月光之身时，毗湿笈华苏和乾达婆们取走了它。

然后，梵天从慵懒中创造了鬼怪。看到这些造物站在面前，赤身散发，梵天闭上了眼睛。幽灵和巫鬼乘机占有了这个梵天在呵欠中显示的形体。所以，鬼魂们会侵袭那些不净昏蒙之人，通过附体，让人精神错乱。

凭着从丹田生起的无形之身，梵天创造出祖灵。祖灵们据有了这无形之身，祖祭的供品就是通过它传递给祖先的。

从隐身的能力中，梵天又创造出玄秘仙和持明仙，赐给他们被称为“秘宝”的无形身体。

一次，梵天于独卧时忽生念虑，思考创世之工为何停滞不前。忧愁之下，他抛开了身体，掉在地上的头发就变成了蛇。随后，凶猛的天蛇从这个身体里飞腾而出，张牙舞爪。

又有一天，梵天感觉大业已成，于是摩奴便从那心思里生出来。梵天赐予了他们人类的形体。

已经受造的众天神、仙人们赞美梵天道：“创造者啊，你所造皆完美善巧。此后人类将行祭祀，我等皆得歆享。”

后来，梵天创造了为世人树立榜样的诸圣贤。他给这些孩子每个人一部分他的身体，这些部分各自禀赋不同灵力，诸如冥思、瑜伽、神通、苦行、觉悟和出离。

第五章 天人数论

毗多罗很想了解斯华央布筏摩奴的后裔，麦萃耶于是又说出一段流传千古的天人传奇。

当萨提耶纪之初，梵天命令喀达摩牟尼繁衍后代。喀达摩牟尼便去了莎拉斯筏底河边的泪湖，修炼瑜伽，历时一万年。如此，依靠神定，他取悦了至尊者。一天，四臂毗湿努显现在他面前，穿着一袭明黄色衣衫，颈挂白莲花鬘，鬓发贴面，俊美夺目。他足踏鹰背，浮在半空，对着喀达摩，面露微笑。喀达摩顿觉诸愿尽偿，不由拜倒在地。

良久，喀达摩合掌站起，开始荣耀至尊：“我主，看到你不朽玄妙之躯显现在我面前，我的眼睛现在已经了却夙愿。你的莲花足是跨越无明之海的法船，只有迷妄之人才会为了转瞬即逝的尘世欲乐而去崇拜无明。我主，可是你对这些蠢人也一样慈悲。我托庇于你，心里又想着要娶一个般配的女孩，能像乳牛一般，给家里带来兴旺。”

至尊者深情地望着喀达摩，微笑回答，言语就像蜜露一样甘甜：“我知道你的想法，已经做下安排，要赐你所欲。我心爱的仙圣，放下一切，皈命于我的人，绝不会伤心失望。后天，统治大地的斯华央布筏摩奴会带着皇后，从他的王城梵都都过来看你。摩奴有一个正当婚嫁年龄的漂亮女儿，品德贤淑，跟你非常般配。摩奴会把这个女儿托付给你。圣人啊，这女孩正是这许多年来你心中渴求的如意人儿。你放心，她很快会成为你的人，一心服侍你。她会生下九个女孩，后来嫁给诸贤圣，让这大地人丁兴旺。专念于我，怜悯众生，你最后将彻底觉悟，看到我就在你里面，而万有又在我里面。通过你的妻子，我要化身现世，开示大道。”

说毕，至尊者转身离去。喀达摩看着他一路飞升，听到大鹏双翅拍击之声，悠扬曼妙，正是三曼韦陀赞歌。

就在喀达摩牟尼静待天命之时，斯华央布筏摩奴登上御辇，与妻女一道，巡行天下，想找一个合意的女婿。这样，就在喀达摩刚结束苦修的当天，他们

到了这位牟尼的草庐之外。正如至尊者所预言，被莎拉斯筏底河环绕的泪湖极为圣洁，周围佳木花果，四季不断，珍禽异鸟，啼声回荡。

就在这仙境之中，斯华央布筏摩奴，世界第一位君王，遇到了刚做完火祭的喀达摩牟尼。虽然苦修经年，但因为得到了至尊者的眷顾，喀达摩并不瘦弱。他眼如莲花，高大英俊，身放光明，却乱头粗服，就像未经打磨的宝石。斯华央布筏摩奴在喀达摩面前跪倒施礼，喀达摩亦回礼祝福。

待摩奴坐下后，喀达摩赞扬道：“主上，身为天子，你体现了至尊者的保护能力，我向你顶礼。假若你不登上战车，拉响弓弦，假若你不统帅三军，巡行大地，那么由至尊者颁布的法令就会被乱臣贼子破坏。假若你不关心天下，不义就会流行，那些贪利小人就会横行霸道。现在，勇武的君王啊，请告诉我你到此的目的，我一定遵旨奉行。”

摩奴答道：“为了传布韦陀真知，梵天创造了你。你具足苦行、智慧和神通，无意享乐。我们刹帝利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保护婆罗门。听了你的话，我对帝王之道再无疑惑。今天遇见你，我觉得幸运异常，更何况还有机会能让我的头颅触碰到你莲花足下的尘土。圣人啊，请接受我卑微的祈求：我的心被儿女之情困扰，我的女儿——提婆瑚蒂想要找一个在年龄、性格、品德各方面都般配的夫君。从仙圣那罗陀那里，她听说你品行高洁、学识渊博、相貌俊美，所以就对你情有独钟。婆罗门之英杰啊，请你接纳她吧，她完全有资格做你的妻子，照顾你的生活。据说人不应拒绝天赐之物，即便此人已经心无贪著。我知道你打算结婚生子，并不曾发下独身贞守的誓言，因此，就请你娶了我的女儿吧。”

喀达摩答道：“我确实想要成家。既然你女儿以前未曾属意于人，我同意娶她为妻。谁会拒绝娶你的女儿呢？她美艳绝伦，光彩照人，胜过装饰她身体的珠宝。我听说，有一次优伶仙人毗湿筏婆婆驾云而过，见到你女儿在宫中玉台上玩球，竟然被她的美丽迷倒，一头栽下仙舆。我可以娶你女儿为妻，但是有个条件：待她产下孩子后，我便要出家为僧，继续侍奉至尊。”

言毕，喀达摩默然无语，不觉又进入冥思之境。看到他安详宁定的笑脸，提婆瑚蒂被彻底迷住了，心里只是想着他，眼睛再也不能离开。看到这情景，摩奴大喜，就此把女儿嫁给了喀达摩。

摩奴的妻子——沙陀楼钵留给女儿一笔丰厚贵重的嫁妆，其中有珠宝、服饰以及种种居家什物。了结了这桩婚嫁大事，斯华央布筏摩奴抱别女儿，离情别意之下，禁不住涕泪交流。然后，他跟喀达摩辞别，登车返都。

摩奴抵达梵都，臣工百姓祝祷奏乐，纷纷前来迎接。这座王城也被称为波悉湿摩提，当初至尊者筏罗诃抖擞身体，身上些许毛发落于此地，化作库莎和吉祥草，故有此名。摩奴一路挥手示意，进入王宫。此后，摩奴和他的王后在宫中每日闻听至尊者的逍遥游戏，欢喜度日，不复有人间苦恼。就这样，虽然表面上沉浸于世俗的宫廷之乐，摩奴却并没有腐化，因为他总是在无染觉性的状态中享受生命。正由于此，他那漫长的生命——历经七十一劫循环，从未虚度。依靠把时光用于听闻、冥思、唱赞至尊者，斯华央布筏摩奴最后尸解升天，魂返旧乡。

自从辞别父母，提婆瑚蒂就开始以巨大的爱意服侍丈夫。她懂得丈夫的所有愿望，凭着爱敬之心、悦耳之言和克己自制，让自己与丈夫亲密无间。她抛开色欲、嫉妒、骄傲和虚荣，处世为人勤勉谦恭，这样，就取悦了她那无比有力的丈夫。时光流逝，岁月艰辛，提婆瑚蒂变得瘦弱虚萎。可她把自己的丈夫当作神一样，心中盼着得到他的祝福。

看到妻子这般境况，喀达摩心生悲悯。有一天，他满怀深情，语带哽咽，对提婆瑚蒂说道：

“斯华央布筏摩奴之女啊，我已被你的巨大奉献和爱心深深打动。对每一个人来说，身体都如此重要，可是，因为我的缘故，你却毫不顾惜自己的身体，这真让我惊讶。由于苦修和奉献，我已经得到了至尊者的赐福，解脱于一切烦恼、畏怖。虽然你不曾体验过这种境界，我要让你目击道存，以报答你的无私奉献。跟这境界相比，一切俗世的成就皆无常易逝，不值一提。”

听了丈夫一番话，提婆瑚蒂大感宽慰，一时笑逐颜开。她羞涩地凝望着丈夫，满怀谦逊和爱意，用颤抖的声音对丈夫说道：“心爱的夫君，我知道你功德圆满、神通自在。现在，请你记起自己的诺言，让我们的结合结出果实，要知道，生儿育女是一个有夫之妇的最大愿望。我主，我渴望与你结合，所以请你想个办法，让我这具变得精瘦的身体能承受得起。还有，请你安排下合适的房舍，让我们能依礼欢合。”

为了取悦爱妻，喀达摩立时以神通力，变现出一座会飞的宫殿，能随心意而行。这宫殿有好几层，配备各式家具、什物，能满足一切愿望。殿中玉柱环绕，到处装点着名贵的织物和艺术品，看起来精妙迷人。绿宝石的穹隆镶嵌着黄金，下面天鹅、白鸽飞旋，既有活的，也有仿真的雕塑。堂屋楼室，台阁景观，无不玲珑精致，美轮美奂，连喀达摩牟尼自己都看得目眩神迷。

喀达摩能看透人心，看到提婆瑚蒂面对琼楼玉殿却脸带忧愁，他马上就明白妻子在想什么了。于是喀达摩说道：“我妻，你且先去汨湖洗沐，那湖水能满足一切愿望。”

那时提婆瑚蒂满身尘垢，衣衫褴褛，头发蓬乱，衰萎无光，昔日魅力全无。她遵照丈夫的指示，浸入湖中。在湖水深处，她发现一座水晶宫殿，里面住着一千个年轻貌美、芬芳如莲花的女孩。见到提婆瑚蒂进来，这些女孩都起身相迎，合掌顶礼，说道：“我们都是您的女仆，随时恭候您的命令。”接着，这些仙女们用贵重的精油为提婆瑚蒂洗沐，为她换上精美的衣裙，佩戴绝美的首饰。然后，她们又端出丰盛的佳肴以及醉人的蜜露，服侍提婆瑚蒂饮食。

餐毕，提婆瑚蒂揽镜自照，看见自己光鲜姣好，打扮雅致，莲花眼目，顾盼生情。就在她想到丈夫的时候，她已经跟那一千女仆，一齐出现在喀达摩牟尼面前。

提婆瑚蒂对丈夫的神通玄力大感惊奇。喀达摩看到妻子恢复了昔日的美丽，不由爱意大增。他携妻登上神宫，横跨四海，最后安家于须弥山谷。就在那香风宜人、催发情欲的地方，喀达摩和妻子，在一千女仆的服侍下，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这位牟尼虽然表面上看来非常依恋美若天仙的妻子，却并不曾失去真我境界，依旧灵光炳耀。

后来，喀达摩一家又去其他天堂福地漫游，遍历神山琼海、仙苑悬圃。凭着至尊者的赐福，喀达摩几乎飞遍宇宙，虽天神亦有所不逮。

一番游历过后，喀达摩又回到了原先居住的隐修之地，将自己分身为七个形体，只是为了取悦情欲勃发的妻子。就在那座神宫里面，夫妻两个躺在牙床之上，情意绵绵，共享房中之乐，几乎忘记了时光的流逝。如此百年流过，犹如瞬间。提婆瑚蒂受精九次，于同一天，生下九个貌美如花、体香似莲的女儿。

自那以后，提婆瑚蒂发现丈夫渐生出家之心，不禁忧愁焦急起来，虽然在表面上，她还是装得笑意盈盈。

一次，在丈夫面前，她低着头，一边用脚趾刮擦地面，一边强忍泪水，对丈夫说道：“我主，你已然兑现一切许诺。可是，我是皈命于你的灵魂，你应当赐给我从自我觉悟中生发的无畏之心。我心爱的婆罗门，我们的女儿出嫁以后，还有谁能在你离家时给我抚慰？我一直都不了解你超绝的地位，到现在都把时间浪费于感官欲乐。不过，毕竟我培养了对一位圣人的爱恋，希望这份让人束缚于世间的执着，也能给我带来以前从未欲求过的解脱。我心爱的主人啊，

我无疑已被至尊者的迷幻能力所欺骗，所以即便与你亲近，却从未渴求灵性的启明。”

这让喀达摩记起了毗湿努对他说过的话，于是他便对妻子说道：“公主啊，不必失望。至尊者将很快化身进入你的子宫，成为你的儿子。现在，你要以巨大的信心和对感官的控制来崇拜至尊者。作为回应，他不但会传扬你的美名，还将传授你无上真理，切断你心中对尘世的执着。”

怀着对丈夫的强烈信心，提婆瑚蒂开始按照他的训令，崇拜至尊者。如此，经过许多许多年，至尊者先是进入喀达摩的精子，而后被送进提婆瑚蒂的子宫。至尊者降世之日，众天神在空中奏响鼓乐，乾达婆们高唱赞歌，更有天女舞蹈，撒下鲜花无数。十方众生，无不欢欣鼓舞。

梵天也带着一众天神、仙圣，来到喀达摩的隐修之地。欢喜礼拜至尊者之后，梵天对喀达摩牟尼说道：“我儿，你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我的训谕，给我带来极大荣光。实际上，所有为人子者都应该像你一样孝顺父亲。我心爱的喀达摩，你的女儿个个贞节，今天，根据各自的品性，你就把她们许配给这里最杰出的圣贤。至尊者如今化身降临你家，他就是伽皮罗牟尼，金色头发，莲花眼目，足底还有莲花掌纹。”

梵天又对提婆瑚蒂说：“我心爱的摩奴之女，现今至尊者就在你的子宫里。他会驱除你心中由无明生起的幻惑，然后弃家为天人师，周游世界。”

说完，梵天飞升而去，后面跟随着鸠摩罗四子。遵梵天之命，喀达摩把女儿喀罗嫁给了摩利支，阿娜苏雅嫁给了阿特利，施罗多嫁给了安吉罗，哈维尔布嫁给了菩拉斯提阿，伽蒂嫁给了菩罗诃，克丽亚嫁给了克拉图，佳提嫁给了布黎古，阿伦多提嫁给了筏希斯塔，香提嫁给了阿多华。随后，众仙圣携妻辞别喀达摩，各自返回居所。

不久，伽皮罗降生。喀达摩牟尼于幽僻处，向他顶礼，赞道：“我主，你现身我家，是为了传扬秘教。你就是至尊者，不二的真理，具足一切功德，我皈依你的莲花足。我主，我如今已偿清父债，心愿皆了。我欲出家为僧，四处游方，心中只想着你。”

令人惊奇的是，至尊者既然已经亲自降生于喀达摩家，喀达摩为何还要出家为僧，一心忆念至尊？其实，喀达摩此举是为了给世人树立榜样，因为根据韦陀经教，人应在五十岁以后出家苦修，行脚托钵。

至尊者伽皮罗答道：“牟尼啊，如我以前许诺，我如今显化为你的儿子，

来传僧佉（Sankhya，数论）之学。时光流逝，这门绝学已经失传。我同意你出家苦修，一如你之所愿。如此将诸行回向于我，你终必战胜死亡。我会教导母亲，这样她也能成就圆满觉悟，证入无畏之境。”

喀达摩听罢，一时悲喜交加。于是绕伽皮罗环礼周匝，立即离家而去，前往丛林苦修。他立誓缄口不言，从此专心冥思至上主神，孤身一人，云水飘零，再不问烟火室家之事。就这样，他彻底放下一切凡心俗情，达到了对至尊者的纯粹奉爱。在无染觉性之中，他看到了居于一切众生心中的超灵，也看到一切都在超灵之中。最后，喀达摩尸解登遐，魂归太一。

喀达摩走后，伽皮罗留在泪湖，陪伴母亲。一天，提婆瑚蒂想起梵天之言，便去找儿子说话。那时，他正晏坐于幽静之处。

心中渴望着解脱，提婆瑚蒂对伽皮罗说道：“我主，我已厌倦六根尘染、世间烦恼。只为贪恋欲乐，我如今深陷无明渊谷。我主，我知道你是唯一能使人走出这黑暗的通路，你就是我经过无数次投生后得到的法眼。你就是至尊者，化身降临，驱除无明。过去，我被你的外在能力驱使，在身见我执中生活，现今，我祈求你消除这弥天的幻妄。我托庇于你的莲花足，因为你就是那砍断物质存在之树的斧钺。”

感受到母亲对觉悟自我的真诚愿望，伽皮罗内心感激不已。他微笑道：“最虔诚的母亲啊，我要向你讲解关乎天人之际的古老瑜伽。人心一旦被阴阳气性牵引，物化的生命就开始了。可是，此心若皈依至尊者，那么就能将人带向解脱之境。那时，灵魂可以看到自己超越于存有之上，虽然小至极微，却自在光明，永不败坏。如此以正见察识物我，就能对物质存在无动于衷，不太容易受到物质自然的影响。这瑜伽的圆满之境，只有通过修炼巴克提瑜伽才能达到，因此，这也是唯一的吉祥之路。每个人都知道执着造成束缚，可是，这执着若施于纯粹奉献者之身，却打开了通向解脱的大门。这些圣者容恕、善待一切众生。他们平和，没有敌人，遵守经训礼法，品行高贵。由于不断唱赞、听闻至尊者，一心专注于我，他们不受烦恼侵袭。与这样的纯粹奉献者交往，人的心、耳皆得圣言净化。随之而来的灵性趣味让人怀着诚敬之心，逐渐受我吸引。凭着这种吸引，人便失去了对感官欲乐的兴趣，通过坚定于奉献，他甚至在今生就能与我互相感应。”

提婆瑚蒂问道：“我儿，说到底，我只是一个妇道人家，智慧浅薄，甚难觉悟天理。不过，你若能向我开示方便敬信之途，我必可得解悟。”

伽皮罗身为人子，自然爱惜母亲，听了提婆瑚蒂一番表白，心中慈悲逾盛。于是便向母亲讲解了融奉爱与玄思为一体的僧伽之学。其说大致如下：

通过瑜伽修炼，心念彻底净化后，瑜伽士应半闭两眼，凝视鼻尖，内观超灵之形。至尊者面若莲花，眼睛微红，愉悦从容。他穿一袭鲜艳夺目的黄色衣衫，胸口有“卐”字白毫，颈上挂着璀璨无比的考斯图巴宝石、蜜蜂围绕的林花花鬘，以及珍珠项链。他头戴金盔，四肢装饰着金链金镯。他站在奉献者的心莲之上，看起来魅力非凡。安详淡定的神色，让有幸见到他的人欢喜无限。他青春永驻，总是渴望赐福给他的奉献者。

冥思至尊者之永恒形体时，瑜伽士不应观想全身，而应逐步观想肢体的各个部分。奉献者先要专念于至尊者的莲花足，足底生有闪电、莲花、旗帜等种种掌纹。至尊者的莲花足，镶嵌着光灿夺目的红宝石般的指甲，能像霹雳一样摧破冥思它的奉献者心中的罪业之峰。故此，修炼瑜伽者当长时间观想至尊者的莲花足。

然后，瑜伽士当冥思吉祥天女的活动，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按摩着至尊者的腿足。下一步，瑜伽士要观想至尊者的大腿，那是一切能量的汇聚地。接着，是观想至尊者的腰部，那上面围着一条精美的腰带。

再下来，瑜伽士应观想至尊者圆月般的肚脐，无量数字宙从那里喷薄而出。此后，是观想至尊者的乳头，它们就像一对精妙绝伦的猫眼石。再往上，观想至尊者宽阔的胸膛，那里是吉祥天女的依止之地，给心灵和眼睛带来妙喜。

瑜伽士继续观想至尊者的颈项，它使挂在至尊者胸口的考斯图巴宝石大为增色。接下来，瑜伽士应观想至尊者的四臂，那里是一切力量的源头，众天神从中获得支配自然的能力。然后，瑜伽士观想至尊者的首饰，搅拌乳海时，旋转不停的曼多罗山把它们打磨得光彩照人。

接着，瑜伽士应观想至尊者的吉祥见法轮，它有一千根辐条，灿烂辉煌。下面是观想至尊者的法螺和金刚杵，那杵名为拘摩答基，上面还沾着阿修罗的鲜血。瑜伽士还要观想至尊者颈项上所挂的花鬘和珍珠项链，花鬘上面围着嗡嗡叫的蜜蜂，珍珠代表了一心爱神的纯净灵魂。

瑜伽士接下来观想至尊者莲花般的面容。他鼻梁高挺，水晶般透明的脸颊两侧闪耀着一对鲨鱼形的耳环。黑色卷发、莲花眼目、如舞青眉，装点着他俊美的脸庞。

跟着，瑜伽士要以巨大的爱心，观想至尊者满怀慈悲的顾盼，这深情的眼

神能驱散尘世间最可怕的苦痛。瑜伽士也要观想至尊者仁慈的微笑，它能让泪海全都干涸。再下来观想至尊者弯弯的双眉，它们能让爱神颠倒，也能驱除哲人心中的色欲。

最后，满怀着爱和奉献，瑜伽士应观想超灵毗湿努令人陶醉的笑声。他笑的时候，露出了茉莉花苞一样的、被唇色染红的牙齿。一旦专注心念于此，瑜伽士再无他求。

经过这般观想，瑜伽士逐渐培养出对至尊者的爱著。迷狂之中，他身毛竖立，涕泪横流。在这三昧之境，至尊者亲自接管了瑜伽士的躯体。瑜伽士甚至不知道身体如何活动，或者即便身体活动，他也认为身处梦中。

提婆瑚蒂说道：“我主，请你详细描述生死轮回，听了这些，我们就会不再执着于世间俗事。”

于是，伽皮罗讲述了个体命我的业行，以及因果业报。正如大团浮云感觉不到吹动它行进的天风的大力，在物质知觉下的人也不明白强大的时间如何推动着他。凡夫俗子们无论用多大的努力和苦痛创造出什么，以求获得所谓的快乐，都必将被至尊者以时间的形式毁灭掉。这令他们苦恼万分。

他愚蠢地将躯壳以及与躯壳相关的事物视为永恒不坏。无论投生在哪一个物种里，他都乐不思蜀，即便身在地狱，也不愿放弃他的躯壳。这种乐此不疲的态度产生于对躯壳、妻儿以及其他尘世俗物的深深依附。尽管心焦如焚，这傻瓜照样行为顽劣，出力养家糊口，内心怀着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愿望。

他把自己的身心都交付给一个用假象娱乐他的女人，在私密之处，享受她的拥抱和情话。此外，他还陶醉于幼子的童言稚语。就这样，他沉沦于充满了争斗欺诈的家庭之中，不能自拔。为了抵消生活中的各种烦恼，他用谎言、欺骗、暴力来攫取钱财。他把收入都用来养家，自己只能吃一点点，而且将来还要因为这些罪业，被投入地狱。

经历生意场上无数次失败，这个人最后只好靠乞讨、借贷、偷盗来维持家庭和社会地位。假如不成功，他会总是想着自己的失败，灰心苦恼，直至失魂落魄。见他已无力维持家庭，家里人也不像从前一样善待他了，如同农夫贱视老弱的公牛。然而，尽管受到这般冷遇，这蠢人还是对家居生活恋恋不舍。最后，老病侵袭，他只得卧床等死。

如此赖在家中，他吃着残羹剩饭，活像一条癞皮狗。他身患各样疾病，没有胃口，吃得极少，行动不便。内气鼓胀，眼珠暴突于外；痰壅气喘，呼吸之

声怪异。最后，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身边围着为他悲戚的亲友。虽然还想为亲人留下几句遗言，但已无力开口。剧痛深悲之下，他失去知觉，气绝而亡。

临终时，他看到无常鬼在面前现身，怒气冲冲。于是他又惊又惧，屎尿齐流。就像官差捉拿罪犯，无常鬼负责拘拿纵欲者的魂灵。他们给死灵的脖子拴上粗绳，又遮盖住细身，好让他承受酷刑。一路之上，他被无常鬼牵着，浑身颤抖，想起自己以前造下的恶业，更是恐惧无比。烈日下，他要穿过滚烫的沙路，两旁是燃烧的树林。疯狗撕咬他，他疲惫痛楚，走不动路，无常鬼又挥鞭抽打他。

有时他昏死过去，却又被无常弄醒，继续赶路。如此，他在阴间走过了九万九千由旬（一由旬大致相当于八公里），被带到阎罗面前。根据他的罪业，他立即被送去接受酷烈的刑罚。

他或者被扔进烈火，四肢烧烂；或者自食其肉，亦遭人食；豺狗鹰鹫会掏出他的胃肠，蛇蝎蚊虫会叮咬他，巨象会踩断他的四肢；有时，他被扔下悬崖，关在黑洞，或抛入水底。可他却不会死去，眼睁睁看着自己受苦。那些一生淫荡的鬼魂被判入最悲惨的地狱——答弥湿罗、暗多答弥湿罗和楼罗筏。

如此，离开身体后，罪恶之人在最黑暗的地狱深处受苦，他一生靠着妒忌、贪婪聚敛的钱财成了通向地狱的买路钱。受完炼狱之苦，那魂灵再次入胎投生，先要按序经历种种畜生身，业报清偿后，才能到人间托生为人。

在至尊者的监视下，按照前世的业报，那魂灵被投入男人的精子，接着随精子射入母亲的子宫。第一日晚上，精子和卵子结合；第五日，受精卵发胀而为泡；第十日，变为一肉团；一月之后，头颅成形；两月之后，手指、脚趾、头发、骨骼、皮肤以及九窍出现；四个月后，血液、皮肤、肌肉、脂肪、骨骼、骨髓生成；五个月后，胎儿感觉到饥渴；六个月后，男性胎儿开始在腹部右侧运动，如果是女性胎儿，则在腹部左侧运动。

通过脐带，胎儿从经母亲消化过的饮食中接受营养，逐渐长大。在成长过程中，胎儿一直置身于污秽之处，那里屎尿汇聚，滋生各样菌虫。不断受到这些菌虫的咬啮，胎儿难受无比，时常昏死过去。母亲若吃下太辣、太苦、太咸的食物，胎儿又会痛苦难忍。在臭气和肠子的包围下，胎儿始终头冲脚蜷曲着，腰背弯折如弓。就这样，胎儿关在子宫里面，没有丝毫自由。直至产前一周，为气所推，进入产位。

若是幸运，胎儿能够回忆起前一百世所经受的种种苦难，这令他极度悲伤。第七个月生出意识以后，这胎儿开始合掌祷告：“上主啊，我现在托庇于你，

你是至尊之神。你既能将我置于这水深火热之苦，若是愿意，也能减轻我的痛苦。上主啊，因为忘记了跟你的关系，我被阴阳之气所制，挣扎求存，不断轮转于生死之途。摩耶幻力如许强大，若没有你的慈悲之力，我根本无法侍奉你。所以，我要向你臣服。我现今落入这血污母胎，灼热无比，如火焚身。

“我急着出去，苦挨时日，心里想：‘上主啊，我，可怜的灵魂，何时能分娩而出？’我主啊，靠着你的慈悲，我如今虽然只有十个月大，却已悔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感恩之心。靠着你的慈悲，我又回复人形，获得机会，觉悟跟你的关系。所以尽管我现在身处如此惨境，却头脑清醒。我宁可留在这里，观想你的莲花足，也不愿出生。因为一旦落草，我就会被你的迷幻之力缠住，忘记一切。”

就在胎儿祷告之际，母腹内气息流转，往下推动胎儿。如此推动之下，胎儿头朝下，艰难脱出子宫。因为剧痛，他呼吸困难，失去了所有记忆。就这样浑身血污，哭喊中的婴儿被送到照顾他的人手中，而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无法拒绝强加给他的一切，落入窘境。他躺在病菌满布的床上，奇痒难当，却无法抓挠。在这无助之时，蚊虫细菌又上来叮咬他娇嫩的皮肤，弄得他哇哇大哭。

受到摩耶幻力的遮蔽，婴儿早已无法记起在母腹发下的解脱誓愿，只徒自受苦而已。长大以后，他被送到学校念书，因为被迫读书，不准玩耍，又添许多烦恼。青年之时，他有许多根本无法实现的宏愿，岁月蹉跎，一事无成，便心生嗔怨懊恼。为了遗忘灵魂的呼唤，这人变得愈发骄慢易怒，如此又与同类结下仇怨。在无明之中，他将躯壳当作自我，将周围无常之物视为我之所有。

为了躯壳，他犯下种种罪业。他亲近那些酒色之辈，堕入不义之途。这种不洁的交往，使人失去诚实、洁净、慈心、自尊、智慧、羞耻、自制、名声、忠恕和好运。因此，绝不应与不学无道的蠢人结交，这些人并不比妇人手中牵着的哈巴狗好多少。对美色或对好色之徒的喜爱，极其危险。甚至连梵天看到自己的女儿，都会被幻力覆蔽，恬不知耻地化作雄鹿，去追逐变形为雌鹿的女儿。在梵天创造的生灵中，唯有拿罗、拿罗衍那仙人不受女色的诱惑，须知女色乃是摩耶幻力之全权代表。女人身中的摩耶幻力强大无匹，甚至能于眉目轻扬之际，玩弄天下英豪于股掌中。为此，韦陀经论宣称女色是地狱之门，对于那些追求灵性觉悟者而言，尤其如此。

听了伽皮罗一番开示，提婆瑚蒂心中无明尽净。她起身向儿子顶礼，祈祷

如下：

“我主，虽然你是至上主神，却生于我腹。因为一切创造于毁灭时都归于你的腹部，人们会惊奇，你怎么能够以这种方式显现？然而，这是可能的。劫终之时，你便曾现身为婴孩，卧于一张菩提树叶上，漂流于洪波浩渺之中。就像一个幼婴，你舔着自己莲花足的脚步。也就是说，你全然自在，能够任意施为。我主，不必说那些见过你的玄觉之士，就是那些出生于食狗者家庭的人，只要他曾经念诵过你的圣名，唱赞过你的荣光，顶拜过你，或者仅仅想起过你，都变得够格主持韦陀祭仪。那些舌头上念诵你圣名的人何等荣耀！就算出生于食狗者之家，这样的人都值得崇拜。这些持名者定然已经修过各样苦行，举过各样火祭，在所有圣地澡沐过，学过一切韦陀经论，获得了雅利安人的一切美德。”

伽皮罗对母亲所言极为满意，于是端颜说道：“母亲，我所讲的自觉之路至为简易，你若遵循，必能速得解脱，即便尚在躯壳之中。如此，你最终会遇见我，于不朽之乡。”

言毕，伽皮罗自觉大事已了，便辞别母亲，离家而去。提婆瑚蒂依旧住在家里，观想至尊，修炼瑜伽。她每日洗沐三次，专心苦修，年深月久，以至于头发灰白，身体枯瘠。

伽皮罗之居所美轮美奂，被视为莎拉斯筏底河的花冠。他神通广大，甚至受到天神的妒忌。在那座宫殿里面，到处金榻玉椅，软罗香绮。白玉为墙，镶以宝石；明珠夜照，无须灯火。四周园林围绕，名花异卉，四季不断。提婆瑚蒂经常去花园莲池洗沐，乾达婆们会为她唱起歌谣，赞美她的儿子——伽皮罗。

然而，尽管身处富贵，提婆瑚蒂却抛开了一切安逸，心中只是不断冥思无上者。通过遵行伽皮罗的教导，她很快轻松地放弃了对世间的执着。她内心纯净，完全不受世俗烦恼的侵扰。在神定妙喜之中，她甚至遗忘了自己的身体，就像人在梦中，不知有身。日常的梳洗饮食，她都不放在心上，任凭侍女们安排，似乎与她无关。最后，就在这座神宫里，提婆瑚蒂功行圆满，魂归太上。她的身体溶入水中，化作圣泉。

伽皮罗离家以后，向东北方而去。一路之上，众飞天女、乾达婆、紧那罗歌吟唱赞不断。之后，伽皮罗折而向南，直抵亘伽萨格尔，那里是恒河汇入孟加拉湾之处。就在那里，大海献给他一片隐修之地。至今，伽皮罗还在那里入定，接受僧伽体系中诸阿阇黎（Acarya，上师）的崇拜。

第四卷



第一章 兽主复仇

斯华央布筏摩奴跟沙陀楼钵生有三女：阿俱蒂、提婆瑚蒂和菩罗素蒂。虽然摩奴也有二子：波黎耶伏罗多和乌塔拿钵多，他却把女儿阿俱蒂嫁给儒奇仙人，条件是他们俩生下的孩子必须归他抚养，成为他的儿子。摩奴之所以提出这个不寻常的要求，乃是因为他已预知，至尊者将降生为儒奇之子。

后来，至尊者雅基耶果然降显为阿俱蒂之子。跟他一起出生的还有一个女孩，名为达克施拿，乃是吉祥天女的化身。儒奇仙人按照约定，把儿子给了摩奴。雅基耶长大后娶了达克施拿为妻，生下十二个孩子，此即被称为图湿陀氏的神族，而雅基耶本人则登上了帝释天的宝座。

与喀达摩之女阿娜苏雅成亲后，阿特利仙人受梵天之命，繁衍后代。为此，这位圣人带着妻子去了一处叫作雷珂莎的山谷苦修，那里是涅宾底阿河流经之地。阿特利仙人以调息之功，专心入定，单足而立，时逾百年，但凭吸风饮露为生。阿特利乃于此际祝祷：“宇宙之主啊，我之所依，请赐给我一个像你一样的孩儿。”

如此修炼功深，有拙火自阿特利头顶喷薄而出。见此情景，梵天、湿婆和毗湿努一齐来到阿特利的草庐，身后跟着众多天龙、飞天、悉檀、乾达婆。看到宇宙三大主神乘着各自的座驾——天鹅、青牛和金翅鸟，一起现身，阿特利踉跄迎上前去，还是保持着单足站立的姿势。在三位大神面前，阿特利直挺挺扑倒在地，顶礼致敬。他站起身来，看到三位大神对他面露微笑，不由心中大喜。

三位大神身放金光，璀璨夺目。骤然相遇，阿特利不得不闭上眼睛，稍作调整。待到身心渐渐安定下来，他才出声祷告：“三位大神啊，一直以来，我向天地未生以前的至尊者求祷。可是现今你们三位一齐驾临，着实令我困惑。我知道至上主神独一无二，因为化导阴阳之气的缘故，他又分而为三。现在，请你们大发慈悲，告诉我谁才是那独一无二的天地宗主。”

听到这番话，三位大神相视而笑，答道：“婆罗门啊，我们都是你所冥思的人，如是你将会得到三个儿子，分别代表了各自的部分能力。”

阿特利正欲抬头再问，梵天、湿婆和毗湿努突然在他面前隐身而逝。实际上，阿特利的祷告中对至尊者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因此，分别掌管宇宙创化、护持、坏灭事宜的三位大神竟然一齐出现在他面前，满足他的愿望。

不久，梵天的部分能力——月神娑摩，毗湿努的部分能力——仙圣答塔垂亚，湿婆的部分能力——图尔华刹牟尼相继出世。

喀达摩之女施罗多，安吉罗仙人之妻，生下了四个女儿、两个儿子——蒲历贺斯钵底和乌陀提阿。

喀达摩之女哈维尔布，菩拉斯提阿之妻，生了阿伽斯提阿和毗湿罗筏。毗湿罗筏的第一个妻子——伊多毗姐，生下了财神俱维罗。毗湿罗筏的第二个妻子——凯湿尼，生下了魔头罗波那、昆巴喀纳和毗比萨那。

喀达摩之女克丽亚，克拉图之妻，生下了六万贤圣，名为筏黎基耶。

喀达摩之女佳提，其夫布黎古。生二子，其孙为麻冈提耶仙人、乌刹拿。乌刹拿又名喀毗，即苏喀罗阿闍黎。

斯华央布筏摩奴幼女菩罗素蒂，嫁生主达克利，育十六女。其中十三女嫁仙圣达摩，一嫁火神，一嫁祖灵，最幼者嫁湿婆。达摩众妃中有名穆尔提者，生下至尊者化身拿罗、拿罗衍那仙人。此二人出生后，即受众天神礼拜，其后往冈达摩大拿雪山，出家苦修。

达克利之女斯华诃，嫁火神阿耆尼。生三子，代表众天神接受牺牲奉献。其后，三子又生子四十五，如此总共有火神四十又九。

达克刹幼女萨缇，嫁湿婆。但她髫年早逝，未留子嗣。

湿婆虽然正直端方，却常遭岳丈指责。当初萨缇自己选择了湿婆，可是达克刹一直心怀不满。原因是湿婆行为古怪，貌相穷酸，甚至不办家舍，居无常所。一次，生主达克利举祭，诸天神、仙圣、火神及其臣属，尽皆到场。当生主之首达克刹步入祭场之际，身上豪光四射，辉耀全场。看到达克刹这等威势，除了梵天和湿婆，在场众神皆起身相迎。梵天为与会诸神领袖，亦致辞欢迎，备极礼敬。唯独湿婆静默不语，闭目端坐。这让达克刹大感屈辱。于是达克刹怒目而视，高声喝道：“请各位听好，我今所说，非出无明妒忌。湿婆所为，已玷污君子风范。他这般做法，辱没了诸神的名声。他娶我女儿，已经成为了我的晚辈。可他居然恬不知耻，甚至都不情愿站起来迎接我，哪怕说几句欢迎之词！他住在火葬场一类的污秽之处，整日与鬼魂、妖魔为伍。他也不常洗沐，身上涂灰，串骷髅头做花鬘。赤身裸体，哭笑无常，状若疯癫。所以他虽名湿婆，意为‘吉祥’，

其实名不副实。只不过看在梵天的面子上，我才把女儿嫁给他，尽管此人污秽不洁，品行低劣。”盛怒之下，达克刹甚至不愿认梵天为父，叫他是“parameshthi”，意为“宗师”。用这种方式，他其实在间接责怪梵天，不该把他的漂亮女儿许给这样一个鄙夫。

说毕，达克刹洗手净口，面向湿婆，如对仇敌，诅咒道：“湿婆，神中最贱者啊！你再不能分享供养！”

诅咒之后，达克刹不顾众神劝慰，愤然退场。实际上，这个诅咒对于像湿婆一样的有道之士是一个祝福，让他能有机会避免与物欲熏心的天神交往。

虽然受到诅咒，湿婆依旧宁静安忍。但他的随从们按捺不住，其中有一个叫难敌施筏罗的天魔，怒不可遏，立时反咒达克刹以及在场仙圣：“无论是谁，若以为达克刹比湿婆更尊贵，便会失去一切正见。达克刹一味执着身见欲乐，智慧尽丧，不久就会长出一颗羊头！那些耽于俗学、痴顽如木石的人，胆敢侮辱神圣湿婆，将来必受轮回之苦！在场婆罗门帮助达克刹举祭，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你们将失去分别力，不知所食忌宜。汝辈注定沿门乞讨，以此疗渴充饥！”

布黎古牟尼闻言大怒，当下代表在场的世袭婆罗门，诅咒湿婆的一干随从：“跟随湿婆者必会变成不信神的阿修罗，偏离韦陀正法。湿婆的信士皆痴顽无比，蓬头乱发，吃肉饮酒，居然想效仿湿婆。因为亵渎婆罗门——韦陀经教的真正传人，这些人已经落入阿修罗道，不可救药。”

于此诅咒横飞之际，湿婆心生悲戚，突然拂袖离去，更不言语，手下众人亦尾随而去。达克刹也不理会，继续火祭，崇拜至上主神毗湿努。这场祭祀持续了一千年，结束之后，众神、仙圣于朱木拿河与恒河交汇处澡沐净身，方才各自归家。

这次事件后，达克刹与湿婆的关系更为紧张。一次，达克刹举行筏迦毗耶祭，之后又准备举行更大的天师祭。由于被梵天指定为生主之首，达克刹极为傲慢，居然不邀请湿婆与祭。按理说，祭祀者确实可以只取悦至尊主毗湿努，而不必崇拜各路天神。但是，至尊主想让他伟大奉献者先得满足。因此，达克刹故意忽略湿婆——这位最伟大的奉献者，是不合礼义的。

接到消息，各路天神、仙圣纷纷赶去赴会。萨缇也从过路神仙口中得闻此事。看到赴会仙眷华服靓妆，招摇飞过，她便对丈夫说道：“我主湿婆，你的岳父正在准备一场天师大祭。所有天神及其女眷，皆受邀请。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可同去。我的姐妹们和她们的夫君必定也去走亲探友了。我也想去，打

扮一下，再戴上我父亲送的首饰。因为你们翁婿不和，我已经好久没回娘家了，真想回去看看亲人。我知道你特立独行，不屑这类交际，可我是个小女子，我想去。听说父亲家里有大事，做女儿的怎么会不动心？虽然我们并不曾受邀，可是，去朋友、丈夫、师长、父亲的家里，即便不请自到，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主，求你对我慈悲，满足我的心愿。”

湿婆微笑道：“贤妻，去朋友家，可以不请自到，这是没错，可是也得要这个朋友不会挑剔批评、动辄发火。没错，教养、修为、财富、美貌、青春、家世都是人人追求的品质，可是若一味贪著，变得贡高我慢，便会失去良知，无法赏识灵性卓异之人的荣光。人不该去别人家里，倘若主人对客横眉冷目。敌人的利箭远不如亲人的恶语酷毒，因为它们能让人日夜悲痛，心如火焚。亲爱的萨缇，虽说你是达克刹的爱女，可就算你单身回去，他也不会珍视你，因为你是我的妻子，这会让你为我们的结合大感伤心。骄横自恣的人常受身心困扰，无法容忍自觉者的功德。我总是向至尊者华胥天人顶礼致敬，知道他遍住一切众生心中，自然尊重一切有情。我妻，你的父亲嫉妒我，所以你若去的话，他必羞辱你。如果你还坚执要去，那我警告你，对于像你这样值得敬重的人来说，亲人的羞辱无异于死亡。”

湿婆说完，便静默下来。萨缇却依然彷徨。她极想见到娘家亲人，可是受到湿婆的警告，又不敢回家。湿婆的劝阻，令她心如刀割，不由得泪流满面，身子颤抖。她狠劲盯着丈夫，眼中似欲喷火。最后，气急之下，萨缇不顾一切地冲向父亲家里，完全失去了自制。

见萨缇离家出走，湿婆诸弟子，以曼尼芒为首，带着数千夜叉，急忙赶上。众人人心知湿婆不愿萨缇独往，便让她坐上青牛难敌，还带来了她的青鸟，这才鸣螺吹角，张伞举旗，浩浩荡荡启程上路。

萨缇等人到了坛场，但闻咒诵之声四起，却不见有人迎接。原来诸神仙圣，皆因畏惧达克刹，无人敢上前招呼萨缇。只有母亲姊妹赶来，亲热拥抱，让萨缇热泪盈眶，喜上两颊。可是，虽然母亲姊妹们以好礼上座相待，萨缇却不愿接受，因为她的父亲——达克刹既不上前礼迎，也不曾好言存问。看到祭祀根本没有为湿婆留下一份祭品，萨缇更是羞怒至极。她怒目直视达克刹，眼中喷火，好像要把他烧死一样。

看到这等情景，随行众人便要上前动武。萨缇举手阻拦，然后高声斥责父亲：“湿婆乃人中之龙，他平等待人，不分敌友，故为众人所爱戴。是你嫉妒他，

你专挑人短，湿婆则放大别人的优点。不过，这也不奇怪，一个把躯壳当作真我的人总是嘲笑伟大的圣贤。你认为我的丈夫污秽不祥，可是难道梵天是傻瓜吗？他甚至把献给湿婆之足的花瓣拿来放在头顶，顶礼膜拜。假若有人听到对至尊主或其使者的诽谤，如果没有力量惩罚亵渎者，就应立即扪耳远离。如果有能力，就应马上割掉亵渎者的耳朵，杀了他，然后自杀。因为你是我父亲，我也不想让别人说是我丈夫利用我害死你，我不会杀你。不过，我要扔掉你给我的这身臭皮囊。若有人吃下毒物，最好的疗法就是把吃进去的吐出来。我父啊，湿婆之玄通，绝非你以及你那些只知奉迎的同伙所能窥测，你们这些为私利而献祭的人，根本无法了解自觉者的崇高地位。我为与你血肉相连而羞耻，因为你亵渎了湿婆的莲花足。事实上，每次我丈夫把我唤作达克刹之女，我都感到悲哀。现在，我就要在你面前，把这条性命还给你！”

说完，身着黄袍的萨缇面朝北方，趺坐于地。触水净身后，她闭上双眼，开始观想湿婆的莲花足。如此，萨缇逐渐提气于两眉之间，冥思身中火大。突然间，萨缇全身被火笼罩，很快烧成灰烬。她这样做，是为了再次转世投生，好以清净之身与湿婆重聚。

众神惊惶，呼声震天：“啊呀，为什么萨缇，最可敬的天神之妻，要在愤怒中自焚？达克刹怎么能对自己的女儿如此冷酷？这女孩又贞节又出色。达克刹丧心病狂，配不上婆罗门的称号。他会因此臭名远扬。”

与此同时，湿婆的手下纷纷操起家伙，蜂拥而上，朝达克刹冲去。看到主母惨死，这一千人都悲愤悔愧交加，当下不顾性命，意欲立时击毙达克刹。

看到这些鬼怪、夜叉要与达克刹拼命，布黎古牟尼急忙在祭火南侧抛入祭品，同时口诵夜柔密咒。立时，从祭火中便有数千黎补氏天神踊跃而出，因为饮过了娑摩酒，个个威力惊人。这些天神手持从祭火中抽出来的燃烧着的木柴，四处追打，令湿婆的手下纷纷负痛逃窜。

从那罗陀口中，湿婆得知萨缇自焚，手下被黎补天神击败，不由怒发冲冠。湿婆本来还指望萨缇之行或能解决这段家族恩怨，不料如今却酿成人伦惨变。于是他下了狠心，要杀达克刹，为妻复仇。只见他咬牙切齿，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狂笑之中，他把这根闪着火光的头发掷到地上。立时，一个无比恐怖的黑皮肤天魔现身了。这天魔叫毗罗钵多罗，高入浮云，灿若朝日，千手千臂，赤发獠牙。他颈上挂着骷髅串，在湿婆面前合掌顶礼，问道：“我的主人，我该做什么？”

湿婆知道此魔威力无比，乃至尊者之愤怒化身，便下令道：“去杀了达克刹！毁了他的祭祀！”

那魔王绕礼湿婆一匝之后，便率领众精怪呼啸而去。只见他高举铁叉，一路狂奔，臂上的鐏子发出雷鸣，看起来似乎连死神都会死在他手里。

此时，达克刹所在的祭场上空忽然间黑暗弥漫，遮天蔽日。众天神观察多时，才知是尘暴引起，不禁惊奇议论：“时下既没有风，也没有畜群，圣王巴赫悉治下，也不可能有大伙强盗，怎么会起偌大尘暴？莫非世界劫难将到？”

众女仙说道：“这凶兆必是达克刹的劣行引起。就在我们眼前，无辜的萨缇自焚而亡。劫波将临，湿婆大笑跳跃，要用手中的铁叉戳碎诸界君王。”

就在众人交头接耳之际，达克刹看到可怕的凶兆已经遍布天地。不久，湿婆的手下包围了祭场，开始制造恐怖。他们身材矮小，肤色玄黄，手中挥舞着各样兵器，呼喝示威。有些推倒了支撑祭蓬的柱子，有些钻进女眷的帐篷，有些动手毁坏祭坛，还有些砸破礼器，扑灭祭火，更有人在祭坛周围肆意撒尿。

另有一帮人堵住各个出口，不让众仙逃走。魔王曼尼芒抓住了布黎古，毗罗钵多罗抓住了达克刹，禅提刹抓住了普利，难敌施筏罗抓住了巴伽。

为了报仇雪耻，毗罗钵多罗强行拔光了布黎古的胡须。接着，他又抓起巴伽，怒掷于地，把他按住，挖出了他的眼睛，只因此人曾在湿婆受诅咒之时，扬眉瞬目，得意扬扬。然后，毗罗钵多罗踢掉了达克刹和普利的门牙，因为这两人曾经对湿婆露齿相讥。最后，毗罗钵多罗坐在达克刹的胸口上，准备砍下他的头。他试着用各种兵器，却都不成功，甚至连各种杀人咒语，都不能伤到达克刹的皮毛。

毗罗钵多罗于是操起杀牲献祭用的木斧，砍下了达克刹的脑袋。湿婆手下见状，一齐大声欢呼，而众婆罗门则嗟叹不已。毗罗钵多罗又弯身捡起达克刹的头颅，把它当祭品一样抛入南边祭火。就这样，湿婆的手下摧毁了达克刹的祭场，最后放一把火，便回凯拉什雪山而去。

众婆罗门及其天神受伤败退，便去寻求梵天的庇护。众人向梵天顶礼过后，纷纷上前诉苦。其实，梵天和毗湿努早有预见，所以二人都不曾临幸达克刹的祭祀。

梵天听罢，向众神说道：“一边祭祀，一边又亵渎伟人，你们这样做不可能得到快乐。你们不让湿婆分享一份祭品，已经冒犯了他的莲花足。所以，汝等必须毫无保留地拜倒在他的莲花足下，寻求他的宽恕。如此，他也许会高兴。湿婆神通广大，他可以立刻毁灭所有星宿，连同星宿上的御神。他丧失爱妻，

又听到达克利刻的刻薄话语，一定心中抑郁，所以你们应该去看望他，乞求他的宽恕。”

于是，梵天便率诸神、仙圣，前往湿婆所居之凯拉什雪山。就在路上，他们经过一处韶冈狄伽树林，那里是财神俱维罗所居之地，称为阿兰伽苑，就在凯拉什山脚下。那地方美丽无比，林中花果繁茂，湖水澄澈，莲花耀眼，天鹅处处。众天神纷纷于湖岸礼敬，那岸上的阶梯都是宝石打成。

凯拉什山脚下，有瀑布飞悬，水流声中又夹杂着孔雀鸣叫，蜜蜂嗡嗡。那里住着众多紧那罗、乾达婆，以及美丽的飞天女。山洞里还有玄秘仙人栖居。奇花异木，满山遍野，风送芳香，心魂俱醉。又有如意宝树，随处可见，就像置身克利须那所在的灵性世界。花下林间，更有无数珍禽异兽，徜徉游息。

凯拉什山上有两条河，一名难陀，一名阿兰伽难陀，皆为至尊者哥宾陀足下之尘土所圣化。天女们与丈夫交媾之后，欲火尽熄，便去河中洗沐。洗完身子后，那河水里融入了她们胸脯上的香粉，变成了黄色，芬芳无比。前来洗澡的野象，跟母象一起狂饮那河水，虽然它们并不口渴。

众天神到了阿兰伽难陀河边一处萨缇经常洗沐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看到一棵巨大无匹的菩提树，有一百由旬高。树荫之下，风送清凉。树上也无鸟雀鸣叫，周遭异常空寂宁静。就在那棵树下，众天神看到湿婆据树而坐，神色肃穆，看不出是喜是怒。

只见湿婆坐在一张鹿皮垫子上，身边围着一圈仙圣，其中有俱维罗、那罗陀、鸠摩罗四子。因为身上涂灰，头发上插着一件月牙形饰物，他看起来就像一朵夜空的黑云。正在谈玄论道的湿婆，右手手指拈一串金刚宝珠，做手印如辩说状。他左足盘在右腿上，左手据于左腿，呈瑜伽金刚坐姿。

众天神、仙圣走上前去，向湿婆合掌顶礼。湿婆见梵天来到，也起身相迎，头面礼足。梵天担心湿婆余怒未消，便莞尔一笑，说道：“湿婆，我知你是天地真宰，就像蜘蛛编织、维护又收卷它自己吐出来的网，你创造、长养、坏灭整个宇宙。那些完全献身于你莲花足的奉献者在一切众生中看到超灵，所以并不区分人我。他们绝不会像禽兽一样执着人我，被嗔恨心所宰制。那些分别人我的人，那些贪著业果的人，那些看到别人兴旺发达就痛苦难当、恶语中伤的人，实际已经被天命判处了死刑，因此，杀死这些人根本不必劳动你的大驾。俗人为摩耶所蔽，圣人慈悲，不会把他们的冒犯放在心上，或者试图报复。湿婆，你从不曾被至尊者的幻力所蒙蔽，所以你应当对那些深受蒙蔽的人

慈悲为怀。你本该是祭献的敬享者之一，可这些愚蠢的祭司却忽略了你，结果，你摧毁了一切。如今，祭祀尚未成功，请你设法重整秩序，取走你应得的祭品。在你的恩慈下，就让达克刹恢复生命，布黎古胡须再生，巴伽眼睛复明，普利齿牙还位，再让那些受伤的婆罗门众，皆得治愈。”

湿婆回答道：“我父啊，我并不在意这些弱智天神的幼稚行为。我惩罚他们，不过是让他们头脑清醒。达克刹的头颅已被焚毁，他只能换上一颗羊头。巴伽可以用弥陀的眼睛，看到自己的祭品。普利只能用弟子的牙齿咬嚼，如果他自己想吃东西，只能吃豆面团。布黎古会从达克刹的山羊头上找回胡须。那些以前赞成我分享祭品的天神和婆罗门，伤病都会很快治愈。可那些断了胳膊的，以后只能通过阿湿毗尼双子的胳膊做事。那些被砍掉手的，以后只能通过普利的手做事。”

对这个安排，在场众神、仙圣皆表满意。布黎古于是邀请湿婆重回祭场。这样，湿婆、梵天以及诸神、婆罗门又回到被洗劫过的祭祀现场。在湿婆的指导下，达克刹的身子被接上了一颗献祭用的羊头。才安上羊头，达克刹便恢复了知觉，睁开眼来，他看到湿婆站在自己面前。

因为对湿婆产生了敬意，达克刹一看之下，原先被嫉妒所污染的心灵立时得到净化。他想要向湿婆祷告，可一想起爱女之死，不禁热泪盈眶，哽咽泣涕，不能出声。过了好久，他才努力平静下来，祷告道：“我主啊，我犯下大恶，可你却如此慈悲，不曾撤走你的恩典，反而惩罚我，显示你的救恩。我以前不知道你的荣光，在众神、仙圣面前诋毁你。我本应为此堕落地狱，可你却用惩罚的方式救我出恶业，让我重新恢复了良知。”

如是，达克刹得到了湿婆的宽恕。经梵天允可，他在众婆罗门的帮助下，重举祭祀。首先，要净化祭场。为此，众婆罗门投牺牲于祭火，举行了一个被称为菩楼达萨的仪式。不久，祭场完全修复，恢复旧观。达克刹口念夜柔咒语，向祭火中灌献酥油。立时，至尊主毗湿努现身，坐在大鸟伽鲁达的肩上。

至尊主散发的光辉令在场诸神黯然失色。他身有八臂，手握海螺、法轮、金锤、莲花、弓、箭、盾和长剑。因为身上饰物琳琅，他看起来就像一棵缀满鲜花的繁茂之树。至尊主迷人的微笑摄人心魄，特别吸引他的奉献者。在他身子两边扇动的白色尘尾，就像两只飞舞的天鹅，而盖在他头上的白伞，看上去如同一轮满月。

见到毗湿努现身，众天神、仙圣，包括梵天、湿婆都五体投地，拜倒在他面前。

虽然先前梵天称呼湿婆为天地真宰，可现在他和湿婆却一起拜倒在毗湿努的莲花足下。于是众天神、仙圣皆合掌祷告，备极度敬。每个人都承认自己的过失，并竭尽所能，赞美至尊者的荣光。

湿婆祷告道：“我主啊，我的心念、觉知一直都专注在你的莲花足上，它们受到所有解脱者的崇拜。正因如此，我不再受那些侮辱我的人干扰，虽然这些人声称我的行为污秽不洁。”

至尊主毗湿努对达克刹说道：“再生者啊，我是一切因果之最初因，可我透过我的物质能力延展自身，让我不同层级的使者代表我行事。因此，梵天、湿婆与我没有分别。只有那些无知者才认为湿婆或任何其他他人能独立于我而作为。就像没有人会认为头颅、四肢与全身无关，故此我的奉献者总是看到一切在我里面。”

于是达克刹继续举祭，崇拜至尊主毗湿努。祭祀完毕，他又分别崇拜梵天和湿婆，并献给他们一份祭品。最后，满足了所有在场的天神、仙圣、婆罗门，达克刹沐浴更衣，因为自己重回正道而感到心满意足。

萨缇红化之后，投生为梅那伽和雪山神王之女。不久，又与湿婆重新结合。

麦萃耶真人讲完，总结道：“毗多罗啊，我从天师弟子——乌达华处听到这个故事。若有人以信心、诚敬听闻，必能清除一切俗世染污。”

第二章 北极星君

鸠摩罗四子、那罗陀、黎补、罕萨、阿鲁尼、雅提诸人，皆梵天子，而为终生守贞之梵志。阿达磨（意为“邪法”）也生自梵天，他娶了妹妹木芮莎（意为“虚妄”）。二人生下两魔，一名丹巴（意为“诽谤”），一名摩耶（意为“欺诈”）。此二魔后来被送给了没有子嗣的魔王尼里提。丹巴和摩耶生下了楼巴（意为“贪婪”）和尼克里提（意为“狡诈”）。此二魔结合，又生下拘罗答（意为“嗔怒”）和黑撒（意为“妒忌”）。这两个魔头接着生下喀利与其妹笃濡蒂（意为“恶口”）。喀利与笃濡蒂交合，产下牧力丢（意为“死亡”）和碧蒂（意为“畏怖”）。这二魔结合，又生下亚塔拿（意为“剧痛”）和尼罗耶（意为“地狱”）。这些梵天后裔统统都是毁灭之因。

斯华央布筏摩奴和沙陀楼钵生有二子，即波黎耶伏罗多和乌塔拿钵多。乌塔拿钵多娶二妃，一名苏尼提，一名殊卢姬，其中殊卢姬尤得宠幸。

一日，乌塔拿钵多抱起殊卢姬之子乌多摩，放在自己膝头爱抚。此时，苏尼提之子杜华也想爬到父亲的腿上亲热，然而这位父王却不太理睬他。其实国王本来对二子并无偏心，可因为当时殊卢姬在场，为了讨好爱妃，国王便故作姿态。殊卢姬一直忌恨杜华，仗着国君的宠爱，见此便发作起来。

殊卢姬大发雌威，在两父子面前高声喝道：“杜华，你不配登上御座，也不配爬上你父王的膝头。当然，你也是父王的嫡子，可就因为你不是我肚子里生出来的，所以就不配！你大概不太清楚你父王这两个妃子到底有什么区别。可我告诉你，你的企图必定落空！如果你真的想登上御座，你得先去崇拜至尊主拿罗衍那。得到他的赐福后，你下辈子或许能有机会托生到我的肚子里面。”

杜华受庶母一番恶语相激，不由怒火中烧，呼吸低沉，就像一条被棍子挑起的毒蛇，气喘嘶嘶。再看父王一声不发，根本不为自己辩护，杜华只好大哭着冲出门外，回房找母亲哭诉。

苏尼提见儿子痛哭不已，气得嘴唇发抖，便把儿子搂到怀里，好言劝慰。此时，见到殊卢姬恶语伤人的宫女们也都过来，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苏尼提。

苏尼提听说后，心中非常难受。儿子受到这样的欺辱，让她心如火焚。想到殊卢姬那番话，苏尼提脸色苍白，眼中落下泪来。气急之下，她思量半天，想找出补救的办法。

可是，她根本一筹莫展。最后，她只得跟孩子说道：“我儿啊，殊卢姬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因为你的父王甚至都觉得我不配做他的奴仆，何况王妃？他为娶我而深感羞耻，你从这样一个不幸的女人肚子里生出来，真的是运气不好。虽然话不中听，可你庶母所言确实不假。所以，要是你真的一心想坐上你父王的宝座，你必须抛开嫉妒，马上按照她的教训去做。你不要耽搁，现在就去崇拜至尊主的莲花足，靠着他的恩慈，你的始祖——梵天，获得了创造世界的力量。你的祖父，斯华央布筏摩奴也是靠着崇拜至尊主，事业大成。我儿，至尊主对他的奉献者极为慈悲，你要把他放在心里，忠诚不贰地去侍奉他。除了他以外，我看不出还有谁能抚慰你的哀痛。走吧，现在去找他，他比百万个母亲更慈爱！当所有人都无能为力时，只有他能伸出援手。”

杜华听了母亲一番肺腑之言，思虑之后，觉得确实舍此别无他法。于是便辞别母亲，孤身往森林而去。

仙圣那罗陀得悉杜华出走，决心找到至尊主，不禁大为惊诧，当下就想见见这个非同寻常的童子。

当那罗陀进入森林，出现于杜华面前时，他先用那双吉祥的莲花手为这孩子摩顶，然后说道：“奇哉！刹帝利风骨！若是自身的权利受到侵犯，他们连一丁点都无法承受。杜华，你不过是一个贪玩的童子。小孩子根本还没有荣辱的观念，你何必对你庶母的恶语，如此耿耿于怀？孩子啊，即使你觉得受辱，你也应当知道，二元对立不过是至尊者迷幻能力的表现而已。不管什么事情降临到我们头上，都不过是我们先前行为的业果，因此我们应逆来顺受，将其视为上苍的恩典。现在，你听了你母亲的话，决心修炼瑜伽，获得至尊者的福祚，可是，据我看来，凡人不太可能练成瑜伽，更何况你还是个孩子。甚至许多伟大的瑜伽士，经过许多生世的修炼，最后都前功尽弃。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回家去，等将来长大了，再来修炼瑜伽秘术。杜华啊，人应该随缘知足，安住苦乐二境，这会让人轻易逃脱无明牢笼。”

实际上，仙圣那罗陀是在至尊者的指示下，下来为杜华传法的。他之所以说这番话，不过是为了考验杜华的诚心。

听了那罗陀的告诫，杜华答道：“圣人啊，对那些深受尘境困扰的人来说，

你的开示已然足够让他们心平气和。可是对于我，由于无明障重，这些道理根本不起作用。我知道，这样不顾你的劝告，非常鲁莽，但我没法认为这是我的错，因为我身上流的是刹帝利的血。我的心就像陶罐，一旦打碎，就再也无法弥合。自从被庶母的舌箭刺穿后，我的心流血不止，只想着如何复仇。为此，我不能接受你的劝告，那些话只对禀赋婆罗门品性的人管用。我想要得到一个权位，三界里任何人都不曾得到过，甚至我的父王、祖父、列祖列宗都不曾拥有过。所以，我求你告诉我一个好办法，让我能达到这难以达到的目标。那罗陀啊，你就像太阳一样，周行世界，施惠众生。求你对我慈悲，让我实现这个强烈的愿望吧！”

那罗陀听杜华如此说，不由心生怜悯，便说道：“你母亲苏尼提，已经告诉你去崇拜至尊者，这条路适合你。即便是追求法、利、欲乐、解脱之果的人，也应该投身于这样的奉献服务，因为崇拜至尊者的莲花足，可以实现他们的欲望。孩子啊，我祝你万事如意！你现在就去摩图森林，那地方就在朱木拿河旁边，单是住在那里，就已经接近至尊者了。每天在河里洗沐三次，奉持戒律，修炼瑜伽八支，如此逐渐调伏生命之气、心念以及诸根，你就能清除一切染污习气，专心冥思至上主神。

“在奉献者的眼里，至尊主的微笑美妙迷人，因为他总是准备着赐福给他的奉献者。至尊主的身体精纯无疵，青春永驻。他有朱红的眼睛、嘴唇，颜色如同早上升起的太阳。他随时愿意给他的奉献者以庇护。他一贯宁静安和，让人赏心悦目。

“真正的瑜伽士观想至尊者的玄秘真身，他就站在心轮的莲花瓣上，他莲花足上的脚趾就像一排宝石，闪闪发光。瑜伽士应该一直观想这个无比吉祥的形体，如此便会很快清除俗世的染污。杜华啊，你在观想的时候，念这十二个音的曼陀罗：om nama bhagavate vasudevaya。人若诚心念这曼陀罗，七天后就可以看见空中飞过的玄秘仙人。

“你还要制作一个至尊主克利须那的神像，根据经典的训谕，以及时地便利与否，进行祭供。你可以供奉净水、鲜花、果蔬，甚至嫩草、花蕾、树皮都可以，这些东西至尊主都很喜欢。

“在森林里，你可以用土和水制成神像，然后按照上面这些仪轨来崇拜他。要是连这个也不方便做到，那么就崇拜你心中的神像吧。除了崇拜神像、持诵咒语，你还要冥思至尊者通过各种化身展示的神圣游戏。任何人只要诚心、认真，

用自己的身、口、意来进行这样的奉献服务，就会得到至尊主的恩赐，足其所愿。”

杜华受教，环礼那罗陀一匝后，便向摩图森林进发。那个地方，到处都印着至尊主克利须那的莲花足印。

待杜华走后，那罗陀觉得最好去拜访一下乌塔拿钵多，看看他反应如何。

在乌塔拿钵多宫中，那罗陀受到了这位国王的款待和崇拜。落座后，那罗陀问道：“大王啊，你看起来脸色枯萎，心中定有难言之隐。这是为什么呢？莫非是为国事犯难？”

国王答道：“婆罗门之俊杰啊，因为太过爱恋我的次妃，我变得堕落冷酷，居然抛弃了自己五岁的儿子和他的母亲。我儿杜华，他是一个英雄，他的脸庞就像莲花一般。想着他现在身处危难，我心中又急又痛。他如今孤苦伶仃，饥渴之下，可能在林中昏睡，必会被虎狼所食。啊呀，看看我是多么无情！这孩子因为爱我，想爬到我的怀里，可我却成了女人的奴才，竟然对他不理不睬。”

那罗陀安慰道：“王啊，不必为你的儿子担心，他已经在至尊者的庇护之下。你不知道，这孩子的名声已经传遍三界。你的儿子杜华，会做出连明君贤圣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很快就能成功，回到家中。王啊，只因有了这个儿子，你也将青史留名。”

那罗陀走后，乌塔拿钵多已无心治理朝政，一心只念着自己的儿子杜华。

且说杜华到了摩图森林，当天就开始戒食。此后，他每日都遵照上师那罗陀的教导，侍奉至尊主。在第一个月里，杜华每隔三天食用一些野果。到第二个月，杜华每隔六天进食一次，只吃干草落叶。第三个月，他仅九天喝一次水。如此，他完全沉浸在冥思和崇拜之中。在第四个月，杜华掌握了行气之法，隔十二天吸气一次就能维持生命。第五个月的时候，他调息自如，已能单足站立不动，凝定于对至尊者的观想。

就这样，杜华赢得了宇宙宗主的恩慈。由于他已分有神性，三界开始在他脚下颤抖，他的脚趾下压之力，使大地为之沉陷，如同载于舟中的大象，稍一移动，就会让小舟摇荡不稳。他的身体变得跟至尊主毗湿努一样重，几乎等同于整个宇宙的重量。当他闭气冥思之时，三界随之窒息。众天神顿觉呼吸困难，只得向至尊者祷告，乞求他的庇护。不过，杜华的力量并非来自涅槃寂灭与神合一。靠着在纯粹奉献服务中的苦行，他把至上主神吸引到他心里面，因此部分地展示出至尊者的无边大力。

听到众天神的祷告，至尊者回应道：“天界的臣民啊，不必担心。这遍及

众生的窒息是杜华苦修造成的，他一心只想着我。我现在就去找他，让他终止苦修。如此汝等便可脱离此厄。”

经至尊者一番劝慰，诸神顶礼敬拜后，各自打道归位。毗湿努骑上神鸟伽鲁达，往摩图森林飞去。此时，杜华心中所观想的至尊主光辉灿烂的形体突然消隐，性急之下，杜华睁开眼睛，却看见那同一个形体竟然在他面前出现了。此情此景，令杜华在神爱中激动不已。像根棍子一样，他立即直挺挺倒在地上，向至尊主顶拜。

杜华完全陶醉于超然的迷狂之中，他仿佛在用眼睛吮吸至尊者的美，用嘴巴亲吻至尊者的莲花足，用双臂把至尊者揽在怀里。杜华想给至尊者献上最美好的祝语，可是因为年幼无学，却不知该如何措辞，心中不禁生出一点儿沮丧。

至尊者自然理解杜华的处境。为了显示他的恩慈，至尊者拿手中海螺碰了下面前合掌而立的杜华的前额。顷刻之间，杜华便觉悟了一切韦陀真理。

受到至尊者的激励，杜华开始祷告：“我主，你进入我里面，唤醒了沉睡的感官、生命力以及语言能力。请让我向你顶礼致敬。创世之初，你启明了梵天，这样他才能看清、了解整个宇宙，就像人从昏睡中醒过来，才明白自己当下的处境。

“像我这等愚人，为了满足这具臭皮囊的各种感官而崇拜你，无疑是在你的迷幻能力操控之下。吾辈不想要赐予解脱，如同如意宝树一样的你，只是跟你讨一些赐福，以求一时快意享乐，这些东西其实在地狱里都随处可得。

“我主，冥思你的莲花足，从纯粹奉献者口中听闻你的荣光，其中生发的妙喜远远超过梵我合一之乐。若果如此，那升登天堂，享受无常福报之乐，更何足一提？那些快乐终将被时光之剑斩断。

“无量之主啊，请加我慈悲，好让我能亲近那些伟大的奉献者，他们总是沉浸在对你的奉献服务当中。如此，我便能渡过无明生死之海。真的，这对我轻而易举，因为我为听闻圣言而如痴如狂。我主啊，如今，你既已在我面前现身，一切智力探索已告终结。我明白了，你就是至上人格主神。故此，我向你虔敬顶礼。

“至上主神啊，你是一切赐福的人格化示现。那些毫无私心杂念、一心侍奉你的奉献者体会到，这种奉献服务比君临天下更超迈卓绝。可是，对于像我这样无知的仆人，你白白施以恩惠，看顾我们，就像母牛照管新生的犊子。”

待杜华献祷完毕，至尊者说道：“杜华啊，我知道你心里的愿望。虽说这

个愿望野心勃勃、难以企及，可是我要实现它。现在我把灿烂明亮的北极星送给你，梵天一日之终，有劫波来，坏灭世界，唯有此星不受破坏。此星为众星所拱，众星环绕此星旋转，如公牛绕磨碾谷。一直以来，此星还从未有人治理。

“你的父王将退隐山林，他会把社稷交你掌管，此后你将治理天下，为期三万六千年。虽然岁月漫长，可你却永不变老，体力也不会衰退。将来某个时候，你的兄弟乌多摩会在丛林狩猎时为人所杀。在丧子之痛的打击下，你的庶母殊卢姬将失去理智，在寻子途中被林中野火吞噬。登基为帝后，你当操办大祭，慷慨布施。如此，你将在生时享受荣华福乐，死时记住至上主神。待世间大事已了，你将上登我的星宿——北极辰星，传说中的乳海白岛就在那里。到了那个尘世间的无忧珞珈，你就再也不必流转于生死之中了。”

通常，至尊者不会赐予奉献者世间荣华，即便他有这个愿望。不过，杜华是个特殊的案例，因为至尊者知道，杜华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奉献者，就算身处荣华，也绝不会偏离真性。这表明，一位超卓的奉献者可以既拥有享受之便利，又不失纯粹之神爱。

接受了杜华的崇拜之后，至尊主毗湿努坐上金翅大鹏，返回灵天。杜华惊奇仰望，直至人鸟没入天际，才往家走去。尽管心愿得偿，可是杜华却颇感失落。在觉悟到纯粹奉献的无上地位之后，想到当初寻找至尊者，只是为了报复庶母兄弟，杜华深感悲哀。虽然至尊者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杜华却为此羞愧不已，觉得这种愿望根本不应出自一位真纯的奉献者。

一路之上，杜华不断责备自己：“哎呀！看看我都干了什么？我追求至尊者的莲花足，它能赐人以纯粹奉献，使人脱离生死轮回。可是出于愚蠢，我却只渴望注定坏灭之物。如此一来，尽管我苦修六月就得面见至上主神，而其他他人就算修炼许多生世都未必能够做到，但因为我的心念与无上者并不相应，我实际已然堕落。

“众天神福报用尽，便要从天堂堕下人间，我想他们一定嫉妒那些意欲往生无忧珞珈的瑜伽修士。必定是他们败坏了我的智慧，使我未能认真执行我的上师——那罗陀牟尼的训谕。

“由于幻妄，我落入人我二见，故而把庶母、兄弟视为仇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虽然我得遇纯粹奉献者，又在他的指导下崇拜至上主神，虽然我甚至面对面见到了至尊者，我却只是乞求一些俗世的富贵荣华，而不去讨要对至尊者的奉献服务。我就像一个取悦了国君的穷人，虽然获得了实现心愿的机会，

可因为愚蠢，却只是开口要一点儿碎谷子。”

杜华知道，至尊者本可以立刻把他带回无忧珞珈。因此，他认为至尊者让他治理天下三万六千年，实际是对他的一种惩罚。

与此同时，有探报禀告国君乌塔拿钵多，说杜华王子正在归家途中。国君一直自怨自艾，认为是自己导致王子出走。如今听说来报，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再想起那罗陀牟尼的保证，不禁又惊又喜。

乌塔拿钵多立即摘下颈上金链，赐予信使。然后召集族中长老、婆罗门，以及无数臣僚、亲友，驾上马车，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出郭门迎接王子杜华。苏尼提王妃也不计前嫌，连同殊卢姬和乌多摩，一同坐轿出迎。

看到儿子从远处林中缓步走出，乌塔拿钵多急忙跳下御车，热情迎上前去。他呼吸急促，张开双臂，紧紧抱住杜华。就在拥抱之际，他感觉到儿子已经脱胎换骨。乌塔拿钵多不断亲吻儿子的头顶，欢喜的泪水夺眶涌流。

杜华向父王顶拜。接着，又向两位王妃娘娘顶拜。看到杜华拜倒在自己脚下，殊卢姬急忙扶他起来，拥抱他。她不停流泪，口里念叨着：“我的儿啊，愿你长命百岁！”

然后，杜华又去拥抱乌多摩。兄弟两人喜乐无比，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当苏尼提上前抱起自己儿子的时候，一切悲苦顿时烟消云散。她眼中泪水流淌，胸口乳汁满溢，一起洒落在杜华身上，好似在为杜华举行沐浴之礼。看到这感人肺腑的情景，在场诸人尽皆赞美苏尼提之福德。在杜华离家的日子里，苏尼提一直祷告，祈求至尊者保护儿子。结果，她也获得了跟儿子一样的灵性成就。

乌塔拿钵多让杜华和乌多摩坐上一头雌象，然后带领众人返回都城。城里到处张灯结彩，遍插鲜花绿叶。大街小巷都用香水洒扫，各样五谷、花果四处撒落。杜华穿城而过时，街两边的妇人们出于母爱，齐声祝福，向他身上抛撒五谷、嫩草、花果。

杜华住进了父王的王宫。宫中玉壁上都嵌着宝石，拼出各种美女图案。宫内家具皆由黄金打成。御苑里奇花异卉遍布，有些甚至是从天堂带下来的。绿宝石打造的石阶一直通到池塘，里面养着各色莲花，以及水鸟、天鹅。

仅仅照看如此杰出的儿子，就已经使乌塔拿钵多心满意足。杜华长大成人以后，乌塔拿钵多征询了众臣工的意见，让杜华正式登基加冕。

乌塔拿钵多自念年事已高，死生事大，便彻底抛下尘世，前往森林苦修。不久，杜华娶生主悉殊摩罗之女钵罗弥为妻，生下二子——喀尔巴和华特萨罗。

杜华另外一个妃子，天神筏尤之女伊拉，也生下一子一女，那男孩名叫乌特喀罗。

一次，杜华之弟乌多摩去喜马拉雅山行猎，竟遭当地夜叉杀害。乌多摩之母殊卢姬前去寻找，结果也葬身丛林。杜华惊闻噩耗，悲愤交集。他驾上战车，便往阿兰伽城——夜叉之都赶去。

在喜马拉雅的山谷中，杜华找到了阿兰伽城。那里住满了各类精怪，都是湿婆的属下。杜华到了城下，便吹响了战螺。螺声激越高亢，响彻云霄，吓得夜叉们的女人心惊胆战。众夜叉抵受不住，一齐高举兵刃，杀出城来。

杜华精擅射御，当下张弓搭箭，射倒了一批夜叉。众夜叉自知不敌，但见杜华如此英武，竟也高声喝彩起来。

其后，十三万怒气冲天的夜叉兵一齐放箭，每人同时射出六支利箭，更兼无数锤、叉、戟、矛，如暴雨般倾泻而下。杜华立时被漫天蔽日的枪林箭雨笼罩起来，就像山峰为云雨所埋。天上诸仙见此情景，齐声惊呼：“杜华，斯华央布筏摩奴的孙子，没命了！”

正当众夜叉自觉胜券在握之际，杜华弯弓搭箭，于战车之上，突然现身，犹如日轮，照破乌云。一时间，弦惊霹雳，乱箭飞空，众夜叉心胆俱裂。但见箭如飞蝗，截矛穿甲，碎骨断肢。顷刻间，众夜叉仓皇逃遁。沙场之上，只剩下无数断头残骸，一片狼藉。

杜华见敌人逃得无影无踪，正欲驰入阿兰伽城，转念思忖：“这些夜叉身具神通，不知又会耍些什么鬼把戏？”

就在此时，有大音声似山崩海裂，呼啸而来。刹那间，空中飞沙走石，霹雳滚滚，乌云翻腾。不久，闪电破空，暴雨夹杂着脓血、屎尿、断肢，倾盆而下。于腥风血雨之中，一座魔山浮现空中，射出无数刀枪矢矛、剑棒石块。杜华还看见毒龙张牙舞爪，穿云而来，怒目扬鬣，口吐烈焰。无数狂象狮虎，咆哮而来。海水汹涌，巨浪滔天，仿佛世界毁灭在即。

见杜华为夜叉魔力所震慑，至尊者立时遣一千仙圣前往慰抚。众仙圣现身于杜华之前，说道：“杜华啊，愿至上主神助你杀死敌人，他总能减轻奉献者的悲苦。至尊主的圣名一如至尊主本人一样威力无比。只要听闻、唱赞至尊主的圣名，奉献者就受到他的庇护。”

听了这些劝勉之言，杜华精神大振，当下触水净身，取出一支由仙圣拿罗衍那亲自打造的仙箭。杜华才把这支箭搭上弓弦，众夜叉所施的魔法便立时烟消云散，如人开悟，苦乐尽遣。

成千上万支金杆羽箭，自仙箭之中激射而出，洞穿敌兵身体，战场上立时尸横遍野。余下的夜叉不顾死活，一齐高举手中兵刃，向杜华呐喊猛冲而来。杜华箭发连珠，锋镝所至，众夜叉身首分离。

斯华央布筏摩奴见杜华杀气暴涨，无数夜叉死于非命，便上前劝阻道：“我儿，请停止杀戮。杀气过盛，乃通向地狱之路。你已然向世人表露了手足之情，现在该考虑一下，只不过因为一个夜叉的过失，你就杀了那么多无罪之人。滥杀无辜绝非吾家门风。作为至尊主的纯粹奉献者，你该以身作则，为人表率。看见奉献者以宽仁、友谅、平等之心对待他人，至尊主也会受到取悦。”

斯华央布筏摩奴说了这番话，见杜华虽已觉悟，却仍为兄弟之死愤愤不平，续道：“我儿，这世上一切存有，无非五行造化，五行出于无上者。在无上者的指引下，三极气性创造、护持、毁灭一切存有。如是，无上者才是最终极的原因。所以，无上者杀灭一切有情，可他却又并非杀戮者，因为他只是无所偏袒地将业行的结果赐予一切有情。无论人在世间遇到何种苦乐，皆无非其业力所造。

“杜华啊，这些夜叉其实并不是杀你兄弟的人，因为生死皆由天定。是故，你当住心无上，同时观照世俗分别之念，以及我与我所，知其皆为幻妄，不过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

“杜华，你杀了这许多夜叉，已经激怒了俱维罗——大神湿婆之孙。你须立即用美言和祷告安抚他，这样他才不会迁怒于我家族。”

如此训示杜华之后，待杜华顶礼完毕，斯华央布筏摩奴便与众仙圣各自归去。这边俱维罗听说杜华怒气已消，不再屠戮夜叉，便亲自降临战场。

俱维罗一边领受众夜叉、紧那罗等的崇拜，一边对站在面前稽首顶礼的杜华说道：“无罪之人啊，我很高兴，你能在祖父的训谕之下，放弃敌意，这绝非轻而易举。其实，你并没有杀死这些夜叉，这些夜叉也没有杀死你的兄弟，因为生灭的根本原因乃是无上者所显露的时光。现在，我要你跟我讨一个赐福。你不断侍奉至上主神，理当受到一切赐福。”

杜华回答：“财富之神啊，就让我对至上主神有不可动摇的信心，让我能始终忆念着他。如此，我便可以毫不费力地渡过无明苦海，那是他人所难以企及的成功。”

见杜华并不求世间利益，俱维罗大为满意，当下便给了赐福。之后，俱维罗返回仙界，杜华也驱车还朝。

执政期间，杜华为了取悦至尊者，举行了许多次献祭。透过没有丝毫偏离的奉献服务，杜华亲证一切皆在至尊者之中，至尊者也在一切之中。杜华治理地球三万六千年，在这段时光里，他用享乐抵消善业之果，用苦行减少罪业反应。到最后，视躯体、妻儿、友朋、钱财、权势、宫观等无非幻力造化。杜华把帝位传给儿子，自己隐退至喜马拉雅雪山的巴答黎喀净修林。

通过每日在雪山净水中洗浴，以及修炼瑜伽，杜华净化了诸根，进而退诸根于尘境，专心观想至尊者的神像。在三昧之中，他的心被无量法喜所融化，泪水不断涌流而下，身体颤抖，身毛尽竖。就在这彻底忘我之境，杜华摆脱了尘世的羁缚。此时，他看见一辆绝顶奇妙的飞舆从天而降，落到他的面前。

在那辆光辉夺目的飞舆中，杜华看到了至尊者的两位同伴，一个叫难陀，一个叫须难陀。两人皆具四臂，青春俊美，肤色玄黑，眼如莲花。杜华晓得这两个非凡的贵客必是至尊者的仆从，立即起身迎接。可是，惶急之下，他却忘记了该如何接待这两位毗湿努的使者，只是合掌顶礼，口中不断念诵至尊者的圣号。

两位毗湿努的使者也不见怪，微笑着走到杜华面前，说道：“王啊，愿一切好运降临到你。你在五岁时，就靠苦修取悦了至上主神。我们是至尊主的使者，被派来接引你回到灵性世界——毗湿努珞珈。无论是你的祖先，还是其他任何人，在你之前都不曾到达过这个超凡的星宿，一切众星皆围绕它运转。这辆飞舆是至尊主遣来接你的，你完全够资格坐上它，前往无忧珞珈，在那里获得永生。”

听罢毗湿努使者这番话，杜华先去沐浴，然后，穿戴整齐，做完日常的灵修功课，再向在场的诸圣贤顶礼，并接受了他们的祝福。礼毕，杜华环拜飞舆，又绕礼毗湿努使者。行走之际，杜华已经脱胎换骨，身上放出熔金似的光芒。

正当杜华欲登车升天之际，死神出现在他面前。杜华毫不在意，脚踩着死神的头，登上了飞舆，它就像一座会飞升的宫殿。此时，空中鼓乐响起，乾达婆们唱着赞歌，撒下鲜花如雨。

杜华坐下后，突然记起了母亲苏尼提，心想：“我怎么能抛下可怜的老母亲，独自前往无忧珞珈呢？”两位毗湿努使者立刻明白了杜华的心思，便用手指给杜华看，他的母亲已经登上了另外一辆飞舆。杜华升天之际，遍历无数星辰，众仙人坐在天舆上，向他撒下鲜花。越过七圣所在的北斗七星，杜华最后到达了至尊者的不朽居所，那里就是众星拱卫的北极星。

麦萃耶真人讲完故事，又祝福道：“若有人得闻王子杜华事迹，便可如其

所愿，获富足、名声、长寿。这故事吉祥无比，仅仅听到它，就能抵消一切过往罪业，转生杜华珞珈。若有人得闻此事，并以诚敬之心，尝试了解杜华的高洁品性，便能获得纯粹的奉献服务。实际上，任何听了这故事的人，都能获得像王子杜华一样的品德。因此，世人应在奉献者的陪伴下，满怀恭敬之心，每日昼夜两次颂扬杜华的德行。”

第三章 射地神王

杜华生子名乌特喀罗。此子不凡脱俗，渊静自处，已臻解脱之境，常见一切止息于太一，彼为一切有情心中之真宰。他不愿与世俗来往，外表看来如痴如癫、似聋似瞽，犹如无焰之火，为灰所覆。家中长辈以及诸大臣皆以为乌特喀罗既疯又傻，便立其弟华特萨罗为帝。

杜华之五代孙为叉克殊刹，此人后来成为第六世摩奴。叉克殊刹有十二子，最幼者乌尔穆伽生六子，长子名叫安伽。

一次，安伽大帝举行祭祀。虽然主祭的婆罗门资深德备，知晓通神之术，却没有一位天神降临祭场。祭司于是禀报安伽：“王啊，我等献酥油于祭火，无有差忒，却不为天神所歆享。我等也知，我王采集祭具，备极诚敬；我等所唱梵咒，亦分毫不错。是以我等实在不明其故，何以诸神会不受祭献？”

安伽听说，心生悲哀，问众婆罗门道：“婆罗门啊，告诉我，我究竟做下何等冒犯，至于神灵震怒，不愿领受牺牲。”

祭司长上前说道：“我王，你此生并不曾造作罪孽或冒犯，甚至在意念里都没有过。但是，你前世却犯有罪业，使你今生受到命中无子的报应。如今，你若向至上主神祷告，求得一子，再为此举行一次祭祀，必定会如愿以偿。一旦至上主神赫黎——所有祭祀之歆享者，前来降福，那么他的所有仆从——众天神自然也会来领受牺牲。”

安伽大帝依言而行。当祭司向至尊主毗湿努献祭时，从祭火中现出一人，身穿白衣，手提金罐，其中满盛乳糜。在得到众婆罗门祭司的允可后，安伽双手捧过金罐。嗅闻之后，他便把部分乳糜献给王后苏尼陀。王后吃了那能助人产子的食物后，不久怀孕，生下一子，名叫韦拿。因为王后是死神之女，男孩肖母，故此这孩子大半属于修罗一族。

韦拿孩提之时，就常去山林中，持弓箭射杀麋鹿。他貌相凶悍，残忍暴戾，只要一看到他，国人就争相呼告：“暴徒韦拿来了！”少年韦拿嗜杀酷毒，跟同龄孩子玩耍的时候，会无情地杀死他们，就像砍死用来牺牲的动物一样。安

伽大帝常用各种方法管教责罚这孩子，想让他改邪归正，可都无济于事。

安伽伤心教子无方，自思：“无子之人着实幸运。他们必定前世崇拜过至上主神，所以今生不必受那生子不肖之苦。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有个坏儿子比有个好儿子好，这样人就会觉得家居生活不堪忍受，不复贪恋亲人、家业。事实上，一个坏儿子把家庭变成了地狱，任何有智慧的人都会毫不费力地弃绝这等生活。”

安伽大帝心中如此思虑，几夜无眠，最后彻底失去了对家居生涯的兴趣。如此，在一个月黑之夜，他乘妻子熟睡，悄悄起床，独自离开了王宫，孤身往森林而去。

第二日早上，知道君王出走后，众大臣、祭司、皇亲感觉事情严重，便立即派人四处搜寻，如同功夫未圆的瑜伽士想要找到内心的超我。可是，派出去的人走遍世界，却始终没有发现国王的踪影，陆续失望而归。听说君王弃国出走，以布黎古为首的众贤圣于是共聚王城，商讨立君大事。

众贤圣向来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深知，若国无君主，百姓们就会失去护持教化，导致礼法崩坏，相互倾轧。众贤圣商量之后，便唤苏尼陀前来。征得她的同意后，众贤圣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拥立韦拿承继大统。韦拿酷毒成性，早已天下皆知。国中盗匪听说韦拿得立，无不抱头鼠窜。

韦拿登基后，权柄在握，愈发骄横起来，自以为天下无人能及。他登上战车，遍巡天下，禁止婆罗门举祭、布施。受到这般压制，众贤圣担心国家大难临头，又再次聚会。

众贤圣商讨之后，感慨道：“犹如蚂蚁处身于两头起火的木棍，百姓们如今一面受盗匪之苦，一面受昏君之害。当初我们紧急之下，不得已立无德韦拿为帝，可现在看来，百姓们受灾更甚，因为这昏君阻碍了精神超升之途。生于苏尼陀之腹，韦拿天性邪僻。我等拥戴他，就像饲毒蛇以乳汁。我们指定他护佑百姓，可到头来他却成了国人公敌。不过，我等仍当再行规劝，若他改邪归正，我等亦得脱其罪业之纠缠。如若韦拿拒不听谏，我等将以婆罗门神通之力，将他烧为灰烬。”

众贤圣心意已决，便去参见韦拿。他们压住怒火，温言进谏：“我王，我等此来，是要向你进言，恳请垂顾。若我王能够纳谏，必能增长你的名声、美富、力量。谨守正法之人，必能飞升天国，灭苦得乐。因此，你不该废除正法。倘若阻碍了百姓的超升之途，你必会很快失去皇权。君王之责，在于护佑教化臣

民。他应引导臣民，使其各守名分职责，让他们凭借种姓之法，礼拜至上主神。看到至尊者在祭祀中受到崇拜，不但君王欢喜，甚至天神都会随之满意。假若君王停止祭献，那他就得罪了天神，自堕于升天之路。”

韦拿答道：“真是令人遗憾！汝等幼稚无知，竟以正法之名传扬邪法。汝辈好比不贞淫妇，撇下夫君，自去侍奉野汉。须知君王才是真正的至尊者，若有人出于无明，不去崇拜君王，此人今生来世，皆永无安乐。汝等如此敬爱天神，可你们要知晓，毗湿努、梵天、湿婆、因陀罗、阎罗、日神、财神俱维罗、水神筏楼那、火神阿耆尼以及所有其他天神，都不过是君王的部分和微粒。为此之故，汝等应当抛开妒忌之心，用各样礼器礼拜我。若汝等当真具足智慧，就会明白，更无一人，在我之上，配受第一份献祭。”

如此，因为前世的罪业，韦拿失去理智，根本不听众贤圣的劝谏，反而出言不逊。众婆罗门闻听此言，伤心痛苦，遂大呼道：“杀了这个最邪恶的罪人！此人若在，世界将隳！这个无礼无耻之徒，居然胆敢亵渎至上主神毗湿努！除了这个邪恶的韦拿，谁敢做这等大逆不道之事？”

于是，众婆罗门齐声诵唸，咒死了昏君韦拿。此人亵渎至上主神，已然形同走肉。众贤圣散去后，苏尼陀悲伤之下，用草药、咒语保存了儿子的尸体。

不久，众贤圣齐聚于莎拉斯筏底河岸边，洗沐、献祭之后，谈论起国家治乱、百姓安危。就在此时，烟尘四起，盗匪横行，肆意劫掠百姓。见到这番景象，众贤圣明白，国君韦拿死后，国家已陷入动乱。众贤圣神通非凡，足以平定天下，但是，他们认为，这并非婆罗门的职守。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深知，不能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否则，他们的灵能也会减弱，就像水储破罐，渐流渐干。

众贤圣知安伽大帝精血非比寻常，于是决定让安伽王族继续繁衍。他们找到韦拿的尸体，用力搅动他的大腿，从那里出来一个名为巴护伽的侏儒。此人肤色乌黑如鸦，短手短脚，巨颚赤目，发色如铜。

落地之后，巴护伽向诸贤圣恭敬顶礼，说道：“各位大人，我该做什么？”众贤圣答道：“尼施多（梵语 nishida，意谓‘请坐’）。”自此巴护伽得名尼施多。其后，巴护伽成了尼施多种的祖先。尼施多出生后就承当了暴君韦拿的罪业，是以尼施多种易造恶业，诸如偷盗、狩猎等等。为此之故，尼施多种只准居于山林之间。

后来，众贤圣又搅动韦拿的双臂，结果，从韦拿净化过的身体里，又生出一男一女。诸贤圣又惊又喜，宣布道：“这男子是至尊者的灵能化身，名叫菩

瑞图。这女子是吉祥天女的分身，名叫阿芝。菩瑞图以后会成为最杰出的君王，而阿芝将认他为夫君。”

就在众婆罗门礼赞菩瑞图之际，天上乾达婆唱起赞歌，悉檀仙人撒下鲜花，飞天女喜极而舞。空中鼓角、螺号齐鸣，诸神、祖灵、仙圣纷纷从上界降临大地。

梵天察知菩瑞图右掌有专属毗湿努的掌纹，脚底有莲花纹，便认定此人乃至上人格主神的分身。众婆罗门于是为菩瑞图行加冕之礼。此时，山河湖海、鸟兽虫蛇、天神地祇以及一切有情皆各尽所能，向国君献礼。

财神俱维罗献上黄金御座，水神筏楼那赠送一把光灿夺目的宝伞，从伞盖上面不断洒落晶亮的水珠。风神奉上一对拂尘，达磨进献花鬘。因陀罗送了一顶贵重的头盔，阎罗王献上统治世界的权杖。梵天送给菩瑞图一件道术织成的甲衣。梵天之妻——学问女神莎拉斯筏底，也就是婆罗提，献上了一条玄秘的项链。

至尊主毗湿努送他一件法轮，具有毗湿努法轮的部分神力。毗湿努之妻——吉祥天女，送上了永不坏灭的财富。湿婆送他一柄天剑，剑鞘上刻着十个月亮。湿婆之妻——杜尔伽，送他一把神盾，上刻百轮圆月。月神献给他一匹来自甘露海的天马，毗施华喀摩赠他一架华丽的战车。火神送给他一把用牛羊角制成的长弓，太阳神则赠给他犹如日光般灿烂的羽箭。布珞伽的御神送给他一双具备玄通的木屐，其他天神则送他种种才艺，以及隐身的能力。大海进贡一只白螺，而山河大地献上了供他驰骋的空间。

彼时，有一苏陀（赞礼者）、一摩伽陀（说史者）、一般底（祝祷者）正在赞美国君。菩瑞图微笑打断，以雷霆之音发话道：

“唱诗者啊，你们所赞美的种种圣德还不曾出现在我身上，所以你们不该现在就对我大唱赞歌。若我将来果真培养出这些圣德，你们再唱也不迟。人不应该把至上主神的圣德随便加到普通人身上。一个明智的人，若有能力拥有这些美德，怎么会在名不副实的情况下，让下属对他歌功颂德？若有人称赞他人‘你要是受过教育，肯定能成为一个大学者’，这话不过是欺人之言。愿意接受这类称赞的人并不晓得，这种称赞其实是侮辱。正如有荣誉感的人不愿意听到别人说自己的恶行，一个真正有大名声、大力量的人，也不会乐于受到阿谀奉承。我还不曾建立任何值得赞美的功业，所以你们不该一味歌功颂德。”

国君犹如甘露般的谦冲之词，令唱诗者们心生欢喜，但他们不愿停止唱赞。受到在场仙圣的鼓励、教诲，他们继续唱赞歌颂，因为他们坚信，国君菩瑞图

确实是至上主神的化身。

唱诗者们歌唱道：“王啊，你是至尊者的灵能化身，我等岂能唱尽你的美德？为你歌唱，味美无比，所以我等在圣贤们的训谕下，试着歌颂你的德行。

“国君菩瑞图，会像日神一样有力。犹如日神普洒阳光，菩瑞图将遍施仁慈，无有差别。犹如日神一年中八个月吸收水分，在雨季普降甘霖，菩瑞图将征税于民，又在急难时，还施于民。菩瑞图宽宏大度。就像天帝因陀罗，他能为干旱之地降下雨水。

“他月亮般的笑脸流露出充满爱意的目光，让一切有情和谐相处。可是，无人能懂得他的治国之策，识破他的藏宝之地。因为他的所作所为，皆渊深难测。

“菩瑞图能洞察属下臣民的所有内外言行，可是，出于虔诚，他却以中立平等之心，对待一切友敌。若敌人无罪，菩瑞图不会降罚于他；若亲子犯罪，菩瑞图将立施刑罚。百姓们为此满怀感激，心悦诚服。

“菩瑞图敬重所有妇女，视之如同生母。他待妻子，就像自己的一半。对待百姓，他就像慈父。对待婆罗门和奉献者，他就像最听话的奴仆。”

唱诗者们继续歌颂菩瑞图未来将要成就的丰功伟业。唱赞完毕，菩瑞图恭敬顶礼，向他们献上礼物。

菩瑞图降生之前，国中已然饥荒连年，百姓们饿得骨瘦如柴。趁着国君刚刚登基加冕，百姓们纷纷上前诉苦：“我王，好似树洞着火，烤干大树，我等饥火燃腹，日渐枯萎。你是臣民们的怙主，所以我等现在托庇于你。求你授我等执事，再给我等分发粮食，救饥解困。不然，我等很快就将成为道边饿殍。”

听了百姓们的求告，再看到他们的惨状，菩瑞图思虑良久，想要找到其中的原因。最后，菩瑞图发现，缺粮并非由百姓怠惰造成，而是因为土地没有产出足够的五谷。思虑至此，菩瑞图弯弓搭箭，指向土地。大地女神布弥见状，惊怖震恐，急忙化作乳牛，奔跑逃命。菩瑞图当下大怒，莲目圆睁，犹如朝日。

菩瑞图持弓疾追，布弥东奔西窜，上下于天地之间。最后，布弥发现根本不可能逃出菩瑞图的追杀，无奈之下，只得臣服讨饶，向菩瑞图求告道：“王啊，你是归顺者的庇护所。求你大发慈悲，放过我。我并没有犯下罪业，不知道你为什么如此苦苦相逼？你通晓正法，却为何心生嫉妒，要射杀一个无助的妇人？女人即便犯下些罪业，也不该受到他人惩罚，何况你大人有大量，对穷困无告者极为慈悲。王啊，我就像一艘坚船，一切有情皆栖身于上。你若将我射成碎片，你又如何保护你的臣民，不让他们坠入胎藏大水？”

菩瑞图答道：“地母啊，你违背了我的命令。你身为半神，已经领受了你的那份祭献，可你却不给回报，并没有产出足够的五谷。虽然你每日食草，可你的奶囊却并没有产出足够的牛乳，好让我们饮用摄取。

“你蓄意做下这等冒犯，是故我必要杀你。你心智昏乱，才不顾我的命令，藏起了至尊者创造的谷种草籽。所以，我只好将你剁成肉酱，以疗百姓之饥。

“所有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阴毒不仁之人，无论是男是女，还是阉人，都该受到国君的惩治。你如此骄傲，我这次要把你碎尸万段，然后凭我一己神通之力，长养众生。”

菩瑞图怒不可遏，看起来就像冥王阎罗。大地女神听说之后，恐惧发抖，颤声说道：“我主，我不过是你宇宙大身的部分、微粒。是你创生了我，作为众生栖息之地。我不明白，如今你又为何要杀死我？以前，你示现为筏罗河之身，将我从胎藏海的深处救起。可你现在却要用利箭射杀我。你的作为，让我困惑不解。”

听了布弥女神的求祷，菩瑞图并不满意，依旧气得咬牙切齿。布弥见此情形，继续恳求：“我王，求你暂息雷霆之怒，听我道来。智者兼听遍学，就像蜜蜂，四处采蜜，不择花朵。

“我王，梵天创造的种子、根茎、药草、五谷已被不仁者所用，我也一样。由于没有明君出世，惩治奸恶，我只好把它们都隐藏起来。因为储存太久，种子都已败坏。你当立即想办法，救治种子，然后按照贤圣、经书的教导，利用厚生。

“大雄啊，若你想为臣民提供足够的粮食，你要准备合适的牛犊、罐子和挤奶人。因着我对牛犊的母爱，你便能从我身上尽取所需。此外，若你能够平整土地，就可以帮助蓄水，有利种植。”

菩瑞图闻言，颇为满意。于是，他将斯华央布筏摩奴当作牛犊，从母牛一般的大地上挤出了谷种草籽，亲自用手捧起。照着国君的样子，其他有智慧的人也从大地取得了各自所需之物。

伟大的仙圣们以天师蒲历贺斯钵底为牛犊，以诸根为罐，从大地身上挤出了各种韦陀智慧，净化众生之心、语、听觉。诸神将因陀罗当作牛犊，从大地挤出了娑摩甘露，储于金罐之中。饮过娑摩，诸神之根、身、心力，都变得强大无比。

天魔以圣童巴腊陀为牛犊，以铁为罐，从大地挤取酒醴。众乾达婆、飞天

女以毗湿笈华苏为牛犊，以莲花瓣为罐，从大地挤取美和艺术。祖灵珞珈之民以阿利摩为牛犊，以陶土为罐，从大地挤取祭祖的贡品。悉檀、持明仙以伽皮罗为牛犊，以空为罐，从大地挤取玄通神力。另有金补鲁莎，以天魔摩耶为牛犊，从大地挤取隐显自在之能。

其后，食肉夜叉、罗刹、精怪以湿婆化身楼陀罗为牛犊，以骷髅为罐，从大地挤取血水，制为饮料。更有蛇蝎毒物，以答刹伽为牛犊，以蛇窟为罐，从大地挤取毒汁。

四足之兽以湿婆坐骑难敌为牛犊，以森林为罐，从大地获取青草。猛兽以狮王为牛犊，从大地获取肉食。禽鸟以伽鲁达为牛犊，从大地获取昆虫、草木。植物以菩提树为牛犊，从大地获取各种鲜美浆汁。群山以喜马拉雅为牛犊，以山峰为罐，从大地获取各种矿藏。

如是，在菩瑞图治下，大地为生灵提供了一切生活所需。为此，菩瑞图对大地女神极为满意，并且日益宠爱，视其如同亲生女儿。菩瑞图用强弓击碎群山，削平了地表。然后，将大地分割，形成各类居住之地，以发挥不同的作用。如此，城邑、乡村、耕地、矿区、牧场随之产生。在此之前，人类使用土地并无规划，只知逐水草而居。

那以后，菩瑞图于莎拉斯筏底河东折之处，一个叫婆罗摩筏陀的地方，举行了一百次马祭。祭祀之时，大地变得就像如意乳牛，使得各样物品，应有尽有，丰盛无比。海里尽藏珠玉，山中皆蕴矿产。河流丰沛，土地肥美。母牛富产牛乳，树木多出果蜜。与祭之众，无论天人，皆献珍宝。

因陀罗曾以百次马祭得天帝之位，如今听说菩瑞图所为，不禁心生嫉妒。就在菩瑞图将要举行第一百次马祭之时，因陀罗隐身赶到祭场，偷走了献祭用的马。仙圣阿特利以天眼见因陀罗牵马飞空，便立时告知菩瑞图之子。那英勇的王子即刻拿起长弓，前去追赶天帝。奔跑之际，还一路高呼挑战。

菩瑞图之子追近前去，却发现因陀罗身着藏红僧袍，全身抹灰，顶盘高髻，俨然是出家圣者的模样，便不敢放箭，转头折回祭场。阿特利见状，下令道：“杀了天帝，他想要破坏你父亲举行的祭祀，已经成了天神的败类。”

于是菩瑞图之子再次追赶过去。因陀罗惊慌之下，丢了马，脱下伪装，隐身逃遁。待菩瑞图之子回转，众贤圣齐声赞美他的英勇，唤他作毗基陀湿笈，意为“无敌”。

不久，强大的因陀罗又召唤大雾，弥漫祭场。乘着混乱之际，因陀罗松开

祭桩上绑马的金链，纵马逃逸。阿特利再次叫毗基陀湿笈前去追赶。当菩瑞图之子追近之时，发现因陀罗这次又穿上了出家人的僧装，手里还提一根法杖，上面挂着骷髅。开始毗基陀湿笈不愿放箭，但是在阿特利的催促下，他张开弓，搭上一支箭，决心射杀盗马的天帝。因陀罗见势不妙，立刻弃马卸装，又一次隐身逃遁。

就这样，因陀罗三番五次图谋偷走牺牲之马，为此，他不断伪装自己，成了各种假行僧的始作俑者。后世的裸行僧，以及自称为喀巴黎伽的托钵僧，都属于这一类人。因陀罗的伪装象征了各种形式的无神论学说，虽然受到不肖之辈的欣赏，但这些假圣人不过是伪善之徒。

最后，看到因陀罗不断制造这许多伪教门，菩瑞图不得不弯弓搭箭，准备亲手杀了他。众祭司急忙上前劝阻：“王啊，不可杀死天帝。根据圣典，祭祀中只准宰杀兽类。由于图谋破坏你的献祭，因陀罗的力量已经衰减。我们只要念几个咒语，就能把他拘到祭火之上。”

于是众祭司便以仇恨之心，念咒拘拿因陀罗。正当他们欲向祭火中灌献酥油之时，梵天现身，出言阻止道：“婆罗门啊，汝等当知，因陀罗乃至尊者最有力的臣属之一。你们献祭牺牲，取悦天神，可你们应当知道，诸神不过是因陀罗的部分和微粒。这样说来，你们怎么可以杀死天帝？为了破坏菩瑞图的献祭，因陀罗已然制造了这许多邪法，将来必会坏乱正教。你们若是追杀不止，他必继续滥用神力，变出更多的邪法。所以，婆罗门啊，我建议，菩瑞图只能举行九十九次马祭。”

然后，梵天转身对菩瑞图说道：“王啊，你是一个奉献者，必定完全清楚解脱之道，再多举行几次祭祀，又有什么意义？就让你和因陀罗相安无事，安享福运吧！你们都是至尊主的臣属，在这方面，并无差别，所以你不必对他抱有怨恨。王啊，不必为你的献祭受阻而不安，这都是天命。要知道，如果事出天命，我们越是想要挽回，就越会陷于俗情，不可自拔。再请想想，你化身降世，所为何来？因陀罗造出的邪法，将会催生无数伪教。故此，我请你立即停止祭祀。”

菩瑞图听后，当下便打消了对祭祀的渴求。于是沐浴净身，宣告祭祀结束。此时，至尊主毗湿努，对菩瑞图举行的马祭极为满意，便带着天帝因陀罗，众天神、仙圣，以及以难陀、苏难陀为首的亲随，现身于祭场当中。

毗湿努对菩瑞图说道：“王啊，想要破坏你百次马祭的因陀罗现在跟我一起下来，想要得到你的宽恕。因此，你该饶恕他。智者渴望饶益他人，被认为

是人中英杰，彼等常思考灵肉之别，故而从不对人怀有敌意。

“菩瑞图啊，奉献者在友情中与我相连，乃得解脱于世间染污，变得自足常乐。由于智慧圆满，平等持心，这样的奉献者对俗世苦乐，根本无动于衷。所以，请你一直保持平和自制，在帝王之位，却能平等待人。你若继续按照师承世系中阿闍黎的教导行事，敬天爱民，必会取悦他们，得到他们的宠爱。王啊，你很快就有好运临头，鸠摩罗四子要来会你。如今，我对你高尚的德行极为满意，你可以向我讨要祝福，实现你的愿望。”

站在至尊者旁边的因陀罗听了这番话，想到自己做下的丑事，不由惭愧万分。怀着深深的忏悔之心，因陀罗在菩瑞图身前扑倒在地，并触摸他的莲花足。菩瑞图是一位宽宏大度的奉献者，本来心中早已不存芥蒂，是以当即扶起因陀罗，还跟他热情拥抱。

然后，菩瑞图极其恭敬地崇拜至尊主毗湿努的莲花足。随着仪式进行，他心中的欢喜，也不断增长。至尊主本已准备动身，只因受到这位忠心奉献者纯粹之爱的感染，却并不曾马上离开。菩瑞图此时眼中含泪，声音哽咽，既看不清眼前的至尊者，也无法正常开口言语。他只是双掌合十，站在至尊者面前，在心中拥抱这位至上主神。

至尊主毗湿努起初脚不沾地，一如诸天神所为。可是，由于对菩瑞图的德行极为满意，至尊者最后竟然置足于地。似乎还不太习惯站在地面上，至尊者把手搭在伽鲁达的肩上，保持身体平衡。菩瑞图感觉到至尊者这样做，是出于对自己的关爱。想到这里，他身上示现出种种迷狂的征兆。

菩瑞图拭去眼泪，如是祷告：“敬爱之主啊，你有大能，能够赐予你的崇拜者一切利益。因此，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怎么会向你索取那些迷妄众生都能享受得到的利益？他甚至不会要求梵我合一的解脱之境，在那种境界里，他便失去了领受你莲花足上甘露的机会。我希望能有这样一个祝福：至少让我拥有一百万个耳朵，好从纯粹奉献者的口中听闻你的荣光。

“我主啊，即便有人在纯粹奉献者的陪伴下，仅仅听闻过一次你的荣耀，他也永不愿离开这种交往，除非他与禽兽相差无几。我唯一的愿望便是侍奉你的莲花足，就像吉祥天女所做的一样。我只是害怕，我和她做一样的服务，有时可能会争吵起来。据我所知，灵性世界也有竞争，尽管并无恶意。

“敬爱之主啊，若果真吉祥天女认为我妨碍了她，跟我争吵起来，我希望你能站在我一边，因为你最可怜弱者。就算吉祥天女生气走开，我想也无所谓，

因为你独立自足，没有她一样逍遥自在。

“主啊，我是你忠心的奴仆，可你却用荣华富贵引诱我，这令我好生困惑。须知，只有那些被你迷幻能力迷惑，忘记自己真正地位的人，才会渴望世间欲乐。这类祝福根本不合纯粹奉献者的口味。所以，至高无上的父啊，求你赐给我你认为对我最有益的东西。”

至尊者见菩瑞图并没有祈求世间利益，便开口祝福他道：“君王啊，愿你一直有福，能够不断侍奉我。正如你所说，只有动机纯粹，人才能穿越不可征服的迷幻之林。你当小心谨慎，努力执行我的命令。任何忠诚地执行我的训谕的人，都能获得好运，在一切境况中与我相会。”

随后，菩瑞图以美言厚礼，崇拜了在场的众天神、贤圣以及一切有情。当菩瑞图再一次礼拜完至尊者后，至尊者升天离去，返回北极帝星。至尊者走后，菩瑞图遥遥顶礼作别，这才回返都城。

京中已然装饰一新，等待国君回都。街上香水遍洒，四处装点着花果、香灯、五谷、金石。各个路口，都立上了香蕉树和槟榔叶做成的柱子。国君进城之际，众百姓纷纷献上油灯、鲜花和乳酪。更有许多貌美如花的处女，盛装出迎。

菩瑞图进入皇宫后，众祭司吹螺击鼓，吟诵梵咒，唱诗者开始唱赞祝祷。各等臣民，无论贵贱，皆欢喜迎接，菩瑞图一一赐福，如其所愿。可是，尽管受到这等荣耀，菩瑞图却丝毫不受影响。如此，他以清静平等之心，继续治理天下。七大洲之内，无人可与他并肩。除了婆罗门和上帝之子，无人敢于违抗他的号令。

菩瑞图大帝居于恒河与朱木拿河流经之地，拥有无可比拟的荣华富贵。似乎他命中注定，要享受这一切，抵消他前世累积的虔诚业果。

不久之后，菩瑞图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祭祀，邀请所有显赫的仙圣、天神、明王参加。菩瑞图大帝按序礼敬完众宾客后，立于祭场中心，就像众星群升起的明月。菩瑞图大帝身躯伟岸强壮，肤色金黄，眼睛就像旭日一样光明。他一头黑发，卷曲优雅，脖子上有吉祥的海螺纹。

行过灌顶之礼，开祭之前，菩瑞图大帝换下冠冕王袍，只着一片黑鹿皮围腰。为了鼓舞与会大众，菩瑞图大帝目光炯炯，庄严发话。他的演说诗意盎然，令人欣喜，虽然含意渊深，却晓畅易懂。言辞之间，他表达出自身对大道的体悟，以此饶益一切有情众生。

菩瑞图大帝说道：“会中诸善士啊，愿一切吉祥降临到你们！仰仗至尊者

之恩典，寡人受命为此土之王。寡人深知，凭着践礼守义，便能成就生命之究竟。若有人君，但知聚敛赋税，却不据种姓-行期之法教化臣民，必招罪业，身受其殃。是故，汝等臣民，务必各守职分，常于心中冥思无上，如此乃可惠及君王，不但今生，甚至来世。须知凡有所作，其业果将于其人死后，由作为者、引导者、护持者分享。

“种种奇特境遇，吾人以为偶然遭逢者，其后皆有至上伟力为之牵引安排，一切经教无不印可此说。苦恼众生，若受教化，习于侍奉此无上真宰之莲花足，便能于当下，洗尽无量数生世以来一切尘垢。

“我的臣民啊，尔等当以身、语、意，与行业之果，倾情侍奉至上主神。须知，至上主神乃婆罗门与外士那瓦之所爱，婆罗门与外士那瓦亦至上主神之所爱，对于那些毫无保留地侍奉供养婆罗门与外士那瓦的奉献者，至上主神格外喜爱。虽说至上主神定会享用投向祭火的供品，可他更喜欢透过婆罗门和纯粹奉献者之口，收纳供养。

“诸位贵人，我向汝等祈求祝福，好让我的冠冕上，常常顶着婆罗门和外士那瓦莲花足下的尘土。若有人这样做，便能获得那些精纯不贰的婆罗门所拥有的德行，彼等但以美德善行，为其资财。如是种种美富，无不唾手可得。”

听了菩瑞图大帝一番妙论，与会众人衷心赞叹：“我王啊，孝子之所为，感动天地，此韦陀之说，如今由你证成。邪恶透顶的暴君韦拿，已经被你从地狱之最黑暗处解救出来，恰似悉罗耶喀西菩当年为其子巴腊陀所救度。我王啊，由于你传扬了至上人格主神的荣光，故而我等觉得无比幸运，就仿佛直接在他的护佑下安身立命。今日，你开启了我们的眼睛，向我们指明了到达彼岸的法门。我等正深陷无明苦海，无由得出。”

就在众人欢喜赞叹之际，鸠摩罗四子飘然而至，其身大放光明，灿烂如日。菩瑞图大帝急忙起立，与众臣僚一起，合掌相迎。接受礼拜之后，鸠摩罗四子安坐黄金御座之上，一时彼处流光溢彩，看上去宛若祭坛之火。

菩瑞图大帝上前顶礼，亲自为四子洗足，又将盥洗之水，遍洒头顶，以此昭示臣民，应当如何接待至尊天鹅。菩瑞图大帝表现出极大的谦冲，开口说道：

“伟大的圣者啊，甚至玄通具足的瑜伽士，都极难见得到你们，我不知道前世做了什么虔诚的业行，能有幸沐浴到你们的恩泽。若有人取悦了像你们这样伟大的婆罗门、外士那瓦，无论生前死后，其愿无不得偿，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此人已然自动得到了至尊者的宠爱。圣者啊，请告诉我，以欲乐为究竟，被尘

世之吉凶悔吝所缠缚的人，如何能够交上好运？我相信，像你们这样的人，乃是苦恼众生的唯一朋友，是故，我向你们询问，彼等于大火聚中，如何能够速登彼岸？”

萨拿特·鸠摩罗听罢，笑道：“我王啊，你之所问，正合我意，缘其关涉天下苍生故。你已然无所不知，却以此为问，因为这是圣者天生的情怀。

“菩瑞图大帝啊，经典早有定论，有情之究极福祉，在于舍弃躯体化之生命观，增长对至尊者的爱著，彼超然独立，不受气性熏染。对至尊者之爱著，可由修炼巴克提瑜伽而唤醒，其发端则在听闻、唱赞至上人格主神之荣光。世人当陶铸其生命，以求取此唱赞之甘露，至于如饥似渴，虽一刻不能暂停。唯凭此法，才能抛开对俗世欲乐的顽固嗜好。

“如此修行之人，当安于清简，小心持守戒律，同时不应毁谤他人。他不可亲近贪图钱财、欲乐之人，若身心为尘境所诱，心意便极易受到激扰。如是，真实的觉性便为之蔽覆，无从彰显，犹如湖中之水，渐渐为岸边丰草吸干。对自我利益最强大的破坏，莫过于认为追逐外物比觉悟自我更让人愉悦。

“若人彻底丧失了灵明觉性，便会渐次沉沦于木石冥顽之境。是故，我王啊，请努力去觉悟至上人格主神，彼居停于众生心中，伴随着个体之灵，就是他，才是人必须归依的对象。”

得到梵天之子——萨拿特·鸠摩罗的教诲之后，菩瑞图大帝答道：“婆罗门啊，至尊主毗湿努从前告诉过我，说我将会受惠于你们的显现，为了实现他的祝福，你们如今在此现身。向你们布施供养，乃是我的责任。现在，我把我的性命、家人、宫室、资财，乃至整个江山社稷，交到你们手上，尽管我还犹豫不决，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他人之所惠赠。我的所有财富，皆得自婆罗门的慈悲，故此，他们才是真正的所有者。我等其余三种姓，不过是从他们手中接受弃余而已。你们这样的伟大人物，给我们教诲，非我等所能报答。我只好请求你们，且满足于你们自己崇高的德行。”

鸠摩罗四子对菩瑞图大帝的款待极为满意，欢喜之下，纵身腾入空中，发语赞叹，其声闻于天地四方。

鸠摩罗四子离去后，菩瑞图大帝继续治理天下，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满足至上人格主神。菩瑞图大帝之妻阿尔赤，生下五子，其名为毗基陀湿筏、度穆罗克利、哈里阿克利、多罗毗拿、婆黎伽。

菩瑞图强猛如因陀罗，安忍似大地。他广施恩泽，犹如雨露，滋润万物。

他行善济民，犹如为己，不遗余力。其心深广，犹如大海，不可测度；其志坚固，犹如须弥，不可动摇。他的富裕，堪与满藏珍宝的喜马拉雅山相比；他的权势，就像清风一样随处可以感受得到。他体态之俊美，不让爱神；气势之凝重，好似狮王；克己自制，不逊于至上主神。菩瑞图大帝的名声，遍满乾坤，妇人们、奉献者们闻风而悦，觉得他的德行，就像罗摩的德行，皎洁可爱。

岁月流逝，菩瑞图大帝见自己年事已高，便分散资财，广施众生。然后传位于子，携妻离宫，在众百姓的簇拥之下、哭喊声中，往山林而去。

隐栖山林之际，菩瑞图或食树根，或食野果、枯叶，有时几周只喝一点儿清水，到后来，但凭吸风饮露，维持生命。菩瑞图常于九夏时，坐烈日下，四周环以火聚；雨季时，栖息原野，自曝于雷霆风雨之中；隆冬时，浸身寒泉，水没至颈。这位昔日的天子如今席地而眠，守贞精进，行种种苦行，以调伏诸根与生命之气。

彼时犹在黄金年代，故菩瑞图能修阿斯汤伽瑜伽，以此为通天之道。修炼功深，他终于养成了坚贞无贰的神爱。透过不断冥思至尊者的莲花足，菩瑞图彻底放下了我执身见。当此之时，他能以天眼，见到心中超我。由于已经能够直接与至尊者相感应，菩瑞图便不复修炼机械性的瑜伽之术了。

在最后的时光里，菩瑞图决定抛下躯壳，不再等待寿命的终结。于是，他以瑜伽坐姿，结趺而坐，并以足踝，闭塞肛门。凭借以前修成的瑜伽之力，菩瑞图渐次提气于脐、心、喉，乃至两眉之间，最后达于顶骨梵穴。此际，他开始反向冥思天地之化生，如是渐次汇聚身中五大以至我慢，将其融入混沌觉体（Mahat-tattva，大谛）。菩瑞图就此尸解升天，登上了前来迎接他回返无忧珞珈的天舆。

尽管身体娇嫩单薄，皇后阿尔赤一直跟随夫君修炼苦行。她根本无法适应丛林生活的艰苦。席地而眠，野果林花果腹，已经使她瘦弱不堪。然而，侍奉夫君所带来的快乐，让她并不曾感到丝毫的困苦。当皇后阿尔赤觉察到夫君的身体已然不复有生命之兆，她只是悲哀了一小会儿，因为她是一代英杰的妻子。

她并不耽搁，马上动手在山顶上堆了一座火葬用的柴堆，然后把丈夫的尸体运到柴堆之上。接着，皇后阿尔赤行了所有必需的仪式，并到河中澡沐、礼敬。最后，皇后向众神顶礼毕，绕着丈夫的尸体，环礼三匝，纵身跳入熊熊燃烧的火堆，心里牢牢忆念着夫君的莲花足。

见到此情此景，成千的天神与其仙侣，于曼多罗山巅，向火葬堆上撒下鲜花。诸神眷属心生欢喜，互相交谈，荣耀菩瑞图之妻：“一切荣名皆属菩瑞图之妻，

她常时侍奉至尊主毗湿努。你们看，贞洁的皇后阿尔赤，跟着她的夫君升天而去。人类寿命虽短，却能透过侍奉至尊主，轻而易举地回到主神身边。是故，若有人得获此稀有人身，却只知辛苦劳作，追逐业果，须知此人，已受蒙蔽，心生嫉妒，及于自我。”

正当众神眷属如是赞美之时，载着皇后阿尔赤的天舆，抵达了她的丈夫已然抵达的无忧珞珈。

麦萃耶真人遂以如下之言，终结了这段叙述：“若有人诵读、听闻、讲述菩瑞图大帝之超妙品格，以信心与愿力，必将往生无忧珞珈。若有人于此听闻，以大诚敬，无子者将为多子之父，贫穷者将成最富之人。无论何人，但只听闻三遍，便能显达于世间，即便此人一字不识，也能变成硕学大家。换言之，听闻菩瑞图大帝之所作所为，极其吉祥，能驱散一切厄运。即便是一位自处超然、安住无染觉性的纯粹奉献者，也有责任听闻，或者引导他人听闻菩瑞图大帝的品性和生平。无论是谁，若经常性地诵读这段伟大的历史，必能增强对至尊主莲花足的信靠和爱著，那一对莲花足乃是助人渡过无明苦海的舟航。”

第四章 水底修士

毗基陀湿筏成了天子，他指派四位兄弟分掌四方。因陀罗隐身窃取菩瑞图大帝的祭马时，被毗基陀湿筏当场发现，但出于对天神的尊敬，毗基陀湿筏并未动手火拼。因陀罗对此极为欣赏，故而赐予他随心变现的神通，职是之故，这位菩瑞图大帝的长子乃以安答檀拿之名著称于世。

安答檀拿大帝之妻斯康底尼，生有三子，名为巴筏伽、巴筏摩拿、苏契。三子前世曾为火神，因受筏希斯塔诅咒，投生为人。修炼瑜伽功行圆满之后，此三子皆重返天庭，复归本位。安答檀拿另一位妃子，名拿巴斯华提，生一子，其名为哈维尔檀那。

安答檀拿大帝不愿向百姓征税，也不愿惩罚子民，便以举行祭祀为借口，英年退位。他表面上耽于祭祀这类因果业行，但其实是一位觉者。当祭祀之时，他透过听闻、唱诵至尊主的荣耀，践履纯粹奉爱之道。如此，安答檀拿大帝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生命的究竟归趣——回归主神，重返故乡。

哈维尔檀那之妻哈维尔檀尼，生六子，其名为巴海尔刹特、伽耶、殊喀罗、克利须那、萨提耶、吉多伏罗多。巴海尔刹特亦名钵罗奇拿巴赫，英武过人，精于各种祭祀之法、瑜伽之术，故而被上天授予生主之位。奉梵天之命，钵罗奇拿巴赫娶海神之女莎多图罗蒂。

莎多图罗蒂正值髫龄，玲珑美艳。当浓妆艳饰的莎多图罗蒂步入婚祭场地，环拜祭祀之火时，火神阿耆尼为她的美艳所倾倒。事实上，仅仅听到莎多图罗蒂脚铃的丁零声，在场的神、魔、圣者已经颠倒不已。

钵罗奇拿巴赫跟这位王后生下了十个孩子，世称钵罗切多士。其时为萨提耶纪，诸钵罗切多士禀受父命，准备娶妻生子。如是，他们便离开了家，拟做千年苦修。行脚途中，诸钵罗切多士到了一处大泽之畔，其水宁静无波，犹如圣者之心，甚至水中鱼鳖，亦无不自在安逸。湖中盛开着各种颜色的莲花，许许多多天鹅、水鸟荡漾其间。岸边花树环绕，蜜蜂嗡嗡，如痴如癫。

就在诸钵罗切多士陶醉于美景之际，却听到有鼓乐之声，隐隐传来。突然

之间，大神湿婆现身湖中，身后跟着他的随从，其中多有乐师，唱赞不停。大神身体放光，犹如熔金，只喉头现青蓝之色；大神有三只眼睛，顾盼之间，对他的奉献者投以慈悲的目光。见到眼前的大神湿婆，诸钵罗切多士大为惊讶，急忙五体投地，拜倒在他的莲花足下。

大神湿婆展颜微笑，对诸钵罗切多士说道：“钵罗奇拿巴赫之子啊，祝你们幸运吉祥。我知道你们来此的目的，所以在此现身。你等须知，谁若皈依了至上人格主神——薄伽梵克利须那，便为我所珍爱。若有人按四种姓法践履职分，功德圆满后，便可据有梵天之位。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便可靠近我。然而，谁若是直下践行对至尊主毗湿努的精诚不贰的奉爱服务，当下即可超转灵性世界。汝等皆为至尊主的奉献者，因此，好好听着，我今为汝等诵咒，此咒乃一切欲达彼岸者之殊胜祷告。”

诸钵罗切多士叉手而立，听大神湿婆诵道：“至上主神啊，一切荣光归于你！因你是至高无上的生命，宇宙之大我，受到众生的崇拜。你乃精微物质元素之源头，世界从你而得示现。你乃周流遍透的华胥天人，彼分身为商伽萨那、钵罗度牟、阿尼鲁多。你乃好、恶，以及随之而来的业行。一切施恩者当中，你最殊胜。

“我主啊，我渴欲一睹你的本来妙相，彼乃奉献者之所钟爱，只有见过这个形体，诸根之欲求才得彻底满足。至尊主的肤色仿佛雨季里的乌云，他的体表闪闪发光，又似雨水之晶莹。至尊主精妙可爱的脸庞上，装点着莲花瓣一般的眼睛、高耸秀美的鼻梁与颠倒众生的笑靥。至尊主黑发卷曲，明眸顾盼之际，脸庞愈发美不胜收。他的衣裳，临风飘摆，配上他身上灿烂夺目的头盔、手镯、脚铃、花鬘和腰间璎珞，无不增添他的天然美质。

“至尊者肩宽如狮，胸悬考斯图巴宝石。有一撮闪亮的金毛，蜷在他的胸口，唤作室利筏特莎，其妙美胜过黑色试金石上的金色线纹。至尊者的肚腹，有三道肉纹，圆浑如菩提树叶，极为优美。尤其当他呼吸之际，这三道肉纹起伏有致，看上去异常美妙。至尊者之脐无比渊深，仿佛整个宇宙出入其中。他腰覆璎珞，其上有金丝文绣。他的莲花足、脚踝、腿、膝，无不精美匀称，如是，他的整个身体显得妙美无比。

“我主啊，你的一双莲花足就像两片盛开的莲花瓣，你莲花足的指头上，有大光明照射而出。只要观想这光明，你的奉献者心中的黑暗，便能立即被驱散。为此，那些力图净化其生命的人，必须献身巴克提瑜伽之道，时时观想你的莲

花足。只有透过纯粹奉爱服务之践履，你才能得到满足。就凭这一点，倘若真想达到生命的圆满，有谁会奉持其他的自觉法门？

“仅仅在至尊者扬眉瞬目之际，战无不胜的时间摧垮了整个宇宙。然而，令人生畏的时间却在托庇于你莲花足下的奉献者面前，退避三舍。哪怕只是跟一位纯粹奉献者相聚片刻，所得到的祝福，虽往生天堂、解脱涅槃，亦无可比拟。故此，我祈求你，赐我这样的聚会。

“我主啊，你绝对的威权，无法被人直接体认，但只要看看世间万物，如何随时光流逝，尽归坏灭，世人便可于此有所省悟。正如清风无碍，吹散浮云，时光悄然破碎万物，如是世人得以间接地感受到你巨手的临在。缘于无法控制的贪欲，世人日夜谋划，追逐如狂。可是，我主，你的眼睛却从未松懈，时光流逝，你将他们逐个击倒，犹如巨蟒吞鼠，不费吹灰之力。故此，一位领袖人物晓得，除非崇拜你，否则其生命已被浪掷。”

诵毕，大神湿婆接着开示道：“诸位王子啊，你等当持诵此咒，一心凝注于至尊主的莲花足。至尊主就住于汝等心中，若汝等诚心修此法门，他很快就会喜欢你们。梵天最先将此咒传授我等生主，其时我等受命，蕃庶品物。借持诵此咒之力，我等得以彻底扫除一切无明。若有仁者，心住太上，诚敬专一，持诵此咒，必得究竟圆满。”

听了大神的一番开示，诸钵罗切多士遂怀着爱敬之心，崇拜大神湿婆。其后，待湿婆离去，众王子纷纷潜入水中，此后便在湖底修炼，持诵湿婆所授之咒，将近一万年之久。

与此同时，诸钵罗切多士之父——钵罗奇拿巴赫，依旧在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大哲那罗陀见此心生悲悯，遂现身于彼面前。

受到钵罗奇拿巴赫礼敬之后，那罗陀问道：“我王，你践行诸多求果之业，究竟想要得到什么？生命之首要目的在于摆脱诸苦，享受圆满大乐，但这无法凭借求取福报而达成。”

钵罗奇拿巴赫答道：“大雄那罗陀啊，只因我的才智皆纠缠于福报功果，对于生命之究竟归趣，实在一无所知。是故，恳请你教我以无漏之义理，好让我挣脱家室缠缚，不复以功利女色为重。”

那罗陀说道：“我王啊，我将以玄通之力，让你看到那些被你在祭坛上活杀死的动物。你抬头看看天上，这些畜生正在等待你的死亡，他们打算用铜牙铁齿刺穿你的身体，为自己复仇。作为牺牲的动物，若献祭得法，便可当下

投生为人；若祭法有误，行祭祀者便要受到这等惩罚。现在，为了教化你，我来给你说一段极为古老的历史，有关菩朗瞻那王（Puranjana，意谓‘享乐于躯壳之内者’），你且谛听。”

下面那罗陀所讲的故事其实就是钵罗奇拿巴赫的生平，不过是以寓言的形式讲述。

古昔有王，名菩朗瞻那，英勇威猛，为世所尊。彼有一友，名阿毗吉多（Avigyata，意谓“不为人所知者”，暗喻超灵、胜我），其所为人，无人可知。菩朗瞻那浪迹天涯，欲觅一片安身立命之地，却无法找到。

终于，长途跋涉之后，菩朗瞻那来到了一处土地，名为婆罗多州，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面。在那里，他发现一座九关之城，其中多有吉祥善巧施設（暗喻在印度投生为人）。城墙（喻皮肤）、苑囿（喻毛发），环绕此城。城内有台阁（喻身上隆起之部分，如头、鼻之类）、运河（喻体表之皱褶、纹路），复有楼宇，其穹顶为金、银、铁所造（喻物质自然之三极气性）。楼宇之内，其地皆铺以水晶、钻石、珍珠、翡翠、玛瑙（喻心中诸多享乐之欲念）。如是此城，庄严美好，堪比天龙之都——波伽筏底（暗喻心为身之王都）。城中还有会所（喻心，灵与超灵所居之地）、饭堂、集市、馆阁、园林、街衢（喻体内之气）。

城郊有湖，风光秀丽，佳树异草，围绕四周。蜂鸣鸟语，赏心悦目。（暗喻体内激起性欲之器官）远处雪山瀑布，散为水珠，春风吹拂之下，遍挂树梢。（瀑布喻恋情，春风喻爱神，二者相逢，激起色心。）

环境如此美好，甚至连林中野兽也不怀仇恨嫉妒之心，一如哲人贤士。（此环境喻宁静的家居生活，野兽喻子女。）周遭时时传来杜鹃啼鸣，打破沉寂（喻妻子儿女之喧闹）。

菩朗瞻那四处游荡之际，忽见一绝色佳人，也在园中信步闲行。此女有十仆相随（喻五知根、五作根），而每个仆从身后，又跟着数以百计的妻妾（喻诸根之欲）。

这美人身前，有五头蛇，护卫十方。（喻生命之元气，彼摄五种气，护卫身体，须臾不可与人分离。）她正值妙龄，求偶之心，仿佛可见。（佳人喻智性，不可离其夫觉性而有为。）她的鼻、齿、额皆极精致可爱，耳亦然，上面还缀着闪闪发亮的耳环。她的腰臀，形态妖娆。这佳人披着一件嫩黄色莎丽，配金围腰。由于羞涩，她不时提起莎丽一头，竭力想遮住浑圆的乳房（象征嫉妒和贪执）。当她行走之际，脚镯上的银铃，不时丁零作响。（以上对佳人的描写，皆暗喻

少年见女色之乐。)

菩朗瞻那，这位伟大的英雄，当下颠倒折服于那美人的娇羞妩媚、巧笑嫣然。那美人含情脉脉的眼神，犹如利箭，刺穿了他的心。

倾倒之下，菩朗瞻那情不自禁，向那美人说道：“眼如莲花的人儿啊，请告诉我：你是谁？你从何处来？你的父是谁？你到这里，所为何来？这十个陪在你身边的护卫，又是谁？那些跟在他们后面的妇人，又是谁？你前面的那条蛇，又是谁？”

“我心爱的美人啊，你看起来像吉祥天女，像学问女神，又像大神湿婆之妻乌玛。然而，你孤身游荡于这荒野丛林，看起来却像在寻觅夫君。

“你貌似吉祥天女，可我却没见到有莲花在你手中，我猜你或许已经把它丢掉了。并且，我猜你必定是凡间的佳丽，而非那些神女，因为你的双足触到了地面。可是，无论如何，就像吉祥天女为无忧珞珈增色添彩，你若与我相伴，也必会让我的王都光彩倍增。

“你要知道，我是一位杰出、英武的君王，拥有各样美富。你在顾盼之间，已经搅乱了我的心。你的笑颜，满是娇羞，可又情意绵绵，唤醒了我心中的爱神。

“我心爱的姑娘，你的脸蛋如此美艳，你的声音如此姣好，可你却又如此羞涩，甚至不曾直视过我的眼睛。求你大发慈悲，抬起你的笑脸，好看得见我。”

菩朗瞻那如此表白，急于想看到摩耶的全相。由于迫不及待地想抚摸、享受那女人，菩朗瞻那竭力表白，紧追不放。结果，那女人也迷上了他。

于是，那美人儿破颜微笑，回答道：“人中俊杰啊，我不晓得是谁生下了我，也不知道我那些同伴的姓名和根底（喻尘世众生之无明），我只晓得，我在这里，至于将来我会变成什么，我一无所知。我真的好傻，甚至根本不关心是谁为我建了这样一处美丽的居所。我单知道这些男男女女都是我的朋友，那条蛇一直醒觉着，保护着这座城市，甚至当我熟睡之际，也是如此（暗喻人熟睡时，仍呼吸不断）。

“大英雄啊，你来到这里，是我的福分。我晓得你有天大的欲望，想要满足你的感官，我和我的朋友们会尽心竭力，在各个方面满足你。（此女象征智识，乃超灵所授；而菩朗瞻那，受局限之灵魂，竭尽所能，运用智识之力，满足其感官。）我安排下这座九关之城，好让你在里面生活百年，尽情享受各种感官之乐。

“除了你，我怎么会跟其他人结合？特别是那些不以家庭为重的在家居士，

那些出世之道的追随者，我绝不会放在心上。这类人无异于草木禽兽。（按，草木无交媾之设施，禽兽不知如何真正享受交媾之乐。）唯有看重妻儿的家居者，才能成就法、利、欲乐，最后解脱升天。事实上，贫穷的梵行者、林栖者、出世者，连同低等的生命族类，根本无法想象以房中之乐为中心的家居生活所带来的福乐。

“家居生活荣耀无比，因为它不但能让自己开心，也能取悦祖宗、天神、圣贤，与一般大众。（按，家居者确实能承担各种俗世义务，却常常忽视了真正的职责，即满足至尊主。）

“我心爱的英雄啊，谁会不情愿接受一个像你这样的丈夫？你如此有名，如此大度，如此俊美，又如此平易近人。谁会不被你犹如蛇身般的双臂迷倒？我觉得，你周游大地，就是为了用你迷人的笑容、紧逼不放的慈悲，来舒缓我等无夫之女的悲伤。”

自此，菩朗瞻那王和那女人情投意合，在城中共享鱼水之乐。数不清的乐师歌者，唱赞着这位君王的功业德行。夏季太热，菩朗瞻那便跟许多美女一起，在湖中戏水荡舟。

那城的东面有两座城门，一名喀狄奥多（Khadyota，意为“萤火虫”，喻视力较弱之左眼），一名阿毗牟奇（Avirmukhi，意为“火炬”，喻视力较强之右眼），菩朗瞻那常从此门出入，去巡视一城，名毗波罗吉多（Vibhrajit，清晰之像，或形象）。他随身还带着一位朋友，名裘曼（Dyuman，喻日）。

城东另外还有两座城门，一名拿力尼一名拿里尼（喻两鼻孔），菩朗瞻那常从此出入，去巡视一城，名娑罗巴（Saurabha，喻味）。有二友跟他同行，其名为罗娑吉阿（Rasagya，喻舌，或味觉）与毗钵拿（Vipana，喻说话的能力）。

从名为毗特里胡（Pitrihu，喻右耳，常用于求取果报）的南门，菩朗瞻那经常去巡视一城，唤作达克施拿（Dakshina-panchala，喻天堂诸星，或讲解入世道的经典）。随身也有一友相伴，名输鲁多（Shrutadhara，喻听闻）。

从名为提婆胡（Devahu，喻左耳，用来接受灵性启明）的北门，菩朗瞻那常去巡视乌陀罗城（Uttara-panchala，喻更高的星体，乃至无忧珞珈，或讲解出世道的经典）。随身之友，亦名输鲁多。

西城有两座城门，一名阿修黎（Asuri，喻性具，尤其为阿修罗而设），菩朗瞻那常由此出入，去巡视哥罗摩喀城（Gramaka，喻行淫之地）。随行之友名度尔摩陀（Durmada，喻罪孽、疯狂）。

另一座城门唤作尼黎提(喻肛门,为痛苦之门,凡夫死后,灵魂于极端痛楚中,由此离开躯壳),菩朗瞻那常从此出入,去往一地,名博刹斯(Vaishas,喻地狱)。随行一友,名卢巴达克(Lubdhak,喻贪欲)。

菩朗瞻那还经常与两个盲人往来,一名尼诃筏克(Nirvak),一名裴莎斯克里特(Peshaskrit,喻手臂、腿脚,皆不能言说)。在这二人的陪同下,菩朗瞻那行走各处,造种种业。有时候,他会去一处私宅,随身带着一位要仆,名毗殊奇纳(Visuchina,喻心意)。在那里,他有妻儿的陪伴,有时觉得颠倒幻妄,有时觉得志得意满,有时又觉得幸福安宁。(喻浊阴、强阳、中和三极气性所招致的不同结果)

若是,菩朗瞻那受到蒙蔽,缠绕于因果业行,陷入情识意度而不能自拔,彻底为物质智识所宰治。终其一生,只知汲汲于满足王后(喻物质智识)的欲求。

王后饮食,他也饮食;王后歌,他也歌;王后哭,他也哭;王后笑,他也笑;王后走,他随其后;王后坐,他也坐下;王后卧,他躺其侧;王后视听,他也视听;王后悲喜,他也悲喜。(灵魂住于心,心为智牵引。如是,生命体紧随智识,就像国君紧随王后。)

一日,菩朗瞻那王携巨弓与无数羽箭(喻好恶),穿上金甲(喻骄傲),驾车(喻躯壳)出行。在十一位将士(喻十根一心)的陪同下,往一处名为般叉(Pancha-prastha,喻五唯或五感官对象)的森林进发(喻指世人无明,造下种种罪业)。

菩朗瞻那之车为五匹快马所拉(喻五知根),有两轮一轴(喻正法和非法生活,乃造就命运之具)。车上有三面旗帜(三极气性)、一条缰绳(喻心意)、一御者(喻超我,或智识)、一座位(喻心脏)、两根柱,上套挽具(悲与幻,乃缠缚之因)与七层罩(皮、肉、脂、精、血、骨、髓),以及两支霹雳箭(喻我慢之两种表现:我与我所)。这车以五种方式行驶(喻五作根之活动),遇到五种障碍(体内五气)。车上饰物,皆以黄金打就(喻强阳之气盛大)。

通常,菩朗瞻那片刻都不能离开王后的陪伴,可是一旦他打猎的兴致勃发,便一心扑向森林,连王后都不顾了(喻渔猎女色)。在魔性的作用下,由于极度骄傲、冲动,菩朗瞻那的心变得冷酷无情。这样,他以手中利箭,不加分辨地射杀了许多无辜的动物。

在猎杀了数不清的野兔、野猪、野牛、黑鹿、豪猪之后,菩朗瞻那觉得疲惫不堪,又饥又渴,这才决定起驾回宫(喻指良心发现,自觉有罪)。

回到宫中，菩朗瞻那沐浴更衣，美餐一顿后，便即歇去（喻放下罪业，从师听闻）。待到休息完毕，菩朗瞻那打扮一新，带上饰物和花鬘，又以檀香遍涂全身（喻以性命之理修身）。这般恢复精神之后，菩朗瞻那王便去找自己的王后（喻指本来觉性）。

可是，饮食睡眠之后，菩朗瞻那却并不曾升进至较高的觉性，相反，他又被爱神俘获。这样，他便去寻觅王后，以逞淫欲。（暗喻已经入门的修行者以圣餐为名，恣意吃喝，结果又起色心，再次退堕。）

情急之下，这君王问宫女道：“美人啊，你和你的女主人还像以前一样快活吗？我不明白，家中陈设为何不像往昔一样让我兴致盎然。看起来，似乎主母已经离家出走。这家如今倒像是无轮的战车。哪里有这样的傻瓜，愿意坐上这般无用的战车？请你们告诉我，那随时给我智慧、把我救出苦海的佳人，如今在哪里？”（喻指贤妻能让人保持聪明智慧，避开尘世之凶险。）

那宫女答道：“万民之主啊，去看看吧，你的王后现今躺在泥地之上，我等皆不明所以。”

菩朗瞻那赶过去，果真见到王后直挺挺躺在地板之上，状如乞丐。见到这番情景，菩朗瞻那心头一片茫然，不觉悔恨不已。伤心之下，他竭力用甜言蜜语取悦王后。令他惊奇的是，不像一般受到冷落的妇人，王后并没有任何嗔恨的表示。于是，这位擅长奉承阿谀的君王，继续大胆宽慰他的妻子，逐步逼近。

他先是触她的足，接着紧紧拥抱她，最后又抱她坐到自己的身上。菩朗瞻那说道：“我的爱妻啊，若奴才有冒失，而主子却不处罚他，那么这个奴才定是最不幸的人。若是受到主子的处罚，那么这个奴才须将处罚当作主子的大慈悲，而不应生起嗔恨之心。

“爱妻啊，莫要生气，求你开颜，慈悲对我。看到你娇美的笑脸，听到你甜蜜的话语，我就会颠倒不已，再也离不开你。若有人冲犯了你，只要他不是婆罗门，我马上就去惩罚他。

“爱妻啊，我从未见你脸上不施脂粉，也从未见你如此伤心憔悴。出于罪恶的欲念，我未经你的允准，便去森林行猎，我这样做，必定已经冒渎了你。如今，你就把我当作你的贴身奴才，求你欢喜我。我悲痛万分，又被爱神的箭刺穿，情欲勃发。世上岂有佳人会抛开他多情的丈夫，拒绝与他共度云雨？”

这般迷惑了丈夫，把他彻底降伏之后，王后才去沐浴更衣，梳妆打扮，用膳完毕，又回到丈夫身边。看到妻子浓妆艳抹的容貌，菩朗瞻那极为恭敬地迎

上前去。王后见状，欢喜地拥抱他。

其后，在一处隐僻之地，王后与国王尽情享受鱼水之欢。由于对王后的迷恋，菩朗瞻那良知尽失，他甚至都忘了昼夜交替，生命已然白白流逝。（放弃罪恶行径的人，可以过合乎正法的家居生活，就此无上觉性升进。然而，若家居生活只是受爱欲的吸引，那么，家居者便会更深地陷入尘世生活。）

就这样，菩朗瞻那越来越深地被假象所陶醉，一味沉浸在妻子的怀抱之中。由于把女人视为性命和灵魂，他根本无法明白自我觉悟的意义。（女人被称为 pramada，意谓“使人生气勃勃”，也有“使人疯狂”的意思。也就是说，女人既能让男人充满生气，也能让男人颠倒退堕。）

在爱欲驱使之下，菩朗瞻那跟他的妻子生下了一千一百个男孩和一百一十个女孩。如此，他的青春逝去，恍如弹指之间。为了繁荣社稷，菩朗瞻那给所有的孩子安排了婚事，让他们结婚生子。渐渐地，城中到处都住满了菩朗瞻那的子孙后代（此城喻身体，子孙喻善恶业行。其意为，当生命体贪著男女欢爱，便会卷入数不清的因果业报）。然而，这些子孙长成之后，却开始劫掠菩朗瞻那所贪爱的资产财富。

那罗陀继续说道：“我王钵罗奇拿巴赫啊，就像你一样，菩朗瞻那也被无数欲念缠绕，于是便举行种种祭祀，以崇拜各路天神。由于必须杀生献祭，这些祭祀尽皆令人畏怖生厌。”

作为圣者，那罗陀意欲制止国君以祭祀之名而行杀戮。这类仪式性属浊阴，并无高明的意义，行这类祭祀，只会让人遗忘生命之究竟归趣。

如此，贪恋果报和家室的菩朗瞻那，终于到了生命的衰退期。其时，有一乾达婆王，名禅陀韦伽（Chandavega，意谓“急速流逝”，喻时间），常率手下三百六十名男兵（喻白昼）与三百六十名女兵（喻黑夜），侵夺人的寿数与享乐之具。当他开始袭击菩朗瞻那的城堡时，那条五头蛇拼死守护。作为城堡的监守者和护卫者，那条蛇与七百二十位乾达婆苦苦厮斗，渐渐虚弱下去。国君菩朗瞻那及其臣民们（喻身体之四肢躯干）见此情形，变得忧心忡忡。

与此同时，时间之女，其名伽罗，遍寻三界，欲觅一夫。虽然没有人会同意娶她，可她却急于出嫁，不管是嫁给谁。

那罗陀告诉菩朗瞻那：“有一次，我从梵天路珈下到人间，偶遇伽罗，她顿起色心，求我接纳她。可是，我拒绝了她，大怒之下，她便诅咒我，让我永世颠沛流离，不得久住一地。我后来建议她去找蛮王巴亚（Yavana），以求婚配。”

见到巴亚之后，伽罗说道：“我心爱的英雄啊，你是蛮夷中的俊杰，我爱上了你，希望你能娶我为妻。不从经教，不愿收授布施之人，将来必定懊悔莫及。我今自荐于君，情愿以身相许。求你慈悲收纳，像你这样的君子，必定会同情受苦之人。”

那蛮王露齿而笑，深思一番之后，开口说道：“顺天之命，我将用你来攻袭一切众生，于无形隐微之中。我有一兄，名钵罗吉筏罗（喻人临终时一百零七度的高烧），你可以嫁给他。”

其后，蛮王巴亚（喻死神阎罗）乃率伽罗、其兄钵罗吉筏罗以及众多将士，遍巡世界。当他们来到菩朗瞻那的城池时，便开始猛力强攻。由于菩朗瞻那一生纵欲行乐，那条守护都城的大蛇已经虚弱不堪。伽罗进袭，很快让城中之民气力尽失（喻人当衰老，四肢百骸皆疲软无力）。巴亚手下的将士乘机攻入九门，与其互为声援。（喻各种疾病，现于九窍。）

在时间之女伽罗的拥抱之下，菩朗瞻那渐渐丧失了一切美富才智。如是，众乾达婆、蛮人轻而易举就征服了他。就在都城瓦解破碎之际，菩朗瞻那还发现，妻儿、奴仆、臣子不但开始疏远他，对他冷漠起来，甚至会毫不犹豫地反对他。（喻年迈衰老，诸根器官皆不听使唤，亦喻老境之凄凉。）

这一切自然让菩朗瞻那万分忧急，但是在时间之女的钳制之下，他完全束手无策。由于她的影响，原先感官享乐的对象变得索然无味，尽管菩朗瞻那贪淫之心犹在，对妻儿依然爱恋不已。

最后，虽然心犹不甘，菩朗瞻那被迫弃城而去，因为那座大城已经被时间之女彻底粉碎摧毁。

其时，钵罗吉筏罗在城中放起一把大火，以此媚悦他的弟弟。菩朗瞻那王见家人、僚仆、臣民皆为大火所噬，不由悲从中来。那条守卫城池的大蛇（细身及生命之气），见此情形，也哀伤万分。因为城中酷热难当，它决定离开这座城池，就像森林起火，躲在树洞里的蛇就会伺机溜走。然而，就在那蛇意欲离开之际，却被一干敌军挡住去路，如是它感到痛苦难当，不由号哭起来。（临终之时，身体九窍皆窒塞不通。）

菩朗瞻那极度依恋家室，如今眼见骨肉分离，不禁悲痛无比。忧急之中，他想：“我可怜的爱妻，拖着这许多孩子，我离去之后，谁会来照顾她？她又当如何养家糊口？”

菩朗瞻那开始惦念往日里妻子的好处——她如何尽心服侍他，如何爱恋他；

有时他责备她，她如何噘起小嘴；她如何向他进谏；他离宫外出时，她如何依依不舍。就在菩朗瞻那为妻儿命运哀伤之际，那位蛮王冲到他面前，将他擒了起来。

众蛮人于是一拥而上，犹如对待畜生一般，将菩朗瞻那五花大绑，解往判罪之地。菩朗瞻那的随从们悲痛万分，被迫伴主而行。（阎罗使者带走生命个体时，生命之气、感官、欲念与业报皆随之同行。）

这位国君和他的仆从才出城，那城池立即崩毁，化为灰烬。可是，即便被蛮王拖曳而去，菩朗瞻那仍然无法记起他的挚友故交——超灵。乘着菩朗瞻那无力还手的机会，他生前所宰杀的动物纷纷冲上前来，用角戳他，一时之间，菩朗瞻那感觉自己仿佛被无数锥子刺成了碎片。

只因离开躯壳时犹惦记着妻子，菩朗瞻那下一世投生为一个美女，成了国君波答尔巴的女儿，名为波答尔比。长大之后，这女孩儿嫁给了般度国之王摩罗耶德筏迦（Malayadvaja，意谓“此王为伟大的奉献者”，安忍不动，犹如摩罗耶山）。

摩罗耶德筏迦跟波答尔比产下一黑眼女孩（暗示她的眼睛总是凝注在克利须那身上），以及七个男孩（象征七种修炼奉爱服务的法门）。这些男孩后来成了多罗毗陀之地的国君。他们子嗣不绝，直到摩奴命终，犹统治着大地。

伟大的圣者阿伽斯提阿（喻心意，善能收摄感官）娶了这位黑眼女（象征奉爱服务之道），生一子，名德里答丘陀（意谓“信愿坚固，永无退堕”）。此子又生一子，名伊德玛筏诃（意思是“为上师担柴的人”。行者收摄感官，精勤修炼，便能生起坚固之信愿，去满足上师）。

摩罗耶德筏迦后来把王国分封给诸子，自己遁迹山林，专心冥思。王后波答尔比也抛下钟鸣鼎食的宫廷生活，跟随丈夫入山修行。

摩罗耶德筏迦至此日日澡沐于圣河，身心皆得洁净。由于践行严苛的苦修，每日但以花叶根果草籽果腹维生，这位君王最后变得骨瘦如柴。然而，他却以此苦行，征服了冷热、苦乐、饥渴，以及大自然的进逼。

就这样，摩罗耶德筏迦调伏了生命之气以及诸根，凝心一处，冥思至上主神。如此修炼了一百天堂年，这位君王功行圆满，达到了精纯奉爱的境界。他甚至能直接看到灵魂之侧的超灵。由于得到了内心之主的指导，他变得无所不知。在圆满的克利须那觉性里面，他彻底放下了一切与至尊主无关的活动，知道它们无非空虚幻妄。

王后波答尔比视丈夫为自己一切的一切，她舍弃了自身的舒适安逸，一心一意服侍丈夫，随他一起苦修。（摩罗耶德筏迦喻上师，王后喻弟子。）如是，她变得衣衫褴褛，头发蓬乱，身体枯瘦。尽管一直待在丈夫的身边，她却一心不乱，沉默自制，犹如火焰，燃于无风之处。甚至当丈夫跌坐入灭之时，她都未曾察觉，还在服务着他。

那时她正按摩丈夫的腿，却发现他的腿已经冰凉，她这才明白，丈夫已经离世。刹那间，波答尔比感觉孤苦伶仃，悲凉无比。

她不停地流着泪，哭喊道：“王啊，求你站起来！你看看，如今世间盗贼横行，大地上的众生，无不恐惧畏怖，你该起来，保护他们啊！”（阿闍黎去世后，恶徒、匪徒便会伪装成所谓的大师、瑜伽士，乘机宣扬邪道伪教。故此，一位完美的弟子应当诚心持守上师的教导，以图补偏救弊。）

最后，她从丈夫的尸体边站起来，为他准备了火葬的柴堆，然后把那具失去生命的身体置于其上。她点上火，一边哀泣着，打算纵身跳入熊熊燃烧的火堆，随丈夫一起消殒。（弟子若不能执行上师的训令，不如随他一同死去。）

就在那时，一位婆罗门，菩朗瞻那曾经的旧友，恰好经过，便软语宽慰王后。（此婆罗门象征超灵，弟子若决心坚定，执行上师的训令，便能在上师的训令中与上师相遇。）

那婆罗门问道：“你是谁的妻女？那卧着的男人是谁？看起来，你似乎在为这死去的身体而悲伤。（若弟子持循上师之教，则上师去世后，超灵必会在其心中给予指示。）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你永恒的朋友，过去生中，你向我讨教过许多次。即便你认不出我来，难道你就不能记起来，你曾经有一个亲密无比的朋友？不幸，你舍弃了我的陪伴，只为想让自己成为尘世间的享受者。

“我亲爱的朋友，我跟你二人，就像两只天鹅，同住于心湖之内。可是，尽管我们同住一处，已经千百万年，却依然远离故乡。自从你背弃了我，你变得越来越物质化。你不断更换着形体，穿行于三界之内。

“躯体之城内有五苑（五种感官对象）、九门、一卫士（生命之气，出入于九门之内）、三舍（土、水、火，和合而为骨、肉、血等）、六户（心意与五感知器官）、五库（五作根）、五大，与一妇人（智识），彼为主人。

“我的朋友，当你入此躯壳，与那妇人相伴，你便陷溺于感官之享乐，如是尽忘本来面目。其实，你并非波答尔巴的女儿，这个男子也并非你的丈夫，你也不是菩朗瞻那。

“由于为躯壳所惑，你有时以为自己是男人，有时以为自己是女人，有时又以为自己是不男不女的阉人。凡此种种，皆缘于对躯壳之认同，不知彼为我为之幻力所造。实际上，我与你二人，皆具纯灵之身位，是故，你我之间，质地无别。如人窥镜，见镜中像，自知与己无异，而旁观之人，乃见殊相。同理，有情为形气局限，乃见自我与真宰有别。”

讲完这个寓言，那罗陀告诉钵罗奇拿巴赫：“我跟你讲这个菩朗瞻那的故事，是为了让你自我觉悟。”

钵罗奇拿巴赫答道：“我主啊，你所说的寓言，我未能尽解其中之含义。我等愚陋，但知贪恋果报，要觉解这类开示的意蕴，委实甚难。”

那罗陀解说道：“你该懂得，菩朗瞻那（生命个体）按其业力而流转投生，或为一足（鬼魂），或为两足，或为三足（老者，拄杖而行），或为四足，或为多足，或为无足（蛇虫）。那位不知名的朋友，便是至上主神。受局限之灵魂，意欲尽情享受气性之乐，乃起念头，愿得人或天神之身。

“妇人意指物质智识（无明），当人托庇于智识，便会与物质身体认同，由此与苦乐相伴一生。十根为菩朗瞻那之卫士，十根之所作为被比喻为他们的女伴。大蛇为生命之气，动于五路周循之道内。

“第十一位卫士（心意）乃诸根之长。般刹罗国乃五种感官对象被受用之地。般刹罗国之境即躯体之城，此城共有九关。神魂出入九关，以享受外界尘世。

“误用了自身微渺的独立性，生命个体遗忘了他的主人——至上主神，由是自放于物质气性之熏染。因为认同于躯壳，他便在物质气性之驱使下，追逐业果。结果，他被投入各种生命境况，不断流转。如是，他就像一条饥饿的丧家犬，挨门乞食。在命运的安排下，它有时被打，有时被赶，有时得到一点儿残羹冷饭。为欲念驱迫的生命个体，在各种族类里，有时处在高位，有时沦于卑贱。

“为了挣扎求存，众生不择手段，力图对抗人生的苦难，但这只会给他带来更深重的苦痛。犹如有人，负重于顶，为求减轻，转重于肩。

“若人梦魇，必待梦醒，乃得纾解。同样，若想破除世间无明之境，只有皈命至上主神，复苏克利须那觉性。事实上，真诚的奉献者凭着不断听闻至上主神的荣耀，存养克利须那觉性，很快就会获得资格，面对面见到至尊主。

“王啊，你不可认为，韦陀诸经所载的功利性仪礼，便是生命之究竟归趣。由于你所行的祭祀，如今大地已经铺满了吉祥草，你必定为自己杀了这许多充

作祭品的动物而骄傲。你的愚昧，让你无法理解，奉献服务才是取悦至上主神的唯一法门。至尊主乃至高之主宰、众生之挚友。是故，人当求庇于他的莲花足，以图生命之吉祥福乐。

“伟大的君王啊，就你的询问，我已经做了解说。现在，你且再听我讲一个寓言故事，这个故事为诸贤圣所称道，并且极为机密。

“王啊，有一头鹿，正在一座漂亮的花园里吃草，身边有雌鹿为伴。这鹿一心只顾吃草，耳朵里听着四周甜美的蜂鸣，全不知前面有老虎（时间）在窥伺，而它的后面，一位手持弓箭的猎人（死亡）正在悄悄逼近。（虽然身边危机四伏，俗人却只知一味享受室家之乐，儿女的稚语对他来说就像蜂鸣般甜美。）

“钵罗奇拿巴赫啊，女子开初很诱人，可后来却变得乏味无趣，就像花朵，刚采下来的时候新鲜娇艳，待到凋谢之时，却枯萎难看。与女子相伴，人乃为爱欲所缠绕，由是耽执淫乐，一如迷醉于花香。受到迷惑的家居者尽情满足口舌与性器，在家庭的小圈子里面，感觉心满意足。听着妻儿的闲言碎语，他满心欢喜，心醉神迷，全忘了时光在他面前流逝，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夺走了他的寿命。遗忘之下，对于从后面袭来的死神，他也浑然不察。

“王啊，你应该明白，你如今同样身处险境，危机四伏。你当舍弃依靠业行往生天堂的念头，舍弃耽溺食色、物欲熏心的家居生活，去寻求至尊主的庇护。”

钵罗奇拿巴赫答道：“婆罗门啊，你所开示，我已谛听。用心思考过后，我断定那些让我投入因果业行的上师其实对秘密之教一无所知。否则，他们怎么会不跟我解说呢？我对于韦陀究竟义的种种疑惑，已经被你彻底清除。现在，我明白了，即使大贤大圣都未必知晓生命的真意。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向你讨教。据说，人在此生所积累的业果，可以到来生享受。可是，死亡之时，现存的身体被抛弃，一具新的身体将被接受。那么，人怎么会为了在不同身体里造下的业报而受苦或享乐呢？”

那罗陀说道：“粗身只不过是一层工具性外壳，用来实现内部细身的活动。由心、智、我慢结合而成的细身，才是粗身的根本。现存粗身坏灭之后，细身继续存在，透过它的活动，另一种生命情境被创造出来，让受局限的灵魂在下一个粗身里或受苦或享乐。

“吾人可实际经验到，睡梦之时，人遗粗身不用，而以另外的身体活动。故此，可以推断，人是透过细身之中转，而生起苦乐。根据此生之业力，人被授予下一个粗身，而超灵则以其前世未竟之业相提醒。吾人能够透过观察一个人外在

的行为，判断其性情意识。同样，透过观察一个人的性情意识，便可以了解他前世的处境，与未来之所是。

“心意乃是储存自前世以来一切思维、体验之库房。故此，吾人有时能忽然想起，或者梦到，今生从来未经历过的事情。这证明，凡此皆为前世所曾经验。因为除非今生或者前世已经感知过，否则，不可能有此心识之构想。

“自然，心意能够将孤立的现象组合起来，构造出以前从未曾经验过的东西。譬如，人有见过山者，又见过金，于是到夜间，在幻力之作用下，其心意便会在梦中构造出一座金山。只要生命个体为感官欲乐而造作，便必定会一直陷溺于生死轮回。是故，觉者当献身于为至尊主做奉爱服务，以此挣脱自粗身、细身而来的羁缚。”

教导完毕，那罗陀驾起云头，径往悉檀珞珈飞去。钵罗奇拿巴赫于是召来众臣，命他们待其子钵罗切多士苦修返国后，便将王位传给他们。如是解除了所有的职责，钵罗奇拿巴赫弃家出走，乃于圣地伽皮罗净修林，勤修苦行。功行圆满之后，钵罗奇拿巴赫尸解升天，魂返故乡。

讲完这个故事后，麦萃耶真人告诉毗多罗：“若有人听闻大哲那罗陀所说，或以此转陈他人，乃得解脱，于躯体化之生命观。此人不复受一切尘染之羁绊，无须流转于世间种种境遇。”

与此同时，在水中苦修的诸钵罗切多士，凭着持诵大神湿婆传授的咒语，取悦了至上主神——毗湿努。如是，在他们苦修一万年之后，至尊主毗湿努现身在他们面前，准备酬报他们。看到至尊主毗湿努那可亲可爱的形体，诸钵罗切多士满心欢喜，一切艰辛困苦刹那间烟消云散。

至尊主骑在大鹏鸟伽鲁达的肩上，看上去就像停在须弥峰顶的一朵乌云。他面相庄严，头戴金盔，各样兵器，八臂执持，身放光明，照彻宇宙。伽鲁达则恍若紧那罗仙人，双翅拍击之下，居然奏出韦陀赞歌之音。

在一众天神、仙圣的簇拥围绕之下，至尊主以慈目相视，发大雷音，告诸钵罗切多士曰：“诸王子啊，我很高兴，看到你们都能践履唯一的职分——奉爱服务，并且相亲相爱，互助合作。我尤其欢喜你们相互间的情义，为此我祝你们吉祥如意。我还要你们每个人都向我求取赐福。若有人每夜忆念你们，便会不但对自家兄弟友善，并且还会善待一切众生。除此之外，若有人向我供奉这首湿婆所撰的祝祷歌，于清晨夜晚，便能领受我的赐福，由此实现一切愿望，并获得甚深智慧。

“汝等诚心诚意地接受了父亲的命令，忠贞不贰，贯彻始终，你们的美德，将流传世间。将来，你们会生下一个孩子，此子不同寻常，在各个方面，都绝不逊于梵天。他将来名声远扬，其苗裔遍满三界。

“钵罗奇拿巴赫之子啊，有一个名叫波郎楼叉的飞天女，把她跟圣者堪度生下的女儿，藏在树洞里，自己返回了天堂。那眼若莲花的女孩儿饥饿啼哭，森林之王娑摩心生怜悯，把自己的手指头放进了婴儿口中。如是，从月神指尖流出的甘露水，滋养喂饱了婴儿。因为这个缘故，这女孩子长得美艳无比，并且具足一切美德。汝等皆对我唯命是从，所以我愿你们能娶得此女，按照你们父亲的训令，跟她生下子嗣。汝等兄弟，品性相近，这女子也是，故此，她会一心一意跟随你们。

“我的王子啊，凭着我的恩慈，你们将能享受世间一切快乐，一百天堂年之内，无有阻碍匮乏。其后，你们将培养出纯粹的奉爱，由此清除一切物质染污。那时，你们就可以回返我永恒的故土。”

诸钵罗切多士听罢，欢喜哽咽，颤声祷告：“我主啊，我等向你顶礼，由于你的临在，我等已得圆满清静。当人注心于你的莲花足，尘世虽为享乐之地，却已毫无意义，为其无常变幻故。

“我主啊，当你出于天生的悲悯之心，想起你的奉献者，仅仅透过这样一个念头，那人的一切愿望皆得实现。你安住于一切众生心中，无论他是多么卑微渺小，如是你知晓他的一切愿望。主啊，虽然我等渺小如沧海一粟，可你怎会不晓得我等的愿望？

“宇宙之主啊，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究竟归趣，已经让我们心满意足，我们祈祷，希望你也能对我们满意，这便是我们所欲求的唯一赐福。若有蜜蜂，遇天上波黎迦檀树，自然围绕不离，以无理由故。同样，我等既已得见你的莲花足，受到护荫，如何还会欲求其他的赐福？我等但求，只要还在不同的躯壳里相续轮转，无论是在什么地方，都能亲近那些恒常谈论你神圣游戏的奉献者。

“与纯粹奉献者仅仅片刻间的交往，便胜过升天、解脱。如此伟人，甚至能洁净朝圣之地。一旦谈论超然世界，听者便会忘记一切客尘烦恼与相互间天生的敌意。事实上，哪里有纯粹奉献者听闻、唱赞你的荣光，你就在哪里亲身临在。

“我主，我等晓得，仅仅凭着与大神湿婆片刻间的交往，我等便红运当头，有幸见到了你。然而，甚至这些无比杰出的人物，诸如湿婆、梵天，皆无法彻

底明白你的荣光，他们也只能按照各自的能力，向你献上祈祷。故此，尽管我等微不足道，我等还是竭诚尽心，向你献上赞祷。”

至尊者答道：“无论你们祈求什么，都会实现。”说毕，便升天而去。顷刻间到来的分离让诸王子惆怅不堪，因为他们觉得还不曾尽兴。

不久，诸钵罗切多士离开湖底，浮出水面，看见草木繁茂，遮天蔽日，仿佛挡住了升天之路。因为没有人主治理世间，耕稼农作之事几乎已经废绝，荆榛乔木遍覆大地。看到这番景象，诸钵罗切多士大怒，如同浩劫到来之际的大神湿婆，他们口吐风火，意欲焚尽地上一切草木。

梵天见此情景，急忙下来找诸钵罗切多士谈话，以道义之词相劝。后来，在梵天的建议下，树神胆战心惊地把树的女儿——摩丽莎，交给了诸钵罗切多士。众王子收下了她，娶她为妻。

那以后，梵天之子达克刹投生摩丽莎之腹，他虽然前世是婆罗门，但因为冒犯了大神湿婆，这一世投生成了刹帝利。由于达克刹光彩绝伦，又兼精通业行，梵天再次指定他为第六人祖纪的生主，滋蕃生灵。如是，依靠大神湿婆的恩慈，达克刹经历严苛的苦修，终于重续前行，再造辉煌。

诸钵罗切多士此后返回故乡，治理天下，在位一千天堂年。最终，他们记起至尊主的祝福，决定弃家出世。他们把妻子交给达克刹照顾，兄弟十人一起前往遥远的海边，那里是圣者遮迦梨之所居。

当他们在海滨修炼瑜伽之时，那罗陀前去探视。看到这位了不起的仙圣，诸钵罗切多士立时起身，恭敬顶礼。待那罗陀坐定之后，诸钵罗切多士说道：“伟大的婆罗门啊，我等有幸，能再次见到你。犹如日轮，以其周行，给害怕黑夜的人带来慰抚，你云游天下，驱散了众生的恐惧。上师啊，由于过度贪著家居生活，我等几乎忘记了大神湿婆和毗湿努留下的开示。所以，请你再用慧炬，照亮我们，好让我等跨越尘世之迷暗。”

那罗陀答道：“一个有教养的人经历三次出生，一者由射精（sukra），一者由上师之授皈依（savitra），一者由婆罗门再生礼，得到崇拜至尊主毗湿努的机会（yagyika）。但即便获得了这些机会，若未曾实际践履，侍奉上天，则一切所为，皆归无用。如若不去践履奉爱服务，不去取悦至尊主，苦修、致知、精进又有什么意义？一切玄术妙法，若未能助人最终觉悟至上主神——自我觉悟之究竟真谛，便毫无用处。

“如浇水于树根，枝杈叶干皆得滋养；又如输食于肠胃，则四肢诸根皆生

气力，如是，仅仅凭着崇拜至上主神，一切天神皆得满足。正如太阳造云生雨，到夏季又再次蒸水成云；又如众生形骸，皆由土聚，最终归于尘土。如是，天地万物皆流生于至上主神，随着岁月流逝，又返回到他里面。就像日光与日轮无别，此宇宙之表象亦无异于至上主神。

“醒时，诸根造作，为身所役；待到入睡之时，则皆若消隐。同样，一切幽明之物皆与无上者即一即异。天空之中，时而现光明，时而现浮云，时而现黑暗，就像这样，三极气性错杂变现，但至高绝对者却湛然不变。

“王子啊，为至尊主服务奉献吧。透过慈悲博爱，透过乐道知足、调伏诸根，你们便可以轻易满足至上主神——瞻难陀那。”

如此开示诸钵罗切多士之后，那罗陀径向梵天珞珈飞去。听了那罗陀这番教导，众王子对至上主神的爱著之心愈发牢固。最后，冥思着至尊主的莲花足，诸钵罗切多士终于回归不朽故乡，达到了生命之究竟归趣。

其时，叔伽天人对巴力克斯说道：“王中之杰啊，关于斯华央布筏摩奴次子乌塔拿钵多的后代，我如今已讲完了。下面，我要讲波黎耶伏罗多及其苗裔的事迹。”

从大哲麦萃耶处听闻这许多圣言后，毗多罗喜极而泣。他当即起身顶礼，五体投地，高声赞道：“伟大的通玄者啊，仰赖你的恩慈，我已经看清了挣脱世间无明的道途，正是这条路，领人回返不死灵天。”

毗多罗向圣者再三顶礼，这才挥手辞别，独自投象城而去。

第五卷



第一章 明王追日

叔伽天人讲到，波黎耶伏罗多受那罗陀教导，证悟真我，随后结婚成家。巴力克斯听说，大为惊讶，不懂为什么这样一位第一流的瑜伽行者要接受家居生活，这种生活乃是受缚于果报的根本原因，将败坏人生之使命。巴力克斯非常清楚，解脱的灵魂，已经托庇于至上主神的莲花足，不可能沉溺于家室妻儿之乐。

于是巴力克斯问道：“了不起的婆罗门啊，我有一疑。像波黎耶伏罗多这样的世间君主，贪恋妻儿家室，如何能够成就至高之圆满？”

叔伽天人答道：“汝所言不差。依附至尊者莲花足之蜜露的人，一心凝注于听闻至尊者的荣光，绝不可能舍弃自身的崇高地位，即便有时会遇到一些障碍。”

昔时，波黎耶伏罗多得仙圣那罗陀传授，离家修炼苦行。其弟乌塔拿钵多遂在父亲斯华央布筏摩奴的指导下，登立为帝，治理天下。故此，直至诸钵罗切多士，当朝之天子皆为乌塔拿钵多之后嗣。诸钵罗切多士弃位之后，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太子，斯华央布筏摩奴便亲往冈陀摩大拿山，寻觅长子，令他继承大宝。

虽然摩奴欲以经教职分说服波黎耶伏罗多，但这位王子修为精深，无意天子大位。如是，尽管不愿拂逆父亲之命，波黎耶伏罗多还是提出质疑：承受这许多世间职分，是否会偏离薄伽梵大法？

尔时梵天已知波黎耶伏罗多有意辞让大宝，遂乘天鹅，降于冈陀摩大拿山。梵天晓得，只有自己亲自出面干涉，波黎耶伏罗多才肯让步，因为这位摩奴之子在那罗陀的教导下，出世之心变得非常坚固。彼时，一切天神、仙圣，与韦陀典之御神，皆现身空中，迎候朝礼。如是梵天，现身如满月，其侧更有无数星曜，周匝围绕。

那罗陀见到天鹅乘舆，立时合掌起身，波黎耶伏罗多与斯华央布筏摩奴见状，也急忙恭敬顶礼，迎接梵天。在此起彼伏的礼赞声中，梵天面向波黎耶伏罗多，

微微一笑，开口说道：

“波黎耶伏罗多啊，你且谛听。不可嫉妒那超越我们想象力的至尊者。我们所有人，包括湿婆、那罗陀和我本人，皆必须执行他的命令。没有人可以凭借苦修、玄通、勇力、智慧或任何其他手段，抗拒至上主神所下的命令。

“我儿啊，不要以为我到这里来，是要做你的敌人。身为天地间一大宗师，我总是在至尊者的训谕下行事。我等皆受韦陀经教之羁勒，犹如公牛，鼻为绳穿，受人驱策。因为一切众生最终皆为至上主神所主宰，所以我们应当主动接受他的指令，犹如盲者，乐于随顺有目之人。即便是最超逸的解脱者，也会毫无怨言地承受前世的业报，因为他深知，躯体为气性所迫而有造作，作为灵魂的他却超然独立。

“王子啊，假若人还不能自我克制，就必定时时畏惧尘世之缠缚，即便此人行脚于丛林之间。因为他身边犹有六妻陪伴，那就是一心与五根。另一方面，甚至家居生活也不能伤害一个已经调伏了诸根的自足觉者。事实上，稳住于家居生活，按次第调伏了心与诸根的觉者，就像安守坚城的君王，可以击败一切强敌。经过家居期的训练，已经调伏爱欲之人，才能够出入随心，自在无碍。是故，你当凝心于至尊主的莲花足，接纳他所赐予的一切，即使是尘世之乐。”

身为晚辈，波黎耶伏罗多听毕，便向梵天顶礼，以恭敬心，领受了梵天的训令。此时，无论是收徒受挫的那罗陀，还是誓言被破的波黎耶伏罗多，内心皆无一丝怨恨之情，因为他们深知，该如何敬重长者之教。

受过斯华央布筏摩奴等人的崇拜之后，梵天返回了自己的居所——萨提耶珞珈。斯华央布筏摩奴见儿子接受了梵天的劝告，心中对梵天感激万分。在那罗陀的准许之下，斯华央布筏摩奴传位于波黎耶伏罗多，让他承担起持国保民的重任。斯华央布筏摩奴就此抛开了尘世间最凶险的职位，退隐山林，快活度日。

波黎耶伏罗多回到家中，便娶了生主毗湿筏羯磨之女巴赫斯玛蒂为妻。之后与其妻生下十子、一女，长子名为阿格尼多罗。此十子中有三子自幼守贞，欲成就至尊天鹅之觉位，故终生未娶。此外，波黎耶伏罗多另有一妃，生下三子，其名为乌陀摩、闼摩沙、瑞筏陀，此三子后来都成了人祖。波黎耶伏罗多统治大地，在位一亿一千万年，由于他无可比拟的勇力，没有一个邪恶之徒敢于靠近他。

波黎耶伏罗多深爱皇后巴赫斯玛蒂，随着岁月流逝，两人情意弥笃。凭着女性的温婉优雅，巴赫斯玛蒂的一颦一笑、扬眉举目、穿衣打扮，无不增长了波黎耶伏罗多的力量，使他精力四射，治天下如运诸掌中。如是，绝代英豪波

黎耶伏罗多，看上去成了一位凡夫俗子，沉溺在妻子的红袖脂粉之中，不能自拔。

一日，波黎耶伏罗多大帝远望日轮环绕须弥而行，心中忽生不满。据他看来，太阳于一年之中，六个月行于北方，则南方少日光，另外六个月行于南方，则北方少日光。于是，这位君王决定，要让处于暗夜中的那部分宇宙也得到日光。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凭借从崇拜至尊者而来的玄通之力，他乘上一辆灿烂无比的战车，尾随着日神，疾追不舍。

当波黎耶伏罗多驾车追日之际，那辆战车的车轮在大地上刻下了辙印，这些辙印后来变成七大洋，把整个大地分割为七大部洲。其后，波黎耶伏罗多大帝将七大部洲分封给七子，将女儿乌尔迦斯华蒂嫁给了苏喀罗阿阇黎，这两人生下一女，名提婆耶尼。

就在他功名鼎盛、如日中天的时候，波黎耶伏罗多大帝想起了往日师从那罗陀一心修道的情形，顿时悔愧不已，出离之心油然而生起，于是他自责道：“唉，我真是该死，一生只知寻欢作乐！现在，该结束了！我不会再待在这里，上蹿下跳，就像妇人手里牵着的猕猴。”

如是，由于至上主神的恩典，波黎耶伏罗多再次醒悟过来。把财产分给诸子后，他抛下妻儿社稷，入山修行，恢复了当初所成就的灵性境界。

第二章 人天奇情

自父亲波黎耶伏罗多退隐之后，阿格尼多罗继位，统领瞻部洲，子养万民。一次，阿格尼多罗亲自前往曼多罗山，朝礼梵天，以求子嗣。

为了寻觅一位高贵的妻子，阿格尼多罗来到山谷中一处园林，据说那里是常有天界仙女出没的地方。就在那里，他采集了诸般鲜花供品，开始崇拜梵天。

作为至尊主的代表，梵天自然明白阿格尼多罗内心的愿望。被阿格尼多罗的崇拜和苦行取悦之后，梵天在他的随众里选中了一位最妙丽的飞天女，遣她下凡与这位君王相会。

且说那园林原是仙家游嬉之地，到处奇花异木，鸟鸣蝶舞，更有天鹅、孔雀穿行于莲池绿草之间。当菩筏奇蒂出现于花径中间时，她的脚铃发出极为悦耳的丁零之声。英俊的王子阿格尼多罗那时眼睛半闭，正在修炼瑜伽。按说他本应收摄诸根，住心一处，可一看到前面款款而来的飞天女，听到她脚铃发出来的丁零声，这位王子的莲花眼却越睁越大。

凭着她的羞涩、谦恭、顾盼、举止、嗓音，菩筏奇蒂能让凡人，甚至天神都神魂颠倒。阿格尼多罗一见之下，就被她的绝顶风姿征服了。于是他便开口问道：“牟尼中的俊杰啊，你是谁？你为何来此？你莫非是至上主神的一种特殊能力？你似乎挎着两张无弦之弓，莫非你是来此猎杀野兽？”

为爱欲所惑，阿格尼多罗心智尽丧，他甚至无法判别菩筏奇蒂究竟是男是女。故此，他居然唤她作“牟尼中的俊杰”。不过，由于来者美艳非凡，阿格尼多罗实在无法相信此人会是男子，于是他便细察其体貌。他先看她的两条纤眉，它们是如此撩人心魄，这让他怀疑，此人或许是摩耶女神降凡。故此，他把这两条眉毛比喻为无弦之弓。尘世就像一片无边的森林，而居住在里面的众生就是任人猎杀的野兽。世间男子为女色所迷，最终死于这两张无弦之弓。

看着菩筏奇蒂一对善睐明眸，阿格尼多罗说道：“我亲爱的朋友啊，你有一支极其强劲的羽箭，那羽毛就像莲花的花瓣。尽管没有箭杆，可箭锋无比锋锐。你来此肯定是想用这箭猎杀某人，不过我不知道是谁。你的英武无人可及，

所以我祈祷，希望你能给我带来好运。”

由于阿格尼多罗已被菩筏奇蒂迷住，所以他希望她投过来的眼神会对他有利，现在，他已经离不开她了。

阿格尼多罗又说道：“我心爱的主啊，围绕着你飞鸣的蜜蜂看起来就像是你的弟子，他们似乎在吟唱三曼赞歌，不断向你奉上祷告。我已经被你深深迷住，以至看到你的纤腰圆臀，觉得你好像忘了穿衣着裳。”

看到菩筏奇蒂坚挺的乳房，阿格尼多罗几近发狂。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搞懂，此人究竟是男是女。这是因为苦行的缘故，苦行使得他的意识无法做出分辨。

阿格尼多罗于是以“再生者”（Dvijia，即婆罗门）相称，对菩筏奇蒂说道：

“婆罗门啊，你身体纤弱，胸口挂上这一对大角，肯定让你举步维艰。你用衣服将这对角盖上，我猜想，你是不想让任何人看见里面所藏的稀罕物件。求你打开它们，好让我看看里面藏了什么东西，你放心，我绝不会拿走你身上的任何东西。若你觉得不方便移开它们，我会很高兴帮你一把，因为我真的想知道，那对大角里究竟藏了什么奇妙的东西。

“最好的朋友啊，请你告诉我，你住在何方？我无法想象，那里的人怎么会有这样坚挺的乳房，这样美妙的体貌，让看到的人冲动难抑。从你甜美的言语、温软的笑颜，我断定你的口中必定含了甘露。你吐气如兰，必定总在吃祭供过主神毗湿努的食物。你的耳环形若鲨鱼；你的漂亮脸蛋像一湾湖水，而你的眼睛则像两条活泼灵动的鱼儿，不停地在里面游动；你的牙齿洁白，就像湖面上的天鹅；你的发丝飘拂，就像一群蜜蜂，发疯似的追逐湖上莲花的芳香。

“看到你莲花般的手掌，拍弄金球，我的眼睛大受刺激。就像好色的男人，这狡猾透顶的清风，正要吹走你的下裳。难道你不在意吗？

“苦行者中的俊杰啊，你究竟做了何种苦行，才修到这破人清修的绝代风姿？我祈望你能跟我一起苦修，肯定是梵天高兴了，把你送来，做我的妻子。我舍不下你，我的心已经附到你身上，再也无法离开。有着坚挺美乳的女子啊，我是归服你的臣子，你可以随你的心愿，把我带走。”

阿格尼多罗极为聪明，懂得奉承女人，赢取芳心的艺术。如是，他用这番色眯眯的话语，取悦了飞天女。

菩筏奇蒂被这位君王的才智、学问、年貌、风姿、豪富深深打动。自此，她留在阿格尼多罗身边，与他一起生活了数千年，享尽了人间天上之福。菩筏

奇蒂跟阿格尼多罗隔年生一个孩子，一共生了九孩子，其名为拿比、金补鲁莎、诃黎筏刹、伊腊博黎答、罗弥耶伽、喜朗摩耶、俱卢、跋多罗史华、开图摩勒。因为吃了飞天女的奶水，这些孩子个个都长得强壮无比。长大成人后，他们每个人都分到了瞻部洲的一部分土地，负责治理那里的臣民。瞻部洲大地共有九州，九州之名，皆从此九兄弟而来。

儿子们长大以后，菩筏奇蒂返回天界，以表达对梵天的崇仰。对于她的离去，阿格尼多罗伤心万分，时刻不能忘怀。故此，他死后被转生到菩筏奇蒂所住的祖灵珞珈。

待父亲去世，以拿比为首的九兄弟娶了迷卢诸女为妻。

第三章 裸形化身

为求子嗣，拿比王携其妻，举行祭祀，崇拜至上主神。当然，仅仅依靠形式化的祭祀，并不一定会得到至尊主的恩典。但是，当拿比王虔诚举祭，以大爱心奉上祷告时，对奉献者钟爱无比的至尊主以四臂妙相，现身在他面前。拿比王与诸祭司见了，无不欢喜莫名，犹如贫子，骤得财宝。拿比王当下率众婆罗门恭敬顶礼。

一番供养之后，众祭司向至尊主祷告：“最受崇拜的人啊，我等皆是你永恒的奴仆。虽然你圆满自足，我等还是祈请，求你能受纳我等些许微不足道的服务。

“主啊，无论在哪个方面，你皆圆满完备，可是，当你的奉献者，以颤抖的声音，向你献上茶腊茜树叶、些许水与些许嫩草，你就会感激满足。我们用这许多奢华的礼器祭品崇拜你，但现在我们明白了，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用这些夸张的仪式取悦你。你不需要牺牲玉帛，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为我们自己的功利果报。

“主啊，你在此现身，好像是一个索取崇拜的人，但事实上，你仁慈到来，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要求。由于无明熏习，我等之崇拜，定不曾毫无差失，然而，仅仅你的出现，就已然是对我们无价的赐福。

“这位是拿比王，他生命的终极目的，就是得到一个像你一样的儿子。为此，他就像一个乞儿，求乞豪门，却不过是为了一把谷米。为他举行这样的祭祀，我们都觉得羞愧难当。我们祈求你降临，但只是为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世俗目的，这肯定已经大大地冒犯了你的莲花足。出于无明，我等打扰了你，求你宽宥我等。”

至尊主对祭祀们的祷告极为满意，于是他便回答道：“至诚的圣者们啊，你们为拿比王求祷，希望他能有一个像我一样的儿子，但这太困难了，因为我是那无贰之一。不过，我把婆罗门当作我的口舌，所以，你们的话语不能落空。我不能找到一个跟我一样的人，我只能亲自分身，显现于迷卢皇后腹中。”

说毕，至尊主毗湿努忽然消隐，遁入无形。不久，拿比大帝和迷卢皇后产下一子。此子生来就具备一位化身的所有特征，比如脚掌上有掌纹，其形或似旗帜，或似闪电，或似莲花。看到这些吉祥之相，拿比认定此子乃人中最胜，便给他取名黎沙巴。

黎沙巴德力日盛，众婆罗门、朝中大臣、士民无不盼望他能早日登基继位。对于黎沙巴的盛德威名，因陀罗心怀嫉妒。为此，他中断了婆罗多之地的雨水。黎沙巴看破了因陀罗的心思，这位一切玄通秘法之主，只是微微一笑，当下即运用瑜伽幻力，在他的王国里洒下了倾盆大雨。也是在这瑜伽幻力的作用之下，拿比王总是沉浸在父子亲情之中，出于内心的巨大欢喜，他不断用颤抖的声音呼唤着：“我的儿，我的宝贝。”

这位至尊主的化身待人友善，就像世间常人。拿比王见他已经长大，又受众人爱戴，便让他继承了帝位，登基加冕。那以后，拿比王和迷卢皇后一起退隐于巴答黎喀净修林，精勤苦修。不久，拿比一心凝注于至上主神，尸解升天。

父母离世之后，黎沙巴天人意欲以身作则，教导黎庶。为此，他先是就学私塾，接受了梵行者的生活。学业完成，他按礼法酬谢上师，接着娶了一位妻子，名叫迦央提，此女乃天帝因陀罗所赠。黎沙巴天人齐家治国，恪守正法。在位之时，生了一百个儿子，个个才德兼备，卓尔不凡。

长子婆罗多，是一位杰出的巴克提行者，此中土世界得名婆罗多之地，即从他而来。婆罗多与其他年长九子，皆具刹帝利之质。黎沙巴天人另外九个年幼的儿子，也是第一流的巴克提行者，后来都成了《薄伽梵往世书》的传法阿阇黎。剩下的八十一个儿子，禀赋婆罗门之性，襄赞了韦陀正法之开启。

其时种姓之法已受轻忽，故而，作为至尊主的黎沙巴天人，虽然超世独立，却担当起教化无知凡夫的责任。黎沙巴天人为此以刹帝利自处，向世间生民演示，如何居家践职，成就法、利、欲乐、解脱。在婆罗门的指导下，黎沙巴天人举行了一百次各种形式的祭祀，从而取悦了至尊主毗湿努。

黎沙巴天人治下，百姓们怡然自得，除已有之外，更无所求。他们对国君爱戴至深，甚至不欲向他提出任何要求。一次，黎沙巴天人与其百子游幸至婆罗筏多，正逢其地有婆罗门大会。听了与会众贤圣的一番讨论，黎沙巴天人借机当着无数臣民的面，教导诸子，好让他们将来能以圣王之道，治理天下。

他说道：“我儿啊，人身难得，不应昼夜但以感官享乐为务，这些快乐连吃屎的猪狗都能得到。人当穷其一生，精勤苦修，自升于纯粹奉爱之境界，如

是体证无量妙喜。

“唯有透过侍奉修为高深的巴克提行者，人才能挣脱尘世的捆绑。其他的人，对解脱毫无兴趣，由于日日与酒色之徒为伍，地狱之路已经在他们脚下畅通无阻。当人把感官欲乐视为其性命之所在，就会发疯似的追逐外物，如此造下种种罪业。他不晓得，正是因为过去生中的罪业，他才承受了现前的烦恼之身。他也不晓得，继续享乐造业，会使他永远不得脱出尘世之羁累。即便博学多识之人，若不明白追逐根尘欲乐无异于浪掷光阴，须知是人，痴狂颠倒。

“男女之情，乃世间法之根本，缘此妄念故，男女以心相许。如是情缘日深，愈发贪恋躯壳、家室、产业、子女、财富。我执幻念，由此愈发深透。事实上，只要人不去探求自我觉悟，其人生使命，已然败坏。

“我儿啊，你们应当拜一位至尊天鹅为上师，在他的教示之下，践行各种苦行，并为至上主神献上服务。透过修炼巴克提瑜伽，你们便能超拔至天人之学的最高境界，由此懂得，获得至上主神的恩慈，才是人生之究竟。若不能够救度受赡养者出于生死轮回之途，任何有情皆不应做上师、父母、丈夫或天神。

“我儿啊，汝等当服从长兄婆罗多，侍奉他，就等于是侍奉我。”

随后，黎沙巴天人立婆罗多为帝，不再过问朝政。他虽然还是住在宫里，却行为疯癫，裸形露体，披头散发。不久，他离开婆罗笈多，行脚世间，成了一位疯头陀。外表看来，他又聋又哑又痴，不再顾忌任何礼法风俗，他就像一块顽石、一个幽灵、一条疯汉。

黎沙巴天人走过城镇、村庄、乡间、山林、军营、牛棚、旅舍，所到之处，皆为宵小愚氓所拥堵。此辈有时向他投掷石块，有时向他泼洒粪便污秽。他不断受到恐吓、追打。有人对着他撒尿、吐痰，还有人故意在他面前放屁。

尽管世人以种种恶名呼喝他，以种种手段磨折他，黎沙巴天人却毫不理会，漠然相向。因为他晓得，躯壳最终的下场必定如此。他安住于自身的灵性和光，超越了一切躯体化之生命观，了知灵与物，决然分离，所以对这些侮辱轻慢，全不在意。他无嗔无怨，独自穿行于人间世上。

黎沙巴天人身形妙好，体貌精雅，嘴上总是挂着温柔亲切的笑容。他的眼睛微红，犹如莲花瓣一般，再加上面容俊美，使他显得极为迷人，甚至已婚的妇人看到他都会心旌摇荡。可是，他长长的棕褐色卷发蓬乱纷披，身体又脏又糙，却让人觉得他似乎有鬼魂附体。

眼见庸众对他如此敌视，黎沙巴天人最后采取了蟒蛇行，随地躺倒，再不

走动。拉屎撒尿之后，他就在屎尿上打滚，好叫众人看到，不敢进前滋扰。然而，虽说他处身污秽，体表却并无恶臭散发，相反，他的屎尿让乡间八十里内，香气馥郁。

作为至尊主的分身，黎沙巴天人显示出一切妙喜之兆，种种神通诸如天眼通、他心通、宿命通等，亦随之而生。然而，他从不曾运用过这些力量，因为即便是一位修为精深的通玄者，也绝不会信任心意，就像猎人，捕获到野兽后，绝不会掉以轻心，知道这些野兽随时会逃之夭夭。犹如荡妇，轻易被浪子勾引，其夫不觉，反为二人所杀，若瑜伽士不能收摄心意，便会为淫欲、贪嗔所乘，断送自己的慧命。

黎沙巴天人之身彻底灵性，但由于瑜伽幻力的作用，他自认为此身与凡夫无异。故此，他的举止，就像那些苦苦追求自我觉悟的尘世凡人。一次行脚之际，他经过南印度的喀尔纳陀省，进入了俱陀喀叉罗附近的一片密林。他口含石子，状若疯癫，游荡于丛林之间。此时，竹木相摩，燃起一场丛林大火。一时间，风急火旺，竟烧光了整座林子，黎沙巴天人的身体，也就此焚为灰烬。

那个地方的国君，名阿尔诃特，闻听黎沙巴天人之风范举止，受魔力蛊惑，便欲起而效尤。他借着喀利纪的影响，抛弃韦陀经教，自创了一套新的教法，此即后来之耆那教。

第四章 帝子化鹿

黎沙巴天人出家后，婆罗多从父之命，登立为帝。他施行仁政，爱民如子，受到天下人的爱戴。他的妻子名般叉遮尼，乃毗湿筏鲁巴之女，生有五子。婆罗多大帝广行祭祀，以此崇拜至上人格主神，他知道，供养天神实际上是对至尊主各个肢体的献祭。如此按父命行事，婆罗多爱神之心日盛，心地越来越洁净清明。

婆罗多大帝命中当享荣华，为期一千万年。如此，虽然犹在盛年，当命定之时将到时，他舍弃了后宫佳丽和江山社稷，把财产分派给诸王子后，独自一人，隐退于哈德瓦的补腊诃净修林。他从林园里采集了鲜花、嫩枝、茶腊茜叶，从冈多吉河中汲了清水，并以各种根茎、果实，供养至上主神。就这样，他知足自得，心中再无一丝享乐之欲。

透过不断修炼，婆罗多对至尊主的爱日益增强，心灵逐渐融入妙喜之境。在爱的迷狂之下，婆罗多身毛为竖，泪若泉涌。他时时冥思着至尊主红嫩的莲花足，心湖里溢满了神爱之水。当他的心深深地沉潜于此湖中时，便浑然遗忘了一切外在的仪轨条。

身系鹿皮的婆罗多，风姿俊朗超逸。由于一天洗沐三次，他的卷发总是湿漉漉的。每天清晨日出，他便唱赞梨俱赞歌，崇拜居停于日轮之中的太一毗湿努。

一日，早课之后，婆罗多跌坐水岸，凝神持咒。就在此际，一头渴鹿来到附近，尽情饮水。突然之间，近处传来一声威猛的狮吼。

那头黑斑母鹿性情胆怯，听到狮吼，大受惊吓，两眼惶恐，左右环顾。那母鹿受惊，当下不顾饮水，纵身跃起，跳过溪涧。母鹿原有身孕，一跃之下，腹中胎盘坠落下来，掉入激流。那母鹿流产失子，哀伤惶急，待到躲入石窟之中时，已是精疲力竭，不一刻便倒地身亡。

婆罗多坐在岸边，看到失去母亲的幼鹿顺水漂流，不禁大起悲心。于是他便从激流中捞起幼鹿，把它抱回了隐修之地。

自此，婆罗多开始饲养这头幼鹿，喂它青草，保护它不受其他野兽的侵扰，

无意之间，便对小鹿有了感情。小鹿痒了，他会为它抓挠，有时，他还会抱着小鹿亲吻。由于照看小鹿太过用心，婆罗多渐渐忘记了对至上主神的崇拜。实际上，数日之后，他就抛开了所有的清规戒律。

此时的婆罗多已经完全把灵修置诸脑后，他自思：“哟，这幼小的鹿儿，受命运之力的拨弄，失去了亲人，如今却托命于我。除了我以外，它一无所知，我已然成了它的父亲、母亲、兄弟、戚友。这鹿儿完全信任我，我不该心生怨尤，认为照顾它会伤害到自己的利益。我如何能抛下一个皈命于我的生灵？尽管鹿儿扰乱了我的清修，我还是有责任全面照顾它，保护它，让它欢喜。忽略一个托命于我的无助的生灵，将会铸成大错。就算是出世者，也应当怜悯他人的苦痛。人当不惜牺牲一己的利益，保护归顺者，即便这些利益至关重大。”

在极度的依恋之下，婆罗多与小鹿同榻而眠，同行同浴，甚至同食，如此，他的心完全为情感之索所绑缚。因为担心其他野兽的来袭，婆罗多去丛林采集花果柴草时，也会带上小鹿。

那鹿儿稚拙可爱，深深地迷住了婆罗多。有时，出于深情，他会把小鹿扛在自己的肩上。心中洋溢着对小鹿的爱，他醒时把它抱在膝上，睡时把它搂在怀里。就这样，婆罗多从调弄这头小兽之中，感受到极大的乐趣。

甚至当修炼祭拜之际，婆罗多也会中途起身，去察看小鹿是否跑开。看到鹿儿安然无恙，婆罗多才放下心来。此时，心满意足的他会祝福他的鹿儿，说道：“愿你幸福安康。”

一日黄昏，婆罗多发现小鹿没在自己的隐修庐里。他立时心神大乱，就像聚敛了一点儿钱财的吝啬鬼，转瞬间失去了自己的财富。看不到小鹿，婆罗多忧虑万分，在分离之苦中，他悲叹道：“啊呀！可怜的鹿儿，你信靠我，可如今却孤苦无依。我的心冷酷无情，欺诈成性，如同狡猾的猎人。不过，虽说我轻忽了可怜的生灵，已经证明自己全无信义，你会不会回来，再次把信心放在我身上？我还能看到你在花园里漫步、吃草吗？或许，你已经被虎狼吞吃了！”

回想起小鹿调皮可爱的样子，婆罗多心生迷惘，像疯子一般自语道：“王子一般的小鹿啊，你何时才能回来，抚慰我受伤的心灵？我定是毫无福报，不然鹿儿如今已然归来。我闭起眼睛，佯装冥想的时候，鹿儿会抬起嫩角的角尖小心翼翼地戳我，用娇嗔包裹住我。我把献祭用的供品放到吉祥草上，鹿儿会顽皮地用齿牙咬啮它们，把它们染污掉。我责罚它，把它推开，它害怕了，只好静静地坐下来，不再调皮捣蛋。”

说完这番话以后，婆罗多起身奔往丛林。他看到小鹿的蹄印，不觉怜爱之心大发，赞叹道：“不幸的婆罗多哟，跟大地所行的苦行比起来，你的苦行微不足道。靠了峻厉的苦行，大地之表才印上了最美丽、最吉祥的蹄印。因为这些蹄印，这片土地方才成为适合婆罗门举祭升天的吉祥之地。”

婆罗多抬起头来，看到月亮上的鹿形黑斑，便又叹道：“莫非月亮也知道鹿儿离家远走，对这可怜的小鹿大发善心，给了它一块栖身之地，好避开野兽的袭击？小鹿就像我的孩子，因为跟它离别，我浑身烧热，犹如陷身林火。必是月亮看到了我的愁苦，向我洒下甘露，仿佛良友为发烧的伙伴喷洒凉水。”

就这样，婆罗多被无可抑制的欲念制服，这欲念以一头小鹿的形体展现在他面前。他的退堕，似乎是由不可见的前世罪业所造成。不然，在舍离家人亲友，视彼等皆为烦恼魔障之后，他怎么竟然会被一头小鹿迷住？虽然，表面看来婆罗多是受了前世业力的影响，但对身为伟大奉献者的他，这其实不太可能。推论是，他故意变得嗜爱小鹿，以此荒废灵性修炼。

正当婆罗多四处寻觅小鹿之际，不可逾越的死亡出现在他面前，犹如毒蛇，钻入鼠穴。婆罗多像疯子一般徘徊于山林之间，最后坠下悬崖。就在他横卧谷底，奄奄待毙的时候，他看见小鹿依偎在他身边，犹如赤子，哀父之亡。如是，婆罗多临离开躯壳之时，还一心挂念着小鹿。因为这个缘故，他下一世堕入了鹿胎。不过，由于他前世践行过严格的巴克提修炼，故虽受取鹿身，却未曾忘记前世的所作所为。

婆罗多故意怠弃修炼，上天为了立即补救他的错失，给了他一具鹿身，以便重新唤起他对灵性生活的渴求。

沦于鹿身的婆罗多，还能记得起前世的经历，于是他不断悲悔哀叹：“多么不幸啊！我从自觉之途上退堕下来！我抛妻别子，隐居修炼，为的是让自己圆满安住于无染觉性。可是，由于愚蠢，我的心却再起贪执，这回是对一头鹿。”

婆罗多虽处鹿身，却因忏悔故，在内心彻底舍离了红尘浊世。他离开了生身之地和母亲，独自返回仙圣菩拉斯提阿和菩腊河所在的隐修之地。此时的他，小心谨慎，担心再度沦为不良交往的牺牲品。他从不吐露自己的经历，每日入圣河洗浴，但以枯草为食，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最后，婆罗多舍弃鹿身，于临终之际，高声求祷：“至上主神乃万物之真宰，宇宙之大我，居停于一切众生心中。他乃祭祀与瑜伽之人格化身，最为殊胜庄严。我今离此形骸，向他恭敬顶礼，愿得生生世世，为他服务奉献。”

第五章 大痴说法

婆罗多下一世转生为婆罗门之子。其父乃安吉罗一系之传人，真纯洁净、知足安忍、温柔无妒，具足一切美德，又学问渊博，遍习一切韦陀经教。作为一位巴克提行者，他时时为至尊主服务奉献，乃得长处妙喜之境。此婆罗门有妻妾二人，其妻生九子，皆有才德；其妾生下一对孪生兄妹，为兄者即婆罗多，后来被人唤作大痴婆罗多。

由于至尊主的恩慈，大痴婆罗多能够记起自己的前世经历。故此，他虽出身婆罗门之家，却害怕与亲友邻人的亲近往来会使自己退堕。出于这种想法，大痴婆罗多在人前表现得如同愚人疯汉——又聋又哑又傻，以此避开俗世的纠缠。但在内心深处，大痴婆罗多一直冥思着至尊主的莲花足，唱赞着他的荣光。

大痴婆罗多的父亲极其疼爱他。虽说儿子根本不适合成家立业，这位婆罗门父亲还是为他举行了所有梵行者的净化仪式。并且，他也不顾儿子不愿受教读书，依然花力气教导儿子，但求恪尽自己为父的职分。

在父亲面前，大痴婆罗多只是一味愚顽疯癫，好让父亲打消用韦陀礼法教化他的念头。不管父亲教他什么，他总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父亲叫他大便后洗手，大痴婆罗多却先洗手后大便。他父亲想教他持诵伽耶特黎咒（Gayatri Mantra），可教了四个月，大痴婆罗多还是学不会，最后他父亲只得作罢。

可是，这位婆罗门照样溺爱这个傻儿子，把他当作自己的性命。就像世间一般凡夫俗子，这位婆罗门极为爱恋妻儿室家，总是希望大痴婆罗多有朝一日能成为饱学之士。他费尽心机，想教儿子韦陀义理、洁净之法、举祭之礼，却浑然忘记了，自己有朝一日将会死去。

但死亡并不曾忘记他。时间一到，死亡就把他带走了。眼见丈夫死去，婆罗门之妾把两个孩子托付给正房，自己跳入了火葬的柴堆，跟随丈夫升天而去。父亲死后，大痴婆罗多的兄弟们认为他全无头脑，愚不可及，便不再让他读书习诵。这些兄弟虽然精通韦陀三明所阐扬的福报业行，但对巴克提之道，却一窍不通，是以根本无法窥测到大痴婆罗多的道行境界。

由于大痴婆罗多状若疯癫，那些无异于两脚禽兽的世俗小人常常欺侮他，他却从不反抗争辩。他什么都吃，无论是乞讨来的、劳作赚来的，还是送上门来的，也不管是美味佳肴，还是残羹剩饭；但他从不为享乐而进食，因为他已然摆脱了身见我执。他身体壮实，肌肉虬结，宛若公牛，根本不在意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他席地而眠，从不洗浴，故而灵光妙色，全为尘垢所掩。他只围一块肮脏的腰布，肩上挂的圣线，也是又黑又烂。

大痴婆罗多耕佣维生，他的那些兄弟借此使唤他，让他去农田里拼命干活。然而，大痴婆罗多其实根本不懂农活，但知一味蛮干，为此，他的兄弟们常常只给他吃些碎米败谷、锅焦油捞。大痴婆罗多也不管好歹，拿来就吃，从不计较。

其时有一匪首，出生贱民，因为渴欲得子，便计划以一痴汉作牺牲，供养跋陀罗·喀利女神。这匪首捉得一汉，痴顽如畜生，不料半夜里却跑掉了，于是他便命手下四处搜寻。这帮人寻寻觅觅，闯入一处稻田，见到大痴婆罗多正坐在地头，看守庄稼。那匪首一见大痴婆罗多，寻思此人正好合用，当下笑逐颜开，不由分说，便把大痴婆罗多绳捆索绑，押往喀利神庙。尽管大痴婆罗多身强体壮，本来足可逃生，但他却听天由命，并不抵抗。

按照自己的一套规矩，盗匪们先给大痴婆罗多洗澡，为他换上新衣，戴好花鬘饰物，周身涂抹檀浆，然后，让他饱餐一顿。张罗完毕，众强盗把呆子婆罗多牵到喀利女神的神像面前。他们向女神供上香灯花果，吹吹打打，开始崇拜女神。末了，他们让大痴婆罗多在神像前坐下，一位担任主祭的强盗在他头顶举起利剑，口诵喀利之咒，向女神祝祷，欲以大痴婆罗多之血为酒醴，供养跋陀罗·喀利。

这伙强盗肆无忌惮，居然妄图杀害至尊主的伟大奉献者、众生之友——大痴婆罗多，喀利女神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再也无法容忍。突然，神像崩裂，女神身放光明，踊跃而出。愤怒的女神眼射电光，獠牙暴张，似乎准备摧坏世界。

喀利女神跃下神坛，抓起主祭盗匪手中的利剑，倏忽之间，砍掉了所有强盗的头颅。女神后面的一众女巫女妖见状蜂拥而上，跟女神一起，狂饮从那些断颈里喷出的鲜血，犹如享受玉醴琼浆。喝下鲜血后，女神和她的随从们几近癫狂，叫嚣跳踉，抓起强盗们的人头，抛掷取乐。

此事发生不久，辛度和娑毗罗之地的国君罗睺伽那，启程前往伽皮罗净修林。当他来到伊克殊摩提河边时，需要添一个轿夫。他的手下四处寻人，恰好撞见了大痴婆罗多。这些人见大痴婆罗多身强体壮，觉得此人如牛似驴，正堪负重

之用。于是他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强把大痴婆罗多拉来，为罗睺伽那大王抬轿。大痴婆罗多极不愿杀生，所以当他为国君抬轿之时，非常小心翼翼，举步投足，唯恐踩上了虫蚁。这么一来，大痴婆罗多便无法跟上其他轿夫的脚步，以致轿子颠簸摇晃，令罗睺伽那大王极为不适。

如此被颠了几回，罗睺伽那大王出声警告抬轿众人：“尔等抬轿，为何如此不稳？尔等从今起务必小心在意，好好抬轿。”

听到国君责备，众轿夫怕受惩罚，大为惊恐，急忙回答道：“主公啊，我等恪尽职守，并未疏忽大意，只是这新来之人不够敏捷，所以才生出这等难处。”

这些轿夫都是首陀罗，对其他生灵全无怜悯之心，自然不会在意路上的蚂蚁。这等人与一位圣贤——呆子婆罗多一起干活，必定无法协调。罗睺伽那大王知道是因为一个人的过错，才让他的轿子颠簸摇晃，不由微微发怒。

受强阳之气驱迫，罗睺伽那大王开口讥嘲大痴婆罗多，后者光相隐微，犹如火为灰蔽。那国君说道：“我的好兄弟，你看上去疲惫不堪，大概你是凭一人之力，抬了这许多路程。我感觉你是年老体弱，不堪重负。莫非其他轿夫不愿跟你合作抬轿？”

虽然受到这番讥刺，大痴婆罗多却无动于衷，并没有像罗睺伽那大王一般生起嗔心。因为他明白，自我与构成躯壳的那一团物事全不相干。大痴婆罗多也不说话，管自抬轿而行。

罗睺伽那大王发现轿子还是颠簸不止，便破口大骂起来：“你这混蛋！难道你不晓得我是你的主子吗？你竟敢藐视我的命令，我要惩罚你，犹如阎罗对待罪人。我得给你点儿颜色看看，好让你清醒过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在强阳、浊阴气性的作用下，罗睺伽那大王落入了躯体化的生命观，以为自己是一个国君。尽管以学问渊博自诩，罗睺伽那大王却无法体会到一个像呆子婆罗多那样的纯粹奉献者所达到的灵性境界。故此，他才敢出言不逊，责骂大痴婆罗多。

大痴婆罗多微笑答道：“大王啊，你所言不虚。我确实不曾出力抬轿，因为身体才是轿夫，而我不是。你说我身体羸弱，不知形神之别的人，自然会这般说话。

“身体或有肥有瘦，但没有一个有学问的人，会如此形容灵魂。故此，你说我不甚壮实，倒也并没有错。假若这段路程真与我相干，我必定会体验到辛苦，但既然我与此毫不相干，那对我而言，就根本无所谓辛苦。

“身心之困乏、饥渴、苦乐、嗔怖、悲幻等等，无不是躯壳之变化。是故，沉浸于躯体化之生命观的人，必然为情境所转。但我脱离了躯体化之生命观，所以无论是抬轿还是挨骂，都不能影响到我。

“大王啊，你自认为是主子，故此，你才想要命令我。但我必须告诉你，这种态度并不可取，因为一切名位皆无常易逝。今天你或许是国君，而我是奴才，但明天我们的地位可能就会颠倒。其实，每个人皆受气化之驱迫，故而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奴才。

“大王啊，你称呼我混蛋，说我是一个又疯又痴的家伙。不过，我要告诉你，我虽然行为疯癫，却是一个解脱的灵魂。惩罚我你会得到什么呢？就算你是对的，而我真的是个疯子，你的惩罚还是不起作用，因为这无异于鞭打死马。即使疯子受到惩罚，可他的疯病并不会得到治愈。”

出于谦卑，大痴婆罗多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奉献者，他自视凡庸，认为给国君抬轿，也是消除过往的罪业。如是，大痴婆罗多心平气和地说了这番话，准备接着为国君抬轿。罗睺伽那大王原就喜爱谈玄论道，听了大痴婆罗多的对答，心中我慢之结顿然松弛，不再执着国君身见。

于是罗睺伽那当即从轿子上下来，扑倒在地，以头面顶礼大痴婆罗多之莲花足，请求大痴婆罗多宽恕他侮慢婆罗门的罪过。

罗睺伽那大王怀着巨大的谦卑、忏悔之心，说道：“婆罗门啊，你隐姓埋名，混迹世间。你究竟是谁？你是一个博学的婆罗门，还是一个圣者，抑或是一位解脱的灵魂，就像答塔垂亚？你为何来到这里——莫非只是为了饶益我们？

“先生啊，我丝毫不害怕因陀罗的金刚杵、湿婆的三叉戟，乃至阎罗的法杖，但我非常担心冒犯一位婆罗门。

“你深藏不露，抱道陆沉，却为何要像痴汉一般，浪迹人间？

“伟大的圣者啊，你所说确定无误，可是，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无法轻易领会玄理妙道，求你慈悲，把方才所说的话，再清楚地解释一遍。我认为，你之降凡，乃是作为伽皮罗天人的直接代表，饶益一切众生。

“上师啊，请你告诉我，何为世上最安全的庇护所？我觉得，你之所以现身为聋哑痴呆，不过是为了检验世人，看谁才真正算得上是一个人。我因为贪著世味，已经无法看见妙道。现在，我拜倒在你面前，乞求你的开示，请你告诉我，如何进升于灵性之途？”

罗睺伽那大王提出疑问：“你说你并未因劳作而变得疲乏。然而，虽说灵

魂无疑与躯壳有别，但它似乎有苦乐之感，也会因身体之劳作而变得疲乏。譬如将一锅牛奶和大米置于火上，锅子加热后，牛奶和大米也随之变烫。同理，躯壳所体验之物质境况似乎也会影响心识和灵魂。故此，灵魂不可能完全脱离物质境况——这是我的推理。虽然现象世界并非真实，但肯定会对受局限的灵魂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尽管业行无常，但不能说不真实。

“你说主仆关系并不真实，缘无常故。可是，若有人登上王位，治民惩乱就成了他的职责。借着惩治诛伐，国君才能教化百姓臣民，使其遵礼守法。你说惩治疯子、痴汉毫无意义。然而，因为践履职分可以清除前世罪业，所以，即便勉强而为，也当不无饶益。

“苦恼者之友啊，只因有了这具国君之身，我虚骄傲慢，侮辱了你，造下极大的冒犯。所以，我祈求你，以无缘大慈眷顾我，让我脱离由此而来的罪恶报应。我晓得，你已经破除了一切躯体化的生命观，平等对待一切众生，我对你的羞辱，对你而言，其实根本不足挂齿。但是，我冒犯了你，若你不肯原谅我，即便我像湿婆一般神通广大，也必定消亡。”

大痴婆罗多答道：“王啊，虽然你体验不深，却像大师一样侃侃而谈。但体道悟真之人，绝不会说出你这番话来，是故，你不能算是真正有学问的人。须知，涉及主仆关系之类的戏论，皆不离世间业行。对这类戏论兴味盎然的人，灵性进步绝难发露。犹如梦醒，自知梦境虚幻不实，今生来世一切红尘之乐，当知终究微不足道。当人悟到这一点，韦陀诸经，虽说是世间法的绝好指南，已不足以启人悟入玄理妙道。

“只要人的心意还受习气杂染，它就依然像一头未得驯服的野象。透过运用感官，未经调伏的心意不断扩张其善、恶之业，如是于追逐欲乐之际，为贪嗔所制。心意裹挟着生命体，进入各种躯壳，流转于天、人与低等族类之间。

“博学之人有言，体貌、束缚、解脱皆从心而生。心若沉溺感官之乐，便会招致生命之受局限，以及随之而来的苦恼。心若不执世间欲乐，便是解脱之因缘。火燃灯芯，若燃烧不当，灯火就会变黑；若燃烧得当，灯火就光明畅亮。同样道理，心若舍离感官之乐，便会引发觉性之本来灵明。

“当人迷失了本来觉性，幻力就会在心中造下种种业识，由是自无始以来，业识不断积聚。有时，这些铭印显露于醒觉状态，有时则出现于梦中。解脱之人非常清楚这一切如何发生。灵魂之自我认同力，或曰心，乃尘世一切烦恼之起因。心为疾病、哀痛、幻惑、执着、贪嗔所动，造成束缚，以及局限化生命

里的虚假亲附感。

“王啊，把为上师和至尊主的莲花足服务奉献当作武器，试着降伏你自己的心。”

罗睺伽那闻言，欢喜赞叹道：“最超卓的人啊，借着你的力量，以前对经典里种种抵牾之处的疑惑，如今尽得扫清，是故，我在此向你恭敬顶礼。婆罗门之俊杰啊，我受染极深，我的眼力已被傲慢之蛇所伤。我处于病态的生命之中，你甘露般的话语消减了我的苦痛，是治病的良药。唯一的难处是，这些玄妙的开示极难理解，所以我请求你，用更简单的方式再复述一遍。”

大痴婆罗多答道：“我等大地一切众生，皆为不同躯壳里的生命体。千差万别的躯体及其能力，无非土地所化，不过名称有异而已，因为坏灭之后，复尽归尘土。某些此类物质之聚合被唤作轿夫，其足、踝、膝、腿、胸、头所合成之形骸，亦唯土地所造。这些轿夫的肩上，扛着木制的轿子，轿子里坐着所谓的娑毗罗之王。这国王的躯壳，也无非是土的另一种变形，可在躯壳里的你，却虚假地认为自己是国王。

“事实上，这些为你无偿抬轿的人正因遭遇不公而受苦，而你，强迫他们为你抬轿，已经证明了你的残酷无情，你却自恃高贵，居然认为自己在保护臣民。君王当举动如神使，如是指引百姓，走向灵性之途。若君王以为身为元首，就可以役使百姓，用来满足其感官欲乐，那么他必会堕落沉沦。

“在天地间之无常表象背后，有绝待之理、至上原人在，一切饱学之士皆呼之为华胥天人，彼乃大梵与超我之根源。

“罗睺伽那大王啊，除非人得到机缘，用一位伟大奉献者莲花足下的尘土抹遍全身，否则便不可能见证绝对真理。

“在前一世，我被世人称为婆罗多大帝，透过彻底舍离尘世业行、为至尊者献上奉爱服务，我已经获得了灵性圆满。然而，不幸，我竟对一头小鹿产生了爱恋之情，为此我荒废了灵修，下一世不得不投胎为鹿。因为曾经诚心为至尊主服务奉献过，我还能记起前生，以及退堕的因缘。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混迹世间，不求人知，以此远离尘俗熏染。”

念及前尘，大痴婆罗多心生悲悯，于是继续开示罗睺伽那道：“在三极气性的魅惑下，受形气局限的灵魂踟躅于极为艰困的物质存在之途。由于无法超越三种业果——吉、凶、吉凶掺杂，他只得夜以继日，拼命劳作，就像一个贩子，窜入森林，想获取一些将来能贩卖求利的东西。

“森林中有六个强人，抢去了那贩子的资财。此外，那里还有豺狼虎豹，各种凶兽出没，伺机掠走牧羊人的羊羔。

“林间灌木藤蔓密布，当人寄身其下，便受到蚊虫叮咬。有时，他见到林中幻境，有时，他见到山魃鬼魅，恍如流星，倏忽闪过，令他迷惑丛生。

“在林间小径四处搜寻之际，那贩子有时被旋风眯住了眼睛，甚至搞不清自己存身何处，在干什么。他游荡着，有时听到不知何处蟋蟀凄厉的鸣叫，与猫头鹰尖利的啼声，让他心中痛楚万分。有时，在饥饿的驱迫下，他会奔向一棵并无花果的树木；有时，他焦渴难耐，在幻觉之下，拼命追逐林中蜃景；有时，他举身跃入浅滩，徒然折断了骨骼；有时，因为没有吃的，他只得向那些并不好施的人求讨；有时，他承受着林火炙烤的痛苦；有时，他的财物被夜叉夺走，让他悲痛无比。

“有时，他想象着乾达婆幻城，希望能跟自己的家人和财富一起住在那里面逍遥度日，但这样的满足不过是昙花一现。有时，那贩子想要翻山越岭，无奈鞋不济事，脚下常被砾石棘刺扎伤，让他痛楚难当。有时，他受到挫折，便怒不可遏，向家人头上出气。有时，他被蟒蛇所吞；有时，他被砸伤；有时，他被毒蛇咬啮，昏倒在林间小径。盲奔瞎走之际，他有时跌入暗井。有时，他想从蜂巢里捞取蜂蜜，结果却受到野蜂的攻击。

“有时，那贩子面对酷寒、炎热、强风、暴雨的侵袭，发现自己无能为力，这也使他郁闷烦恼。有时，他贫困潦倒，甚至没有一间房子安家立业，享受天伦之乐，于是他只好伸手向人讨钱。讨钱不成，他便借贷；还不了债，他便偷窃。偷窃被抓，受到殴打辱骂，其境遇更是惨不忍睹。由于金钱往来，人际不免紧张，到头来往往往以怨恨收场。有时，那贩子在生意场上一次又一次被人欺骗，搞得他束手无策，难以为继。

“有一天，他失去了父母，便转而爱恋自己新生的孩子。就像这样，他游荡于尘世之途，甚至到死亡之际，也不知道如何走出这片森林。有时，那贩子寄身藤蔓之下，渴望听到雀鸟的啼鸣。后来，因为害怕林中狮王，他便与鸮鹭鹰鸮为伍。受到这等恶友欺骗之后，他或许会去亲近奉献者，但因为不能遵循他们的教导，他便再次抽身，回到猴群里面，从酒色中寻求满足。看着其他感官享乐者的脸孔，他变得忘乎所以。如是，他渐渐向死亡走近。

“沿着这条路，此人变成了像猴子一样的东西，只知跳跟抢攘，间或挨老婆踢打，又像一头公驴。有时，他坠入山洞，被住在那里的野象吓得缩成一团。

即便从险境脱身，他以后还是照样贪著那种以淫乐为中心的家居生活。如是，在至尊者幻力的魅惑下，此人继续在物质存在之林中游荡，甚至到死，都绝不会发现自我的真正利益。”

大痴婆罗多最后说道：“罗睺伽那大王啊，你也是这幻力的牺牲品，因为你走在这条物质享乐之途上。我现在建议你，凭借被巴克提磨利的慧剑，舍弃王位，以及对感官对象的贪著。如此，你将能砍断迷幻之结，脱离无明，渡往彼岸。”

罗睺伽那感佩不已：“一点儿都不奇怪，只要为你莲花足下的尘土所覆，一个人当下即可超人纯粹巴克提之境。跟你短短片刻间的交往，已经让我摆脱了一切疑惑、虚荣和无知，这些乃是物质缠绕的根本。是故，我要向你致以最谦卑的顶拜。”

大痴婆罗多一番议论之后，已把受辱之事忘到了九霄云外。如此，他宽恕了罗睺伽那大王，继续云游于天地之间，一如往昔所为。

听完这个故事，巴力克斯大帝说道：“叔伽天人啊，你把受局限的灵魂比作林中商贩，极生动地描述了他的地位。不过，虽然智者可以轻易觉悟这些开示，凡夫却很难理解。是故，我恳求师尊，请你直接阐明这些隐喻的含义。”

叔伽天人答道：“一个汲汲求财的商贩，有时会进山采寻山货，日后好带回城里卖个好价钱。同样，受局限的灵魂，因为贪求私利，投生到物质世界，其后渐渐沉沦退堕，终于再也无法脱身而出。如此独立求存、备受迷惑之际，他流转于不同族类之躯壳，一世复一世，在各种程度上受取苦乐。

“那贩子赚来的金钱，本应用于修身复性，他狂野的感官和心意却掠走了这些钱，不过是为了满足无谓的耳目口舌之乐。家人或许被唤作妻、儿，但其实他们就像豺狐虎豹，个个占了那贩子的心，抢夺他的财产，满足自己的感官。

“农夫每年都要犁地，根除田里的各种杂草。可是，因为种子犹在，杂草还会随庄稼一同萌发。同样，除非想要享受家居生活的业种被彻底烧毁，否则它还会一次又一次显露出来。即便樟脑被从罐子里拿走，但气味依然不散。

“寄身树荫象征家居生活；搅扰人的蚊虫之类，是那些不得不与之周旋的善妒之辈。蟋蟀、猫头鹰的啼叫象征了善妒之辈的暗算。由于无明，受局限的灵魂无休止地沉迷于果报，如是把无常如乾达婆幻城的尘世认作不变有常。

“在这座乾达婆幻城里，世人吃、喝、行淫，追逐尘境，犹如麋鹿，追逐沙漠蜃景。其心为强阳气性主宰者，渴欲淫乐、赌博、食肉、酗酒。结果，他

变得醉心于黄金的色泽（黄色的粪便，飞逝而过的鬼魅），因为金子能让他支付这些花销。他发狂似的求取黄金，仿佛林中受冻之人，有时会向沼泽地里的一点儿磷火狂奔而去，以为那里有火焰生起。

“有时，被旋风（妇人之色）眯住了眼睛，世人违逆了男女大防。如此他背礼肆欲，却不知神明监临，将来必遭报应。当人变得穷困潦倒，便会去巴结富贵小人，这类行尸走肉无异于不虔诚的树、有毒的井。

“有时，不断受挫失败之后，受局限的灵魂开始领悟到世间欲乐的无谓。然而，由于强烈的躯体化观念，他很快会把这种领悟置之脑后，重新追逐尘世欲乐，一似追逐沙漠蜃景的野兽。有时，为了减缓尘世间火烧火燎的苦痛（犹如林中野火），世人会托庇于伪装成圣者、僧人的无神论者，以求取一些廉价的祝福。在他们的熏染下，他丧失了所有的智慧，这被比拟为纵身跳入浅滩。

“有时，那商贩拼命赚来的、犹如性命般贵重的金钱，被凶残如罗刹的国君以所得税的名义掠走，这自然让他悲叹不已。有时，因为维生不济，他会取走父亲或者儿子的钱财，即便那些钱财微不足道。有时，他会想象，自己的父祖如今以儿孙之身再次转世回家，如此，他感受到一种犹如梦中所感受到的快意。

“有时，那林中商贩想要翻山越岭，这好比履行家居生活中许多持久繁难的责任、义务，诸如子女的教养、婚娶等等。扎伤家居者脚底的砾石棘刺象征他为了完成这些责任所经历的艰辛折磨，以及家人无视他勤恳不懈的服务，对他所表示的不满。有时，一个深爱家人的居士，无法维持家计，出于沮丧懊恼，会为了小事呵斥打骂自己的妻儿。这是因为生活的失意让他心烦意乱，他才拿自己可怜的家人出气解闷。

“王啊，昏睡就像大蟒，那些尘世森林的过客常常被昏睡之蟒吞噬。被抛入莽莽丛林，受局限的灵魂渐渐变得如同行尸走肉，根本不能明白生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有时，由于敌手的诡计，他从显赫的高位上跌落下来，这就好比受蛇蝎咬啮。因为受忧愁煎熬，此人夜不能寐，如是哀悔郁积，渐渐智慧尽丧。落到这般田地，他成了坠入暗井的瞎子。

“有时，受局限灵魂会去追逐浪女荡妇，不过是为了获取一点点不足挂齿的交媾之乐。这就好比试图从蜂巢里偷蜜，结果只是招来女方亲族的辱骂殴打。有时，俗人花费大量钱财，弄到一个情妇，享受婚外风流，可后来那情妇却移情别恋，被另外一个浪子勾走。如是此人成了女色的牺牲品，不惜乞贷偷骗，牟取钱财，这般造下罪业，为自己招来今生来世的无穷苦恼。

“世上没有人能诚实度日，金钱上的来往必定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对立。放大了看，国家之间一旦建立经济关系，也会发生同样的倾轧纷争，最后导致敌对和战争。

“有时，被气形局限的灵魂受到幻力化身（妻子或情人）的魅惑，渴望着得到女人那藤萝般手臂的温存拥抱。藤萝丛中的鸟啼象征妻子的呢喃情话。通过交媾，男女产下孩子，孩子长大后，又用同样的方式生育后代。如此，一代复一代，世人重复着一成不变的家居生活，体验着财色交换带来的艰困辛酸，从不关心出世解脱。

“权势熏天的豪强政客们相信，土地是属于他们的，为此，他们互相争伐，搏命沙场。然而，因为无法克制最近的敌手——未经驯服的感官和心意，这类枭雄永远不会走上自我觉悟之途。

“有时，畏惧日渐逼近的死亡——在这里被比作林中狮吼，受局限灵魂便想着要去崇拜某个能拯救他的人。但是，因为他从不在意至尊主，所以反倒去托庇一些自封的上帝——这些人就好比鸛鹭鸦鹭。有时，受了这类邪师伪神的欺骗，他尝试亲近那些根据经典教导他崇拜至上人格主神的真纯奉献者。然而，由于运道不济，这类恶棍不能持守上师给他定下的戒律，如此他又一次回到贱民的队伍里，这些人就像猴子，精熟于勾搭淫乱之道。

“猴族中交媾乃头等大事，如是这类人理所应当被称为猴子猴孙。就像猴子从一棵树攀缘到另一棵树，受局限灵魂从一具躯壳转生到另一具躯壳。就像猴子为猎人擒获，受局限灵魂迷醉于转瞬即逝的交媾之乐，由是受到家居生活的桎梏。由于荒淫过度，世人成了种种不治之症的牺牲品，这就好比堕入山洞，此时，他变得极度恐惧死亡——它被比作洞中野象。

“虽然生活在世间欲乐之林的众生天性自私好斗，为了满足淫欲，他们有时也结合婚配。但是，由于世间诸苦充满，穿行于世路小径的众生永不会变得幸福安乐。

“觉者托庇于至尊者，以求走出这凶险、痛苦的物质存在，他们晓得，除此别无他途。昔日有许多伟大的帝王，精通祭祀、兵戎之道。然而，尽管如此，他们却无法获得对至尊主的奉爱服务，因为他们无法征服由我执而来的错觉。如是，他们只知跟其他君主比拼争竞，相互征伐，到头来赤条条撒手而去，对人生真正的使命却依然懵无所知。

“巴力克斯大帝啊，大痴婆罗多所指明的道路就像大鹏鸟伽鲁达的航程，

而俗世君王们不过是小小苍蝇。正如苍蝇无法追踪伽鲁达的航程，那些不可一世的帝王无法修炼爱敬之道，甚至梦想都不能。相比之下，婆罗多大帝是如此超凡绝俗，他正当盛年，便舍弃了美姬爱子、江山社稷。尽管这些东西极难舍弃，但因为虔敬事天，婆罗多大帝却能弃之如粪土。”

第六章 山海演绎

巴力克斯大帝说道：“主人啊，你适才讲到，波黎耶伏罗多大帝战车的车轮在大地上刻下七个辙印，后来成了七大洋，把布曼荼罗（Bhu-mandala）分割为七大部洲。现在，请你为我细细讲说山河大地，满足我的愿望。”

叔伽天人答道：“王啊，至尊者的物质能量延展无有穷尽，即使用尽梵天一世的时光，也没有人能阐说圆满。不过，虽然不可能讲得精准全面，我尝试向你解说天地间主要的区域，例如布珞珈。”

布曼荼罗形若莲花，七大洲犹似莲轮。莲轮中央为瞻部洲，圆如莲叶，直径十万由旬。瞻部洲内又有九州，各长九千由旬。瞻部洲中央为伊腊博黎答州，伊腊博黎答州之内有须弥山，纯为黄金堆成。须弥山位于莲花状布曼荼罗的中央，为天地之支柱。须弥山高十万由旬，其中一万六千由旬埋在布曼荼罗地表之下，其峰顶宽三万二千由旬，而底部宽仅一万六千由旬。

有八大山脉，界划九州，各宽两千由旬，绵延伸展，直至环绕着瞻部洲的咸海之滨。伊腊博黎答州之北为蓝山，乃罗弥耶伽州之分界。罗弥耶伽州之北为白山，乃喜朗摩耶州之分界。喜朗摩耶州之北为狮林伽芒山，为俱卢州之分界。狮林伽芒山之长十倍于白山，白山之长十倍于蓝山。伊腊博黎答州之南为尼莎达山，乃诃黎州之分界。诃黎州之南为喜玛俱多山，乃金补鲁莎州之分界。金补鲁莎州之南为喜马拉雅山，乃婆罗多州之分界。此诸山皆高一万由旬。伊腊博黎答州之东为冈达摩大拿山，乃跋多罗史华州之分界。伊腊博黎答州之西为玛黎雅梵山，乃开图摩勒州之分界。两山皆高两千由旬，从北面的蓝山延展至南面的尼莎达山。

须弥山之四面有四山，名为曼多罗、迷卢曼多罗、苏巴室华与俱慕答，环绕须弥，状若腰带。四山长、高皆一万由旬。四山之巅皆有神树，高一千一百由旬，亭亭如旗幡。曼多罗山之巅者为芒果树，名提婆楮多，其果大如峰峦，坠地碎裂而为浆汁，沿山下泻，势如瀑布，其后汇成阿鲁诺达河，流经伊腊博黎答州之东部。众夜叉之妻——大神湿婆之妃的女仆们，因为饮用此水，其身芳香，

氤氲方圆八十里。

迷卢曼多罗山巅有一绛补树，其果大如宝象，果浆流为绛补拿底河，泛滥于伊腊博黎答州之南。河岸淤泥为果浆浸染，经日晒风吹，产出金沙，谓之绛补金。天堂之民与其妻妾以此金制为首饰器物，如是享受生命。

苏巴室华山巅有一树，名为摩诃喀丹芭，自其树洞中流出五脉蜜水，各宽四十丈。蜜水流经伊腊博黎答州之西部，所过之处，皆有蜜香弥漫。

俱慕答山巅有大菩提树，名莎多筏尔萨，其主干之数超过一百。有河自树根流出，漫延于伊腊博黎答州之北部。如是两岸之民，皆得丰饶物产供养。

四山之间有四大湖，其水之味或如牛乳，或如蜂蜜，或甜如甘蔗，或醇如净水。四湖之滨又有四圃围绕，其名为难陀、契多罗闼、毗波罗遮伽与萨筏荼跋多罗。诸仙灵——悉檀、乾达婆等，都喜欢在这四大湖中寻欢作乐，故而天生禀赋瑜伽玄通。

享受着州内诸水的出产，伊腊博黎答州之民皆无白发、皱纹上身。他们从不会感到疲惫，也不受老、病、夭诸苦折磨。他们的身体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失去光泽，也不会因为流汗而发出异味。他们不必受严寒酷暑之苦。如是，他们得以快活度日，无忧无虑，直至寿命终结。

须弥山脚下又有许多山峰环绕，罗列有致，犹如蕊丝，簇拥莲房。其中有八座山，尤为突出，各高两千由旬，广一万八千由旬。东面二山名为遮闼罗、提婆俱多，南北向纵贯。西面二山名为波筏那、波黎耶多罗，也是南北向纵贯。南面二山名为凯拉什、喀拉毗罗，东西向横列。北面二山名为翠湿林伽、玛喀拉，亦东西向横列。须弥山顶为梵天下都，名沙陀拘比，缘其纯为黄金所造故。环绕梵天下都之八方，为八大天王之宫，其形制与梵天之都相仿，唯大小仅其四分之一。

当筏摩那（也称为乌槃陀罗）天人伸长其左足，极于天顶之际，他的脚趾戳破了天盖。结果，混沌之水顺裂缝渗漏而下，成为恒河，其色略染粉红，美艳无比，缘曾洗盥至尊者莲花足底朱砂故。经一千纪之循环，恒河水降落于杜华珞伽之上，自那时起，北极星君杜华与其下的七大圣贤就已经怀着至诚虔敬之心，顶礼恒河圣水。

流经七大圣贤所在的北斗七星后，恒河被众天神以亿万天舟送往太空。如此，恒河最终泛滥于月球之上，接着便一泻而下，落至须弥山顶的梵王宫殿。自须弥山巅，恒河分为四道，其名为悉多、阿拉喀难陀、叉克殊、跋多罗，流下四方，

汇入咸海。

悉多河自梵王宫流下，落于凯莎罗刹山峰顶，此山环绕须弥，堪与须弥比肩。自凯莎罗刹山，悉多恒河流经冈达摩大拿山，其后泻落于跋多罗史华州，最后流入东海。

又克殊恒河降落于玛黎雅梵山之巅，其后下泻于西面的开图摩勒州。跋多罗恒河降落于俱慕答山之巅，其后陆续下泻至蓝山、白山、狮林伽那山之巅，最后流入俱卢州，北上至于北海。阿拉喀难陀恒河降落于喜玛俱多山之巅，其后流经婆罗多州，入于南海。此四河之外，又有其他大小河流，自须弥山顶流下，再分化为数百支脉。

九州之内，婆罗多州据传为积聚业果之地，而其他八州为初落凡间者所居，以受用天界未尽之善业。在这天堂般的八个州里，人类寿命为一万地球年，几乎可与天神相较。其民体健，力敌万象，男女可长时间尽情享受合欢大乐，经历上万年的感官之乐，当寿命还剩下一年时，妇人乃生子传宗。如是，这些地方人民的幸福程度，类似特黎多纪的中土之民。八州之民日日携妻妾游冶于园林苑囿，其妻妾时时笑靥盈盈，顾盼生情。然而，他们从不曾忘记，自己是至尊主永恒的仆人，他们不像中土之民，稍得一点儿酒色之娱便晕头转向，忘乎所以。

为了向他的奉献者显示恩慈，至尊主分身为九，分住瞻部九州。如是，各州君民乃得崇拜其神像之身。

伊腊博黎答州之内唯一的雄性即大神湿婆，因为杜尔伽女神不喜欢任何其他男人闯入此地。若有愚夫笨伯胆敢擅闯禁地，她会立即把他变作妇人。身边簇拥着杜尔伽女神的十亿婢仆，大神湿婆管自闭目冥思至尊主商伽萨那，明白他就是自己的本源。

在跋多罗史华州，阎罗王之子跋多罗史华与其臣属一道，崇拜至尊主哈耶什刹。当劫终之时，无明化身为魔王答摩沙，盗走韦陀诸经，藏于罗萨塔拉地狱。至尊主哈耶哥黎华于是夺回韦陀诸经，归之于梵天。

在诃黎州，巴腊陀大帝与其臣属人民一道，崇拜至尊主尼黎僧诃。当他行崇拜之礼时，如是祈祷：“我主啊，你的齿牙犹似霹雳，请摧毁我等魔王般的功利之心。求你显现于我们心中，驱散无明痴暗，如此凭借你的恩慈，我等将无所畏怖于世间尘劳艰险。愿天地间好运遍满，愿一切嫉妒之人皆得慰抚。愿一切众生修巴克提瑜伽，得享宁静平安，因为领受了奉爱服务，他们就会顾及

他人的利益。

“我主啊，我等求祷，永不迷恋囚牢般的家居生活，那囚牢由妻儿、亲朋、财富打造而成。倘若我等确有爱著，就让我们为爱著为奉献者而生，他们唯一的挚友是薄伽梵克利须那。真实觉悟者、降伏心意者对箪食瓢饮已然心满意足。他们并不着力求取感官欲乐，故此能够精勤不懈于修炼身心。然而其他人，过于贪著身外之物，会发现性灵演进之途困难重重。

“透过亲近至尊主的纯粹奉献者，便能听闻至尊主的超然妙行。这类圣言极具力量，仅仅聆听它们，就让人当下得与至尊主同在。至尊主以梵音之形，进入听闻者的内心，洗净一切尘世污染。故此，哪一个聪明人不愿亲近奉献者，让自己的生命尽快圆满？在养成了对至尊主的纯粹奉爱的人身上，天神的所有德行皆得以体现。而另一方面，一个缺失奉爱的人，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美德。”

在开图摩勒州，有吉祥天女拉珂施弥崇拜至尊主毗湿努之羯磨天人身相。跟随她的有生主摄筏德娑罗及其一万八千子、一万八千女，彼等皆为司掌日夜寿数之神祇。此羯磨天人性属毗湿努谛，虽显肉身，却举动超凡。

在罗弥耶伽州，毗筏斯华多摩奴与其臣属一道，崇拜至尊者摩多峽。

在喜朗摩耶州，阿利摩与其地之民一道，崇拜至尊者鸠摩罗。

在乌多罗俱卢州，大地女神布弥与其地之民一道，崇拜至尊者筏罗河。

在金补鲁莎州，有神猴哈努曼崇拜至尊者罗摩槃陀罗，跟随他的有其地之君主阿施提塞那，与一众乾达婆。

在婆罗多州，仙圣那罗陀与其地之民一道，崇拜至尊者拿罗、拿罗衍那。婆罗多之民按其所禀赋之气性而得界分，如是其民，或生而为英杰，或生而为凡庸，或天生不肖顽劣。其中的原因在于，在婆罗多州，人民按其宿业而得投生。经历许多生世后，善业之果成熟，其人便有机缘，得与纯粹奉献者亲近。这样，此人渐渐投入对至尊主的奉爱服务，向真正的解脱之途迈进。

因为人身难得，乃灵性觉悟之舟筏，故此，天上众神有时这样说道：“这些人类投生婆罗多之地，是多么奇妙！他们前世必定修过苦行、善业，要么，至上主神已经对他们青眼有加。不然，他们如何能够以种种方法践履奉爱服务？我等天神只能巴望来世投生婆罗多州，而这些人类反倒已经践履其中。

“经历过举祭、布施、守誓等等艰苦修炼，我等终于成了天界之民。可是，这样的成就有什么价值？因为我等但知在此寻欢作乐，根本无法记起至尊主拿罗衍那的莲花足。

“婆罗多州里短暂的一生甚至比梵天珞珈更合心意。因为在那里可以凭着彻底皈命至尊主，快速提升自己，如是乃得返回灵魂故乡——无忧珞珈。婆罗多州提供了合适的地点和环境，让人去践履纯粹的巴克提之道。因此，若有人生于彼土，得获人身，却不愿领受奉爱服务，那么此人必定鲁莽粗蛮，一似被猎人擒获的山林野兽。缘过去所造善业故，我等如今高踞天界，但是，这一切终有尽期。我等求祷，到那个时候，若我等尚有丝毫宿业未尽，就让我等投生为婆罗多之民，如此我等或许能够记起至尊主的莲花足。”

昔日萨伽罗诸子开掘大地之时，造下环布瞻部洲的八座小岛，其名为斯瓦纳波罗斯塔、槃陀罗叔伽、阿瓦多拿、罗摩那伽、曼多罗诃黎拿、潘叉遮尼耶、星河拉、楞伽。

犹如瞻部洲环绕着须弥山，宽十万由旬的咸水则环绕着瞻部洲。犹如包围着城堡的护城河外又有园圃苑囿环绕，咸水之外环绕着波拉莎洲，其宽度两倍于瞻部洲，计二十万由旬。

波拉莎洲之上有金色波拉莎树，与瞻部洲之绛补树同高。波黎耶伏罗多大帝之子伊德玛吉筏分波拉莎洲为七块，命其七子各治一块。波拉莎洲之民风姿绰约，寿一千岁，产子一如天神。波拉莎洲有四种姓，皆崇拜日神，命终魂归太阳。日神亦为一生命体，代表至尊者宇宙大身之一部分。虽然各洲之民皆崇礼天神，但在他们看来，天神乃是至尊主毗湿努的部分和微粒。

环波拉莎洲有蔗糖海，宽二十万由旬。蔗糖海之外围绕着萨勒玛利洲，其宽两倍于波拉莎洲，计四十万由旬。萨勒玛利洲之上有萨勒玛利树，其高为一千一百由旬，与波拉莎树相齐。此树为大鹏鸟伽鲁达之巢穴。波黎耶伏罗多大帝之子雅基巴胡分萨勒玛利洲为七块，嗣后命其七子分而治之。萨勒玛利洲之民的生活起居一如波拉莎洲之民。其民持四种姓法，崇祀月神。

环萨勒玛利洲有醴水，宽亦四十万由旬。醴水之外围绕着库莎洲，其宽两倍于萨勒玛利洲，计八十万由旬。库莎洲之上有库莎草丛生，犹如火焰，其焰温情可人，照彻十方。波黎耶伏罗多大帝之子悉拉耶雷多划库莎洲为七块，分封七子，好让自己能退隐苦修。库莎洲之民分为四等，皆崇拜火神阿耆尼。

环库莎洲有醍醐海，宽八十万由旬。醍醐海之外有克罗叉洲围绕，此洲之宽两倍于库莎洲，计一百六十万由旬。此洲得名于洲内的克罗叉山。这山上的草木虽遭喀提凯耶手中神兵破坏，却因受过乳海的冲刷与水神筏楼那的保护，面对劫难丝毫不惧。波黎耶伏罗多大帝之子哥黎多钵利士达将此洲划为七块，

分封七子。克罗叉洲之民分属四种姓，皆崇拜水神筏楼那。

环克罗叉洲有乳海，其宽与洲等。乳海之外有刹伽洲，其宽两倍于克罗叉洲，计三百二十万由旬。此洲得名于洲内之大刹伽树。因这棵树芳香无比，故此洲全境皆香气馥郁。波黎耶伏罗多大帝之子枚答提底分此洲为七块，命其七子各统一部。刹伽洲之民分属四种姓，皆崇拜风神筏尤。

环刹伽洲有酸酪海，其宽与洲等。酸酪海之外有菩士伽罗洲，其宽两倍于刹伽洲，计六百四十万由旬。菩士伽罗洲之上有大莲花，千万金瓣，昭灼如火。这朵莲花据说就是大神梵天跌坐之处。此洲中央有摩那首答罗山，为此洲内外之分界。摩那首答罗山宽、高皆一万由旬，日神坐日车周行于此山之巔，如是而绕须弥巡天。太阳巡行之轨道谓三筏忒萨罗，分南北二道，分别对应天神之昼与夜。波黎耶伏罗多大帝之子毗睺陀罗为了遁世苦修，将内外菩士伽罗洲分封给了他的两个儿子。菩士伽罗洲之民崇奉大神梵天，以满足其物质欲望。

环菩士伽罗洲有甘水，其宽亦六百四十万由旬。甘水之外有一片土地，其宽为须弥中界到摩那首答罗山的距离。在这片住着众多生灵的土地之外，又有另外一片地，聚金而成，延伸至楼伽楼伽山。因此地表面有金光折射，煌煌如镜，故凡坠地之物，皆茫无可寻，故这片土地并无人民居住。楼伽楼伽山之外亦为无人之地，名阿楼伽州，皆笼罩于黑暗之中。楼伽楼伽山极高，甚至超过杜华珞珈，故此挡住了太阳以及其他星曜的光芒。出于至尊者的意愿，楼伽楼伽山被充作了三界的围墙。

须弥山至楼伽楼伽山的距离为宇宙直径（十二亿五千万由旬）之四分之一。楼伽楼伽山之巔有四宝象，其名为黎沙巴、菩士伽罗朱达、筏玛那、阿波罗耆多，乃昔日梵天所蓄，以护持宇宙四方。至尊者亦现身于此山之巔，以四臂灵体，增强宝象与诸神之力。阿楼伽州绵延十二亿五千万由旬，直至天盖之起始点。

日轮高悬宇宙中央，在地球之上十万由旬，位于布尔珞珈（Bhur Loka）与斯筏伽珞珈（Svarga Loka）之间的外层空间。日轮绕摩那首答罗山周行的途程为九千五百一十万由旬。日轮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走完全程，故其经行速度大致为一刹那一万六千里。

须弥山之东，有因陀罗之宫，名提婆答尼，坐落于摩那首答罗山之巔。阎罗之宫名萨弥摩尼，在须弥之南。水神筏楼那之宫名尼摩楼叉尼，在须弥之西。月神娑摩之宫名毗钵筏黎，在须弥之北。日升、日中、日落、子夜在这四个地方皆有出现，而居须弥山之上者却发现太阳总在头顶。

日神之车仅有一轮，谓之三筏忒萨罗。其轴一端落在须弥峰顶，一端落在摩那首答罗山。因车轮固定于车轴之外缘，故一直滚转于摩那首答罗山之上，就像榨油机的轮子。一如榨油机的结构，此轴还连接另一根机轴，其长为前者的四分之一，这第二根轴的前端以罡风为索，固着在杜华珞珈之上。十二月为此轮之十二辐，六季为轮辋之六段，三“叉图摩莎”为轮毂之三节。

太阳车之车厢估计有三百六十万由旬长，其宽度为长度的四分之一。辕马之名皆取自伽耶特黎及其他韦陀赞歌，由阿楼那天人将其套上太阳车之轭，轭宽为九十万由旬。虽然阿楼那本来坐在日神前面，当御车之际却不断从左边回头注视他的主人。太阳车前还有六万拇指大小的仙圣列队而行，其名为诸筏黎基耶，皆口唱颂歌，赞美日神。

月在日之上十万由旬，因其周行较快，故月行太阴历两周即可覆盖日行一年之途程。

二十八宿又在月之上二十万由旬，皆附着于太阳车轮，绕须弥山周行。

金星在二十八宿之上，以三种速度移动，故有时行于太阳之前，有时行于太阳之后，有时又与太阳同步。其出现为大吉之象，主降雨。

水星为月之子，在金星之上二十万由旬，移动与金星同步。主吉，但若不与日同行，则或生险吝，致灾害。

火星在水星之上二十万由旬，主凶。

木星在水星之上二十万由旬，若行而无曲，则极利婆罗门。

土星在木星之上二十万由旬，主吉。

七大圣贤居北斗七星，在土星之一百一十万由旬，彼等于天下苍生利益，无时或忘。

北斗七星之上为北极帝星——杜华珞珈，至尊者毗湿努居于其上。北极星为天枢，众星环拱，在时间之驱迫下，周巡不已。犹如众牛受轭，推磨脱粒，一牛近磨，一牛在中，一牛在外，众星皆受制于气机，被罡风推动，绕北辰而周行。众星浮空，犹如浓云，又如鲲鹏，扶摇翱翔，绝无下坠。作为至尊者的臣仆，众星御神皆在至尊者的指令下，乘车御辇，按各自的轨道周行不息。

此浩瀚浑沦之象状若豚鱼翻滚，故谓之希殊玛尔轮，此象被认为是至尊者的宇宙大身，常为瑜伽士所观想。此豚鱼之首朝下，身体盘曲。杜华珞珈处于豚鱼之尾梢，因陀罗、阿耆尼等天神之星分布于尾部。尾端为答多、毗答多二星。七大圣贤居于髀部，其他无数星辰遍布豚鱼之身。

流淌于天宇中央的恒河，即俗称银河者，位处希殊玛尔轮之腹部。阎罗居其下颚，火星在其口部，土星在其阴部。颈背处为木星，胸口处为日。月内于其心，金星处于其脐，双子星居其胸。水星在其生命之气中，罗睺在其颈项，至尊者拿罗衍那在其心脏深处，无数星辰皆为其周身之毛孔。如是，希殊玛尔轮乃一切天神与星辰之止息地。

杜华珞珈一千万由旬之上为玛哈尔珞珈。玛哈尔珞珈之上二千万由旬为犍拿珞珈。犍拿珞珈之上八千万由旬为塔珀珞珈。塔珀珞珈之上二亿二千万由旬为萨提耶珞珈。萨提耶珞珈之上二千六百二十万由旬为天盖之起始点，再向上即进入至尊者毗湿努所居之无忧珞珈。

太阳之下一万由旬为星悉伽子罗睺之星。日轮广一万由旬，月轮大其两倍，罗睺距离日月三万由旬。所谓日食、月食即罗睺于月朔之夜或月晦之昼奔袭日、月。知道罗睺在侵犯日、月，至尊者毗湿努便祭起吉祥见法轮，保护日、月。罗睺无法承受法轮威力，只得仓皇遁逃。

罗睺之下一万由旬为悉檀、乾达婆与持明仙人所居之珞珈。在此之下，大地之上一百由旬，乃夜叉、罗刹、毕舍遮之类生灵所居之气层。凡风吹云浮之区皆为气层所覆盖。气层之上不复有风。地球之下有七大星体，是为阿塔拉、毗塔拉、苏塔拉、塔拉塔拉、摩诃塔拉、刺萨塔拉与波塔拉，其直径皆与布曼荼罗之直径相等。第一层冥府阿塔拉在地球之下一万由旬，最后一层冥府波塔拉在地球之下七万由旬。波塔拉之下三万由旬有天龙阿难陀，卧于胎藏海之上，其水深二亿四千九百八十万由旬。

此七大低等星体被称为毕罗-斯筏伽，亦即地下天堂，因为这里的魔众所享受到的荣华富贵甚至超过了高等星体。众神的享乐有时还会遭到搅扰，而魔族、蛇族、精灵们却能在地下天堂的精舍华林里逍遥自在。如此，他们变得极度贪恋此类虚幻的快乐。在那里，摩耶·答那筏设计建造了许多精美绝伦的城市，城内宫观装饰华美，有的使用了价值连城的宝石。其地园林之美甚至盖过天堂，能让所有见到的人都心旌摇荡，不能自己。

其地不见阳光，但多有神蛇天龙，彼辈头冠上的宝石辉煌灿烂，驱散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因为日光无法透入，没有昼夜之别，是故住在那里的生灵全不惧怕时光之侵袭。由于饮啖、澡沐于灵草妙药浸泡的不老池中，那里的生灵也不受疾病、烦恼打扰。他们不生白发、不长皱纹，汗出而无异味。身体不会无光枯败，不会困乏，不会缺少精力激情，甚至当年迈时，亦复如是。他们唯一

的恐惧来自死亡所设定的时间——那是吉祥见法轮的光芒。当吉祥见法轮飞临时，那些怀有身孕的众魔妻妾纷纷惊怖流产。

在阿塔拉，摩耶·答那筏之子巴腊炼制了九十四种玄通，那些所谓的瑜伽士、斯瓦米（Swami）直至今日还在用这一套欺世盗名。巴腊还从自己的哈欠里造就出三种女人：其一为斯毗黎尼，与同类男子婚配者；其二为喀弥尼，与任何族类男子婚配者；其三为补斯叉黎，反复变换夫主者。若有男子进入阿塔拉，这些女人就会缠住他，诱他喝下大补壮阳的酒水。然后这些女人便用媚眼软语、巧笑爱抚迷惑那男子，诱他跟她们合欢交媾。如是，这些女人乘那男子性力充沛之际，尽情享受淫欲之乐。凭着这点性力，那男子也变得忘乎所以起来，以为自己万象之力，强大如神。如是，他全然不顾死亡即将临头。

阿塔拉之下为毗塔拉，大神湿婆与其僚属居于其上。在那里，湿婆与其妻巴筏尼欢爱交合，繁衍生命。二人的爱液形成了哈塔基河。时有烈火，为风所扇，下饮河水，乃于烧灼轰鸣中，喷出金砂，谓之哈塔伽。毗塔拉之魔族皆以此金打造首饰，装扮身体。如是，彼等感觉幸福安乐。

毗塔拉之下为苏塔拉，巴利大帝至今居于其上，至尊者筏摩那持杵守护着他的宫门。魔王罗波那曾经来此向巴利大帝挑战，结果被筏摩那用大脚指头踢出一万由旬以外。

苏塔拉之下为塔拉塔拉，乃摩耶·答那筏所辖之地，此人为一切修炼玄通幻力者的上师。当年大神湿婆摧坏三城之后，对摩耶·答那筏大生怜爱，便把国土还给他，并且从此一直倍加佑护。因为这个缘故，摩耶·答那筏错误地以为，自己再也不必畏惧至尊主的吉祥见法轮。

塔拉塔拉之下为摩诃塔拉，乃天龙伽多楼诸多苗裔所居之地，其中有塔刹伽、伽力耶。这里的蛇族无不在大鹏鸟伽鲁达的威胁下苟延残喘，但他们还是竭尽一切努力，在族人家眷的陪伴下，享受无常的生命。

摩诃塔拉之下为刺萨塔拉，为底提、答奴诸子所居之地。彼等属魔族，常栖身蛇窟。

刺萨塔拉之下为波塔拉，也被称为那伽珞珈，乃蛇王洼苏吉所居之地。其地产大蛇，或五首，或七首，或十首，乃至千首。这些那伽巨蛇头冠上的宝石光明四射，照亮了整个毕罗-斯筏伽星系。

波塔拉之下三万由旬有天龙阿难陀，亦名商伽萨那，乃至上人格主神之化身。他是大神湿婆的主人，也是司掌我慢的神祇。当人思量“我为受用者，世

间万物当为我享用”，此类生命观即为商伽萨那所操纵者。宇宙安立在天龙阿难陀的头冠上，看起来不过像一粒白色的芥子，而天龙阿难陀有成千上万的头冠，因此这个宇宙跟他比起来，无非是沧海一粟。

当世界劫终坏灭之际，至尊主阿难陀天人略显嗔怒，因为直到那时，绝大多数的有情众生还不曾了结尘缘，故而错过了返归灵天的良机。此时，有楼陀罗，自阿难陀两眉之间降生，手持铁叉，呼喝奔冲，尽毁世界。

奉献者向至尊主阿难陀顶礼，当他们看到自己的面庞映射在至尊主粉红透明的趾甲上时，不禁欣喜万分，那趾甲恰如刚刚磨润过的宝石。

妙丽娇美的龙女在至尊主阿难陀白玉般的长臂上遍涂沉香、旃檀、朱砂，希望得到他的祝福。肢体上的触摸唤起了龙女们的情欲。至尊主阿难陀心中明白，但他只是看着她们，慈颜微笑，龙女们顿时娇羞无比。此时，龙女们斜睨至尊主的脸庞，嫣然而笑。情意微醺之下，至尊主红红的眼珠微微转动，光华四射。

阿难陀天人的主要使命便是摧毁天地万物，虽然看到众生只知巧取豪夺，他却克制住自己的愤怒，忍以待机。身着蓝衫，一耳穿环，两臂洁白如玉的阿难陀天人举起一张神犁，扛于肩上。

听完这番对宇宙中各类星体的描述，巴力克斯大帝问道：“圣者啊，为何众生会被置于不同的物质境况？还请你向我阐明。”

叔伽天人答道：“王啊，尘世间有三种业——行于中和气性者、行于强阳气性者、行于浊阴气性者。世人为此三极气性熏染，故其业果亦分为三。行于中和气性者虔敬安乐；行于强阳气性者苦乐兼得；行于浊阴气性者常生苦恼，其活法仿佛禽兽。由于众生受三极气性熏染的程度有异，故其前程也大有不同。正如行善业升转天界，行恶业势必堕入地狱。受浊阴气性驱迫者行为不善，按照其愚暗的程度，彼等被打入种种不同的地狱。因为疯癫而行于浊阴气性者受地狱之苦最少；虽知区分善恶，却行为不敬者，会被打入受苦程度中等的地狱；因为无神论信仰而行为不善者，必定要在最恐怖的地狱里受到折磨。出于无明，每一个受局限的灵魂皆从无始以来，被各种欲念转载到数以千计的地狱星宿。”

地狱众星在波塔拉珞珈之下，略高于胎藏海。阎罗所居的祖灵珞珈也位处这段空间。有阎罗使者，待罪人死后，拘罪人之魂前去觐见阎罗。阎罗按其罪业，将罪灵遣发至某一地狱星宿，接受相应的惩处。叔伽天人于是讲述了如下二十八座地狱星宿：

侵占他人妻女、钱财者，被打入一处极其黑暗的地狱，其名为答弥湿罗。

在那里，此人被断绝水米，在鬼卒的拷打斥骂下，常常昏死过去。

使诈骗人，而后享受其妻女者，被打入一处地狱，其名为暗多答弥湿罗。甚至在抵达之前，这罪恶的生灵就受到极度的折磨，以致丧失了智识和视力。

日夜勤力，以养口体家人，乃至施暴凌虐者，被打入一处地狱，其名为劳罗筏。在那里，此人生前所伤害之生灵，皆化而为兽，噬咬折磨此人。这种兽谓濡濡，其性狠毒善妒。

损人利己者必入摩诃楼罗筏地狱。其间，有濡濡兽名克罗毗耶答者，乃残虐其身，噬食其肉。烹食鸟兽，以饕舌根者，将被鬼卒拘入昆毗巴喀地狱，为沸油所熬煎。

杀婆罗门者被打入喀拉苏多罗地狱，其地周长一万由旬，地表纯铜所造，下有烈火熏烤，上有炎阳炙晒，滚烫无比。此人身内饥渴，如为火焚，乃于此纯铜地表之上，或坐或卧，或奔或立，如是经历千百万年，其数等同兽身之毛。

无故偏离韦陀经教者被打入阿悉巴多罗筏拿地狱，受鬼卒追打，剧痛之下，彼等四散奔逃，窜入棕榈树林中。棕榈树叶尖利无比，犹如利剑，彼等入林者，身遭刺戳，不久遍体鳞伤，痛哭呼号，以至晕厥。

惩治无辜者或对婆罗门动刑的暴君恶吏将被鬼卒拘入一处地狱，名苏喀罗牟伽。在那里，此辈粉身碎骨，犹如甘蔗，被压榨取汁。受到这般酷刑的折磨，彼等皆哀哭呼号，乃至晕厥，其状一如其生前所折磨者。

低等级的生灵，诸如蚊虫之类，吮吸人血，但彼等并不知其叮咬会给人类带来痛苦。但是，具足较高觉性的人类知道残杀之痛。是故，若有人杀虐蠕动翻飞之属，将被打入暗多拘钵地狱。在那里，此人受到他生前所杀虐的种种生灵，诸如鸟兽蚊蝇蛇虫的围攻，根本无法入睡。为此，此人只得在黑暗中游走不息，苦挨时光。

得食独享，不先分之于宾客、长者、幼者，如此之人，与不祭而食者，无异于乌鸦，将被打入最可厌憎的地狱，谓之基黎弥波遮。那里有一座大湖，宽十万由旬，蛆虫遍满。彼等罪灵将变为蛆虫，生息湖中，彼此相食。

偷盗他人，尤其婆罗门之珠宝黄金者，被打入伤但刹地狱。在那里，此辈之皮肤被火红的铁丸、铁钳炙烫剥裂，乃至全身糜烂，化为齑粉。

与低贱之异性交媾者，将被小鬼拘入地狱，其名为多钵多苏尔米。在那里，彼辈男女饱受鞭打捶楚，其后被逼抱拥烧得火红的异性铁像。

乱性滥交，甚至与兽交媾者，将被打入地狱，其名为筏基罗堪多伽萨尔弥尼。

此名由来于其地产桑树，树上有棘刺，坚硬如金刚。阴间小鬼先将彼等罪灵高悬于桑树之上，然后用力扯下，如此彼等全身皮肉尽为棘刺扎裂刺穿。

出身礼义之家，却不守正法，不尽职分，如是退堕沉沦者，将被打入毗多罗尼地狱。其地有湖，状若城濠，环绕四周。湖中遍满屎尿痰血、骨肉脂膏，并有噬人水怪。此辈罪灵被抛入湖中，受尽折磨，却又不会死去，故而浮沉湖中，恒受罪苦。当此之际，乃不断忆念过去生中所做恶业。

身为贱女之夫，寡廉鲜耻，不能擅自振作，如是举动如禽兽，不事善行、修身、洁净，如此之辈，将被打入补幽多地狱。在那里，此辈沉沦漂浮于大海之中。海中遍满屎尿痰唾，海浪汹涌，彼等被迫吞咽此类腥秽之物。

身属高等种姓，肆意猎杀林中野兽者，将被打入波罗拿楼多地狱。在那里，众鬼卒以彼等为标靶，放射利箭，穿透彼身。

自恃高贵，为尊显故，以动物献祭者，将被打入毗刹萨那地狱。在那里，此人受到众鬼卒万般折磨，历经无量数苦痛后死去。

若有再生族之成员，缘淫欲故，强迫妻妾吞咽其精液，彼将被打入地狱，名罗罗巴克刹。在那里，此人被抛入精血之河，被迫吞咽河水。

放火下毒的盗贼，与强征贪腐的官吏，将被打入地狱，名刹罗昧耶多拿。在那里，七百二十条牙如金刚的狼犬，受鬼卒驱策，吞食彼等罪灵。

做伪证者、经商布施时说谎者，将被从高一百由旬的山顶扔下阿毗契摩地狱。此地无水，无遮蔽，但有巨石，起伏如波浪。彼等罪灵虽反复被从山顶抛下，以至形骸俱碎，却并不死去，如是不断受此刑罚之苦。

婆罗门或婆罗门之妻有饮酒者，刹帝利或毗舍有饮娑摩汁者，皆入阿耶巴拿地狱。在那里，鬼卒以足抵住他的胸膛，将熔化的铁汁灌入此人口中。

出生低贱，行为可鄙，却虚骄自大，不礼敬那些在出生、苦行、教养、举止、种姓或灵性修为方面高出自己的人，如此之辈将被投入克刹罗喀多摩地狱，受尽折磨。

以人为牺牲祭供喀利女神，然后食牺牲之肉者，被打入地狱，名罗刹伽那-波遮。在那里，生前被当作牺牲者变为罗刹之身，手持利剑，将此辈戮为碎片，而后狂饮其血，载歌载舞。

伪装庇护鸟兽，其后待之以刀锯绳索，戏耍如玩物者，将被鬼卒拘入地狱，名苏腊博罗多。在那里，彼等全身皆为针状铁矛刺穿。饥渴交加之下，又有尖喙禽鸟，诸如鹰鹫之类，蔽空而来，撕裂其皮肉。

嫉狠如蛇，嗔恚伤人者，被打入地狱，名当达苏喀。在那里，彼等犹如群鼠，为众多五首乃至七首蛇虺吞食。

陷人于深井、窟穴者，被打入地狱，名阿筏多-尼罗答拿。在那里，彼等罪灵被推入黑井，受毒气烟瘴蒸熏，窒息挣扎，苦楚难当。

待客以冷眼，恨不得将其焚为灰烬的家居者，被打入地狱，名巴耶筏多那。在那里，无数鹰隼鸦雀冷眼窥伺，然后突然纵身下扑，啄去他的眼睛。

以罪恶的手段聚敛钱财，然后以财富自傲，时刻担心钱财被人偷走，甚至怀疑自己的长辈，这样的人在焦虑煎熬之下，心灵与面孔皆萎缩败坏。身死之后，鬼卒必拘彼入苏契牟伽地狱。在那里，鬼卒用针线缝缀他的全身，犹如织工纺织布匹。

叔伽天人总结道：“王啊，阎罗冥府有千百地狱，凡行恶者，无论我所已说，与我所未说，皆必依其罪业，堕入其中。行善者虽得超转天界，然而一旦业果销尽，仍须再返人间，行恶之人，亦复如是。”

第六卷



第一章 浪子归魂

闻说地狱惨状，巴力克斯大帝心生悲悯，乃思及世间众生，如何得脱尘网缠绕。于是，他便问叔伽天人道：“圣者啊，请你告诉我，众生如何能得拯拔于地狱诸苦，一如你所说者。”

叔伽天人答道：“王啊，死期到来之前，若不知用适当的忏法抵消其平生以身、语、意造下的恶业，是人必将堕入地狱，受尽酷毒惨苦。是故，寿终之前，须依据经教施行忏悔。犹如医师视病情之轻重对症下药，吾人当按罪业之深浅施行忏悔。”

巴力克斯说道：“看见罪人受官府惩罚，或受众人谴责，或许会让人懂得罪业之有害。听闻经典，也能让人知道造罪业者所要面临的地狱惨状。然而，尽管有这种种见闻之知，据我看来，一般人，甚至有学问的人，哪怕经历种种忏悔，照样会反复造作罪业，犹如为强力所驱。造业然后忏悔，这等路数无异于大象澡身。大象浴水净体，可是出水以后，却以尘土抛撒全身。因为这个缘故，我认为忏悔之道全无用处。事实是，无论被惩罚过多少次，贪著欲乐者受习气驱迫，还是会一次又一次造下罪业。”

须知，叔伽天人之论说忏法功用，乃基于韦陀业分（karma kanda），其实只是为了试探巴力克斯的根器，见巴力克斯不为所动，他便继续开示道：“王啊，施行忏法性属功利，故无法让人脱离持续造业的习气。换言之，禀赋浊阴气性者或许能用忏法抵消某种罪业的报应，但因为他们未尝超拔于痴暗之境，故而肯定还会继续造作罪业。无知之徒即使表面虔诚，依旧动辄造业，缘其物欲未根除故。是故，真正的忏法乃是穷理致知。

“患病之人若按医者所嘱进用饮食，便可逐渐痊愈。同理，人若持戒学道，便能逐渐趋进解脱去染之途。为此，人须独身守贞，修持种种苦行，自愿舍弃感官欲乐。人须布施、诚敬、洁净、不害，并调伏心意、诸根。如此，便有望除净罪业，犹如竹子下面的干叶枯草，遇火则焚，化为灰烬。”

由于巴力克斯是一位伟大的巴克提行者，这个基于韦陀识分（jnana kanda）

的回答还是没有让他满意。他懂得，正如野草有根，烧而不尽，即便持循上述修学之法，人还是不免会重蹈覆辙，因为欲念之根依旧深埋心底。

叔伽天人非常了解弟子的心思，故此还没等弟子驳难，便继续解释道：“但是，只有世间稀有的精纯无染的巴克提行者，才能彻底连根拔除业识种子，使其不复再生。践履巴克提道乃可到此境地，犹如日轮涌出，驱散阴霾。

“王啊，若有罪人，致力于服侍一位正宗的巴克提行者，如是学会如何献身于至尊主的莲花足，便能彻底得到净化。持循其他如我已说法门者，无法获得这样的成就。是故，巴克提瑜伽之途最为吉祥，全无忧怖，缘其必得成就故。

“就像盛过酒醴的罐子，即便在许多条河里洗刷过，也无法变得洁净；非奉献者无法通过忏法而得净化，即便行之谛当。另一方面，奉献者即便还不曾圆满觉悟，但若彻底皈命至尊主的莲花足，哪怕只有一次，如是变得爱著至尊主的名相德行，便能彻底脱离一切罪恶报应，因为他们已经领受了真正的忏法。甚至在梦中，这等皈依的灵魂也绝不会见到阎罗或其鬼卒。关于这点，博学的圣者曾经讲过一个古老的故事，现在我讲给你听。”

从前有一个婆罗门，名叫阿闍弥罗，家住伽耶俱波遮城。少年时，阿闍弥罗为一切美德之府库，忠实于践行韦陀经教。因为持守梵行者的戒律，他谦和温良，克己守礼。他精通唱赞韦陀真言，真纯诚敬，从不夸夸其谈。阿闍弥罗敬长好客，待人宽宏。他一向举止得体，心无嫉妒，不为虚荣所动。

有一次，阿闍弥罗奉父亲之命，去林中采集花果以及两种吉祥草，名为莎弥特和库莎。当他行过大路时，刚好碰到一个极其好色的贱民，正在不知羞耻地拥吻一个妓女。两人都已喝醉：男的又笑又唱，旁若无人；女的醉眼迷离，衣衫不整。

此情此景，唤起了阿闍弥罗内心潜藏的性欲，在幻觉之下，他被淫念控制住了。阿闍弥罗竭力忆念经典中有关戒淫的训谕，试图降伏色心。但是，因为爱神之力已经在心中激荡，他的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如是，犹如日月为客星所蚀，淫欲夺走了这位婆罗门的良知。

从此以后，阿闍弥罗一直惦记着那个娼妓，父亲死去不久，他便雇她做了家里的佣人。不顾婆罗门的戒律，阿闍弥罗开始挥霍父亲留下的一点儿遗产，用来讨好那娼妓。因为智慧已经被那娼妓的媚眼刺穿，阿闍弥罗抛弃了年轻貌美、来自婆罗门种姓的妻子，跟那娼妓厮混在一起，造下种种恶业。

把遗产挥霍一空后，为了供养那娼妓和他们俩生下的孩子，阿闍弥罗开始

不择手段地攫取钱财。他有时绑架，有时抢劫，有时赌博行骗。就这样践踏经教，吃着娼妓烹煮的饭食，阿闍弥罗在荒淫恣肆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一直活到八十八岁。

阿闍弥罗有十个儿子，尽管衰朽年迈，他最小的儿子却差不多还是个婴儿。那孩子名叫拿罗衍那，牙牙学语，憨态可掬，自然成了父母的心肝宝贝。阿闍弥罗非常爱恋这孩子，照料他的时候，口中经常唤着：“我心爱的拿罗衍那，过来吃东西”，“我心爱的拿罗衍那，过来喝牛奶”。如是，虽然阿闍弥罗已经彻底遗忘了至上人格主神拿罗衍那，但由于过去的善行，他给最小的儿子取了拿罗衍那的名字。借着时时呼唤儿子，阿闍弥罗不知不觉喜欢上了念诵至尊主的圣名，如此，他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净化。虽然他呼唤的只是他的孩子，而不是原本的拿罗衍那，但圣名极具力量，他的念诵居然产生了效力。

一心照料着小儿子，阿闍弥罗浑然不知，自己的寿数已经穷竭。临终之际，阿闍弥罗看到三个身形丑怪的人扑近前来。这三个人长相骇人，面露凶光，遍体长毛，森然直立。他们就是阎罗手下的鬼卒，手持绳索，前来拘拿阿闍弥罗。

极度惊恐之下，阿闍弥罗开始大声呼叫幼子拿罗衍那，当时那孩子正在附近玩耍。眼噙泪水，忧怖满怀，阿闍弥罗在无意之中不带冒犯地喊出了至尊主的圣号。

当少年时，阿闍弥罗曾经日常崇拜拿罗衍那菊石（Salagram-sila，代表毗湿努的黑色圣石），作为回报，至尊主给了他灵感，让他为自己的幼子取名拿罗衍那。实际上，就在阿闍弥罗为幼子取名拿罗衍那之时，他一生的所有罪业皆已销尽。随后，他持续不断地千百次念诵拿罗衍那的名号，无意间心性已得提升。弥留之际，当阿闍弥罗一心凝注于圣名时，他记起了原本的拿罗衍那——那个自己少年时至诚崇拜的上帝。

从垂死的阿闍弥罗口中听到主人的圣名，四位毗湿努神使当即现身。其时阎罗鬼卒正欲拘走阿闍弥罗躯壳内的灵魂，毗湿努神使见状，立时以无比洪亮的声音，出言相阻。

阎罗鬼卒从前执法时一向未曾遇到过阻拦，大惊之下，不禁反问道：“你等何人！竟敢管到阎罗头上？汝等是谁的臣仆？从哪里来？汝等是天神？仙灵？还是至尊主的奉献者？你们眼若莲花，手持弓、剑、螺、轮与莲花，华美高贵的衣饰让你们显得愈发英姿挺拔。你们的身光，驱走了此地的黑暗。你们为何要阻碍我等执法？”

听了鬼卒们的一番问话，诸神使微笑作答，其声隆隆，犹如雷音：“倘若尔等真是阎罗鬼卒，那就必须向我们解说正法的含义，以及邪法的表现。请你们说清楚，究竟谁应当受到惩罚？是世间所有造业求果者？抑或是其中之一部分？”

阎罗鬼卒说道：“韦陀典直接出自至尊主拿罗衍那之口，故此，凡韦陀所载者构成了正法。反之，凡与韦陀戒律相悖者，便是邪法。至尊主拿罗衍那，作为无乎不在的宇宙大我，见证了众生的业行，辅佐他的还有诸神、地、火、水、风、日、月以及诸方。谁若为这些见证者证实，背离了他们的名分，便注定要受惩罚。根据一生行善造恶的程度，世人来生必定要领受相应的业报。

“因为世间一切众生皆为造业求果者，受阴阳气性的驱迫牵引，不可避免会造下罪业。故此，世间一切众生无不应受惩罚。正如当下的春天显示出过去、未来际春天的特色，一个人此生表现的苦乐或二者之杂糅，反映出他前生来世的善恶业行。

“我等的主公——阎罗大王，跟梵天一样神通广大，他如如不动，却能以心识观一切众生之业，如是了知其过去、未来所造业行。这个阿闍弥罗少年时是一个良善的婆罗门，但是由于亲近娼妓，他变得极度低劣堕落，造下了无数的罪业。因为他从未曾为自己的罪孽而施行忏悔，所以，为了他的净化，我们必须把他拘去面见阎罗，让他受到应得的惩罚。”

听罢阎罗鬼卒一番陈词，精于驳难的毗湿努神使答道：“哎呀，多么令人痛心，邪法居然窜入了正法流布之地！维护正法之輩居然惩罚无罪之人！为人君者应具备贤德，爱民如子，教养百姓，无所偏私。若君主腐败，心生偏私而惩处无辜，那么百姓如何能得庇护？

“百姓天真蒙昧，犹如无知犬羊，安眠于主人之怀。倘若社稷之主诚堪信任，那么他怎么可以惩罚一个完全信靠归依他的无知小民？

“阿闍弥罗已行忏悔，不但为今生，并且为千百万生所造罪业。只因他于绝望无援之下，念诵了至尊主拿罗衍那的圣号。尽管其念诵并不清静，却未生冒犯。如此念诵，使阿闍弥罗心地真纯，获得了超生脱死的资格。甚至在此之前，当照料幼子时，阿闍弥罗就反复念叨这四个音节：‘拿罗衍那’，如是已经足以忏除千百万生所积聚的罪业。

“对于谋杀婆罗门与妇女者、弑君杀父者、屠宰母牛者、奸淫师母者，以及其他一切罪人，持诵至尊主毗湿努的圣号乃是最殊胜的忏法。单单如此念诵，

便能吸引至尊主的注意。如是至尊主会认为：此人已经念诵我的圣号，保护他是我的职责。韦陀忏仪之净化，不足与持诵圣名相比，它不会唤醒对至尊主的奉爱之心。

“因为大声哀切念诵拿罗衍那之名，阿闍弥罗已然清除一切罪恶报应。是故，阎罗使臣啊，别想把他拘去见你的主公，让他在地狱里面领受刑罚。持诵圣名者当下得脱于无量数罪业的报应，即使此人所持之名指涉他物，甚或戏谑而诵、为娱乐而诵，乃至漫不经心地念诵。

“虽然苦行、布施、守誓或许能抵消罪业，但这类善行无法连根拔除内心的尘世欲念。而透过侍奉至尊主的莲花足，便能彻底得到净化。即便服药者不知道药物的药效，药物照样能起作用。同样，即便念诵者不明白念诵圣名的价值，其念诵照样灵验。”

说完这番话，毗湿努神使为阿闍弥罗解开了捆绑。由于执法失手，众鬼卒懊丧之下，匆匆忙忙返回了阎罗殿。

松绑之后，阿闍弥罗神志清醒过来，不复惊惶畏怖。目睹毗湿努神使从鬼卒手中解救了自己，阿闍弥罗感激万分，当下便在诸神使的莲花足下，伏地顶礼。待阿闍弥罗起身，诸神使见他似欲出语问询，立时抽身隐去。

听到毗湿努神使与阎罗鬼卒之间的这番对话，阿闍弥罗彻底觉悟了天人性命之理。想起以前种种，阿闍弥罗悲从中来，不禁叹道：“唉唉！身为感官的奴隶，我已经变得多么低贱下劣！我丧失了有德婆罗门的地位，在一个娼妓的肚子里播种生子。我抛弃了贞洁俊俏的妻子，竟然跟一个酗酒成性的娼妓厮混交媾，真是罪该万死！

“我年迈的父母无人照看，因为我对他们不闻不问，他们早就潦倒落魄。让他们落到这种境地，我简直是狼心狗肺！天理昭昭，像我这等败类，必须被打入地狱，受尽酷毒！

“我方才所见者是梦？是真？那些手持绳索的家伙去哪里了？那四个妙相庄严的解脱者又去哪里了？必定是因了我从前所做的奉献服务，让我得见这四位救命恩人，让我能够在死亡之际念出至尊主的圣名。否则，这一切如何可能？

“我是一个寡廉鲜耻的骗子，败坏了家风和婆罗门礼法。我就像是罪孽的化身，怎么配得上念诵至尊主拿罗衍那全体吉祥的圣名？如今，我既然有此机缘，得以恢复良知，我就一定要彻底降伏自心，献身于对至尊主的奉爱服务。如此，我才不会再堕无明，流转世间。

“由于认同躯壳，人便为欲乐左右，如是造作种种善、不善业行。如今，我要挣脱这尘世的桎梏，它生于至尊主的幻力，以女色之相出现。因为堕落至极，我成了一条牵在妇人手里团团乱转的哈巴狗。从现在起，我要舍弃淫欲，以众生为友，凝心于无染觉性，从而远离一切颠倒痴妄。我今已安住真谛，以后更当一心专注于至尊主的莲花足，不复自限于形气之私。”

跟毗湿努神使片刻的接触，让阿闍弥罗断除了执着。怀着巨大的信愿，他当即启程前往恒河岸边的圣城哈德瓦。在那里，他托身于一座毗湿努神庙，开始修炼巴克提道。如是，阿闍弥罗凝心冥思至尊主的超然身相。当心智由此变得坚稳牢固时，他又一次见到了那四个毗湿努神使。顶礼之后，阿闍弥罗抛弃了物质躯壳，以本来灵体，登上了神使所乘的黄金天舆，径直回返不朽故乡——无忧珞珈，那是至尊主毗湿努受到礼敬崇拜的地方。

且说众鬼卒回到萨耶玛尼城，向他们的主子问道：“主公啊，这世间究竟有多少主宰者？若是有很多司法者，彼此奖惩不一，裁决互相抵消，那么最终没有人会受到奖惩。若是他们的裁决并不相互抵消，那么每个人都会奖惩并受。当然，由于造业求果者数量庞大，或许是有很多法官，但总得有一个核心权威，凌驾其上。

“我等一直以为，你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官，你的管辖无所不至。可如今，我们遇到四个超凡圆满之人，凌越了你的指令。当我等欲拘拿阿闍弥罗时，他们挥剑砍断了我们的绳索。阿闍弥罗一念拿罗衍那之名，这四人就现身安抚他。主公啊，若你认为我等能够明白，就请你告诉我等，这四个高明绝顶的人究竟是谁？”

遭到毗湿努神使的阻拦，众鬼卒大为懊恼，所以说这番话，其实是在暗示阎罗：服侍你这样无能的主子到底有什么用？众鬼卒极为讶异，因为毗湿努神使居然赦免了阎罗想要惩罚的人。在宇宙大法庭里，一桩案子怎么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裁决？受挫悲愤之下，众鬼卒感到，除非阎罗大王能够惩治毗湿努神使，否则自杀就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听到手下臣仆念出拿罗衍那的圣名，阎罗心生欢喜，因为这让他想起了至尊主的莲花足。为了澄清手下使臣的疑虑，阎罗回答道：

“我的臣仆啊，尽管你等奉我为无上者，但事实上，我并不是。在我，以及一切天神之上，有至高主宰，名拿罗衍那。就像身体四肢无法看见指使它们的眼睛，有情众生也无法看见至尊上主，虽然他以超我之位，居于每个人的心中。

“至上主神独立不倚，自在自存。他的使臣——毗湿努神使，相貌跟他一般无异，也处在同样的层面。毗湿努神使甚至受到众天神的崇拜，他们无拘无碍，周游世间，若有至尊主的奉献者遭遇水火刀兵之灾，乃至我的缉拿，他们便会出手救助。

“正法乃至上主神所立。此薄伽梵大法以皈命至尊主为其宗旨，为诸贤圣所体认，其中有梵天、那罗陀、湿婆、鸠摩罗四子、伽皮罗、斯华央布筏摩奴、巴腊陀、禅那伽、毗史摩、巴利、叔伽天人和我本人。虽然此法极为秘密，凡夫难以知晓，但若机缘巧合，有人能按此修炼，便可当下解脱，如是重返故乡，回归主神。巴克提，从念诵至尊主的圣名起手，乃是世间无上大法。

“我的臣仆啊，你们看，念诵至尊主的圣名多么光荣！罪大恶极的阿闍弥罗口诵圣名，只是为了呼唤幼子，但就是这样的念诵，让他想起了至尊主拿罗衍那，如是被解救于追命之索。念诵圣名，即使发音不准，只要不生冒犯，也能脱人于尘世的羁绊。诵主圣名者、践行奉爱者，皆不受我的管辖。一般来说，他们绝不会造作罪业，但即使因为幻妄或错误造下罪业，他们的念诵也能让他们免受报应。

“我的臣仆啊，从今往后，你们甚至莫要靠近至尊主的奉献者，因为他们总是受到至尊主手中神杵的保护。梵天、我本人，甚至时间，都不配惩治他们。反之，那些不乐饮服至尊主莲花足下蜜露的人，那些不肯亲近奉献者的人，那些贪恋家室、以尘世欲乐为究竟的人，那些口唇从不曾念诵过至尊主圣名的人，那些内心从不曾忆念至尊主莲花足的人，那些从不曾在至尊主面前叩首顶礼的人，都是蠢货恶棍，你们要把这些人拘拿起来，带到我的面前。”

手下人的这番作为，让阎罗感觉自己是个亵渎者，故此他向至尊主祈求宽恕道：“我主啊，我的臣仆们企图拘拿一位外士那瓦，肯定是做下了冒犯。因此，求你原谅我们，出于无知，我们没有辨认出，阿闍弥罗乃是你所钟爱的仆人之一。”

闻听主子大讲至尊主及其圣名的非凡荣耀，众鬼卒惊得目瞪口呆。自那时起，一旦遇到奉献者，他们就心生畏惧，甚至都不敢看上一眼。

叔伽天人最后告诉巴力克斯：“昔日昆巴之子——仙圣阿伽斯提阿，居摩罗耶山时，我找过他，他向我讲了这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第二章 鹅王密咒

诸钵罗切多士自水底浮出时，看到大地之表遍覆林木榛莽，这令他们大为恼火。诸钵罗切多士于是口喷风火，意欲烧净一切草木。月神娑摩见状，当即降临其地，施以安抚。

身为一切植蔬的司掌者，娑摩不忍众树被焚，他对诸钵罗切多士说道：“幸运儿啊，你们不该毁坏这些林木，因为你们的职分是保护一切生灵。至尊者赫黎造了林木植蔬，是为了让其他生灵能赖此为生。

“你们的父亲钵罗奇拿巴赫，还有至尊主，命你等蕃庶人丁，因此，你们怎么能把这些树木药草烧为灰烬？你们的臣民、后代需要它们。正如父母养育子女，正如眼皮卫护眼睛，正如丈夫照顾妻子，正如家居者供养乞丐，正如饱学之士教化愚顽，须知国君乃所有臣民的保护者。

“这些草木也是国中的臣民，我请求你们平息怒火，给它们应得的保护。至尊主安住于一切动、不动者内心，是故一切形体无不是至尊主的庙宇。汝等自当信受此理，停止屠戮这些以树为身的生灵，让至尊主满意。请放剩下的林木一条生路吧。

“众王子啊，把这个美丽贤淑的女子带走，她名叫摩丽莎，是森林养大了她。你们可以娶她做你们的妻子。”

这样，诸钵罗切多士才平静下来，随后按照礼法，一起娶了这位天女。不久，摩丽莎受精于十个丈夫，生下了达克刹。

达克刹首先以心念之力，创造了众神魔、人类、鸟兽、水族以及其他生灵。然而，他发现这样做并不称心，便去了宾底阿附近的一座山里，圣地阿伽摩萨那就在那个地方。

达克刹在那里修持苦行和仪轨，以求取悦至上人格主神。修炼之际，他向至尊主奉上了鹅王密咒，其辞曰：

“让我向凌驾于幻力和证量之上的至上人格主神恭敬顶礼。他的意志至高无上，是故他乃众生与天地之真宰。就像感官对象无法懂得感官如何感知它们，

受局限的灵魂尽管跟超灵一同居停于躯壳之内，却无法理解至尊主如何指引他的感官。

“当觉性变得纯净无染，不再受到醒、梦、熟睡三种意识状态的影响，行者便进入了三昧之境。此时，化现为种种名相的尘世愿景和情识忆念尽皆消融。只有在这样的神定之境，至上人格主神才会呈露自身。犹如精通举祭的婆罗门凭着念诵萨弥德尼真言便能取火于木，觉性高超者可以发现安住其内心的宇宙大我。何时这至尊上主会对我满意？”

“至上大梵，克利须那，乃万物之根源。他创造一切，或自为，或假手于人，如是他乃一切因缘之因。他闪烁于那些宣扬种种学说的哲人的内心深处，让他们忘却自己的灵魂，彼此只顾以是非争胜。如是，他在尘世间造下了哲人攻难的局面。风携物性，一如其摄香于花；至尊主也透过较低的崇拜法门显露自身，尽管他应机现身为众天神，而非他的本来妙相。但是，其他形体究竟有什么意义？愿首出的至上主神满足我的心愿。”

对奉献者情有独钟的至尊主非常满意达克刹的祷告，当下降显于阿伽摩萨那。至尊主的莲花足息止在大鹏鸟伽鲁达的肩上，八只手臂分持螺、轮、剑、盾、弓、箭、索、杵。他玄色的身体罩着黄衫，脸庞看来极为喜乐。他全身金玉耀眼，颈上挂一条花鬘，低垂至足。

至尊主身边陪伴着诸如那罗陀那样的伟大奉献者，以及以因陀罗为首的众天神。他们站在他的两边，还有后面，连绵不断地唱赞祈祷。达克刹乍见至尊主奇妙辉煌的形体，有点儿畏惧，待到转过神来，不禁欢喜无限。他当下直挺挺地倒身扑地，顶礼致敬。仿若溪涧受山水而满盈，达克刹身上所有的感官都因为见到至尊主而欢欣活跃起来，由于妙喜，他就这样卧在地上，什么话也说不出。

至尊主自然知道达克刹内心的愿望，于是他便开口说道：“最幸运的人啊，凭着对我的强大信心，你已然臻达至上妙喜之境。事实上，因为你的苦行，加上奉爱服务，你的生命已得成就。让世间众生皆得安乐，乃是我的本愿，而你修持苦行，也是为了造福世界。我非常高兴，看到你能协助我，实现我的心愿。因为这个缘故，汝等生主，也被认为是我德能的化身。

“达克刹啊，生主盘叉遮那有一女，名阿诗珂尼，我希望你能娶她为妻。跟她结合，你会得到成百的子嗣，如此便可以增殖繁衍世间人口。这些子嗣也将颠倒于我的幻力，如此，他们也会像你一样婚配交媾。然而，由于我对你，

以及对他们的加持，他们将会以奉爱之心崇拜我。”

说完之后，至尊主毗湿努转瞬隐没，恍如梦中所见之物。那以后，在幻力的驱使下，达克刹跟阿诗珂尼生下了一万个儿子，世称哈利耶湿筏。这些孩子全都非常谦恭孝顺。为了承父命传宗接代，他们向西而行，到了一处名为拿罗衍那-萨腊斯的朝圣之地。

在那个神圣的地方，诸哈利耶湿筏每日于圣河之中澡身沐浴。如此净化之后，他们开始向往至尊天鹅的德行。不过，因为有父命在身，他们还是继续修持苦行，以求生育子嗣。

一日，那罗陀去看他们，对他们说道：“哈利耶湿筏啊，你们还不知道天地之大。传说地上有一国，唯住一男，国中有一穴，入者不复能出。一女居穴，浓妆艳抹，淫放不贞，跟她同居的男子，便是她的夫主。

“那国中有一条河，双向而流。又有华屋，以二十五种材料造成；一只天鹅，以各种声音鸣叫；一件自动旋转的物事，充塞利刃、雷电。你们这些未谙世事的孩子不曾见过这些东西，算不上识见高明。如此看来，你们如何能传宗接代？你们的父亲无所不知，你们却不能理解他的训令。不懂得父命的真实意图，你们如何能够传宗接代？”

听了那罗陀谜一般的话语，诸哈利耶湿筏开始思考其中的含义。很快他们就靠自己天生的智慧解开了谜题：国土意指躯壳，即业田；一男指至上主神，他实际上是唯一的受用者；洞穴指低等星系毕罗-斯筏伽，进入那里的人从不曾回返过。受强阳气性熏染，众生的智慧动摇不定，犹如娼妓，反复换装，勾人眼目。娼妓之夫即受局限的灵魂，由于智慧不纯，丧失了一切自由。那条河喻指以生、灭两种方式运行的物质自然。沉沦于摩耶之河的人若攀上智慧、修行之岸，便有望获得解脱。二十五种材料造成的华屋喻指天地万物。天鹅喻指能分别灵、物的智者，其鸣叫代表经典说教。那自动旋转的物事象征时间，它永恒不息地推动着尘世的运转。经典是真正的父亲，不懂得经典的宗旨，才是真正的无知。

得到那罗陀这番开示，诸哈利耶湿筏彻底觉悟了灵性生命的价值。他们当下拜那罗陀为上师，绕着他环礼一匝之后，踏上了那条去则无返的不归路。

其实那罗陀早就知道，诸哈利耶湿筏身居圣地，修持苦行，已经获得了出世解脱的资格。故此那罗陀思量：“为什么要让这些孩子受到家居生活的牵缠？那里黑暗无比，一旦进入便无法脱身。”

如是，这位伟大的圣者找到诸哈利耶湿筏，打消了他们遵行父命的决心，让他们转而探寻安住于内心的至高主宰。救度之功完成后，那罗陀心系至尊主的莲花足，继续浪迹于天地之间。

不久，那罗陀亲自上门传信给达克刹，告诉他诸子已然出离世间。达克刹闻讯，不觉心生悲苦。在梵天的劝慰安抚之下，达克刹后来又生了一千个儿子，名萨筏腊史华。奉父亲的命令，他们也启程前往拿罗衍那-萨腊斯，到那里修持苦行，以求生子传宗。

日常澡沐于圣河，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了净化。餐风饮露数月之后，诸萨筏腊史华口诵真言：“让我们向至尊主拿罗衍那恭敬顶礼，他乃至上人格主神，永远居住在超然之乡。”

那罗陀又一次现身，跟这些达克刹的儿子们讲了同样的谜语，向他们开启不二之理，勉励他们追踪兄长们的足迹。随后，这位慈目所至从不落空的圣者腾空而去。自此，凭借那罗陀的慈悲，诸萨筏腊史华抛下了光宗耀祖的志趣，全心投入对至尊主的奉爱服务。犹如黑夜向西隐没，这些达克刹的儿子至今不曾回转。

那时，达克刹已经发现许多不祥之兆。待到得知自己第二批儿子又被那罗陀诱跑，他又悲又恼，不能自己。

那罗陀又去找达克刹，本想乘他哀恸之际，度他脱出尘缘。可是，达克刹一见到那罗陀，便气得嘴唇发抖，开始用尖刻的言辞斥骂那罗陀：

“你打扮像圣人，可实际却是骗子。你引导我那些年幼无知的儿子们走上出世之路，这只能证明你不知羞耻，毫无怜悯之心。你之所做，对我至为不公。

“我的儿子们还不曾解除他们对天神、圣贤和父亲所负的义务，如是你断绝了他们今生来世的积福之路。你自诩是至尊主毗湿努的同伴，却对他人施加伤害，所以我说，你是在诽谤至上主神。你行为可憎，居然还敢自吹自擂，难道就不感到羞愧吗？至尊主真正的奉献者对受局限的灵魂极为慈悲，渴望饶益一切有情。你穿戴着奉献者的服饰，却在跟你无冤无仇的人群中制造敌意，离散家人朋友之情。

“你似乎以为，只要唤起出世之心，就能舍离尘世。但是，依我看来，首先必须培养出圆满的智慧。不然，仅仅变换服饰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舍离。虽说尘世欲乐是种种烦恼的根源，但除非人亲身体认此理，否则就不能轻言舍离。是故，应当鼓励人不离不弃，而与此同时再去穷理致知，以期有朝一日能明白

尘世福乐之为虚妄。如此，即便没有他人的助力，也能让人体认到尘世生活之可厌。

“从他生心者远不如自我体证者那样不执能舍。我虽与妻儿一道过家居生活，但我持循韦陀经教，故能享受人生而不受报应。不幸的是，你毫无必要地误导我那些天真的孩子，已经深深地伤害了我。这等可恶的举动，第一次我可以忍受，可你又干了第二次，所以我不得不说，你是个恶棍，全不知如何待人处世。你或许能够游遍整个宇宙，但我诅咒你，无论到哪里，你都不会有安居之地。”

达克利这番陈词听来似乎不无道理，但其错误在于：尽管经验到尘世的苦恼，由于物欲强顽，世人仍无法抛下尘缘。换言之，物质自然如此有力，以至世人虽举步不离苦恼，却依然不愿放弃享受感官欲乐的念头。事实是，只有借着亲近如那罗陀一般的纯粹奉献者，并得到他们的祝福，潜存于众生内心的出离心才能被唤醒。

受到达克利的诅咒后，那罗陀只是淡然应道：“无妨如此。”虽然他本来可以反咒达克利，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慈悲安忍的圣者。实际上，对于像那罗陀这样云游天下、饶益人间的传道者，达克利的诅咒无异于赐福。

后来，在梵天的请求下，达克利跟妻子阿诗珂尼生了六十个女儿，好教那罗陀无机可乘。女儿们长大后，达克利给她们安排了婚事，其中十个嫁了阎罗，十七个嫁了迦叶波，二十七个嫁了娑摩，剩下的由安吉罗、菩多和克利沙斯华各娶了两个。

阎罗之妻萨底耶生下诸萨底耶，毗湿笈生下诸毗湿笈天人，穆呼尔多生下诸穆呼尔提喀。这些天神在其值日期间为众生遣送业果。

阎罗之妻笈苏生八笈苏，图罗拿为其首。图罗拿之妻阿毗玛提生下哈刹、首喀、巴亚。众笈苏中名阿耆尼者，其妻珂黎提喀，生子名塞犍陀。众笈苏中名豆善者，其妻萨尔华黎，生子悉殊摩罗，乃至上人格主神之分身。众笈苏中名笈斯图者，其妻盎吉罗斯，生子毗湿笈羯磨，乃天界最出色的大匠；其妻阿珂丽缇，生叉克殊刹摩奴。

菩多之妻萨茹巴生下十一楼陀罗，其妾生下众鬼魂、精灵，随侍众楼陀罗。从安吉罗之妻萨蒂，阿闍婆韦陀得以降生。

迦叶波之妻波昙吉生下许多种鸟类；耶弥尼生下蝗虫一族；毗拿多生下大鹏鸟伽鲁达，以及日神之御者阿楼那；伽德楼生下众蛇族；提弥生下众水族；

莎罗玛生下狮、虎一类猛兽；苏罗毗生下母牛、水牛一类双蹄动物；檀罗生下鹰、鹭一类大鸟猛禽；穆尼生出飞天女；珂罗多筏莎生下各种蛇类与蚊虫类。

迦叶波诸妃几乎是宇宙内全部生灵的母亲。除了如上所列者，还有伊拉，生罗刹族；苏罗莎，生邪灵；阿利湿陀，生乾达婆族；喀斯多，生马类动物；答奴，生六十一子，其中十八子尤为显赫，有香巴拉、阿利湿陀、哈耶哥黎华、伏黎莎波筏、毗波罗契底等人。伏黎莎波筏之女莎弥湿答嫁了拿胡莎之子亚耶提。答奴之子毗湿筏拿罗有四女：乌巴德拿毗，嫁悉罗夜叉；哈耶施罗，嫁克罗图。迦叶波娶了另外二女，菩楼摩和喀拉喀，生下六万尼筏陀伽、波楼摩以及喀拉喀耶，后者皆为阿周那所杀。

毗波罗契底娶星悉伽为妻，生子一千又一，罗睺为其首。

维筏斯万之妻萨基耶生下摩奴，名悉罗多提婆；又生孪生兄妹，名阎摩、阎蜜（朱木拿河女神）。阎蜜曾变为牝马，漫游大地，生下双马童阿湿毗尼。维筏斯万还有一位妻子，名叫阇耶，生下两个儿子，名为萨拿斯叉罗、萨华尼。阇耶另有一女，名塔波提，嫁给了桑筏罗拿。

阿利摩之妻玛特黎伽生下许多学问渊通的智者。通过他们，梵天创造了性好自省的人类。

魔族之女罗刹拿嫁给了生主特筏斯塔，生下两个神通广大的儿子，名为桑尼维刹、毗湿筏鲁巴。

第三章 金刚伏魔

一次，天帝因陀罗高踞天庭御座之上，身边陪伴着天后莎契，威风凛凛，骄横不可一世。在他脚下，众摩鲁特、筏苏、楼陀罗、阿迭多、毗湿筏提婆、萨迭耶、阿湿毗尼、紧那罗与诸多仙圣周匝环绕，恭敬侍奉。正当飞天女翩翩起舞，乾达婆吹打奏乐之际，天师蒲历贺斯钵底突然走进宫来。

眼见自己的上师来到面前，因陀罗却并没有给他安排座位，也不曾起身迎接。实际上，沉醉于熏天权势的因陀罗变得目中无人，根本无意迎候自己的上师。蒲历贺斯钵底早已洞见因陀罗的傲慢之心，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虽然他本来可以诅咒这位天界神王，但为了给因陀罗一个教训，他却一言不发，扭头便走。

因陀罗见状，当下醒悟到自己不敬上师，犯下了大错。于是，当着众天神、仙圣的面，他谴责自己道：“啊呀，富贵自姿让我变得无知骄横，居然做下这等可悲之事！我不曾恭迎执礼，侮辱了上师，必定要受天谴！我虽是众神之王，安住中和气性，却以一点点富贵权势自傲，如是我慢所染。看啊，谁愿意冒着退堕沉沦的风险，去承受这些身外之物？”

“让权势富贵见鬼去吧！淫慢自大的君王，以为不必向婆罗门折腰，其实他们已经跟他们的奴才们一起，登上了一条必将倾覆的石船。走上这条毁灭之路，势必永沦地狱。现今，我必须以至诚无伪之心，在师尊的莲花足下俯首顶礼，求得他的欢心。”

当因陀罗悔恨交加之际，蒲历贺斯钵底以更高的玄通之力，消隐于众神之王的天眼之外。如是众神虽出力搜寻，却一无所获。因陀罗自思：“我的上师对我不满，从此我丧失了一切致福之道。”

此后，尽管身边照样前呼后拥，因陀罗却再也感觉不到宁静平和。天魔很快知道了因陀罗的处境，于是，在他们的上师——苏喀罗阿闍黎的指教下，他们拿起武器，纷纷向诸神开战。在随后的战争中，众神受到重创，到最后的关头，他们只得向梵天祈求庇护。

梵天见众神找上门来，便安慰道：“上仙啊，你们自恃贵盛，痴狂颠倒，天师蒲历贺斯钵底光临，你们竟然不去迎候。你们如此粗鲁地对待一位最卓越的婆罗门，真是令人震惊。缘此之故，你们输给了魔族。”

“此前，因为不敬重他们的上师苏喀罗阿闍黎，众魔失去了力量，故而屡屡败阵。如今，他们已经开始崇拜苏喀罗阿闍黎，以毫不动摇的决心，跟随他的教导。众魔的魔力变得极为强盛，如果他们想要的话，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我的居所。事实是，领袖，或任何其他他人，若对婆罗门、母牛、至上主神的仁慈贞信不移，对他们崇拜不断，便能固守其名位。”

“诸神啊，你们应该去找特笈斯塔之子毗湿筏鲁巴，拜他做你们的上师。他是一位极为精纯、强毅的婆罗门，如今正在修炼峻刻的苦行。他若被你们的崇拜取悦，必会满足你们的一切愿望。不过，你们得容忍，因为他也会施恩于魔族。”

得到梵天指教，诸神的忧愁一扫而空。他们当下便找到毗湿筏鲁巴，对他说道：“婆罗门啊，愿你吉祥如意！我们是你的客人，又是你的父母一辈，你应当满足我们的要求，以之为自己的责任。孩子啊，我们被敌人击败，故而万分悲痛。你是一个完美的婆罗门，乃所有种姓的导师。我们希望能拜你做上师，好让我们击退众魔。不要害怕别人的批评，说你比我们年轻，却做了我们的上师，这类礼文与念诵韦陀真言的能力无关。是故，虽然你是我们的晚辈，却可以做我们的祭司，对此你不必心生犹疑。”

毗湿筏鲁巴闻言大悦，当即回答道：“诸神啊，虽说担当祭司或许会让婆罗门的才华受损，但你们亲自登门求告，我又如何能够拒绝？你们都是司掌天地的神祇，而我不过是你们的弟子，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也必须答应你们。的确，一个真正的婆罗门只会靠捡拾田间市集的碎米弃谷维持生计，而一个想要以祭司为业牟取安乐的婆罗门，必定心志低下。不过，虽然接受祭司之职或许会辱没名声，但我无法拒绝你们，因为你们都是我的长辈。”

此后，毗湿筏鲁巴开始尽心尽力地践行祭司之职。不久，在诸神的恳求下，毗湿筏鲁巴把拿罗衍那宝甲咒传授给了因陀罗。那密咒的具体运用方法如下：

若有畏怖到来，持咒者当先盥洗手足，净手口，持诵顶礼室利毗湿努的密咒。然后，触库莎草，面向北方，端颜趺坐，诵八音节真言：“唵 南无 拿罗衍那耶。”每诵一音，便用手触身体八处部位——双足、膝、腿、腹、心、胸、口、首。再诵时，须以相反的顺序，触碰以上八处部位。

下一步，持咒者当诵十二音节真言：“唵 南无 跋葛筏底 筏殊提婆耶。”每

诵一音，前必缀“唵”，置音指尖，始于右手食指，终于左手食指。余下四音则置于两手拇指指节。

接下来，再诵六音节真言：“唵 毗湿拿威 南无诃。”置“唵”于心，置“毗”于顶，置“湿”于眉间，置“拿”于顶髻，置“威”于目间。“南”音当置于身体所有关节处，同时冥思“无”音，以其为兵器。

如是，持咒者当呈现人咒合一之境。最后，从东面开始，遍十方念诵：“摩诃 阿斯陀罗耶 钵诃特。”念毕，持咒者当冥思自性与至尊主拿罗衍那圆融一体。然后，持诵拿罗衍那宝甲密咒，其辞曰：

“至尊主高踞伽鲁达之背，手持八种神兵——螺、轮、盾、剑、杵、弓、箭、索，祈愿他于一切时中，护我以其八臂。

“至尊主筏罗诃将地球从胎藏海中抬起，祈愿他护我于街衢。

“祈愿至尊主波罗殊罗摩护我于山冈，祈愿至尊主罗摩和他的兄弟拉珂施曼护我于异国。

“祈愿至尊主拿罗衍那护佑我，让我不会堕失名分，不会因痴狂而去跟随邪法；祈愿拿罗护佑我，不受骄傲的熏染。

“祈愿至尊主答多特黎耶护佑我，让我修炼巴克提瑜伽而不致退堕；祈愿至尊主伽皮罗护佑我，让我不受业果之缠缚。

“祈愿萨拿特·鸠摩罗护佑我，让我不为淫欲所动；祈愿至尊主哈耶哥黎华护佑我，让我不致疏于向至尊主顶礼，成为一个冒犯者。

“祈愿仙圣那罗陀护佑我，让我不致在崇拜神像时做下冒犯；祈愿至尊主库尔玛护佑我，让我不会跌入地狱。

“祈愿至尊主答梵陀利护佑我，让我不会患上疾病；祈愿至尊主黎沙巴天人护佑我，让我无惧冷热。

“祈愿至尊主雅基耶护佑我，让我不受众人的诽谤与伤害；祈愿至尊主巴腊罗摩以天龙之身护佑我，让我不为性好嫉妒的蛇虺所噬。

“祈愿至尊主的文章化身——毗耶婆护佑我，让我不会因为韦陀智慧短乏而落入种种无明。

“祈愿世尊佛陀护佑我，让我不会去造作违逆韦陀正法的业行，也让我不会陷入怠惰，以致遗忘了韦陀正法；祈愿至尊主喀尔基护佑我，让我免受喀利纪的污染。

“祈愿至尊主凯阁筏护我于白昼之第一分，祈愿至尊主哥宾陀护我于白昼之第二分，祈愿至尊主拿罗衍那护我于白昼之第三分，祈愿至尊主毗湿努护我

于白昼之第四分。

“祈愿至尊主摩度苏陀那护我于白昼之第五分，祈愿至尊主摩多筏护我于夜晚，祈愿至尊主赫黎史基士护我于初夜，祈愿至尊主钵多摩拿巴护我于深夜。

“祈愿胸饰吉祥毫的至尊主护我于午夜、黎明之间，祈愿至尊主瞻难陀那护我于黑夜之终。

“祈愿至尊主答摩达腊护我于清晨，祈愿至尊主毗湿威施华罗护我于昼夜之交。

“祈愿吉祥见法轮将我的敌人焚为灰烬，祈愿神杵将罗刹、夜叉之类的众邪灵砸为齑粉。

“祈愿至尊主的神螺时时吹响，让众罗刹、毕舍遮、恶鬼心神不宁，忧惧畏怖。

“祈愿至尊主手中的神剑将敌人的士兵戳为肉酱，祈愿那刻有一百星月纹的神盾将敌人士兵的眼球挑出眼眶。

“祈愿至尊主名相德行的荣光护佑我，让太岁星、扫帚星、嫉妒成性的小人、蛇蝎、凶兽、鬼魂、五行以及过去生中的罪孽不会对我造成影响。

“祈愿大鹏鸟伽鲁达护佑我，当一切凶险之境，祈愿毗湿筏珂塞拿也护佑我。

“祈愿至尊主的圣名、妙相、乘舆、兵器保护我的心、智、诸根与生命之气。

“天地万物与至尊主一体不贰，缘他乃是一切原因之原因。因为果摄，是故因果其实是一。故此，至尊主任何部分的能力，皆足以化除我等所遇到的一切凶险。品物流行，造化万殊，究竟会归于太一。如是智深者乃于分殊中洞见圆融。

“祈愿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主时时护佑我们，救我们出一切灾厄。祈愿至尊主尼黎僧诃护佑我们，救我们出水、火、刀、兵、风、毒等一切凶险畏怖；祈愿至尊主尼黎僧诃护佑我们，用他的大威德覆盖我们敌人的气焰，于一切方向、一切角落，无论上、下、内、外。”

毗湿筏鲁巴最后教诫因陀罗道：“此拿罗衍那之玄秘宝甲必能让你克敌制胜。若有人御此宝甲，凡其所见者、以足触及者，皆得当下免除上述凶险。持此拿罗衍那宝甲咒者绝不会遭难于官府、盗贼、邪魔以及任何种类的疾病。天帝因陀罗啊，古昔有婆罗门，名俱室伽，曾御此甲，尝以玄通之力，舍其形骸于大漠之中。一次，乾达婆王契陀罗多与众仙女乘坐天舆，御风而行，恰好飞过那遗骸的上空。突然间，拿罗衍那宝甲之力直冲云霄，让他头面朝下，栽落于地。惊骇之下，契陀罗多命筏黎基耶众先圣将那婆罗门的尸骨抛入了附近的莎拉斯筏底河。乾达婆王在河中沐浴之后，方才回返自己的居处。”

毗湿笈鲁巴有三首，一首饮娑摩，一首饮酒，一首进食。他的父亲一族源出天神，而母亲一系皆属魔族。故此，他不但向诸神奉献祭品，也暗中把祭品分给天魔。

一段时间之后，毗湿笈鲁巴瞒天过海的行径被因陀罗看破。惊怒之下，天帝因陀罗砍下了毗湿笈鲁巴的三个脑袋。立时，那饮娑摩的脑袋变成了鸛，那饮酒的脑袋变成了麻雀，那进食的脑袋变成了鹤鹑。

亲手斩杀毗湿笈鲁巴之后，因陀罗悔恨无比。如是，因陀罗尽管有能力抵消由杀死婆罗门而招致的恶报，却并没有这样做，反而自愿合掌领受。为此，天帝被痛苦折磨了整整一年。那以后，为了净化自身，他把余下的恶报分给了地、水、树、妇人。

大地为了得到因陀罗的赐福，好让它的沟谷自动满盈，同意承担因陀罗四分之一的恶报。缘此之故，大地表面多有沙漠，那上面不能举行吉祥的祭祀。据说，沙漠之民也分担了因陀罗的恶报。

被修剪后枝叶还能复生，为了偿还因陀罗的这个恩赐，树木承担了因陀罗四分之一的恶报。那些恶报发露为树上排出的树液，故树液不可饮用。

妇人能够持续享受淫欲，为了回报因陀罗的这个恩赐，她们承担了因陀罗四分之一的恶报。其结果是，妇人每月行经，故经期不可触摸妇人。

水与他物混合后能增加他物的分量，为了报答因陀罗的这个恩赐，水承担了因陀罗四分之一的恶报。缘此之故，水中多有浮沤泡沫，故取水应撇除这些东西。

听说儿子的死讯，特笈斯塔怒不可遏。为杀因陀罗，他举行了一个特别的祭仪。当奉献祭品之际，特笈斯塔发令道：“因陀罗之敌啊，强盛起来，快快诛灭你的对头！”

然而，特笈斯塔在发令时把“a”发成了长音，如此“因陀罗之敌”(Indra-shatro)被错念成了“因陀罗，彼乃我敌”。

不久，从祭火南面，一个极为可怕的人物现出身形，貌相犹如世界劫终之际的毁灭者。那魔王的身体一天一天很快长大起来，速度仿佛向四方射出的羽箭。他身形巨伟，皮肤焦黑，宛如经烈火焚烧过的山丘。他身上光辉四射，好似被晚霞照亮的重云。那魔王的须发色如熔铜，双眼锋锐如正午的太阳。他手挥铁叉，夺人心魄，那叉尖似乎挑起了三界。他呼啸跳踉之际，大地亦为之颤抖。

他的嘴巴幽深如洞穴，当他哈欠连连时，仿佛可以吞下整个天空。他看似正在用舌头舔舐群星，用尖利的獠牙咬嚼宇宙。凡见到这庞然巨魔的人无不失

魂落魄，四散奔逃。因为这位特筏斯塔之子笼罩了所有的星辰，故此得名弗栗多。

在天帝因陀罗的统率下，天兵天将们如潮水般冲向弗栗多修罗，但转瞬之间，他们所发射的兵器居然全被魔王吞没。诸神又惊又怕，顿时勇力尽失，仓皇逃命。

重新集结之后，诸神寄心太上，虔诚求祷：“时光将终结我们的存在，我们对此无不忧愁恐惧。然而，时光却惧怕至上人格主神，故此，让我们托庇于他，唯有他才能给我们全面的保护。谁若想从其地方得到保护，必定愚不可及。此人之愿想，无异于执狗尾以济江海。

“至上人格主神时时以超灵之相，示现于我们面前，我们却见不到他，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是自存独立的天神。如今，让我们托庇于那至尊上主，我们深信，他将给我们庇护。”

听到诸神的祷告，至尊主先是显露自体于诸神的内心，然后才在他们面前现身。看见面带微笑、眼若莲花的至尊主，众神欢喜无限，当下五体投地，向他顶礼致敬。

缓缓起身之后，众神再次奉上祷文：“至上人格主神啊，我们向你虔敬顶礼。我们在你化生天地之后才出现于世间，故此，我们根本不可能懂得你的作为。除了向你谦恭顶礼，我们实在无可奉献。

“至上主神啊，一切表面对立者皆在你里面会通圆融，因为你本性绝待无贰。迷人误以绳为蛇，故见绳而惧，然知其为绳者则无所畏惧。作为每个人内心的超我，你按照其人之智，唤起畏与无畏，但在你之内，并无此等对待。摩度魔之屠者啊，从你的光耀之洋泼洒出的甘露，若有人曾经品尝过一次，哪怕是其中之一滴，也会有永不止歇的妙喜在他内心流淌。如此超卓的奉献者，早已忘记了犹如浮光掠影般的尘世欲乐。

“上主啊，你是奉献者的灵魂和密友，他们绝不会再重返世间。至强者啊，你化身而来，一旦众魔过于强大，你便出手惩治。是故，我们今日向你求祷，祈愿我主再次化身，除灭魔王弗栗多。

“我们都是在你莲花足下皈命的灵魂，所以，求你对我们慈悲。求你用充满爱意的眼光、清凉迷人的微笑、甘露般甜美的话语，驱走那魔王带给我们的忧愁，他深深刺痛了我们的心。

“上主啊，你乃整体大全，洞悉万物者。是故，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告知你的？无所不知的你，非常清楚我们为什么前来托庇于你的莲花足——那是化除尘世间苦恼的唯一法门。”

天神欲求享受尘世浮华，他们之所以亲近至尊主，是为了解除痛苦危难。

然而，心无尘染的奉献者即使身陷困境，也绝不会求告打扰至尊主，相反，他们会无怨无悔地承受苦难，把苦难视为过去生中恶业之果。众神明白其中的分际，故而向至尊主致歉。

至尊主被诸神的诚心皈命取悦了，他回答道：“聪明的天神啊，奉献如此圆契妙理的祷告，可以让人彻底净化，如是乃得于解脱之境，做纯粹的奉爱服务。

“获我欢心的人，不难得到任何东西，这的确是事实。但一个纯粹的奉献者除了祈求实践奉爱服务的机会以外，其他一概不会向我索要。那些认为物质资财就是一切，如是昧于生命之真谛的人，谓之吝啬鬼。这等人固然愚不可及，但那些让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的人，也一样糊涂。一位纯粹奉献者绝不会告诉这样的蠢货为了尘世享乐而投入功果业行，更不必说助他一臂之力了。这样的奉献者就像经验丰富的医生，绝不会鼓励患者进食对自身健康有害的食物，即便那病人想要。

“因陀罗啊，我建议你去找那位伟大的智者——答底奇，此人靠苦行和智慧变得极为强健。跟他索要他的身体。此前，知道他全面掌握了灵知玄学，阿湿毗尼双马童曾向他求教，由此成就即身解脱。答底奇有一件坚不可摧的防身之物——拿罗衍那宝甲，后来传给了特筏斯塔，特筏斯塔把它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毗湿筏鲁巴，而你又从毗湿筏鲁巴那里得到了它。因为拿罗衍那宝甲的缘故，答底奇的身体坚实无比。

“若有阿湿毗尼双马童代你向答底奇讨要他的身体，那智者肯定会答应。然后，让毗湿筏羯磨析取他身体里的骨头，制作一支金刚神杵。我将把我的威能注入此器，如是你定能用它诛灭弗栗多。

“因陀罗啊，弗栗多死后，一切吉祥好运都将属于你。尽管那魔头有摧坏三界的大能，但你不必害怕，他伤害不到你。他也是一个奉献者，绝不会妒忌任何人。”

至尊主说完，便隐身而去。之后，众神依照至尊主的指示，找到阿闍婆之子答底奇，向他讨要身体。答底奇极为豪爽，当下就准备答应众神的请求。不过，他开头微微一晒，取笑道：“众神啊，当死亡之际，有大苦痛，难以忍受，将夺走人的觉性，莫非你们不知道吗？世上无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无不用尽一切手段拼力守护它，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实际上，世人无不希望永远保有自己的身体。故此，谁会愿意把自己的身体送给别人，即便是至尊主毗湿努亲自来讨要？”

众神答道：“超凡的婆罗门啊，像你这样的人对众生极为慈悲友善。为了

利益他人，你们可以施舍一切，包括自己的身体。过度自私的人只知向他人索要，全不顾对方的难处。而有能力布施却不愿出手的人，无视乞讨者的艰难，同样是麻木不仁。故此，乞丐不应向生计艰难的人乞讨，有能力布施的人也不应拒绝施舍。”

答底奇说道：“我适才不过是假装拒绝你们，为的是从你们口中听闻正法大义。尽管身体于我珍贵无比，但我晓得，应该为了更好的用途而布施给你们。毕竟，身体终究会离开我，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对众生的苦难麻木不仁，不愿为了神圣觉性而牺牲无常变化的躯壳，如此之人，必受天谴。若有一人，见他人忧则忧，见他人乐则乐，须知此人，已安立正法。此身对真我全无益处，能使用的时间也很短，死后不过是豺狼野狗口中之食。是故，身体及其所有物必须用于饶益他人，否则，身体将成患难之渊藪。”

说完这番话，伟大的智者答底奇当即置真我纯灵于至上人格主神的莲花足下，舍弃了五大聚合的躯壳。神定之中，答底奇斩断了一切尘情俗念，如是他甚至都没有觉察到躯壳如何与自我分离。

毗湿笈羯磨取答底奇之骨，制作了一支金刚神杵。至尊主毗湿努随后将神力注入这件兵器。于是，天帝因陀罗操起金刚杵，骑上神象菟罗筏陀，在众天神、仙圣的簇拥礼赞下，再次出征。

如是，当特黎多纪之初，毗笈斯瓦塔摩奴治下之第一个千年期，一场神魔大战在拿玛答河岸边拉开了序幕。因陀罗麾下有众楼陀罗、众筏苏、阿湿毗尼双马童、众毗陀、众筏尼、众摩鲁特、众黎补、众萨迭耶与众毗湿笈提婆。在另一边，弗栗多修罗招来了成千的大小魔头，无数夜叉、罗刹，为首的有苏摩利、摩利、奴木崎、桑巴罗、毗波罗契底等等。

众魔发出狮子吼，从四面八方扑向众神之军。一时间，箭、矛、枪、镖、戟、斧如暴雨般蔽空而下，笼罩诸神。就在枪林箭雨快要近身之际，诸神运玄通之力，在半空中将众魔抛射过来的兵器击为碎片。

众魔抛光了兵器，便开始向天兵天将投掷山石、树木，但这些东西也在飞过空中时被击得粉碎。众魔见攻击失利，不由惊慌失措，斗志全消。

眼见手下魔军四散逃窜，弗栗多修罗笑骂道：“毗波罗契底啊，奴木崎啊，桑巴罗啊，不要逃，且听我讲。生于世间者必定难逃一死。是故，若死得其所，能够超升天堂，流芳百世，哪个聪明人会拒绝这样的良机？

“须知世上有两种显耀的死法，一是借助玄秘瑜伽之力，一是战死沙场，

义无反顾。因此，众魔头啊，扔掉你们的怯懦，立刻跟我杀回疆场！”

尽管听到弗栗多修罗的劝告，但众魔头惊惶之下，再也无心恋战。诸神见状，乘机从魔军的后方掩杀过来。眼见魔军溃败，弗栗多修罗向诸神高声怒喝道：“这些魔头虚生一场，简直无异于他们娘亲拉下的粪便，他们已经仓皇逃命，又何必再从背后掩杀他们？以英雄自居的人，绝不应杀贪生怕死之辈。”

“微不足道的天神啊，若你们真的自信勇武，那就站到我跟前来。若你们无心再战，那我就放过你们，我还不至于那么下作，会去进袭怯战之人。”

弗栗多修罗巨大无比的身形才一出现，众天神已经心生畏怖。当那魔王张口狂啸之时，众天神吓得闭上眼睛，几乎晕倒过去。弗栗多修罗拈起一支铁叉，大步向前，将众天神踩在脚下，犹如狂象踏倒竹林。此时此刻，大地亦为之震颤。

因陀罗大怒，抓起巨锤猛力掷过去，弗栗多修罗轻轻用左手接住，然后挥锤砸向葛罗筏陀之首。一击之下，那神象登时口吐鲜血，趑趄倒退。两边将士喝彩之际，因陀罗随葛罗筏陀翻身倒地。因陀罗从未如此狼狈失手过，当下不由得气馁起来。弗栗多修罗持守攻战之礼，却也并不进击。因陀罗乘此机会，以甘露手，抚摸神象，即刻治愈了它的伤痛。

见到因陀罗在自己面前挺身站立，手持金刚神杵，弗栗多修罗猛地想起了兄长毗湿鲁巴之死。念及因陀罗的残暴行径，弗栗多修罗悲愤欲狂。

一阵狂笑过后，弗栗多修罗对因陀罗说道：“好运气啊，杀我兄长、弑其师尊者，如今就站在我的面前。

“最可厌憎的人啊，当我的铁叉刺穿你顽石般的胸膛时，我才算还清了我兄长的欠债。仅仅为了保有自身的天堂之乐，你就残酷无情地杀害了一位无辜的婆罗门，那时他还做着你的祭司。

“因陀罗，你一味追名逐利，故而丧尽天良，全无廉耻。你将为此惨死在我的铁叉之下，到时，连火焰都不愿沾到你的尸体，只有鸢鹫才会飞下来啄食你的罪恶之身。

“如若其他天神愚昧无知，跟着你一起向我进攻，我就会拿我的铁叉斫下他们的头颅，把它们当作牺牲奉献给跋罗筏与其鬼众。不过，若你有本事，能用你的金刚神杵斫去我的头颅，我会心甘情愿让其他生灵吃掉我的身体。这样一来，我将不复为前世恶业而遭罪，如是变得有资格领受纯粹奉献者诸如那罗陀莲花足下的尘土。

“诸神之王啊，我，你的死敌，就站在你的面前，为何你还迟迟不敢掷出你的神杵？虽说你的铁锤不堪一击，可你不必怀疑神杵的威力。你的神杵已经

得到至尊主的加持，与答底奇的苦修之力。你受命于至尊主，前来会战，毫无疑问，我将死在你的神杵之下。至尊主毗湿努站在你这边，你必稳操胜券。

“靠着手中神杵的力量，我将摆脱一切尘世桎梏。如是一心凝注于至尊主商伽萨那的莲花足，我将超升至高之乡，一如至尊主往昔所言。

“彻底皈命至尊主莲花足、时刻忆念着他的人，已经被至尊主收下，作为他自己贴身的仆从。至上主神绝不会将俗世富贵赐给这类归依的仆从，因为这些身外之物只会增长怨尤、忧愁、浮躁、骄慢、胜心。当人苦苦聚敛、守护这些物时，必得辛苦劳作，受尽磨难，一旦失去，则懊恼不堪。凭借至尊主的慈悲，奉献者得到救度，不必追逐劳而无功的法、利、欲乐、解脱。不过，这样的恩慈非清净无染的奉献者不能获得，追逐功利者无预。”

向因陀罗说完这番话后，弗栗多修罗转而注心于他所崇拜的至尊上主，他如是祈祷：“我主啊，我并不欲求星君的高位，也不渴望瑜伽玄通，甚或涅槃解脱，倘若这些东西会让我离开你莲花足的庇荫。

“眼若莲花的主人啊，犹如雏鸟时时盼望母鸟归来喂食，犹如为绳索缚住的牛犊焦急地等待吃奶的时刻，犹如伤别的妻子渴望远在异乡的夫主还家，我总是向往着为你亲身服务的机会。

“我主啊，我流浪于天地之间，受你幻力的魅惑，一直贪恋身家性命、妻儿财产。可如今，我希望不再贪恋这些东西。就让我的心思、觉性，我所有的一切，无不系着在你身上。”

弗栗多修罗非常渴望死亡，这样他就能立时回返不朽故乡。而另一方面，因陀罗想要战胜弗栗多修罗，为的是能享受天堂之乐，如是继续在尘世间糜烂下去。因陀罗与弗栗多修罗二人，无疑都是奉献者，尽管因陀罗从至尊主那里得到训令，要去除灭那位所谓的魔王。

实际上，至尊主对弗栗多修罗更为慈悲，虽然表面看来，他让特筏斯塔之子和天界之王都实现了各自的心愿。尽管也是一位奉献者，但因陀罗无意逃脱物质缠缚，对尘世欲乐更感兴趣。而弗栗多修罗，作为纯粹的奉献者，一心只想亲近至上人格主神，并且亲身为他服务。故此，真正的胜利命中注定属于弗栗多修罗，而不是因陀罗。后者将不得不在尘世间活下去，承受轮回生死之苦。

认识到弗栗多修罗卓尔不凡的德行，因陀罗为自己不得不亲手杀死这样一位伟大的奉献者而感伤不已，故此迟迟不愿掷出手中的神杵。弗栗多修罗见状，大为失望，因为在他眼里，死亡比胜利更动人。于是，弗栗多修罗高举铁叉，先向因陀罗冲杀过去。他大声咆哮道：“罪恶之人啊，现在去死吧！”而后掷

出了铁叉。叉尖光芒夺目，宛如火焰灼烧。

那铁叉仿佛流星，呼啸破空而至。因陀罗更无畏惧，当下挥动金刚神杵，将铁叉击为碎片，又顺势斫断了弗栗多修罗的右臂。弗栗多修罗不顾断臂之痛，继续进攻，用一支狼牙棒击中了因陀罗的下颚，接着再次给了神象蔼罗筏陀重重一击。因陀罗受袭，金刚神杵脱手飞出。众神灵见状，无不失声惊呼。一时间，神魔两方都纷纷赞叹弗栗多修罗的绝世勇力。因陀罗大为羞惭，竟不敢上前捡起落在地上的神杵。

为了激励因陀罗，弗栗多修罗慨然说道：“拿起你的武器，过来杀敌。这可不是自叹命蹇的时候。因陀罗，除了至上人格主神，没有人能保证每战必胜。

“世上每一个人，包括天神，无不在至尊主的掌控之下，犹如笼鸟，更无自由。我等众生皆按真宰之意志而踊跃发动，仿佛木偶刍狗，动静一操于人手。寿尽之人，虽不愿死，而终不能保其富贵性命。如是，仰仗至尊主的慈悲，时来运转之际，富贵亦逼人而来。

“万事万物皆仰赖至尊主的意志，是故人当平等对待荣辱、成败、生死。身虽历苦乐诸境，心却应守静抱虚，不生忧愁烦恼。知道三极气性并非灵魂之质性，纯灵不过是诸气性往来相推之照察者，人而如斯，谓之解脱者，不复受气性桎梏。

“因陀罗，我已经败在你的手下，兵器、手臂尽化齑粉。不过，我并不悲悔，还要跟你拼力一战。你也应该像我一样，抛开愁苦，继续战斗。这场战斗就像博彩，我们的性命是赌注，羽箭是骰子，坐骑是赌台。没人知道谁输谁赢，因为成败皆由天定。”

虽然身为魔王，弗栗多修罗伟大无比，实际上成了因陀罗的导师。弗栗多修罗知道自己必败无疑，但他坦然承受，无怨无悔。他之所以持续不断地竭尽全力攻杀因陀罗，乃是因为他坚持这样一个信念：即使败局已定，人还是应当尽一切可能践履职分。听到弗栗多修罗这些充满睿智的话语，因陀罗自然惊讶不已，如此他想起了同样出生于魔族的巴腊陀和巴利。

因陀罗于是捡起金刚杵，笑道：“伟大的魔王啊，从你的解悟和信愿，我可以看出你是至上人格主神的完美奉献者。一般来说，天魔皆肆心于强阳气性，而你居然于纯粹中和气性下，一心忆念至上人格主神，此事确实至为奇妙。贞固不懈为至尊主服务奉献的人，时时畅游于甘露之洋。对于这样的人，堂坳之水又有何用？”

一番沙场论道之后，两人又继续厮杀起来。弗栗多修罗左手抓起一支狼牙

棒，挥舞抡圆之后，猛力砸向因陀罗。因陀罗挥动百节神杵，将狼牙棒削为碎片，同时切下了弗栗多修罗剩下的那条手臂。那魔王血流如注，看上去凄艳无比，犹如被斫去翅膀的飞来之峰。

弗栗多修罗随即以上嘴唇顶天，下嘴唇据地，巨口张开，仿佛虚空。他的舌头宛如巨蟒，獠牙暴张，似乎要吞下天地日月。变化成这样一个庞大无伦的形体，弗栗多修罗看来就像一座会走动的喜马拉雅山，所到之处，山岳震动，大地破碎。转眼之间，那巨口就吞没了因陀罗，连同神象菴罗筏陀。众天神眼见大祸骤降，无不失声悲呼：“啊呀，这如何得了？！”

然而，受到拿罗衍那宝甲以及自身玄通之力的保护，因陀罗虽被那魔王吞噬，却并未死去。当因陀罗用金刚神杵劈开弗栗多修罗的肚子，再次现身时，一旁观战的天神们才松了一口气。因陀罗当下催动神杵，开始斫削弗栗多修罗高耸如山的头颅。虽然金刚杵绕着那魔王的脖颈飞速旋转，但最后削下那颗脑袋，仍然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弗栗多修罗的脑袋砰然落地。天界诸神当即敲响天鼓，唱起赞歌，向因陀罗身上撒下鲜花如雨。那困在魔王躯壳里的灵魂破体而出，重返不死故乡，成了至尊主商伽萨那的永恒友伴。

实际上，当吞下因陀罗时，弗栗多修罗自思敌手已亡，无须再战，便停止了一切身心活动，进入神定。故此，因陀罗将他切腹斩首之际，弗栗多修罗始终处于瑜伽三昧之境。

弗栗多修罗被诛灭后，三界众生皆大感快慰，唯独因陀罗除外。当众天神、魔王及其僚属各自归去时，没有人跟天界之王说一句话。此前，诸神仙圣请求因陀罗诛杀弗栗多修罗，因陀罗并不情愿，因为他很害怕杀死一位婆罗门。

当时因陀罗曾说：“众圣者啊，杀死毗湿奴鲁巴之后，我承受了很重的罪恶报应。所幸有妇人、土地、树和水的帮助，我才能够脱身。现在，若我再杀了同样是婆罗门的弗栗多，我还如何能消除报应？”

众仙圣答道：“因陀罗啊，愿一切好运属于你！不必畏惧，我们到时会为你举行马祭，助你脱离一切可能的罪恶报应。若举此祭，便可取悦至上人格主神，如是虽杀灭天下一切生灵之恶报也能消除净尽，何况诛灭区区一魔王。事实上，仅仅凭着念诵至尊主拿罗衍那之名号，虽食狗者也能立时摆脱一切罪恶报应，这包括杀害婆罗门、母牛、父母乃至上师所招致者。”

受到这番鼓励，因陀罗才决心一战，但战事结束之后，因陀罗却快快不乐，懊悔自己杀死了一位至尊主的伟大奉献者。不但如此，杀害婆罗门的恶报从此

寄身因陀罗，使他再也无法释解内心的悲哀。因陀罗斩杀毗湿奴鲁巴不过缘于一时嗔恶，但这次诛灭弗栗多修罗，却是有意为之。因为这个缘故，此举之报应更重，绝非忏悔乃至举祭可以抵消。

经过预谋计划而造作的恶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得到赦免，即便依仗持诵至尊主圣名之力，或者经历任何种类的忏法。如是，因陀罗见到恶报之化身现为一旃陀罗贱妇，向他追奔而来。此妇年纪老迈，身染肺癆，故而颤抖咯血，四肢衣衫斑斑点点，尽为血污。她一边咳喘，喷出腥臭无比的气息，一边大声呼号：“等等！等等！”

因陀罗跳到空中，拼力逃窜，可是，无论他跑到哪里，那老妇人一直在他身后紧追着他。最后，因陀罗往东北疾奔，跳入摩那莎湖中，隐身于一枝莲花茎的细丝里面，藏匿了一千年。在此期间，阿耆尼为因陀罗送去祭祀的供品，但是，因为火神害怕钻入湖水，所以天界之王不得不常常忍饥挨饿。

与此同时，拿胡莎大帝占据了天界的王座。不久，拿胡莎大帝被唾手而得的富贵权势冲昏了头脑，居然妄图享受因陀罗之妻——天后莎契。结果，他受到众婆罗门的诅咒，被贬入毒蛇之身。

在摩那莎湖的莲花丛中，因陀罗得到了至尊主毗湿努之妃——吉祥天女拉克施弥的保护，不复为罪孽所困。透过崇拜至尊主毗湿努，因陀罗后来终于洗清了罪业，被众婆罗门重新招入天庭。随后，这些婆罗门为因陀罗举行了马祭。如是，一切恶报被拔除净尽，因陀罗重登大位，再次受到诸神的尊礼。

叔伽天人讲完这个故事，最后结语道：“在这个伟大的叙事里面，有对上主神拿罗衍那及其奉献者的荣耀。若于此中有所领悟，便能解脱一切恶报，不但如此，还能由是精擅业用，获得富贵荣显。凡有读之者、闻之者，皆得克敌制胜，长寿延年。由于它如此吉祥，博学之士必于节庆之日述之闻之。”

第四章 凡圣因缘

巴力克斯大帝问道：“博学的婆罗门啊，魔族浸淫于强阳、浊阴之气，大抵罪孽深重。然则弗栗多修罗如何能够臻此高明之境？须知，虽然安处中和气性，那些伟大的天神或智者甚至都未必能向至尊主献上纯粹无染的奉爱服务。

“世间众生，多如微尘，当中只有极少数是人。人之中，只有极少数乐于持守礼法仪轨。众多持守礼法仪轨者当中，只有极少数渴望超脱尘世之系累。千百个追求解脱者当中，真正放下一切执着，不复贪恋家国天下、妻儿友情者，一人而已。在成百万的解脱者当中，成百万的知见圆满者当中，或许能找到一个至上人格主神拿罗衍那的纯粹奉献者，因为，这样的奉献者至为稀有。那么，像弗栗多修罗这样一个罪孽深重、时时搅乱折磨众生的魔王，如何能有如此高超深邃的觉性呢？”

叔伽天人答道：“王啊，我现今要给你讲一段历史，乃我此前闻于毗耶娑、那罗陀与提婆罗者。你且谛听。”

往昔有天子，名契陀开图，统治大地，其都在殊罗色拿郡。契陀开图大帝精力壮盛，储妃嫔上千万，但令人惊奇的是，他却并无一子半嗣。由于因缘使然，他所有的妃嫔皆不育无子。契陀开图大帝年轻俊美，英武豪迈。他出身显贵，极有教养，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势财富。尽管如此，因为没有子嗣，契陀开图大帝满心忧愁。甚至他那些面目娇美的妃子，都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快乐。

一日，梵天之子、大哲安吉罗于行脚途中，走入契陀开图大帝的皇宫。国君见到这位圣人，当即起身引接、顶礼。待安吉罗真人用过餐食，安然晏坐之际，契陀开图大帝才在他身边席地而坐，同时小心收摄身心。

见国君如此谦下恭顺，安吉罗真人说道：“王啊，我祝你身心康健，你的七大卫士也安然无恙（七大卫士指国君的上师、阁臣、江山、边防、财产、法令、友伴或同盟）。若国君也依赖他的僚佐，有时听从他们的劝谏，这样的国君是安乐的。同样，若国君的僚佐自愿向国君奉献礼物和服务，顺服国君的命令，那么他们也是快活的。

“王啊，你的妃嫔、臣民、奴仆、商贾都在你的掌控之下吗？你能左右你的阁臣、宫人、总督以及诸子、近侍吗？假若国君能调伏自心，那么所有人等都会自愿臣服于他。

“契陀开图大帝啊，我看得出来，你内心烦乱苦闷，似乎还不曾了结平生之愿。你脸色苍白，显示出心怀深忧。这其中的缘由是你自己造成的，还是他人逼迫的？”

契陀开图大帝垂首答道：“大雄啊，由于清除了一切罪业之报应，你能烛照我等受局限灵魂之内身心。可是，尽管如此，你却向我询问我苦恼的原因。犹如饥渴之人，虽有花鬘、香檀之奉，不可得而饜足。因为没有子嗣，我对江山社稷失去了兴致。伟大的圣者啊，求你救我与我的祖宗于地狱水火之中，让我有个儿子吧。”

安吉罗极为怜悯国君，便为他举行了一次特殊的祭祀，以乳糜供养天神特筏斯塔。诸后中最具贤德的珂黎陀豆缇首先分到了祭余。安吉罗真人告诫国君：“你将得一子，此子既是欢乐之源，也是悲伤之因。”

吃下作为祭余的乳糜，珂黎陀豆缇皇后与契陀开图大帝交合媾精之后，便怀上了孩子。不久，皇后生下一子，契陀开图大帝为他取名“悲喜”。听到这个消息，殊罗色拿城百姓无不欢欣踊跃，国君本人更是喜出望外，不能自己。

虔心洗沐更衣之后，契陀开图大帝唤来博学的婆罗门，为那孩子祈福，并举行生诞之礼。接着，国君以大量金银、衣饰、土地布施婆罗门，其中还有无数母牛。犹如庆云降雨，无有拣择，契陀开图大帝将种种可欲之物施与每一个人，但求能增长儿子的名声、富裕和寿命。

契陀开图大帝并不理解昔时安吉罗真人的告诫，他当初只是憧憬着得子之乐，自思：“这孩子的出生自然只会带来欢乐，不过，因为是独子，他必定会变得骄纵。我的孩儿可能不太孝顺，但这也没什么，一个不听话的儿子总比没有儿子强。”

若有穷人，经过千辛万苦赚得一点儿钱财，他对自家财富的贪恋之心定会与日俱增。契陀开图大帝和珂黎陀豆缇皇后终获麟儿，内心对儿子的怜爱深切洋溢，日盛一日。然而，眼见珂黎陀豆缇产下王子，众妃嫔无不渴欲得子，从此变得忧心忡忡，仿佛发了高烧。

契陀开图大帝精心照看着幼子，与此同时，他对珂黎陀豆缇皇后也更加宠爱，以至于不再有兴趣临幸其他尚无子嗣的妃嫔。在嫉妒悲愁的煎熬下，众妃嫔哀

号道：“我等为天所谴！没有儿子的妇人不为夫主所重，还要被其他妻妾羞辱，受到女奴般的虐待。”

妒火中烧的众妃嫔们受到君王的冷遇，又眼见珂黎陀豆缇皇后红运当头，渐渐丧失了良知。她们变得极度冷酷暴虐，最后竟将压抑已久的满腔嗔妒发泄到幼小的王子身上，下毒害死了他。

那一日，珂黎陀豆缇正闲步宫中，忽然想道：“我的孩儿已然睡了许久。”于是她使命宫女把儿子抱过来。宫女走近前去俯身观看，却发现那孩子已经眼珠上翻，全无生气。待到明白小王子已经死去，那宫女大叫道：“我该死啊！”随后跌倒于地，捶胸哭号起来。

听到宫女的号哭声，珂黎陀豆缇匆匆跑来。发现自己的爱子已经死去，皇后当即昏倒在地，头发衣饰都散落开来。宫人们都听到了皇后的惊呼，很快纷纷赶到现场。眼见年幼的王子意外横死，他们也开始号啕大哭。那些投毒的妃嫔混在里面，也装模作样抽泣起来。

契陀开图听闻儿子的死讯，心中痛如火烧，只觉眼前漆黑一片。他跌跌撞撞地冲过去看那死去的孩子，路上不断摔倒在地。就在众婆罗门、阁臣、百官的簇拥下，契陀开图大帝晕倒在孩子的脚边，披头散发，不省人事。

过了许久，契陀开图才苏醒过来，他开始呆呆不语，然后呼吸喘促，眼泪夺眶而出。看到夫君的惨状，皇后悲啼不止。泪水冲走了她的眼膏，打湿了她涂满朱粉的胸脯。此情此景，愈发让在场的婆罗门、大臣、皇亲们心如刀割。

皇后哭诉着，声音就像俱罗利鸟的啼鸣：“苍天啊，造物主啊，你真的懵懂糊涂！父亲健在在世，你却先让儿子死去。你这般倒行逆施，只能证明你是众生的仇敌，绝无慈悲之心。

“上帝啊，你或许会辩解，因为众生生死皆凭自身业力而定，所以没有一条律法规定，父亲必须在儿子生前死去。可是，业力若果真如此强顽，虽生死皆赖彼而定，那么，又何必还要有上帝、真宰？再有，你或许还会辩解，上帝是必需的，因为物质自然没有力量独立运化。可是，我可以这样反驳：因为你所创造的血缘纽带会被业力斩断，是故所有人都将不复以真情生儿育女，相反，还不如对子女撒手不管。

“我心爱的儿子啊，我如今孤苦无助，悲肠寸断，你不该抛下我不管。看看你可怜的父亲吧！我们如今没了子嗣，将来必定要在地狱里最黑暗的所在受尽折磨。你是我们脱离地狱之苦的唯一希望，求你不要跟着那残忍无情的阎罗

大王再向前行。

“我的孩儿啊，你已经睡了那么长时间，现在，请你起来吧，你的玩伴正在叫你呢。你一定很饿了，快快起来，吃妈妈的奶。这样，我们的悲伤就会一扫而空。我必是最不幸的，因为你的眼睛已经永远不会睁开。至此我只得断定，你已经离开，永远不会回来。”

听到皇后这番哭诉，契陀开图又开始号哭起来，周围一众臣民也不禁悲从心起，一起放声大哭。其时，安吉罗牟尼已知国君深陷悲情，不能自拔，行将丧失性命，便携仙圣那罗陀一起，前来看视国君。

契陀开图横卧在死去孩子的旁边，形同死尸。这两位智者走近前去，对他开示道：“王啊，这死尸跟你有什么干系？你或许会说，你们以父子相待，可是，你认为这层关系从前存在吗？将来还会继续存在吗？现在它真的存在吗？”

“犹如海草聚拢海面，不久又被海浪冲散，众生受身聚合，其后复为时间之力拆散。播种于地，种子有时生长成材，有时却因为土地贫瘠，无法发芽结果。同样，受至尊主能力的驱使，未来的父亲有时能生育子嗣，而有时却让妻子结胎无期。是故，不应为此人为的父子亲缘而哀伤，彼终究不出真宰之掌握。

“众生皆流转于无常之境，天地万物亦无不如是。故而，一切物质表象之万殊皆非真常，尽管也不可以无有或虚妄目之。

“至上人格主神本人对此无常之万物绝无兴趣。尽管如此，犹如童子游戏海滩，堆沙为假城，至尊者遣父产子以化生万物，遣君临民以护持世界，也遣毒蛇之类的杀手毁灭众生。虽然这些用来化生、护持、毁灭的工具并无自性，但在幻力之魅惑下，吾人却自认为是生养者、护持者与毁灭者。恰似种子源出另一粒种子，一具躯壳（父）借助另一具躯壳（母），产出第三具躯壳。须知类别之区分，诸如民族、性格等等，不过是小智之人的幻想而已。”

契陀开图原本命中无子，所以尽管他后宫有妃嫔无数，却无有能怀孕生子者。由于安吉罗真人的祝福，摩耶幻力为他送来一子，但此子寿命不长。安吉罗早有预见，是故告诫契陀开图：此子将让他悲喜交集。听罢两位智者的开示，契陀开图大帝幡然醒悟，不复悲愁。

茅塞顿开之下，他擦去脸上的泪水，对两位智者说道：“你们穿着如疯癫头陀，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我明白，你们无所不知，乃一切人中最高明者。

“有时，为了饶益如我等一类只知追逐尘世之乐的俗人，伟大的奉献者貌

似疯癫，随心所欲云游于天地之间。我愚不可及，类若禽兽，但我确信，你们能够给我真正的领悟。是故，请点亮慧炬，救我于无明之痴暗。”

安吉罗真人答道：“我王啊，当你意欲生子时，是我到来你的面前。我就是那个让你得到这个孩子的安吉罗，这位乃是伟大的圣者，那罗陀，梵天的亲生子。

“王啊，像你这样高超的奉献者，却一味沉溺于丧物之痛，实在太不应该。所以，我们来这里为你卸去这缘起无明的虚妄的哀痛。

“我初次来见你时，本可授你无上妙道。但你那时专心俗务，所以我只送你一子。如今，你倒是真实体验到有儿女者的烦恼苦。因为本性无常易逝，世人的妻儿、亲友、国土、宫室、财帛、武力乃至一切荣华、尘境，无非皆为悲悔、畏怖、哀伤、幻妄之根源。凡此所有，不过如乾达婆城，如梦亦如幻。缘宿业故，吾人勾画出妻儿、财产之情想，且于此诸梦幻之上，复造业行。

“我王啊，请想一想，你究竟是谁？你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为什么会落入悲伤悔恨？领悟到自己真实的处境，便能放下无关性灵的尘世贪执，如是获得真正的宁静。”

安吉罗第一次拜访契陀开图时，并不曾携那罗陀牟尼同往。待到王子殒命，他才与那罗陀结伴而来，好让他将巴克提瑜伽之道传授给契陀开图。其间差别在于，开始契陀开图并无舍离之意，儿子死后，契陀开图被悲哀摧垮，这才能领受诸法无常之教，顺理成章地唤醒出世之心。人唯有到了这个地步，才能授以巴克提瑜伽之道，因为只要还有对尘世欲乐的贪恋，瑜伽之道便无法证成。

其后，那罗陀牟尼运玄通之力，将那死去的孩子又活转来，带回到伤心欲绝的亲人眼前。那罗陀说道：“生灵啊，看看你的父母亲友，他们无不为你的离世而痛不欲生。你过早夭折，阳寿未尽，还可以重返躯壳，此后承继大宝，在亲人的陪伴下，享受余生。”

那生灵重新回到先前的躯壳里，开口答道：“按照业报，我（灵魂）投胎转世。如是，我有时现身为天神，有时投胎做人，有时又转入禽兽草木之身。这些生物是我哪一世的父母？因为没有人是我真正的父母，我又怎么能认此二人为我的父母呢？

“世界如河，淘洗世人，如是一切人等于时间之流逝中，互为亲友仇敌。生命体被一个又一个父亲注入种种躯壳，漂泊于天地之间，如是他就像一块金子，连同拥有之感，被不断转手。

“在某人处寄养一段时间之后，牲口被卖给了另一个人，先前的所有者自然也就丧失了对它的拥有之感。尽管基于躯壳的关系无常短暂，真实的生命却永恒不灭，如是跟其他生命并无内在的父子关系。作为至上灵魂的部分和微粒，生命体仅是物质自然的照察者和见证者，在各种境况下皆不受其熏染。是故，不应为世间得失而烦恼不堪。”

在人世间，我们都有实际的体验，今天的朋友或许是明天的仇敌。如是，契陀开图不必为死去的儿子伤心，相反，他可以这样想：“这个生灵是我前世的仇敌，如今现身为我的儿子，要给我更多的痛苦。”这样一来，他不但不会伤心，可能还会因为仇敌的死亡而高兴。或许有人要问：“契陀开图怎么会如此深爱他的仇敌呢？”这可以举下面的例子说明：当某人的财富落于敌人之手，这笔财富便成了那人的朋友。因为这笔财富可以用来伤害先前的所有者，那么它究竟是属于谁的呢？

那灵魂说完之后，便倏然而逝。听了他这番话，契陀开图和众亲戚们都惊骇不已。自此斩断幻情妄执之枷锁，众人皆抛开悲愁，在为死去的孩子举行丧礼之后，焚化了他的尸体。那些投毒害死小王子的妃嫔们羞惭之下，个个体色灰败。想起安吉罗真人的开示，她们都打消了怀胎生子的欲念。

在婆罗门的指引下，这些妃子们前往朱木拿河岸边，沐浴澡身，行忏悔之礼。自从聆听了两位圣者的开示，契陀开图大彻大悟，不复贪恋犹如深井般的居家生活。此时的他，宛如一头跃出泥坑的宝象。入朱木拿河洗沐之后，契陀开图大帝先以河水供养祖宗，然后又崇拜了两位梵天之子。

那罗陀大悦之下，对契陀开图说道：“我王啊，请以大信心，从我这里领受这首曼陀罗，因为它吉祥无比。小心持诵此咒，七天之内，你将能面见至上人格主神。

“咒曰：以俺称名的至高之主啊，我今向你诚敬顶礼。究竟真谛啊，无贰之一，你乃至大者，圆满绝待，如是我今向你诚敬顶礼。

“受局限灵魂凭言语、心行皆无法靠近你，因为世间名相对你全不适用，你全面灵性，超绝一切名言与精粗之相。譬如土制陶罐依土而有，碎裂后又重归于土，天地万物缘至上梵而生成，依至上梵而存有，终究复融入同一至上梵。你，至尊主，乃大梵之根，我今向你诚敬顶礼。至上梵生发于至上人格主神，周流遍满，犹如空虚。虽不受任何物质之染触，彼却无所不在，表里俱存。

“就像铁经火烧乃有燃物之能，身体、诸根、生命力、心、智虽不过是一

团物质，若经至尊主注入一点儿灵明觉性，便能运转动用。我主啊，你的莲花足时时被众多伟大奉献者捧在掌心。你具足六种功德，你就是《原人颂》里所称扬的无上原人。是故，请让我向你诚敬顶礼。”

那罗陀训示完毕，便与安吉罗一道，往梵天珞珈飞去。契陀开图乃于一周之内，断食绝粒，但以饮水维生。他置心一处，不断持诵那罗陀所授的真言。就在一周之后，契陀开图得授持明仙珞珈星神之位。

又过了数天，还是仰仗这段真言的作用，契陀开图在至尊主阿难陀天人的莲花足下获得了庇护。契陀开图亲眼看见，天龙阿难陀的肤色洁白如莲花丝络，他身穿蓝色衣袍，面带微笑，双眼略染艳红之色。高明超迈的生灵，诸如萨拿特·鸠摩罗等，皆环立在他周围。

一见到至尊主，契陀开图当下除尽一切尘染，安立于本来神圣觉性。静默肃穆中，泪水从他的眼睛里夺眶而出，神爱的迷狂使他全身身毛为竖。他俯身顶礼，涕泪交流，把至尊主安歇莲花足的地方都打湿了。由于声音哽咽，他许久说不出话来。

契陀开图以智慧力安定下心念，如是祷告曰：“上主啊，你虽无往不克，却必定被那些调伏了心意、诸根的奉献者征服。这些奉献者能置你于其股掌之中，因为对于无意向你求取世间利益的人，你有无缘大慈相付。你把自己送给这些奉献者，同时也俘获了他们的心，如是他们被你彻底笼住。

“我主啊，以梵天为首的众神不过是你部分中的微小部分，他们那点褊小的创造之力并不能让他们成为上帝。因此，他们若以独立真宰自诩，无非是虚荣作祟，绝不真实。

“至尊主啊，渴求欲乐的小智之人崇拜各色天神，他们并不比人形禽兽好一点儿。由于禽兽般的习性，他们不去崇拜上主你，反而礼敬微不足道、犹如萤火之光的天神。天地崩坏，诸神及其赐福皆归消歇，就像君王失权，其贵盛之势亦随之荡然无存。然而，这些物欲熏心的人若崇拜超绝永恒的你，便能免除投生之苦，就像经过消毒或油煎的种子再也不会萌发生长。受到形气的局限，众生皆为生死所制。但是，喜欢在超越之境中亲近你的人，却能够逃出物质存在的牢笼。

“不可征服的人啊，你是薄伽梵法的创立者，这法门纯正无染，为世人指出归依你莲花足的路径。薄伽梵法教人以无私之心服务至上人格主神，是故像‘我的教门’‘你的教门’这类观念与它全然无干。上帝是唯一，上帝面向每一个人，

根本没有‘我的信仰’‘你的信仰’这样的说法。各种教门的信徒，因为对上帝缺乏清晰的概念，彼此之间常常攻难争斗，但薄伽梵法绝非此类编造调和而成的宗派性信仰。

“真正具足神圣觉性者不可能有任何敌人，因为引导他人归依上帝是他们唯一的职事。除了薄伽梵法，其他所有形式的宗教皆为无知之徒所持循，这类人执着人我之相，为得到业果而劳作奔波。而克利须那觉知者明白，他们属于克利须那，克利须那也属于他们。

“还有一类低层次的教门，修炼者但求杀灭仇敌，或者获得玄通，它们无不充斥情欲、嫉恨，故而其实都是邪法。出于嫉妒而折磨自我和他人，会激起至上主神的愤怒。但修持薄伽梵法的人平等对待一切众生，无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被称为雅利安人。

“我主啊，仅仅见到你，就让人有可能于当下脱净一切尘染。其实，不必说亲眼见到你，仅仅听过一遍你的圣名，甚至连最低贱的旃陀罗都能远离一切尘染。

“我主啊，因为见到你，恶业之污染以及随之而来的根深蒂固的贪淫之念，尽被扫空。凡伟大的圣者那罗陀所预言的，不可能落空，如是，仰仗他的慈悲，我已经见到了你。

“无量之主啊，作为宇宙大我，你乃万物之知者。日轮当空，无所用于萤火之光。有你的临在，我还要去探究什么？

“上主啊，你数以千计的顶冠之上，托着三千大千世界，我今向你诚敬顶礼。”

至尊主很欢喜契陀开图的祷告，他回答道：“王啊，经过仙圣那罗陀和安吉罗的教诲，你已彻底了悟超妙之理。缘此之故，你现在能面对面见到我，须知你的生命已然全体成就。

“当生命体遗忘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以为他与我有异，他局限化的生命便开始了。也就是说，他变得关心躯体性的延展——诸如妻儿、财产，而不是把他的兴趣与我通而为一。如是，在功果业行的作用下，流转躯壳，生死循环。通过忆念在功果业行中所经验到的尘劳烦恼，通过忆念尘世间难免事与愿违，智者应当不复欲求物质得益。

“吾人若晓得透过为至尊主服务奉献，便能臻达生命之最高归趣，摆脱一切尘世苦恼，便应舍弃功利性欲求。一旦成婚结合，男女就开始筹划，欲凭互助之力，去苦得乐。然而，由于物质欲念实在太多，夫妻之所为反而把两人带

往烦恼之途。经历过这些以后，吾人当舍弃求取果报的欲望，成为我的奉献者，体认到自己乃是我的永恒部分和微粒，换言之，即是我的永恒仆人。

“王啊，若你接受这个结论，同时毫不贪恋尘世享乐，一心跟随我，那么你将能够成就生命之最高圆满，永远与我相伴。”

教导过契陀开图，肯定了他的成就，超我、无上师、至上人格主神商伽萨那在契陀开图的惊奇注视下隐身消逝。向至尊主离去的方向叩拜过后，如今身为持明仙人之首的契陀开图登上至尊主毗湿努留给他的流光溢彩的飞辇，开始漫游世界。在众悉檀、叉罗那、仙圣的赞美下，契陀开图愉快地颂扬着至尊主的荣耀，身边还有持明仙女簇拥围绕。如是，身具一切玄通、超强体力以及金刚不坏之根的契陀开图在须弥山幽谷之中享受了数百万年。

有一次，当游历太空之际，契陀开图见到正逍遥于伟大圣贤们中间的湿婆，双臂环抱，拥着坐在他膝头的帕筏蒂。惊奇之下，契陀开图朗声大笑，对在场众人说道：“湿婆乃天地大宗师，一切苦修者之最，韦陀正法最严格的追随者。然而，他却在圣者中间，坐拥娇妻，仿佛是一个不知羞耻的汉子。凡夫犹知在幽僻之处享受闺房之乐，可大神湿婆，虽说精通苦修之道，竟然在仙圣们的聚会里公开拥抱妻子！”

听到契陀开图这番言辞，湿婆只是淡淡一笑，依旧沉默不语。在场众仙圣也是一言不发。湿婆和众仙圣晓得，契陀开图说这番话，其实是出于对湿婆之崇高地位的欣赏，并非如达克刹一般的讪谤。不过，契陀开图用这种方式公开议论大神湿婆，极不妥当。

女神帕筏蒂听到这些刺耳之言，当下勃然大怒，厉声呵斥道：“啊呀，莫非这自命不凡的汉子已经得到权柄，能够惩治我等不知羞耻之辈？莫非他如今成了天地万物的唯一主宰？大神梵天、鸠摩罗四子、那罗陀、摩奴，以及其他超凡的人物，居然都对正法懵然不知，真是丢脸之极。他们肯定都忘了礼法纲常，因为他们从不曾指责湿婆行为不当。

“这个契陀开图乃是刹帝利之至贱者，他粗蛮无礼，竟敢侮辱大神湿婆，须知湿婆乃司掌正法之神、天地大宗师。因为这个缘故，此人必须受到惩罚。他骄傲自满，自认为世上无双，根本不配得到至尊主毗湿努莲花足的庇护。

“蛮子啊，我的儿，如今你必须投生到低贱、罪恶的魔族之家，这样你才会汲取教训，再也不去冒犯德高望重之人。”

因为得到了至尊主商伽萨那的恩典，契陀开图确实变得骄傲起来，如是他

认为自己更为高超，能够指点他人。受到诅咒之后，契陀开图当即降下飞辇，怀着极大的谦卑之心，在帕筏蒂面前跪倒在地。

他说道：“亲爱的母亲啊，我合掌稽首，接受你的诅咒。我晓得，作为过往业行之果，苦乐皆由天神所赐，无论该承受什么，我都毫不介意。母亲啊，你大发雷霆，但我并不怪你，因为我晓得，我所承受的苦乐，皆缘过往业行，无不是命中注定。虽然我所言并非虚妄，我却无意向你乞求，以逃脱你的诅咒。相反，我希望，无论你认为我犯了什么过错，都能得到你的原谅。”

契陀开图知道自己并未冒犯湿婆，如是他认为必定是上天安排了对他的惩罚。实际上，至尊主希望契陀开图能尽快回归主神，回归故乡。透过作用于帕筏蒂的心意，至尊主诅咒契陀开图变成天魔，这样他所有的罪业将很快销尽，解脱之途由此打开。

劝慰完帕筏蒂，契陀开图登上飞辇，在与会众人的注视下，飞升而逝。湿婆和帕筏蒂见契陀开图尽管受到诅咒，却毫无惧色，禁不住惊讶万分，相视而笑。

面对众仙圣以及诸多交游，湿婆对妻子说了下面这番话：“美丽的帕筏蒂啊，你懂得巴克提行者的伟大了吗？这些至尊主仆人的仆人，对任何尘世欲乐皆毫无兴趣。这些奉献者，唯一的兴趣就是侍奉至尊主，他们不会害怕任何生命境况，是故，对他们而言，地狱、天堂、解脱皆无有分别。”

第五章 魔母守誓

梵天嫡子布黎古再次托胎于叉莎尼，彼为阿底提第九子筏楼那之妻。凭借筏楼那的精液，仙圣筏尔米基托生于蚁穴。有一次，看到飞天女乌尔华诗，筏楼那和弥陀罗（阿底提第十子）不觉精水流溢，他们遂将那些精液储于陶罐之内，如是阿伽斯提阿与筏希斯塔乃得投生降世。阿底提第十一子因陀罗与其妃波楼弥生下二子，名黎沙巴、弥度萨。凭借自身的内在能力，至上人格主神化现为侏儒之身，名乌楼珂罗摩，是为阿底提之第十二子，彼妻吉阿提生一子，名蒲历贺输罗迦。

底提生下悉罗耶喀西菩与悉罗夜叉。悉罗耶喀西菩之妻喀亚都，乃答努家族后裔瞻部之女，生有四子，名商腊陀、阿努腊陀、哈腊陀、巴腊陀。又有一女，名星悉伽，后嫁魔王毗波罗契底。哈腊陀之妻答摩尼生二子，名为筏多钵、伊尔华罗。巴腊陀唯有一子，名毗楼叉拿。底提还生下了摩楼多四十九子，皆得授天神之位。

巴力克斯于是询问叔伽天人，何以底提生下的这些天魔会变为诸神。叔伽天人便跟他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因为因陀罗的缘故，至尊主毗湿努诛杀了悉罗耶喀西菩与悉罗夜叉，如是底提悲伤缠结，不能自拔。她心中愤愤不平，自思：“那个专好享乐的因陀罗，蛊惑至尊主毗湿努杀了我的两个儿子，可谓罪大恶极，心地残忍。何时我才能杀他复仇，一解悲肠？不管人有多伟大，死去之后，其躯壳无不化为虫豸粪壤。若人仅仅为了保存这样一具躯壳，而不惜杀人害命，是人决定不知生命之真谛，终将沦入地狱。因陀罗肆无忌惮，自以为其身不死，我愿望将来产下一子，荡平他的骄狂。”

有了这个想法，底提自此着意伺候丈夫迦叶波，竭力讨得他的欢心。她总是怀着巨大的爱意、谦恭和克己之心，不辞辛苦地执行丈夫的训令。如是，凭着服务奉献，与可亲可爱的语笑顾盼，底提俘获了丈夫的心。尽管迦叶波是一位造诣极深的学者，却也被妻子做作的柔情迷住了，便想着要尽量让她高兴。

当创世之初，大神梵天发现所有众生皆无所执着。为了繁衍人丁，他便取了男人身体里较佳的部分，创造了女人，是以女人能靠风情俘获男人的心。一次，对底提的柔情极为爱悦的迦叶波微笑着说道：“美丽无瑕的夫人啊，我对你的举止相当满意，现在你可以随意跟我要求任何赐福。若夫主欢悦，不论今生来世，妻子还有什么愿望难以实现？温柔可亲、风姿绰约的妻子啊，因为你极为贞洁，又能以爱敬之心崇拜我，把我视作至上主神的代表，我如今要报答你，让你所有的愿望皆得实现。”

底提回答道：“亲爱的夫主啊，伟大的灵魂，我失去了我的儿子。若你想要赐福我，那么请你赐给我一个永生不死、能够杀死因陀罗的儿子。”

听到底提的要求，迦叶波顿生烦恼。预见自己将牵涉对因陀罗的罪恶谋杀，迦叶波自嗟自悼：“我已经变得过度贪恋尘世享乐，是故我的心竟被妇人俘虏。不能怪罪夫人，她不过是依天性而妄生计较。可我是个男人。我这等下劣，注定要沦入地狱。妇人容颜娇媚如秋莲盛开，言语动听悦耳，但若检视妇人心，其锋利一似剃刀。试问，谁能明白妇人之用心？为了得偿所欲，妇人待男子如至亲至爱。但实际上，彼等一无所亲。女子本应圣洁天真，可为了自身的利益，她们却能杀害夫主、儿子、兄弟——或者使他们被人杀害。我无法收回承诺，但另一方面，因陀罗不该遭难。”

这般思量之后，迦叶波打定主意，要用外士那瓦仪轨教化妻子，洁净她的心灵，如此她或许就会打消杀死因陀罗的念头。于是，他便对底提说道：“亲爱的妻子啊，若你能按我的训示守誓一年，那么你肯定就会得到一个能杀死因陀罗的儿子。不过，若是违离誓言，你将得到一个会心向因陀罗的儿子。”

底提答道：“亲爱的婆罗门啊，我定会按照你的指示行事。现在，请你告诉我，何者持守，何者禁戒，何者可为而不犯誓言。”

虽然女子生性顽劣自私，但她们的心理也有另外一面：她们天生服从男人，是故女子也能受教化而为善。利用这一点，迦叶波如是教导底提：“亲爱的妻子啊，欲守此誓，你必须彻底戒除暴力，不可伤害任何人。你不得诅咒他人，不得妄语，换言之，你必须时时保持不害无妒。

“不得剪剃头发爪甲；不得触摸诸如骷髅、骨骼一类不净之物。不得嗔怒；不得与邪佞之徒交谈、亲近。不得穿着未经妥当浆洗的衣衫；不得披挂经人穿戴过的花鬘。不得食用残羹剩饭；不得食用首陀罗递送、触摸的食物；不得食用被经期妇女目视过的食物；不得食用鱼、肉或供养过喀利女神的食物。

“不得合掌捧水而饮；饮食之后，出户之前，必须盥洗手、口、足。夜间不得出门；头发披散，穿戴不整，不得出门。确实，除非容貌庄重、披戴整齐，不得离开家门。

“未曾洗足，或脚掌犹湿，不得躺下睡眠；不得头朝北方、西方而睡。早餐之前，当穿着干净衣衫，以姜黄粉、旃檀浆及各样吉祥饰物打扮装饰身体，然后崇拜母牛、婆罗门、吉祥天女、至上人格主神。

“妇人当以花鬘、旃檀、首饰等供养有子嗣、夫主的妇人。孕妇当崇拜夫主，供以赞祷；冥思他，想着他就在自己的子宫里面。”

迦叶波最后说：“亲爱的妻子啊，你若遵行此补萨筏大戒，同时诚心守誓至少一年，必能产下一个将来注定会杀死因陀罗的儿子。不过，若你守誓稍有差失，这个儿子将会成为因陀罗的朋友。”

底提向迦叶波保证，她会依言行事。不久，底提受精怀孕。就在底提诚心践誓之时，因陀罗察觉了她的用心，便使诈服侍她。深信自保性命乃天地间第一条律法，因陀罗自甘仆佣，每日到森林中为底提采集草叶、嫩芽、清水。

就像猎鹿人有时以鹿皮蒙身，方便行猎，因陀罗外示友善，忠心侍奉底提，但他的真实意图却是想骗取底提的信任，靠近底提，伺机发现她在践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过失。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因陀罗在底提身上始终找不到哪怕一丁点儿过失。他满心忧愁，心中思虑：“不知我何时才能好运当头？”

一日，因为苦修而变得极为羸弱的底提用餐后忘了盥洗手足，就在黎明时分躺下睡去了。因陀罗发现这个过失，当下便以玄通之力，乘底提酣睡之际，进入她的子宫，挥舞金刚神杵，将底提腹中金光闪闪的胎盘砍为七截。然而，不可思议的是，那每一截居然都变成了一个生灵，开始哭叫起来。

因陀罗跟他们说：“莫哭，莫哭。”顺手又把每一截砍作七段。可是，这些东西不但没有死，如今反而化成了四十九个生灵。合掌当胸，这些痛苦不堪的生灵祈求道：“因陀罗啊，我等皆是你的兄弟——诸摩楼多。你为何想杀害我等？”

因陀罗见底提诸子竟然是自己的拥戴者，便回答道：“你等若是我的兄弟，那就大可放心，不必害怕我。”

叔伽天人于此评说道：“巴力克斯大帝啊，正如你在母胎里得到解救，逃出混元神光灭顶之灾，底提之胎虽被砍为四十九段，却得到了至尊主的拯救。

“若人崇拜至上人格主神，哪怕一次，也能受益，将来转生灵天，获得跟至尊主毗湿努一样的体貌。底提崇拜毗湿努将近一年，那么，诸摩楼多虽投生底提之腹，却靠着至尊主的慈悲，超升天神之位，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因为崇拜了至上人格主神，底提内心已经彻底洁净。是故，当她睡醒过来，看到她那四十九个辉煌如火焰的儿子正以朋友之礼对待因陀罗，不由心生欢喜。她对因陀罗说道：“我的儿啊，我守此苦誓，就是为了得到一个能够灭绝你们十二阿底迭的儿子。我本来只求要一个儿子，可现在有了四十九个。这是怎么回事？因陀罗啊，若你知道其中的缘由，请你直言相告，莫要说谎。”

因陀罗答道：“母亲啊，被私利迷住了眼睛，我背弃正法，想找到你誓言里的破绽。当最终发现那个隙漏，我便进入你的子宫，将那胎盘切为七段。眼见每一段都变成了一个单独的婴孩，我又将他们各斩为七段。可是，仰仗至上主神的恩典，他们一个都没丧命。看到这四十九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我大为吃惊，断定这必是你服务至尊主所带来的福果。尽管纯粹奉献者崇拜至尊主不求任何回报，但至尊主仍然会满足他们所有的愿望。母亲啊，我是个蠢货，求你宽恕我所造下的冒犯。”

底提对因陀罗的作风和诚实极为满意。因陀罗向阿姨反复顶礼之后，在她的允许之下，带上他的兄弟诸摩楼多，辞别而去。

听到这里，巴力克斯大帝问道：“我主啊，我今愿详闻此补萨筏大戒，因为我知道了，持守它，就能取悦至尊主毗湿努。”

叔伽天人于是解说如下：于摩伽湿罗月（十一至十二月）月盈之第一日，妇人当在夫主的指导下开始守誓。首先，她应听闻诸摩楼多降生事迹。然后洗沐，着白衣，在有德婆罗门的指教下崇拜拉珂施弥-拿罗衍那。

崇拜之时，她应如是祷告：“上主啊，虽然你具足一切功德，我却无意求讨。我仅仅向你——吉祥天女之夫、众生之主，诚敬顶礼。”

向至尊主毗湿努反复顶礼之后，持戒者应向宇宙之母吉祥天女诚敬顶礼，且如是祷告：

“毗湿努之妃啊，至尊主之内在能力啊，你跟毗湿努一般殊胜，因为你有他的一切德行、权能。幸运女神啊，请对我友善。我今向你诚敬顶礼。”

接着，诵念以下这首极为重要的曼陀罗：“我主毗湿努啊，你具足六种功德，你乃一切补鲁莎之最胜者、最强者。吉祥天女之夫啊，我向你诚敬顶礼，你身边总有毗湿筏珂塞拿等伙伴相随。我今向你奉献供养。”

持戒者当每日持诵此咒，并奉献以下物品崇拜毗湿努：用来盥洗足、手、口以及澡沐的水、圣线、首饰、香水、线香、鲜花、油灯。

供养之后，当念此咒：“唵 南无 拔葛筏帝 摩诃 补鲁莎耶 摩诃毗钵提 波多耶 娑婆诃”，同时投酥油于祭火十二次。

拉珂施弥-拿罗衍那乃一切赐福之给予者、一切好运之源泉。是故，每个人都有责任崇拜他。当五体投地顶礼之际，应念诵此咒十遍，然后祷告如下：“至尊主毗湿努啊，宇宙之母拉珂施弥啊，你们是天地万物的所有者。拉珂施弥虽在尘世表现为外在能力，但其实她是至尊主的内在能力。

“上主啊，你是一切能力之主，你是无上原人；而拉珂施弥，作为灵性活动的体现，乃是为你而奉献崇拜的最初形式。拉珂施弥乃一切妙德之渊源，而你呈现、享受它们。你是至高真宰，也是三界之赐福者，愿我的欲求凭你的恩典而得实现。”

崇拜结束，应移走所有用来供养的物品，为毗湿努献上盥洗手、口用的清水。而后，妻子应崇拜夫主，向他献上祭余，心里想着夫主是至尊主的代表。若妻子未能如此践行，丈夫也可以守誓，两种情况下，双方皆得受用福果。

如此崇拜毗湿努必须持续一整年。直至喀提卡月（十至十一月）月盈之日，妻子断食。第二日澡沐、崇拜过毗湿努后，她应按照《家居经》的教示，准备筵宴。乳糜与酥油同煮，夫主以之为祭献，投入祭火十二次。随后，夫主向众婆罗门恭敬顶礼，反过来也接受他们的祝福。他应让诸阿闍黎安适落座，为他们奉上祭余。诸事完毕，妻子服食乳糜，深信必能得到一个博学有道的儿子。

此外，若为人妻者持守此戒，必可使其夫主获得好运、财富、长寿与名闻。若未婚女子持守此戒，可得佳婿；无夫无子之妇，可转生灵天；子女夭折之妇，可得长寿之子；丑妇可变美丽。无论何种情况，只要持守补萨筏大戒，至尊主毗湿努和宇宙之母拉珂施弥便会十分欢喜。

第七卷



第一章 魔剑狮心

巴力克斯大帝问道：“婆罗门啊，薄伽梵毗湿努乃众生之祝愿者，是故平等对待一切有情。那么，他如何会因为因陀罗的缘故而诛杀底提诸子，变得像凡人一样偏私？一个具足平等心的人怎么会有偏私和仇恨？至尊主是一切欢乐的渊泉，圆满自足，他站在天神一边，是为了得到什么？至尊主拿罗衍那究竟是否公正无私，如今成了我内心一个大疑惑。是故，我请求你，用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中立平等，消除我的疑惑。”

叔伽天人答道：“王啊，你的提问相当精彩，因为它引发对无上者之作为的讨论，由是他的奉献者的荣光亦得彰显。这类话题让奉献者格外欢喜，于此听闻可以遣除世间诸多尘劳烦恼。

“至上主神超越物质，故此他被称为‘无气性’。然而，尽管无生不死，至尊主却透过他的内在能力，现身世间，像凡夫一样承担俗务职分。至尊主的作为有时或许看来凡俗庸常，但其实无不超凡绝待。是故，若说他受物质熏染而有造作，不过是妄语欺世。

“三极气性：强阳、浊阴、中和，根本无法染触至尊主。另一方面，当中和气性势大，诸神贤圣便借此壮盛起来；当强阳气性坐大，诸魔繁兴；当浊阴气性弥漫，夜叉、罗刹兴风作浪。作为一切有情内心的超我，至上主神根据有情之作为，毫无偏曲地引发气性之转化。

“三极气性并不同时作用。就像季节交替，有时中和增盛，有时浊阴增盛，有时强阳增盛。犹如聪明人能估测柴薪内所蕴火焰之大小，或者瓶罐内所容水、气之多少，一位造诣精深的智者能透过察识人的行为，判断他受至尊主恩宠的程度。

“不过，这类宠遇不是缘于他的偏私，相反，它完全取决于受者的状态。若人安住中和，则其觉明自然现前；若为强阳、浊阴蔽覆，则其人天生之精彩亦无从表现。按照世人过去之业行，至尊主判给他一具特定的躯壳，然后鼓之以相应比例的气性。至尊主乃天地万物与时间之创造者，是他立下了受局限灵

魂所应遵循的律法。因为时间催生中和气性，诸神蒙福，是故常得胜出。虽然至尊主是这种状况的肇因，却不能说他偏私。”

然后，叔伽天人对巴力克斯大帝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从前，尤帝士提尔大帝举行王祭时，亲眼看到魔王悉殊钵罗之魂融入了克利须那的身体。大惊之下，尤帝士提尔当即就此询问身边的那罗陀：

“伟大的圣者啊，这个魔王悉殊钵罗性尤善妒，居然融入了克利须那的身体，实在太让人惊诧了。须知，甚至连杰出的通玄者都未必能获得这种解脱，至尊主的敌人怎么能得到它呢？”

“我听说，从前暴君韦拿诋毁过至尊主，从此被打入地狱。悉殊钵罗，从生命伊始，甚至在他能言语得当之前，这个罪大恶极的答摩拘刹之子，连同其兄弟檀多筏珂罗，就开始辱骂毗湿努。可是，尽管这兄弟二人如此诟诋不断，却一直身强体健。他们的舌头既没有受麻风腐蚀，他们自己也不曾沉沦地狱。这二人是至尊主的死敌，怎么可能得到至尊主这许多恩慈？一念及此，我就心智迷乱，如同烛火为风所吹。那罗陀啊，你无所不晓。请你告诉我这其中的缘由。”

当着与祭众人的面，那罗陀答道：“我王啊，因为沉溺于躯体化的生命观，受局限灵魂为荣辱之类的二元对待所困。然而，至尊主毗湿努并无物质躯壳，是故他也没有‘我’与‘我所’之虚妄情识。缘此之故，至尊主受赞祷不喜，遭诟辱不恼，既没有任何朋友，也没有任何敌人。

“的确，至尊主之接受奉献者的赞祷，与他对恶魔的惩治，二者皆绝对至善。是故，或以仇讎，或以畏怖，或以爱恋，或以淫欲，无论如何，若能凝注心念于至尊主，即是殊途而同归。事实上，据我看来，对至尊主思念的专心程度，透过奉献服务所达到的，一般还比不上透过仇恨所生成的。

“例如，有一种虫，被蜜蜂捉住，关在墙洞里。那虫子出于惊慌恐惧，时时念着蜜蜂，到后来竟然变成了蜜蜂。同样，若人用以上任何一种方式忆念克利须那，都能除尽罪孽，最终获得本来灵体。

“很多很多人，于往昔之时，透过如此一心凝注于克利须那，臻达解脱之境。牧牛女借淫欲之途获此成就，刚萨凭借畏惧，悉殊钵罗依靠嫉妒，雅度氏凭借血缘亲情，你们般度氏凭借对克利须那的深情厚爱；而我们，一般的奉献者，则依靠我们的奉献服务。无论如何，若人认真观想克利须那的形体，便能重返故乡，回归主神。而无神论者，诸如韦拿一流，不能思想克利须那的形体，故此无法得到解脱。

“我王啊，你这两个表兄弟——悉殊钵罗和檀多筏珂罗，从前乃是至尊主毗湿努的随从，只因受婆罗门诅咒，从无忧珞珈跌入了尘世。最早，当萨提耶纪，这两个毗湿努的司閤人投生为底提之子。其一即是折磨圣童巴腊陀的悉罗耶喀西菩，另一个便是悉罗夜叉。

“其后，当特黎多纪，他们投生为罗波那和昆巴喀那。如今，这两个无忧珞珈的司閤人现身为你的表兄弟——悉殊钵罗和檀多筏珂罗。在至尊主吉祥见法轮的打击下，他们摆脱了婆罗门的诅咒。因为长期以嗔恨心忆念克利须那，这二人重新得到至尊主的庇护，回到了至尊主的身边。”

尤帝士提尔问道：“圣者啊，天下父母无不怜爱子女。若孩子忤逆不孝，父亲或加笞责，但这样做乃是为了孩子的利益，而非出于仇恨。悉罗耶喀西菩居然忍心动手，杀害他那孝顺知礼的儿子，这怎么可能呢？还有，请你向我解释，像巴腊陀这样一个小小童子，怎么会变成如此超卓的巴克提行者？”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那罗陀便向尤帝士提尔讲述了圣童巴腊陀的事迹。

亲兄弟死于筏罗河之手，令悉罗耶喀西菩满腔悲愤。那魔王咬牙切齿，怒视苍天，而后操起一把三股铁叉，攒眉怒目，龇牙咧嘴，对手下魔众咆哮道：“底提魔族啊，仔细听我说，然后立即照办。

“我那些渺不足道的敌人——众天神，靠着毗湿努的帮助，杀了我的兄弟。虽说至尊主一直平等对待神魔双方，可这次因为受了天神的崇拜，他站到了天神一边。就像一个躁动不休、轻易变心的顽童，至上主神抛开天生的平等心，在摩耶幻力的作用下，化身雄猪，讨好他的奉献者。故此，我要用手中这把铁叉斫去毗湿努的头颅，以喷涌而出的鲜血祭献我那死去的兄弟。这样，我才能恪尽孝悌，让自己心平气和。若根被斩，树自然倒地枯萎。我若杀了这个狡诈易变的毗湿努，把他奉为性命、魂灵的天神们必将衰亡没落。

“诸魔啊，当我诛杀毗湿努之际，你等应降落凡间——如今那里靠了婆罗门教化和刹帝利王权，正欣欣向荣——去灭绝那些行苦修、祭祀、布施、诵经的人。婆罗门教化的基本原则是取悦毗湿努，他是一切正法的人格化渊源，是一切天神的庇护所。若婆罗门灭绝，就不会有人去鼓励刹帝利举行祭祀，如天神自然衰残丧亡。尔等马上去那些婆罗门和母牛受到庇护的地方，四处放火。”

阿修罗天生善妒，性好残虐，听了悉罗耶喀西菩这番话，当下便奉为圣旨，向他顶礼膜拜。随后，按照他的指示，众阿修罗四处放火，焚毁城邑、村寨、牧场、牛舍、园林、农田，以及圣者丛林、牧人村落、官府衙门。他们到处捣乱，

有的破坏桥梁、城墙、城门，有的砍伐果树花木，有的焚烧屋宇聚落。

这一场浩劫下来，人们逐渐荒废了韦陀之业。众天神失去祭献，也大受搅扰，于是纷纷离开天堂，降到下界四处游荡，察看究竟。

与此同时，为兄弟举办了丧礼之后，满腔悲恸的悉罗耶喀西菩出语劝慰他的母亲底提、侄子、弟媳。他说道：“众亲戚啊，你们不应为一位盖世英雄的死亡而悲伤。毕竟，有情众生聚合为一家，缘业力故，其后又各赴宿命。恰似旅人，聚于客店，夜尽天明，则各奔东西。

“然而神魂不死，缘其性永恒长存，与躯壳相异故。是故，当死亡之时，不必为灵魂之离开而痛苦。

“若从水面倒影去看岸边树木，缘水流故，树木看上去也在流动；或者，在癫狂或迷醉之下，视线模糊动荡，大地似乎也随之起伏晃动。同样，心意执着三极气性，造成对躯壳之认同，受局限灵魂遂以为自我流转于相续变化的生命境况，虽然自我实际上并无变化。

“处于此迷幻之境，众生认为某些人是他的家人，某些人是外人，职此之故，乃生烦恼。其实，所有这些情识计较之集聚乃是生死轮回之根源。我今为汝等讲说一段古史，好让汝等于此有所觉悟。”

从前有一个乌湿拿罗国，其国君名苏耶吉阿。此人被仇敌所杀，横尸疆场。他镶满珠玉的金色盔甲已经破碎，首饰花鬘零落一地。他头发披散，两眼无光，浑身血污。当初心脏中箭之际，他紧咬牙关，显示他的英雄气概，如今那牙关紧咬的姿态依旧不变。他英俊的脸蛋现在已经变黑，覆满灰尘。他的手臂、武器皆已被斩断、折裂。

苏耶吉阿的众妃子匆忙赶到战场，在他的尸体周围团团坐下，号哭起来：“夫主啊，如今你战死沙场，我等亦性命不保。”众妃捶胸顿足，倒在死去的丈夫脚下，不断这样哭叫着。胸口的朱砂粉染红了从她们眼里流淌下来的泪水，她们个个披头散发，衣饰零乱。

这般赢得围观者的同情，众妃子又哭诉道：“夫主啊，你已然被那残酷的命运带到了我们所不能见的所在。先前，你养活臣属，让他们幸福安乐，可如今，你的处境让他们悲伤苦恼。

“英雄啊，你知心可人，乃我等挚友。如今，失去了你，叫我等如何能够活下去？求你指引我等去你所去之地，好让我等跟在你身边，再为你服务效力。”

太阳西下，焚烧尸体的恰当时辰快要过去，可众妃子依然哀悼不休。她们

把丈夫的尸体抱在怀里，不让人拖走。众妃子的哀哭震天动地，甚至传到了阎罗冥府。由于尸体尚未烧化，那死去的君王化作鬼魂，依然缠绵不舍。为了超度死灵，死亡之主亲自赶到了现场。

阎罗大王变身幼童，走到苏耶吉阿众妃子面前，开口说道：“啊呀！真是让人拍案惊奇！虽然你们这些人岁数都比我大，看过成百上千的人出生死亡，却照样惶惑迷惘。

“众生从未知之地而来，死后还归于彼，如是你们这些人何苦烦恼悲伤？难道你们这些妇人还没有我的见识高明？我无父无母，孤苦伶仃，又年龄幼小，可依然活着，毫发未伤。缘此之故，我坚信至上主神随处都会护佑我。

“脆弱的妇人啊，须知天地万物皆在至尊主宰控之下，一如其手中玩物。是故，万物之生成坏灭无不由他的意志完成。有时，钱财掉到地上，但是由于命运安排，却不曾为人所见，故而失主还能失而复得。另一方面，若没有至尊主的保护，甚至被人精心保藏的钱财也会不翼而飞。若至尊主给某人保护，即使他孤身伏匿林莽，照样会安然无恙。而另一个人，虽然晏安在家，周围有亲眷看顾，却不知怎的竟然性命不保。

“众生按照其业行受取种种躯壳，但生命体与此躯壳全然不同，是故他与躯壳之成坏无关。譬如木中之火，与木有异；又如鼻孔之气，与鼻孔不同；又如虚空，无所不在，却绝不与他物相混；如是生命个体，今虽有所作于躯壳之内，本与躯壳分离。

“悲伤者啊，你们都是蠢人！假若躯壳即是自我，那么这个名叫苏耶吉阿的人，这个你们所为之悲伤的人，岂不还横卧在你们面前，并不曾去往任何地方？你们何故悲伤？假若你们说，你们悲伤是因为从前那个曾经听你们说话、跟你们酬答的真正的人已经离去，那你们是自作多情，缘彼从未真实为汝所见故。然则你们何故悲伤？你们曾经见过的身体依然横陈在此，而你们现今所思念的人又从未为你们所知。

“白昼心思游荡，人会想象自己地位显要；夜间梦寐，人会梦见自己与美妇嬉戏。须知此类，无非虚妄。同样，须知苦乐缘诸根而生，不过是情识计较，一样毫无意义可言。克己者了知魂神不灭、躯壳有坏，故不为哀乐所动，而昧于此理者必生苦恼。”

那阎罗幻化的童子接着讲了下面这个故事。昔有猎人，以网捕鸟。一次，当他穿行于丛林之际，发现了一对俱陵伽鸟。于是，那猎人便设饵张网，捉住

了雌鸟。眼见爱妻身陷危境，那雄鸟悲痛万分。

雄鸟眷恋雌鸟，却又无法相救，不由哀诉道：“老天啊，夺走我那可怜的爱妻，你又能得到什么？若残酷的命运带走了她——我身体的另一半，那他为什么不把我也带走？靠一半残躯活着，整日悲悼爱妻之死，还有什么生趣可言？可怜的小鸟们，还在巢里等着妈妈回来给他们喂食。他们还这般幼嫩，翅膀都尚未长成，我怎么能把他们养大呢？”

就在俱陵伽鸟悲啼之际，躲在远处的猎人一箭射出，结束了他的性命。那阎罗幻化的童子续道：“王妃们啊，你们实在太过愚蠢，只知为别人掉泪，却不知你们自己的死期将至。就算你们成百上千年地这等哀悼下去，也绝不能把你们的夫君唤回来，可与此同时，你们的寿命必将终结。”

在场众人听了那童子的一番言语，不禁惊讶万分。如此，生死之理已明，众妃子们尽皆放下了虚幻的悲情。阎罗开示已毕，隐身而去。其后，苏耶吉阿的亲友们举行了葬礼。

悉罗耶喀西菩讲完故事，发话道：“你等皆不应为躯壳之丧亡而哀恸，无论是你们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只不过出于无明，吾人才会认为躯壳即是自我，与躯壳相关者即是我之所有。”

听了悉罗耶喀西菩一番教训，底提等人无不释然于怀，开始思考生命的真意。

那以后，悉罗耶喀西菩去了曼多罗山的一条山谷，一心苦修，想要成为不朽不败的玄通大士、宇宙间的头号霸主。他企足而立，双臂上举，目视苍穹，凝然不动。尽管长年累月保持这个姿势极为艰难，悉罗耶喀西菩照样精勤不懈，不达圆成，决不罢休。

原先被逼得四处流浪的诸神发现悉罗耶喀西菩已然遁世苦修，便宽下心来，陆续回返天界。可是，过了不久，从悉罗耶喀西菩的头顶流射出灼灼光焰，仿佛劫终的日光。那火焰裹挟着浓烟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渐渐笼罩了三界，各地都开始变得酷热难当。河海震荡，大地颤抖。

火燎十方，众天神纷纷逃离，前去投靠梵天。他们向梵天求告：“世界之主啊，我等抵受不住从悉罗耶喀西菩头顶喷射出的火焰，已经无法各安其位。

“众神之主啊，若你认为妥当，在你的忠顺臣民们萎败之前，就请你出手阻止悉罗耶喀西菩的苦修。那魔头一直在修炼最峻烈的苦行，虽然他的计谋逃不过你的眼睛，求你听听我们的想法。

“那魔头这般思想：依靠苦修之果，梵天得登高位。是故，我也该经历多

世的苦修，直到能够占据他的宝座。然后，凭着我的苦修之力，我要颠倒善业、恶业之果，如是颠覆世间一切成规旧例。”

众天神最后说：“主公啊，你是三界之主。求你不要耽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挽救危局，如若悉罗耶喀西菩占据了主公你的宝座，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梵天听罢，当即跨上鹅王，带领布黎古、达克刹及其他众仙圣前去勘察。且说那魔王悉罗耶喀西菩苦修经年，躯壳已被茂草丰竹、累累蚁穴覆盖，身上的血肉油脂也早被虫蚁吃空，只剩下一具骷髅而已。故而梵天开始居然无法判定他所在的方位。最后，梵天以玄通之力，终于找到了底提之子，他就像被云遮住的太阳，烤炙着天地万物。

惊愕之下，梵天破颜而笑，说道：“迦叶波之子啊，请你出来。你的苦修已然圆满，愿一切福祚降于你身。我如今要给你一个赐福，无论你想要什么，尽管讲给我听。

“你的坚毅让我大为震惊。你居然能抵受住无数虫蚁啮身之痛，让生命之气附着流转于枯骨之间。这真是一个奇迹。如此峻烈的苦行，恐怕连布黎古之类的大圣都无法做到，甚至未来际，也不会有人能做到。谁能连水都不喝，活上一百天堂年？你做到了连伟大的仙圣们都无法做到的事情。我已然被你折服，准备赐你一切福祚。”

说完这番话，梵天用杨枝从手中宝瓶里蘸了些仙水，泼洒到悉罗耶喀西菩的骨骸之上。转瞬之间，悉罗耶喀西菩的身体便复原了。此时的他，肤如熔金，四肢坚实，仿佛能承受住电打雷劈。就像火焰钻木而出，悉罗耶喀西菩从蚁窟现身，看到端坐鹅王之上，停留于半空的梵天，不禁欢喜万分。悉罗耶喀西菩当下五体投地，向梵天顶礼。极度兴奋激动之下，悉罗耶喀西菩站起身来，两眼流泪，身体颤抖。

为了取悦梵天，悉罗耶喀西菩合掌而立，哽咽赞祷：“我今顶礼世界最高主。你是宇宙第一人，一切动与不动有情之主宰者。你是众生之胜我，无始无终，全知全能，超越时空。我主啊，你是最好的赐福者，若你肯满足我的心愿，就请你让我变得不朽永生。”

悉罗耶喀西菩把梵天当作至上主神一样尊礼，是为了达成自己期盼已久的心愿。可是，梵天解释，自己并没有赐予不朽的能力，因为他本人也终将坏灭。悉罗耶喀西菩听说，便投机取巧，说了下面一番话：

“我主啊，那就不要让我死在任何一个你所创造的生灵手里，不要让我死在任何屋子里面或外面；不要让我死在白天，也不要黑夜；不要在陆地，也不要空中。我不能被任何任何人、神、兽杀死，也不能被任何兵器杀死。此外，请赐给我独一无二的霸权，主宰诸神与人；请赐给我一切可以由修炼瑜伽和苦行而得到的玄通法力。”

梵天对悉罗耶喀西菩的苦修格外满意，于是当下便回答道：“底提之子啊，你所求的赐福甚难获取，不过我还是要赐给你。”

言毕，梵天便在众仙圣的簇拥赞礼以及魔王悉罗耶喀西菩的崇拜之下，冉冉飞升。

从此，悉罗耶喀西菩逐一击败宇宙内所有星曜的御神，终于成了三界的霸主。他开始入住因陀罗的天宫。那是神匠毗湿笈羯磨的杰作，其台阶乃珊瑚砌就，地面嵌着绿玉。墙体为水晶所造，廊柱乃玉石雕成。连座椅上都镶满了珠宝。更有无数仙女，艳丽绝伦，在宫中四处游荡，脚上铃铛悦耳动听。众天神受淫威逼迫，不得不在悉罗耶喀西菩的面前俯首称臣。那魔王动不动就毫无来由地对他们施加严刑。

悉罗耶喀西菩不停地狂饮烈酒，醉眼通红，转个不停。然而，由于他的苦修之力，宇宙里每一个人，除了大神梵天、湿婆、毗湿努之外，无不向他拱手称臣。甚至布黎古之类的大圣大贤，都无法以喷火将他焚为灰烬，因为他的威能盖世无双。

如是，悉罗耶喀西菩高踞天帝宝座，统治着宇宙内所有星宿的臣民。众乾达婆、持明仙、飞天女，甚至那罗陀以及其他仙圣都得不断轮番向他献上赞祷。种姓法之忠实追随者在祭祀中献上的任何牺牲，都被悉罗耶喀西菩私吞，诸神根本无法染指。因为害怕悉罗耶喀西菩，大地不必耕犁就长出庄稼，母牛产出丰沛的牛乳，天空遍现丽景瑞兆，江海献上各样珠宝，山谷成了他的游乐之地。

无须众天神提供丝毫帮助，悉罗耶喀西菩独自一人司掌天地之运化，诸如行云布雨、旱涝水火等等，无不由他一手操办。然而，尽管已经获得了控制十方的力量，尽管可以纵情地享乐，悉罗耶喀西菩仍不满足。原因在于，悉罗耶喀西菩不但没能降伏诸根，反而成了诸根的奴仆。

悉罗耶喀西菩就这般的狂傲中度过了漫长岁月，根本不把正法放在眼里。为此，他受到了鸠摩罗四子的诅咒。宇宙里每一个人，受悉罗耶喀西菩的逼迫，尽皆苦不堪言。尤其是那些星君宿神，在悉罗耶喀西菩的宰治下，无不心怀恐惧，惶惶

不安。最后，因为实在找不到其他庇护，他们只好皈命于至上人格主神——毗湿努。

众星君食气不眠，收摄心神，然后向至尊者祷告：“我等向至上主神所安住之方向恭敬顶礼，纯粹奉献者一旦往生彼处，便不再回转世间。”

至尊者并未现身，却以雷霆般威严的声音向诸神发话道：“最杰出的博学者啊！不必畏惧。希望你们吉祥如意。建议你们成为我的奉献者，时时听闻、唱赞我的荣光。悉罗耶喀西菩的所作所为，我无不知晓，定会尽快出手阻止。请你们安心等到那个时刻。

“若有人嫉妒天神、韦陀、母牛、婆罗门、外士那瓦与正法，最终来说，嫉妒我，此人确定速死无疑。当悉罗耶喀西菩折磨他的儿子——伟大的奉献者、不与任何人为敌的巴腊陀，我就会不顾梵天的赐福，立即将他处死。”

至尊者的话令人振奋，驱走了众星君内心的所有忧虑。待他言毕，诸神恭敬顶礼，各自返回本星。他们满怀信心，视那魔王悉罗耶喀西菩已经与死无异。

且说悉罗耶喀西菩生有四子，皆才德出众。其中最出色的是巴腊陀，因为他是至上人格主神的一位奉献者。

巴腊陀有婆罗门的完美品格，足以为人楷模。他的心念诸根皆已调伏。就像宇宙大我一般，他待众生无不友善仁爱。对待君子，他行动像卑微的奴仆；对待贫贱者，他就像父亲；对待同辈人，他像手足情重的兄长；他把师父、上师、兄长当作至上主神一样尊礼。

巴腊陀完全没有从富贵、教养和美质而来的骄矜之气。虽然出身于阿修罗之家，巴腊陀却是毗湿努的伟大奉献者。他从不嫉妒外士那瓦。置身危难，他从不惊恐。对于韦陀诸经所说的果报，他丝毫不感兴趣，因为他认为这些都是属世的，全无用处。

从孩提时起，巴腊陀就对嬉戏玩耍没有兴趣，他只是一味玄默自处，沉浸在无染觉性之中。事实上，巴腊陀念念思天，故而完全处在无上者的神力笼罩下，就像人为强大的星座所左右。他甚至无法理解，尘世怎么可能会是靠求取欲乐之业行而运转的。

时时置身主的怀抱，巴腊陀甚至感觉不到身体之所需，诸如饮食、坐卧、行动、言语等等，是如何自动进行的。就像母亲怀里的婴儿，不晓得自己的身体所需是如何得到照料的，巴腊陀在至尊主的照料之下。

母亲若放下婴儿，去操持家务，婴儿发现母亲不在，就会哇哇大哭。可一旦母亲转回来照顾他，他就快活欢笑。就像这样，巴腊陀有时感受到与主的分离，

认为主离他好远好远，这样他就会哭泣，或者大声呼唤主。之后，他又发现主从远处过来，抚慰他，就像母亲对婴儿说：“宝贝儿，别哭，我来了。”如是，巴腊陀开心欢笑起来。还有时候，他全不顾周遭环境，在迷狂中翩翩起舞。

有时，一心思念着主，巴腊陀感觉已然与神为一，开始模仿主的逍遥游戏。有时，感觉到主莲花手的轻柔触摸，巴腊陀狂喜之下，依然静默不语，却身躯颤抖，毛发直立，爱的泪水从他半闭的莲花眼中滚滚而下。

苏喀罗阿阁黎本是魔族的祭司，他的两个儿子——善陀和阿玛伽就住在悉罗耶喀西菩的王宫附近。巴腊陀被父亲送到善陀和阿玛伽家中，跟其他魔族的孩子，一起学习世间的知识。这两位老师自然也讲到治国之术，但因为这类学问包含对敌友的分辨，所以巴腊陀并不喜欢。

一日，悉罗耶喀西菩满怀爱怜，把小儿子巴腊陀抱到膝上。他问了儿子一个问题，只是为了逗趣：“宝贝儿啊，请你告诉我，在学校所学到的东西里面，你觉得什么是最好的？”

巴腊陀回答：“阿修罗之王啊，我所学到的最好的东西是这样的：一个受取了无常肉身、意欲享受室家之乐的人，必定为烦恼困扰，因为他已经坠入一口没有水只有苦难的黑井。吾人应当舍弃这等无知、无明的生活，遁迹山林，托庇于至上人格主神。”

听到这些表露信仰的话，悉罗耶喀西菩狂笑道：“这不过是无知小儿的见识，这孩子已经被我的仇家教坏了。”

悉罗耶喀西菩于是告诫他的手下：“众魔啊，你们必须好生保护好我的孩子，如此他的头脑就不会再受到那些乔装打扮、混入私塾的外士那瓦的影响。”

当巴腊陀被带回私塾时，善陀和阿玛伽从悉罗耶喀西菩的侍仆那里听说了发生的一切。这两人把巴腊陀领到一边，用极其温和甜软的声音问他：“亲爱的巴腊陀啊，请你告诉我们真相，不要撒谎。这里的孩子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出口忤逆。你的头脑怎么会受到污染的？是谁教你这些外士那瓦义理的？”

这两个老师想着巴腊陀不过是个童子，只要好言诱导，他肯定会透露出那个偷偷到私塾来传法的外士那瓦的名字。这样此人就会被逮捕，带到悉罗耶喀西菩面前，受到必要的惩处。

巴腊陀听了老师的话，回答道：“让我向至上主神恭敬顶礼，是他的外在能力，迷惑了世人的心智，创造出敌友之分别。虽说我以前听说过这等现象，如今才算有了亲身体验。”

“当至上主神为奉献服务取悦，给予奉献者启明的时候，那人便不复在敌友、人我之间做出分别。相反，他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仆从，是故我们相互间并无差别。也就是说，那迷惑众生、让他们生出敌友之分别心的同一个上帝，给了我站到你们所谓的敌人那边的智慧。老师啊，就像铁被磁铁吸引，我的心被至尊者毗湿努吸引了。”

巴腊陀想要说明，他不但没有被污染，相反，他的心智已然被神净化。尽管悉罗耶喀西菩认为毗湿努是他的敌人，但巴腊陀指出，至尊者从来不是任何人的对头，他是一切有情的挚友。巴腊陀解释说，他对毗湿努的爱著并非邪僻，而是一切有情之天命所在。

听了巴腊陀这一番话，善陀和阿玛伽勃然大怒，骂道：“拿棍子来！这小子坏了我等的名声，该用第四种纵横术对付他。这混蛋就像檀香树林里一棵有刺的树。砍倒檀香树需要斧子，那棵树上长出来的硬木头正好适合做一把斧柄。毗湿努是那把砍倒魔族檀香林的斧子，这个巴腊陀就是称手的斧柄。”

如此斥责、威胁巴腊陀之后，善陀和阿玛伽又继续教他法、利、欲乐之方。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觉得巴腊陀在治国之道、纵横之术方面已经受到足够的教育，便让巴腊陀的母亲将那孩子洗沐装扮一新，然后把他带到了悉罗耶喀西菩的面前。

悉罗耶喀西菩见到儿子在自己脚下跪倒行礼，当下伸出两臂，将他抱起来，又满怀慈爱地祝福他。拥抱之后，悉罗耶喀西菩让巴腊陀坐在自己膝上，深情地嗅闻他的头面。悉罗耶喀西菩眼中流下泪水，打湿了孩子的脸颊。

悉罗耶喀西菩说道：“我心爱的巴腊陀啊，如今你已经从老师那里学了很长时间。告诉我，你觉得你所学的东西里面，什么是最好的？”

巴腊陀答道：“听闻、唱赞至尊主毗湿努的超然名号、身相、德行和游戏，向至尊主恭敬顶礼，向至尊主奉上祝祷，成为至尊主的仆人，视至尊主为最亲密的朋友，向他奉献一切，这奉爱九法，我认为才是最高超的教化。若有人全心践履，便是最有学识之人。”

悉罗耶喀西菩听罢，恼羞成怒。他嘴唇颤抖，斥责站在面前的善陀和阿玛伽：“你们这两个最可恶、最不肖的婆罗门之子！你们无视我的指令，与敌人串通一气。你们到底教了这孩子一些什么玩意儿？随着时光流逝，恶人身上就会发出种种恶疾，同样，一个人身边或许有很多所谓的朋友，可到头来，他们弄虚作假，终究会露出真实的本性。”

善陀答道：“君王啊，你儿子巴腊陀所说的话，绝不是我们，或者任何其他教的人教的。他对毗湿努的奉爱之心是自发天成的。请平息你的怒火，不要无谓地怪罪我们。如此辱骂婆罗门，实在不好。”

悉罗耶喀西菩于是转身向巴腊陀说道：“你这个混账！你是我们家族最堕落的一员！你若不是从这两位老师那里受到这种教育，又是从哪里学来的？”

巴腊陀答道：“因为无可遏制的感官，过度贪恋尘世生活的人反复咀嚼那已经被咀嚼过的，最后渐次沦入地狱。他们的敬天之心无法唤起，无论是靠他人的教诲，靠自身的努力，还是两者兼至。过度沉湎于享乐意识的人，根本不能理解，生命的目的在于践行对至尊主毗湿努的奉献服务，回归主神，重返故乡。

“正如盲人跟着盲人走路，必定偏离正途，坠坑落堑，贪恋尘世之徒跟着另一个贪恋尘世之徒，必将为业力之索捆绑，如是不断承受三涂之苦。除非他们往自己身上涂撒纯粹奉献者莲花足底的尘土，否则这些人无法对至尊者的莲花足产生兴趣。只有转化觉性，托庇于主的莲花足，这些人才能挣脱尘世的缠缚。”

这番话让悉罗耶喀西菩气得几乎晕过去，暴怒之下，他把儿子猛力从膝头摔到地上。他两眼通红，命令手下侍从：“把这小子拉出去，立即处决！这个巴腊陀是害死我兄弟的杀手，因为他叛离家门，做了我们家族的对头——毗湿努的奴才。他还只五岁，小小年纪，就对父母不忠不孝，所以绝不能信任他。说实在的，他将来是否会效忠毗湿努都是个未知数。

“虽说药草跟人不是一个族类，但是，因为它于人有益，就应该小心珍藏。同样，有人虽在家族之外，却讨人喜欢，是故此人应当受到子女一般的保护。另一方面，四肢若受到严重的感染，为了保护全身的健康，就得施行截肢。即使自己亲生的儿子，若不肖胡闹，也必须割爱断情。如同未经调伏的感官是不断追求精进的瑜伽士的大敌，这个巴腊陀是我的劲敌，因为我无法控制他。是故，必须使用一切手段，把他除掉。”

悉罗耶喀西菩的侍从都是些面目可畏的罗刹，个个尖牙利齿，赤发蓝须。在主子的命令下，他们把巴腊陀捉将起来，还用手中的铁叉戳打巴腊陀的身体，高呼着：“砍死他！刺死他！”

如同一个没有善行资粮的人，即便做了些好事，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众魔卒的兵器对巴腊陀全无效用，那孩子只顾默然静坐，冥思至上主神。见众魔卒徒劳无功，悉罗耶喀西菩倒有些畏惧起来，便寻思用其他手段杀死自己的儿子巴腊陀。

悉罗耶喀西菩叫人把巴腊陀抬到野象的足底，好让野象踩死他。他又将巴腊陀抛入爬满大毒蛇的蛇窟，扔下高耸入云的悬崖，对他下毒，又欲图饿死、冻死、烧死、压死巴腊陀，甚至还使用了巫术魔法。但无论什么手段，都丝毫不能伤害他那无罪的儿子。

惶急之下，悉罗耶喀西菩自思：“我虽然用这许多刻毒的话斥骂他，用这许多手段想要结果他的性命，可还是杀不死这小子。不知怎的，他竟能靠自身的玄力护持自己，而且还始终无所畏惧。这小子就像狗子的卷尾巴，永远弄不直。他老是记着我的劣行，还有他跟他的主子——毗湿努的情分。这小子似乎已经修到金刚不坏、拥有无尽的玄力，他一点儿都不怕我的刑罚。看来，我的对头向着巴腊陀，到头来被杀的或许是我。”

想到这里，悉罗耶喀西菩一言不发，不由悲伤起来，身上的光泽消退，头也低垂下来。

善陀和阿玛伽见状，便私下里向他献计道：“主公啊，你抬抬眉毛，所有星君便魂不附体。你单枪匹马，便征服了三界。我等找不出任何理由，能让你变得如此烦闷悲愁。

“巴腊陀不过是个孩子，不管他有什么善德或者恶德，其实都无足挂齿。在苏喀罗阿闍黎回转之前，只要把这孩子关起来就行了。时间一长，待他长大了，能明白我们的教诲，思想肯定会改变。主公您大可不必为此烦恼。”

悉罗耶喀西菩准许了这个建议。自那以后，善陀和阿玛伽便有系统地、毫不停歇地教导巴腊陀。天生谦卑温顺的巴腊陀虽然学了这些关涉法、利、欲乐方面的知识，却安处超然，对这些基于尘世二元对立的知识，一点儿都不喜爱。

有时那两个老师回家料理家事，巴腊陀的同学就会去叫他出来，跟他们一起玩耍。巴腊陀只是微笑，然后很温和地回答他们，以尘世生活之无益相开导。所有的孩子都极为尊敬巴腊陀，对他格外友爱。这些孩子都只有五六岁，受物质化教育的染污还不算深。如是，他们会天真地停下游戏，围坐在巴腊陀的身边，听他讲话。

看到这些孩子满怀期待，把心、眼都专注在自己身上，巴腊陀便这样教导他们，为了他们的利益：“根器足够的人应该从髫龄就开始修炼奉献服务。这人形生命稀有难得，它虽然跟其他躯体一样无常易逝，却极为重要，因为能用它践履奉献服务，如是证成究竟圆满。奉献服务自然天成，因为至尊主毗湿努至为亲爱，乃是灵魂之主，众生之友。

“出生魔族的朋友们啊，根据过往的业行，从诸根触尘而来的快乐，任何形体的生灵都能获得。正如烦恼不请自来，快乐也会从天而降。是故，费尽心机追求功利、欲乐不过是浪费时间。只要身体还算结实，吾人就当努力复性命，证入永恒、极乐的灵性境界。

“每个人至多只有百年之寿。然而，对于一个不能调伏感官的人，一半的寿命都浪费在睡眠上。人一落地，最初的十年都在懵懂无知之中。然后长成为少年，在游戏玩耍中又度过十年。到老年，体弱多病，二十年间几乎做不了什么事。世间之人，心猿意马，过度贪恋家居生活，如是，因为永无餍足的爱欲和极其强顽的幻觉，他又浪掷了余下的光阴，无法践履对至尊主的奉爱服务。

“一个过度贪恋家居生活、为感官所控制的人，如何能挣脱物质缠绕？物质至上者认为钱比蜜甜。故此，谁能舍弃聚敛钱财的欲望，尤其是在家居生活里？盗贼、兵士、商贾为了获取钱财，甚至甘冒性命之险。一个对家人心系情牵的居士，如何能舍弃家人的陪伴？

“妻子总是温柔体贴，喜欢在私密处愉悦丈夫。小孩儿牙牙学语，声音极为动听。此外，父母、家具、仆从、宠物都是爱执的对象。谁能舍弃这份安逸？恋家的居士就像作茧自缚的蚕。只不过为了口舌和性器的满足，吾人就为尘世捆绑，无法逃离。这等贪执之人，无法明白，他在浪费宝贵的生命。然而，尽管他无法明白人生的目的是觉悟自我，却又精明过人，决不让自己花错一个铜子儿。

“朋友啊，对至上主神懵无所知的人，必定耽溺感官欲乐，如此，他们成了漂亮女人手里的玩物。这类人被称为魔，在物质化生命观的蒙骗下，他们被家人亲戚包围着，如是受到物质化生活的束缚。

“虽说你们都是魔族之子，但你们应该躲开这些人，托庇于至上主神拿罗衍那，他能赐予奉献者以解脱。至尊主拿罗衍那是宇宙大我，是一切有情之父。每一个生命体与至尊主拿罗衍那的关系皆是永恒的事实，所以，若想要取悦他，绝不会有障碍或困难。

“是故，我的朋友啊，凡有作为，都要让至尊主对你满意。抛下你们的魔性，以不分敌我的平等心作为。慈悲对待众生，以奉献服务启明他们，成为他们的良友。对于已经满足了至尊主的奉献者，没有什么是不能得到的。然而，因为主是一切妙喜之源，奉献者根本无意于礼法、功利、欲乐和解脱。仅仅靠着荣耀主的莲花足，他们就已经欢喜满足。

“此道先前由至尊主拿罗衍那亲自向仙圣那罗陀阐释。没有纯粹奉献者的仁慈，此道至为难明，但若有人托庇于从那罗陀而下的师承世系，便能证入玄理。我从那罗陀处，受此无上薄伽梵大法。此法建基于名理，不受一切物质染垢。”

众小儿听了甚觉稀奇，问道：“巴腊陀啊，除了苏喀罗阿闍黎的儿子，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老师。我们都住在宫里，不可能有机会亲近圣者。然则你怎么能从那罗陀处听到这些？好朋友，请你消除我们的疑惑。”

巴腊陀便解释道：“就在我父去曼多罗山苦修之际，诸神乘他不在，拼死进攻魔族。众魔见天神以前所未有的斗志攻上来，无不四散奔逃，连妻儿家小都抛到了脑后。诸神获胜，洗劫了我父的宫殿。那时，天帝因陀罗捉住了我的母亲。

“就在她被掳获而去，像被大雕擒住的俱罗利鸟一般啼哭之际，伟大的圣者那罗陀现身了，他命令因陀罗：‘诸神之王啊，这妇人是无辜的，你不该用这等残忍的手段抢走她。这贞洁的妇人是他人的妻室，你必须立即释放她。’

“因陀罗答道：‘那大魔头悉罗耶喀西菩的种子就在这妇人的胎里，在孩子出生前，她得受我们的看管。’

“那罗陀说道：‘这妇人腹中的孩子是无罪的，他乃至上主神的强大仆人。故此，你们不可能杀死他。’”

巴腊陀续道：“因陀罗听了那罗陀的话，立刻释放了我的母亲。知道我是至尊主的奉献者，在场天神都向她绕拜顶礼，而后各自返回天庭。此后，那罗陀把我母亲带到了他的净修林，跟她说：‘孩子啊，这个地方绝对安全，你就待在这里，等着你丈夫回来。’

“我母亲请那罗陀给她赐福，让我能一直留在她肚子里，直到她跟丈夫相聚。那罗陀答应了。如此，我母亲就在这位伟大圣者的净修林里安心住下来。她怀着巨大的奉献之心，服务这位圣者。那罗陀牟尼开始教导还在胎里的我和我的母亲。不过，因为母亲过于关心我，又时时盼着丈夫归来，加上智性不高，所以她把那罗陀所教的东西全给遗忘了。可是，借着那罗陀的祝福，我却不曾忘记他的教导。

“是故，我亲爱的朋友们啊，若你们信我的话，也能觉悟这玄理妙道。”

巴腊陀继续开示他的同学：“虽然树的花、果经历六种变化——生、成、住、异、坏、灭，树本身却无所变化，可以存活许许多多。同样，生命体之肉身，受自于不同的环境，亦须经历这六种转变，但灵魂并无这些变化。

“个体之灵与至尊灵魂皆属灵，永恒不变，是故智者抛弃了虚幻的生命观，在那种幻觉里，吾人自思：‘我即身，与身相关者为我所。’如同技术精到的堪舆家能从岩石里找出金子，高明的通玄者能够体悟到灵魂如何居停于躯壳，然后将灵魂解脱于尘世之缠绕。作为观身者，永恒之我被困于八种元素、三极气性、十一种根，因此，所有伟大的上师皆断定：灵魂受到了局限。

“以‘非此’‘非彼’之法，吾人必须将灵魂从或粗或细的遮覆中分离出来。在所有度脱自我于物质缠绕的法门当中，至上主神所亲自荐举者最为殊胜。欲修炼这个法门，必须接受一位正宗的灵性导师，并以巨大的爱心和信心侍奉他。凡所拥有，皆当奉献上师。然后，在奉献者的陪伴下，崇拜至尊主；听闻、唱赞他的荣光；冥思他的莲花足；严格按照经典的训谕，崇拜他的像身。

“透过如是践履，吾人便能断除嗔、淫、贪、痴、颠倒、嫉妒，进而臻达统一奉爱之境。一个如此而得解脱的奉献者，当他听闻到主的荣光，便会毛发直竖、泪流满面，以至声音颤抖。他有时于众中舞蹈，有时泣涕哽咽。就这样，那奉献者看起来就像有鬼附身，他又唱又跳，形同疯癫，全不顾礼文仪节。

“因了不断冥思主的逍遥游戏，纯粹奉献者之身心已被灵性化，不复造作世间俗事。所有的物欲，皆被专一强烈之奉献焚为灰烬。到此地步，便可获得至尊主莲花足之护荫。

“是故，亲爱的朋友啊，请立刻冥思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至尊主，崇拜他。至尊主乃一切有情之良友，所以崇拜他绝不会有困难。究竟有什么理由，能让众生不去为他服务奉献，反倒沉溺于为感官欲乐而制造种种人为的设施？财产、妻儿、房舍种种私有之物，无非梦幻泡影。对于一个已经明白自我不朽永恒的警醒之人来说，这些属世的资财能带来什么利益？

“甚至往生天堂也一样无常短暂，因此也并非生命之究竟。尘世间，每个人都在拼力避苦逐乐。然而，真相却是，仅当人不复追逐快乐时，他才是快乐的。一旦人造作以求取快乐，其苦境已然开启。按其宿业，众生受取种种躯壳，如是以不同方式遭遇痛苦。因此，好好想想，请告诉我，造作业行，于众生究竟有何益处？

“我亲爱的朋友们啊，至上主神乃一切灵魂之灵魂，一切有情皆为其部分与微粒。是故，他应受到绝无动机的崇拜。若有人领受对主的奉献服务，无论其为神，为魔，为人，为夜叉、罗刹、乾达婆抑或任何其他生灵，皆已安住最吉祥之生命境况。仅仅成为知书达礼的婆罗门，修炼苦行、布施或以任何其他

手段，皆不能够让至尊主欢喜。唯有纯一无染的奉献服务才能取悦他。

“因此，我亲爱的朋友们啊，如同人当善待自我，你们皆应领受奉献服务，好让至尊主欢喜。唯此乃生命之究竟归趣，一如所有启示经典与伟大阿闍黎所阐释的。”

众魔子听罢这番开示，无不欢喜信受。结果，他们都不再相信善陀和阿玛伽所教的世俗学问。那两个老师见弟子们因为亲近巴腊陀，开始向往灵性之途，不禁恐惧万分。

于是，善陀和阿玛伽又把巴腊陀带到他父亲面前，禀报了一切。悉罗耶喀西菩怒不可遏，气得浑身发抖。他天性残忍，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口中嘶嘶作响，就像一条被踩到的毒蛇，当下就决定要亲手结果巴腊陀的性命。巴腊陀依然宁静、温和、文雅，他双手合十，站在父亲面前。但那大魔头并不为此所动。

悉罗耶喀西菩怒斥道：“家族里最厚颜无耻的叛逆者啊！你已然侵犯了我的威权，今天，我要把你送到阎罗王那里去！我一发怒，三界内一切星宿及其宿主，无不发抖战栗。你这个混蛋，究竟靠了谁的力量，胆敢凌越我的威权？”

巴腊陀答道：“父王啊，我力量的根源也属于你。其实，每个人力量的源头只有一个，没有他，任何人皆无力量。每个人，包括梵天，皆受至尊主大力的控制，因为他控制着时间、心与诸根的力量。凭借他无穷无尽的力量，至尊主创造天地万物，摄持它们一段时间，然后又毁灭它们。

“父王啊，请抛弃你的恶魔心性，平等对待一切有情。除了那未经调伏、误入歧途的心意，世上并无真正的仇敌。往昔之时，也有许多像你一样的蠢人，不曾征服那盗走了人身之财富的六大宿敌，却为征服外面的世界而扬扬自得。”

悉罗耶喀西菩说道：“你这恶棍！竟想贬低我的价值，好像你还比我更能控制感官！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杀了你，因为只有那些想找死的人才会喋喋不休地说这些废话！

“绝顶倒霉的巴腊陀啊，你总是说，在我之外，另有无上者，周流遍入，乃一切有情之真宰。他现今在何处？若他无处不在，那他为何不在我面前的这根柱子里？”

就在悉罗耶喀西菩大发雷霆之际，巴腊陀于面前的石柱里看见了无上者，他还向自己暗示，无须畏惧那禀赋魔性的父亲。其时，悉罗耶喀西菩也看到巴腊陀正凝神注视石柱，所以才出言挑衅。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魔王，悉罗耶喀

西菩深信，绝不会有上帝，能够保护巴腊陀。

一遍又一遍地斥骂、诅咒之后，悉罗耶喀西菩怒火上冲，拔出佩剑，从宝座上一跃而起。暴怒之下，他径直冲向那根石柱，挥剑猛力砍去。那石柱轰然倒下，石屑纷飞之中，从碎裂的柱子里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可怕巨吼，那声音直冲霄汉，甚至传到梵天珞珈，宇宙的表壳似乎都被震裂了。

诸神听到这闻所未闻的可怕声音，无不心胆俱裂，心中思忖：“我等所辖之众星，行将崩裂！”悉罗耶喀西菩与其他魔王也极度惊恐，虽然找不到那声音发自何处，他们却能感受到从那声音里体现出的无上威力。

然后，为了证明他无处不在，一如巴腊陀所说的，至上主神示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神妙形体。惊愕之下，悉罗耶喀西菩打量着至尊主尼黎僧诃的身体，迷惑不解：“这半人半狮的家伙究竟是哪种生灵？”

至尊主的这个形体极为可怕，他怒目圆睁，脸上闪闪的长鬣四处飘拂。他有致人死命的齿牙，剃刀般锋利的舌头卷动着，如同嗜血的利剑。他两耳直立不动，鼻孔和豁开的巨口就像岩洞。他的脖颈短而厚实，胸宽腰细，巨大的身体直耸云霄。

悉罗耶喀西菩一边操起铁杵，一边自语道：“毗湿努运用神通，设下此计要来杀我，但是，这有什么用？谁能是我的对手？”

犹如飞蛾投火，悉罗耶喀西菩冲向那灿烂夺目的巨大形体，瞬间消隐于无形。尽管悉罗耶喀西菩不断挥杵击打，尼黎僧诃却早已一手将他擒住，恰如金翅鸟抓起一条巨蟒。接着，就像金翅鸟伽鲁达有时为了戏弄，故意放跑嘴里的长蛇，尼黎僧诃又让悉罗耶喀西菩找到机会，溜出了自己的掌心。

众天神因为畏惧尼黎僧诃，一直躲在云头后面窥看。眼见魔王逃逸，诸神无不惊恐，心想那魔头或许已经见到他们亟盼他被杀的情状，将来必会寻仇报复。

悉罗耶喀西菩才刚乘隙脱逃，便又狂傲起来，以为是自己的勇力让尼黎僧诃害怕了。稍稍调整之后，他又操起剑、盾，以大决心再次向至尊主进击。悉罗耶喀西菩上下跳跃，有时在空中，有时在地面，挥舞着剑、盾，滴水不漏。不过，因为害怕听到尼黎僧诃那威猛、刺耳的咆哮，悉罗耶喀西菩不得不堵上自己的耳朵。

彼时，犹似长蛇捕鼠，尼黎僧诃又一次抓住了悉罗耶喀西菩。情急之下，悉罗耶喀西菩拼命扭动，双手上下乱舞。就在魔宫的入口处，尼黎僧诃把悉罗耶喀西菩横放在自己大腿上，然后用爪子轻而易举地撕裂了那魔王的身体。

至尊主的脸上、毛发上沾着斑斑血迹，怒目狂暴，不可逼视。他一边用舌头舔着嘴角的血痕，一边拿指甲剥开了悉罗耶喀西菩的肚腹，然后扯出肠子，盘在自己身上，就像戴上了一个花环。这愈发增添了他的庄严妙美。之后，至尊主掏出悉罗耶喀西菩的心脏，把尸体抛到一边，开始对付那些高举着兵器，蜂拥而至的魔军鬼卒。仅仅用他那许许多多手上的指甲，尼黎僧诃就轻轻松松地干掉了这些悉罗耶喀西菩的心腹。直到发现眼前再没有一个对手，至尊主才在魔宫的宝座上坐了下来。

尼黎僧诃头上的毛发拂乱了天上的云朵，他闪闪发亮的眼睛夺走了日月星辰的光辉。至尊者的呼吸激荡沧溟，听到他的怒吼，世间所有的大象无不惊惶哀鸣。在他的双足重压之下，大地似乎滑离了原位，群山则向上隆起。

悉罗耶喀西菩曾经受到大神梵天的赐福，他不能在空中，也不能在陆地死去。为了保全梵天的赐福，尼黎僧诃是把悉罗耶喀西菩放在自己的大腿上，然后杀了他。梵天的赐福还包括，悉罗耶喀西菩不能在白天，也不能在夜晚死去，所以至尊主是在黄昏杀了他。悉罗耶喀西菩还得到赐福，他不能被任何兵器，或任何死物或活物所杀，所以尼黎僧诃用指甲杀死他，指甲不是兵器，也算不上是死物或活物。如此，至尊主既保全了梵天的许诺，又轻而易举地杀死了这个大魔头。

悉罗耶喀西菩一直就像是三界众生的丧门星，如今见他被至尊主所杀，诸神之妃无不喜笑颜开。她们一遍又一遍地向尼黎僧诃身上撒下鲜花，而众天神则云集空中，敲锣打鼓。飞天女欢欣舞蹈，乾达婆放声歌唱。

各类天神，在大神梵天、湿婆、因陀罗的带领下，纷纷近前，挨个向尼黎僧诃献上顶礼和赞祷。脱离了悉罗耶喀西菩的魔爪，他们都感到快慰无比。

然而，由于尼黎僧诃面目凶暴，光焰逼人，众天神乃至梵天、湿婆都不敢上前直接去服侍他。至尊主无法忍受他的奉献者受到摧残，是故，即便听了这许多赞祷，依然余怒未息。众天神于是请求至尊主的永恒爱侣——吉祥天女前去抚慰。但是，因为吉祥天女也从未见过如此神异的形体，所以连她都不敢靠近。

最后，梵天跟站在他身边的巴腊陀说道：“孩子啊，至尊者对你那个魔王父亲极为恼怒，请你去劝劝他吧。”

虽说巴腊陀还是个孩子，但他接受了梵天的请求，双手合十，向尼黎僧诃走去。尼黎僧诃见这小小的童子在自己的莲花足下拜倒顶礼，心中顿时生起欢喜怜爱之情。他将巴腊陀扶起来，又把莲花手掌放在他头顶，赐予他无畏之心。

在至尊主的超然触摸下，巴腊陀彻底清除了一切尘情俗念。

如是彻底净化之后，巴腊陀进入了超然圣境。所有妙喜之兆皆在他的身体上呈现出来。他内心充满了爱，眼中尽是泪水。至尊主的莲花足就这样被深深地锁定在他心灵深处。

于此圆满神定之境，巴腊陀将心念和眼神都凝注在尼黎僧诃身上。然后，他用因狂喜而颤抖的声音，奉上赞祷：

“出生于修罗族的我，怎么能够向至上主神献上他喜欢的赞祷？若是以梵天为首的皇皇诸神，都无法用高妙的话语安抚他，那么我又能说出些什么呢？

“看起来，世人无法单凭富贵、权势、教养、勇力、智慧、玄通，乃至任何这类长处，让至上主神欢喜。然而，仅仅凭借一点点奉爱服务，如同先前象王伽坚陀罗所做的，一个人就能取悦至尊主。若有人拥有十二种婆罗门之德，却漠视至尊主的莲花足，那么毫无疑问，他还比不上一个虽出生于食狗者之家，但奉献一切服务至尊主的奉献者。这样的婆罗门，因为贡高我慢，甚至无法净化自己，而一个奉献者却能救度他的整个家族。

“至上主神圆满自足。是故，若以某物供养他，其实是为了供养者的利益，譬如有人对镜修饰脸面，其镜中之像亦为经修饰者。我虽生于修罗之家，但竭尽心智，向至尊主献上赞祷，因为对主的荣耀，总能洁净人心。

“上主啊，你降显世间，乃是为了饶益你的奉献者。如今我那禀赋魔性的父亲既已被你铲除，就请你平息怒火。即便圣贤都乐意除灭蛇蝎毒物，看到这魔王死去，三界众生无不拍手称快。将来，人们会记住你吉祥的显现，由此远离一切畏怖。

“上主，我自然不害怕你那凶猛的嘴、舌，太阳般明亮的眼睛与攒蹙的眉峰。我不害怕你那尖利的齿牙、肠子串成的花环、沾满鲜血的须发，以及高高耸立的楔子般的耳朵。我也不怕你那震天动地的咆哮、锐不可当的指甲。可是，因为过去生中的业行，我一直与恶魔为伴，所以我非常害怕面对尘世间的生命境况。何时，你才会来召唤我，让我托庇于你的莲花足？它们乃是从局限化生命走向解脱的究竟归宿。

“上主啊，由怨憎会、爱别离，世人乃落入绝顶惨痛之境，其心焦灼，一如火焚。无论哪种想要摆脱这份悲苦的疗治，到头来都比悲苦本身更为悲苦。故此，据我看来，唯一、究竟的解决办法只有践履指向你的奉爱服务。是你的幻力将有情投入缠缚，因此，除非托庇于你的莲花足，谁能挣脱这幻网的缠缚？

“上主啊，凡夫们都想超转天界，到那里享受长生和浮华。我亲眼见到我的父亲，他只要抬一下眉毛，诸神立即灰飞烟灭。然而，你只是在顷刻之间，就结果了我父亲的性命。在强大无比的时间形体里，你摧坏了一切有情——从梵天到虫蚁，所享受的世间美富、玄通与长寿，所以我不期望拥有这类东西。我只请求你，让我能亲近你的纯粹奉献者，作为诚敬的仆从服务他。

“至上主神啊，因为与一个又一个尘世欲望的染触，跟凡夫俗子一样，我渐渐堕入一口遍满蛇虺的黑井。然而，你的仆从，那罗陀牟尼，接受我为他的弟子，教导我如何证入超越之境。是故，我首要的职分就是侍奉他。我怎么能够，甚至在念想之中，离弃对他的服务？

“伟人中之最胜者啊，我根本无惧物质存在，因为无论我在哪里，都能全神贯注于你的荣光和作为。我唯一放不下的是那些愚人和恶棍，为了尘世快乐，他们维系家国群体，制造出种种庞大周密的计划。我也见到过许多圣贤，但他们通常只对自身的解脱感兴趣。这些人待在喜马拉雅山，或者丛林里面，守誓玄默，观想冥思。尽管他们无意救度他人，我却并不渴望解脱自了，把那些可怜的愚人和恶棍抛于脑后。我懂得，若不领受神圣觉性，无人能有幸福安乐。故此，我想要带领所有受局限灵魂，一起回到你莲花足的庇护之下。”

听了巴腊陀的赞祷，尼黎僧诃怒气尽释。以大慈爱，他对巴腊陀说道：“修罗族之俊杰啊，愿一切吉祥归于你！我对你非常满意。我降显就是为了满足一切有情的愿望，因此，我请求你，向我要求任何你想要的赐福。若未曾取悦我，任何人都无法了解我。曾经见过我，或者让我满意的人，再不必忧愁悲悔。那些高明超卓的人，一心只想用各种方式取悦我，因为我是那唯一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所有欲求的人。”

尽管受到这般劝诱，巴腊陀依然毫不动心，没有要求任何世间赐福，反倒认为这些都是障碍。

巴腊陀微笑道：“上主啊，因为出生修罗之家，我生来向往俗世之乐。所以，请你不要用这些幻念来试练我。我非常畏惧尘世生活，只想跳出三界火宅。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托庇在你的莲花足下。

“上主啊，若有人想拿奉爱服务去交换俗世利益，他绝不可能是纯粹奉献者。事实上，他比用服务换取利润的商贾好不了多少。欲图从主子身上牟利的奴才，不是忠心的奴才。同样，赏赐降恩于奴才，只是为了保住自己显贵地位的主子，不是一个真正的主子。

“我主啊，我是你忠贞不贰的仆人，你是我永恒的主子，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天然关系。若你一定要赐福于我，那我祈求，从此再无尘世欲望进入我的内心。以狮人妙相降显的无上者啊，我今向你皈命顶礼。”

那至上主神说道：“巴腊陀啊，像你这样的纯粹奉献者，无论今生、来世，绝不会欲求任何尘世的浮华。不过，我命令你，做魔族的君王，享受魔族的财富，直至当今摩奴任期之终结。只要你一直以服务奉献凝注于我，对你来说，住形于世绝不会是一个障碍。

“住世期间，你将以感受快乐消耗善业之果报，以笃行善业抵消恶业之报应。然后，你最终将回归主神，重返故乡，你的荣名也将唱遍天堂。谁若时时忆念我们这段逍遥游戏，唱诵你所奉献的赞祷，时间一到，必将挣脱一切业报。”

巴腊陀说道：“至尊上主啊，只因你对堕落的灵魂如此慈悲，我现在只向你祈求一个赐福。我晓得，因为临终时受到你的瞥视，我父亲已被净化。然而，由于对你的至上威权一无所知，我父亲把你当作杀害他兄弟的仇人，对你横加毁谤。他还对我，你的奉献者，造下了大恶。我希望，我父亲或许能得到宽宥。”

至尊者尼黎僧诃答道：“巴腊陀啊，只因你的投生，在你的家族里，不但你父亲，甚至你祖上二十一代都已获得净化。实际上，无论哪里，只要有如你这等淡定冲和、美德具足的奉献者，那个地方，以及住在那里的人，尽得洁净。你是我的纯粹奉献者的最好典范，所以天下人都该跟随你的脚步。

“儿啊，你父亲临终时触碰到我的身体，已然受到净化。不过，父亲死了，为他举行丧礼，这是人子的职分。这样，死者就能超升天堂，到了那边，他或许能逐渐转变为奉献者。办完丧事，你就登基加冕，治理你父亲的王国。”

看到尼黎僧诃怒火平息，梵天大为欢喜。他上前祝告道：“诸神之神啊，你杀了这搅乱乾坤的魔头，我等有福了。仗着从我这里得到赐福的力量，这魔头悉罗耶喀西菩变得极度狂傲，逾越了一切韦陀经教。上主啊，若有人观想你的妙相，你必然会救度他于一切危难，乃至命悬一线之险境。”

至上主神回答：“梵天啊，正如给毒蛇喂奶凶险万分，给恶魔赐福也是一样，因为彼辈天性凶残善妒。我警告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像这样，赐福给任何恶魔。”

领受了梵天的礼拜之后，尼黎僧诃刹那间遁迹于无形。接下来，巴腊陀崇拜了在场的诸神，并向他们献上祝祷。在苏喀罗阿闍黎以及其他婆罗门的协助下，梵天扶立巴腊陀登基称帝，统治宇宙内一切魔族妖类。

第二章 三城射手

讲完尼黎僧诃化身降世的故事，那罗陀又对尤帝士提尔讲了一段有关大神湿婆的史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次，魔族被天神击溃。无奈之下，众魔都归顺了摩耶·答那筏——世间最伟大的魔法匠，以求得到他的庇护。

摩耶·答那筏于是造了三座会飞行的城堡，分别以金、银、铁打成。城堡装备齐全，而且能够隐形。众魔仗着这三座飞堡，开始征服三界。

天神们眼见天界惨遭摧残，便去找大神湿婆帮忙。他们五体投地，求祷湿婆：“主公啊，我等行将衰亡。我等皆为你忠实的仆从，请你拯救我等，脱此危难。”

大神湿婆劝慰诸神：“汝等无须畏怖。”然后，他张弓搭箭，向那三座飞堡射去。湿婆的神箭就像燃烧的阳光，一击之下，众魔无不毙命。

摩耶·答那筏把众魔的尸身抛进一口他先前造好的甘泉里，转瞬间，众魔死而复生。事实上，他们变得更为强大，已经拥有了金刚不坏之身。他们的身体光辉璀璨，犹如划破苍穹的霹雳。湿婆见状，大为懊丧。如是，毗湿努开始思考，如何破除摩耶·答那筏设下的障碍。

不久，梵天化为一头牛犊，毗湿努化为母牛，于日中之时，溜入那三座城堡之中，乘机喝干了甘泉之水。众魔眼睁睁看着泉水被盗，在幻力的作用下，却无法阻止。摩耶·答那筏看见这般情形，已知天命不可逆转，便对众魔说道：“汝等须知，无论是谁——神、魔、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无法抗拒天命。”

其后，至尊者为湿婆配备了战车、御者、旗帜、马、盾、弓、箭。于是，湿婆坐上战车，于正午时分，射出神箭，点燃了三座城堡。

眼见三城灰飞烟灭，众天神无不兴奋快慰，当即敲响天鼓，向湿婆顶上撒下鲜花如雨。自此，湿婆也被世人唤作“三城射手”。

第八卷



第一章 象王皈命

斯华央布筏摩奴生来不贪恋感官之乐，到了暮年，便抛下社稷，带同妻子沙陀楼钵，一起前往须难陀河边结庐隐居。摩奴单腿独立，修持苦行，足有百年之久。如是修炼之际，他向无上者祷告：

“至上主神时刻注视世间一切作为，但没有人能见到他。然而，不能因为没有人见过他，便妄下论断，认为他根本不存在。人人皆应敬拜超灵，因他一直居停于个灵心中，乃是个灵的挚友。凭借其外在能力，无上者创造了天地万物，故此，有人便认为，是他直接创生、化育、毁灭了世界。但事实是，至尊主永住于其灵性能力之中，无所执滞于物质能力之运化。同样，法天而行的巴克提行者，虽然作为多端，却不受阴阳气性之缠绕。作为人世间的大宗师，无上者开启正法，同时上演其逍遥游戏。是故，人人都应成为他的奉献者，以求挣脱尘世之羁绊。”

正当摩奴于定中如此赞祷之际，有众夜叉、罗刹，饥饿难耐，冲过来想要吃掉他。至尊者，其时示现为儒奇与阿俱蒂之子雅基耶，看到了这一幕。在阎摩诸子以及众天神的随侍下，至尊者雅基耶当下现身，击杀了所有这些夜叉、罗刹。此后，雅基耶接掌了天帝之位，开始统治天界。

阿耆尼之子斯筏楼敕刹成了第二位摩奴，在他当令之时，雅基耶之子楼槃执掌天帝之位。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位极负盛名的仙圣——韦陀施罗，跟他的妻子图湿陀，生下了一位化身，名叫威布。这位化身守贞终生，曾经开示过八万八千位仙圣，教导他们如何证入超越之境。

波黎耶伏罗多大帝有子名乌陀摩，为第三代摩奴，其时萨提耶基接掌天帝之位。在此摩奴期，至尊者化身为羯磨之子萨提耶塞拿，跟他的伙伴萨提耶基一道，杀灭了所有危害众生的夜叉、罗刹与精怪。

乌陀摩有兄弟，名叫多摩沙，成了第四代摩奴，其时特黎湿伽掌天帝位。在此摩奴期，至尊者降世为赫黎枚答之子赫黎。这个化身从鳄鱼之口救度了他的奉献者伽坚陀罗。故事是这样的：

特黎俱陀山，高一万由旬，长宽亦然。其山有三座主峰，分别为金、银、铁所聚成。四周又有香乳海围绕，景致极为佳妙。诸峰群山之间，草木繁盛，涧瀑萦洄，多产玉石、矿物。那山的山脚因为长年受乳海之水冲刷，故而蕴藏了大量的翡翠。

天界之民，诸如悉檀、紧那罗、乾达婆、持明仙、飞天女，常在岩石窟穴之间嬉游盘桓，是故彼处一直笑语天音不断。山脚下的幽谷是无数珍禽异兽的乐园，在天神修治的苑囿里，百鸟啼鸣之声时时可闻。谷中多有河流湖泊，涯边铺满了沙粒般大小的宝石。湖水清澈透明，众天女澡沐之际，清风流水尽为体香熏染，如是幽谷风光，愈显妖娆。

就在这山谷里，有一座名叫“黎图摩特”的仙园，为筏楼那所有，乃天堂仙女的游戏之地。这里四季花果不断，引得醉蜂嗡嗡，鸟雀欢噪。园中有一大湖，铺满了灿烂夺目的金莲花的湖面上，到处停着天鹅、仙鹤、鸳鸯以及其他种种珍奇水鸟。受到水下鱼鳖的扰动，莲花上的金色花粉纷纷扑落，把湖面装点得一派妙丽庄严。湖岸边遍栽各种奇花异树，在远处群峰的映衬下，望去如诗如画。

山谷的丛林里住着一头象王，名叫伽坚陀罗。一日，他率领众雌象、幼象，前往湖中饮水。只见那象王一路行去，踏倒了许多草木竹树，根本不顾脚下的榛莽蒺藜。嗅到象王身上的气息，所有狮虎、长蛇一类的凶兽毒物纷纷四散逃逸。仗着象王的慈悲，小动物们开始自由自在地在林中游衍食息。

那象王身体沉重，行走之际，特黎俱陀山四周的大地似乎也随之震颤不已。走了一会儿，他遍体流汗，口吐醴涎，已然醉眼蒙眬。焦渴难耐的伽坚陀罗步入湖中，立时变得兴奋起来。澡沐之后，疲劳尽去，伽坚陀罗开始狂饮甘露般清凉澄澈的湖水，感觉快慰无比。正如凡夫无明，贪恋家人，伽坚陀罗带着雌象幼崽一同戏水，还不辞劳苦，不断用长鼻子吸水，喷洒到他们身上。

突然之间，一头强壮的大鳄发火了，在水底下咬住了伽坚陀罗的一条腿。尽管那象王力大无比，使足了劲想要把腿拔出鳄鱼之口，却始终不能挣脱。众雌象见象王处境危殆，尽皆哀鸣悲号起来。其他公象力图从象王身后拉他上岸，但因那鳄鱼力道威猛，始终无法成功。如是，在不断的拉扯搏斗之中，这场象鳄大战足足持续了一百年。目睹此景，一旁观战的天神无不惊叹错愕。

如此挣扎互搏了许多许多年，伽坚陀罗身心交瘁，而那鳄鱼，因为本身就是水生动物，反倒愈发强大威猛起来。身处绝境，伽坚陀罗自知无法幸免，不由恐惧万分。

最终，伽坚陀罗思虑良久，内心如此决断：“我的亲友无能为力。这鳄鱼咬住我，必定是出于天意。我如今当托庇于至上主神，彼乃众生之怙主，虽豪杰之辈不能外之。时间之蛇永不止息地追逐一切有情，欲吞噬而后快。若有人毫无畏惧地托庇于至尊者，便会得到庇护，因为即使死神见到他，也会望风而逃。”

这般下定决心之后，伽坚陀罗置心一处，口诵如下赞祷：

“我今顶礼无上者，彼乃万物之根源。无上者是万物息止之地，也是万物滋生之原质，但他自身却独立自足。愿此至上主神庇佑我，我今皈命至尊者。艺人在台上涂脂抹粉，周旋舞蹈，台下观众自然无法识破其真相。同样，那超级艺人的作为、体相，连伟大的圣贤和天神都无法觉识。我主啊，你才是诸根造作之目的真正观照者，没有你的指引，生命个体甚至无法向前迈进一步。受局限灵魂欲图享受尘世欲乐，但除非你给他们指引，他们亦无法于此犹如梦幻泡影般的追逐中有所进展。从果可以略微见因，吾人之所以视尘世为真实，乃是因为它有点儿像作为存在本身的你的影子。如我这等畜生，皈依了你，你必会救我于危难。你就是我心中之胜我，你一直不断在救度我。祈求我主大慈大悲，把我救出眼前的危难，让我脱离这浮世生涯。

“我晓得，纯粹奉献者绝不祈求这类赐福，他们单单听闻、唱赞上主你的荣光就已经万分满足。但我如今身陷危难，是故我祈求上主你的拯救，我恭敬顶拜你。其实，即使能够逃生于鳄吻之下，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一头蠢象的身体有什么用？里里外外无非都是无明！我只想挣脱出这层无明之壳。我向至尊者皈命顶礼，他永住超越之境。”

伽坚陀罗如此求祷之际，虽然口称至尊者、主，但并不曾确指某人。因为他不曾呼叫任何天神，所以没有一个天神上前援手。此时，至尊者赫黎，身为遍入万物的超灵，明白了伽坚陀罗的心境。他当即现身，胯下骑着大鹏鸟，身边围绕着所有的天神。诸神本来能出手相救的，但因为伽坚陀罗单单求祷至尊者，他们便觉得有点儿受冒犯了。这本身便是大不敬。所以，当至尊者现身时，所有天神都前来赞祷，但求得免罪愆。

伽坚陀罗其时正痛不欲生，看见拿罗衍那手持法轮，自天而降，当下忍住痛楚，用长鼻扭下一朵莲花。如是，他高举莲花，向至尊者说道：“我主拿罗衍那啊，你乃天地宗主，至上主神，我向你恭敬顶礼。”

至尊者赫黎从大鹏鸟背上下来，伸手把伽坚陀罗，连带那条鳄鱼，一起拖出湖面。然后，当着众天神的面，至尊者挥出吉祥见法轮，割下了那鳄鱼的巨口。

见象王得救，诸神纷纷祝祷，歌舞欢腾，又于空中，撒下无数鲜花。

那鳄鱼前世本是乾达婆王，名叫胡胡，因为受了提婆罗牟尼的诅咒，投胎成了鳄鱼。如今恶报尽除，脱出鳄身，重新恢复了乾达婆之形。满怀感恩之心，胡胡倒身行礼，向至尊者献上赞祷。然后，绕礼三匝，再次顶拜，这才驾起云头，往歌仙珞珈而去。

象王伽坚陀罗前世曾经是个巴克提行者，做了南印度般底耶国的国君，名叫因陀罗多摩。退出家居生活后，因陀罗多摩隐遁于摩罗耶山。从此寄身草庐，勤修苦行。

一次，因陀罗多摩立誓禁口不语。当时，他正于妙喜之境观想至尊者，圣人阿伽斯提阿恰好路过他的净修林，身边还有众多弟子随侍。那圣人见因陀罗多摩对自己的到访不闻不问，不由勃然大怒，诅咒道：“这个因陀罗多摩毫无君子风范，竟敢侮辱婆罗门。就让他投胎做个又蠢又笨的大象，从此永堕无明！”

这般诅咒之后，阿伽斯提阿带着众弟子扬长而去。因陀罗多摩修为甚深，反倒把诅咒当成至尊者的祝福，欣然领受。所以后来他虽转投象身，凭着前世的巴克提修炼，却能记忆起如何礼赞至尊者。

伽坚陀罗受了至尊者的触摸，当即解脱一切无明羁绊，获得了跟至尊者一样的四臂灵身。

在诸神的祝祷声中，至尊者赫黎登上大鹏鸟之背，然后当着在场诸神的面，十分愉悦地对伽坚陀罗说道：“若有人清晨早起，置心一处，观想你的形象、这座特黎俱陀山及其周围美景、这座湖，或者观想我的居所——乳海之中的白岛、我的种种体貌以及种种庄严宝具，诸如我身上的‘卐’字纹、考斯图巴宝石、胜利宝鬘、我的拘摩答基宝杵、我的吉祥见法轮、我的巨人骨宝螺，乃至我的座驾伽鲁达，我的种种化身以及吉祥天女，须知此人，必得度脱一切恶报。若有人清晨早起，向我奉上你所吟诵的赞祷，我必赐给他灵性之乡里的不朽居所。”

说完之后，至尊者吹响手中宝螺，带着伽坚陀罗，向那不死之乡飞升而去。

第二章 搅拌乳海

多摩沙之兄名罗筏陀，为第五代摩奴，其时威布掌天帝之位。至尊者有化身名无忧，示现为须婆罗及其妻毗恭多之子。为了取悦吉祥天女，无忧在天地间创造了另一个无忧珞珈。

叉克殊有子名叉克殊刹，为第六代摩奴，其时曼陀罗图摩掌天帝之位。至尊者在此摩奴期降世为毗罗遮及其妻提婆萨布缇之子，名阿吉陀。通过搅拌乳海，阿吉陀帮天神们取得了甘露。他化为巨龟，用背驮住了曼多罗山。

当今之摩奴为第七代，名施罗多天人，乃日神维筏斯万之子。此摩奴有十子，名字是：伊刹华古、纳巴伽、德里史陀、莎黎耶底、拿利香陀、拿跋伽、底湿陀、塔鲁莎、补利刹陀罗、婆菽曼。其时菩朗达罗执掌天帝位。七圣之位分属迦叶波、阿特利、筏希斯陀、毗湿筏弥陀、乔答摩、迦玛答戈尼、婆罗多筏遮。在此摩奴期，至尊者化身为阿底提之幼子，名筏摩那。

维筏斯万先娶毗湿筏羯磨之二女，其名为萨基耶、闍耶。其后他又娶一女，名筏多华。萨基耶生闍摩、闍蜜、施罗多天人。闍耶生一女，名塔波提，一男，名萨拿斯叉罗。筏多华生二子，即双阿室毗尼。

萨筏尼将成为第八代摩奴，其时巴利大帝将执掌天帝位。巴利大帝现今住在苏多罗珞珈，那里的繁华胜过天堂。在那个摩奴期，伽罗筏、底波提曼、波罗殊罗摩、阿史华闍摩、克黎波阿闍黎、黎沙史林伽、毗耶婆天人将承袭七圣之位。如今，这七人都隐居在各自的净修林里。至尊者将现身为提婆古香及其妻莎拉斯筏底之子，其名为萨筏钵摩。他将从菩朗达罗手中夺得天下，转送给巴利大帝。

第九代摩奴为筏楼那之子答克刹·萨筏尼。彼时，至尊者将化身为阿育室曼和阿穆布多罗的儿子黎沙巴提婆。

第十代摩奴为乌钵室珞珈之子波罗摩·萨筏尼。彼时，至尊者将化身为毗湿筏罗史多之子毗湿筏珂塞拿。

第十一代摩奴为羯磨·萨筏尼。彼时，至尊者将现身为雅利阿伽之子羯磨

塞图。

第十二代摩奴为楼陀罗·萨筏尼。彼时，至尊者将现身为萨提耶萨哈之子斯筏多摩。

第十三代摩奴为提婆·萨筏尼。彼时，至尊者将现身为提婆睺多罗之子尤基斯筏罗。

第十四代摩奴为因陀罗·萨筏尼，彼时，至尊者将现身为萨多罗衍那之子布黎诃般度。

每个摩奴期的摩奴、摩奴之子、因陀罗、众天神以及七大圣贤皆由在彼时化身降凡的至尊者选定。

一次，图尔华刹牟尼路遇骑在神象背上的因陀罗。出于慈悲之心，这位牟尼把自己戴过的花鬘献给了因陀罗。然而，骄傲成性的因陀罗根本不屑一顾，漫不经心地随手就把花鬘套在了胯下神象的象鼻上面。那神象毕竟是不懂事的畜生，戏耍了一会儿，便把花鬘抛在足下，抬脚践踏过去。图尔华刹牟尼目睹此景，不禁勃然大怒，当即咒因陀罗将来必会变得一无所有。

不久，阿修罗开始用蛇阵进攻诸神。恶战之后，因陀罗大败亏输，神界失去了旧日的繁华。图尔华刹牟尼的诅咒应验了。自此，三界日渐贫乏，各种韦陀祭仪无法维持，四面八方随之危机重重。众神商讨对策，却无计可施，最后只好聚集拢来，一起前往须弥山顶，向梵天求告。

梵天见众神跪倒在自己面前，纷纷哭诉哀告，不由心生忧患。他当即置心一处，开始观想至上主神。如此过了一阵子，梵天面色发亮，神情振奋。他睁开双眼，发话道：“至尊者乃众生之父祖，我等须托庇于他的莲花足下。虽然至尊者平等对待一切有情，但他有时却化身降世，下来维持天地间的和谐安乐。至尊者一向善待诸神，这次也定会降好运于我等。”

说毕，梵天当即带领众神，来到乳海岸边。那乳海的中央便是至尊者毗湿努的居所——白岛。虽然梵天从不曾在这里亲眼见过至尊者，但他对至尊者的临在丝毫没有怀疑。如是，梵天开始求祷，一心一意唤起至尊者的慈悲：

“无上主神啊，你是天地万物之根，你周流遍入，全无气质之性。你乃有情之宗主，理当受众生膜拜。我等在此向你恭敬顶礼。

“天地万物从水而生，依靠水，生命才能存活，这水乃是至尊者的精液；月乃五谷之母、一切植蔬之主，这月是至尊者的心；火之所以被造，乃是为了接受牺牲奉献，火在大洋的深处，炼造出珍宝，火在脾胃之中，消化食物，分

泌津液，这火是至尊者的口舌；太阳是通向解脱之路的大门，也是视觉的根源，这太阳是至尊者的眼睛；从风那里，有情得到生机、气力、生命，这风的力量来自至尊者原初的生命活力。十方源出至尊者的耳朵，心、根、元气来自他的丹田。因陀罗来自至尊者的勇力，众神来自他的慈悲，大神湿婆来自他的愤怒。梵天为至尊者智识所造，众仙圣、生主乃至尊者阳具所化。吉祥天女从至尊者的胸膛化现，祖先们从至尊者的影子诞生。正法源出他的心，邪法来自他的背。韦陀真言流生于他身上的毛孔。

“天界从至尊者的头顶化现，飞天女从他的欲乐而生。婆罗门生自他的口，刹帝利生自他的臂，毗舍生自他的腿，首陀罗生自他的足。贪欲出自他的下唇，情爱出自他的上唇，气色出自他的鼻子。本能淫欲来自他的触觉，阎罗来自他的眉峰，永恒的时间来自他的眼睫。但愿至上主神欢喜我。

“至上主神啊，虽然我们这些归依你的人，能够用这种方式观赏你的非人格身相，但我们还是希望见到你的人形身相。请让你的本来身相和你的笑脸出现在我们的眼帘，并为我们的其他感官所觉知。透过你的愿力，一纪复一纪，你示现为种种化身，行种种我辈所不能行的非常之事。我主啊，你超越一切物质气性，但如今，你站在中和气性一边。且让我等向你恭敬顶礼。”

如这般受到诸神的礼赞后，至尊者现身在他们的面前。但因为在他身上放射出的光芒无比耀眼，仿佛千万个太阳同时升空，所以在场诸神没一个能看见他、天地乃至他们自己。过了一阵子，梵天、湿婆以及其他天神才渐渐看清至尊者那身着黄裳的玄色妙相。见到至尊者犹如莲花般绽放的笑脸，所有的天神尽皆五体投地，顶礼跪拜。

其后，作为诸神领袖的梵天向至上主神毗湿努献上赞祷：

“我主，你虽无生，却不断以各种化身之形示现。上主啊，你全然独立，一无所求。透过你自身的能力，你创造了天地万物，然后又进入其中，可你仍然不受物质气性染触。如同被林火烧灼的大象因为潜入水中而得救，由于你的临在，我等已然心生欢喜。很久以来，我等一直想见到你，如今可谓夙愿得偿。上主，你无所不知。所以，我等无妨开门见山，请求你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托庇于你的莲花足。我，湿婆，以及所有在场的天神，不过是被你那本初之火所照亮的火星。无上之主啊，我等浑不知孰好孰歹，只好请求你赐予我们合适的救赎之道。”

至尊者早已明白众天神前来找他的原因，他以雷霆般的声音发话道：“众

星之君主啊，你等谛听，我所说的话将给你们带来好运。如今你们运势不佳，该当以休战为上策，须知魔族现今已占尽天时之利。

“人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甚至可以与对手结盟。为了你们自身的利益，我建议你们按照蛇和老鼠的逻辑行事。有一次，蛇和老鼠都被逮住，关在一只篮子里。老鼠原本是蛇的食物，但吃了老鼠蛇并不能得到自由。如此，蛇就跟老鼠商量：‘若你能咬破篮子，搞一个洞出来，让我们两个都能逃生，我就不吃你。’事实上，蛇的主意是让老鼠挖洞，然后自己既得逃生，又得美餐。

“诸神啊，你等当竭尽全力求取甘露，喝了它，甚至濒临死亡之人都能长生不老。第一步，先把各种药草、植蔬抛入乳海。然后，在我的帮助下，把曼多罗山变作搅拌棍，把天蛇洼苏吉变作传动绳。如此，汝等要与天魔一道，搅拌乳海。你们的对手虽然费尽心力，但靠着我的慈悲，你们将独享果实。

“依靠耐心和冷静，万事皆可成办。若是心生嗔恼，便会前功尽弃。因此，无论阿修罗要什么，都得给他们。搅拌之时，会有名叫喀罗俱陀的毒水喷涌而出，不过你等无须害怕。若有其他宝物从乳海现世，你等亦不得贪求，须是一心放在最后的目标上面。”

如此开示之后，至尊者刹那间消隐于无形。顶礼完毕，大神湿婆、梵天各自归位，而因陀罗则带领一拨天神，前去会见魔王巴利。且说魔军将领见到天神来访，无不暴跳如雷，必欲杀之而后快。但魔君巴利擅长审时度势，他见到访的天神个个神态安闲，便命手下不准出手攻击。因陀罗于是在魔王巴利面前坐下来，开始用美言讨好他。

因陀罗聪明绝顶，他非常委婉地把毗湿努的建议提了出来。巴利及其党羽闻听，当即拍手称好。就这样，神魔之间约定从此休战。

待到探取甘露的准备工作完毕之后，神魔合力，拔起了曼多罗山。众人齐声吆喝，拼尽全力，打算把山移到乳海岸边。如此抬了很长一段距离后，因陀罗、巴利以及众神魔都感到精疲力竭。突然之间，那座无比沉重的金山轰然落地，压死了一大片天神和魔众。

众人遭此变故，无不灰心丧气。很多人更是断肢折臂，苦不堪言。就在此时，至尊者骑在伽鲁达的肩背上，从天而降。只见毗湿努目光所及之处，那些被压死的神魔纷纷起死回生，甚至连身上的伤痕都不见了。然后，至尊者用单手轻轻抬起曼多罗山，把它放在了伽鲁达的背上。如是，在众神魔的随侍之下，至尊者驾着伽鲁达向乳海疾飞而去。

着陆之后，伽鲁达从背上卸下曼多罗山，接着又把它移到乳海岸边。因为注苏吉将要上场，至尊者便请嗜好食蛇的伽鲁达马上离开。在众神魔的召唤和劝诱下，天蛇注苏吉答应出手相助。待注苏吉盘绕周遍后，至尊者抓起了蛇头，心想自己该接受最凶险的部位。众天神见状，也跟在至尊者的身后，纷纷上前抱执蛇身。

众魔天性好斗，眼见天神占了蛇头，便生嗔恼，因为他们认为蛇尾不太吉利。借口己方精通韦陀，出身高贵且英雄盖世，众魔提出，应该由他们执掌蛇头。看到众魔沉默不语，固执己见，毗湿努微微一笑，更不多言，当即放下蛇头，走到另一端抓起了蛇尾。

这般调整之后，同为迦叶波之苗裔的诸神和魔众，个个干劲冲天，开始合力搅拌乳海。可是，那被搬到乳海中央的曼多罗山并无底座，虽然有来自神魔两方的夹持，终究支撑不住，渐渐沉入水中。众人眼看前功尽弃，不禁长吁短叹，面如土灰。就在那时，至尊者化身为一头硕大无朋的灵龟，钻入海底，驮起了高耸入云的曼多罗山。目睹此景，众神魔无不欢呼雀跃。

那灵龟体长十万由旬，犹如一片辽阔的岛屿，曼多罗山被稳稳地驮在他的背上。至此，众神魔精神大振，又开始重新搅拌乳海。那曼多罗山转动时，正好挠到灵龟背脊痒处，使他感觉颇为惬意。

搅了一段时间，人人都变得疲惫不堪，尤其是注苏吉，几乎被拉扯得晕死过去。于是，为了鼓舞众神魔，至尊者化为强阳之气，进入众魔之身；又化为中和之气，进入诸神之身；最后化为浊阴之气，进入天蛇注苏吉之身。

随后，至尊者化现千手大威德相，降显于曼多罗山之巅。看见如同第二座大山现世的至尊者单手托住曼多罗山，梵天、湿婆以及其他天神皆施分身法，于空中撒下如雨的鲜花。

受到这许多激励，众神魔发疯似的继续搅拌。一时之间，乳海翻腾，波涛激荡，大洋深处鲸奔鳄窜。在两股巨力的重重拉扯之下，天蛇注苏吉数千张口同时喷烟吐火，众魔首当其冲，一个个看起来就像经历过大火焦木。

就在众魔力竭之际，天神们也精力大减，个个身上、脸上、衣饰上盖满了烟尘。彼时，在至尊者的安排下，乌云铺天盖地而来，很快霖雨骤降，夹带着海面吹来的清风水汽，众神魔顿觉神清气爽。

然而，尽管神魔双方出力搅拌了很长时间，但那乳海深处的甘露似乎依然遥不可及。于是，至尊者亲自出手了。当毗湿努使力搅拌乳海时，海中水族顿

时骚动起来，甚至鲸鱼、海象都蹿出水面，乱冲乱撞。

波翻浪卷之际，乳海深处的万年毒气被搅出海面。那毒气很快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众天神惶恐不安，急忙在毗湿努的陪同下，去找大神湿婆帮忙。

大神湿婆正于凯拉什雪山之巅趺坐。除了妻子巴筏尼之外，他身边还围绕着诸多渴求解脱的圣者。众天神上前恭敬顶礼，然后向他祷告道：“最伟大的神啊，摩诃天人，我等前来，寻求你莲花足的护荫。现今，犹如火焰般的毒气正在三界流布，求你拯救我们。上主啊，你乃尘世之真宰，所以你也是解脱与缠缚的根源。故此，高明的觉者向你臣服。作为回报，你减缓他们的忧苦，赐予他们解脱。大山之主啊，你的五张面孔代表了五大韦陀咒语。当你的眼睛流射出三昧真火，整个世界将被焚为灰烬。与此相比，这区区毒气的破坏力又算得了什么？”

尽管毗湿努也在场，但他并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他更愿意让湿婆驱毒扬名。

大神湿婆一向慈悲为怀，眼见毒气冲天而来，禁不住心生怜悯。他转头对爱侣说道：“温雅如玉的巴筏尼啊，你看众生已经被那从搅拌乳海而来的毒气围困，势必大难临头。保护他们是我的职分，因为主子必须让他的臣民安然无恙。虽然众生迷妄，但巴克提行者竭力想救度他们，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爱妻啊，若人因为他人的缘故，行慈悲之举，必能让至上主神欢喜。因此，请允许我，饮下这万年剧毒。”

巴筏尼深知丈夫的能力，得到她的允许后，湿婆以玄通力，把所有毒气凝聚掌中，然后仰面喝尽。须臾之间，剧毒入喉，化作一道深蓝色线，环绕湿婆颈项。从此，这道蓝色颈纹便成了湿婆身上的一种庄严妙相。亲眼见到这无比奇妙的一幕，毗湿努、梵天等所有天神皆拍手称奇，赞叹不已。毒蝎、毒蛇、毒草乃至各种毒虫，吃下了从湿婆掌中落下的些许毒汁。

众神魔精神大振，又重新开始搅拌乳海。不久，一头如意母牛现身海面。伟大的仙圣们取了这头牛。他们深知牛乳和酥油的价值。这些东西能用来献祭，让人转生天界。

接着，一匹犹如月亮般洁白的名叫乌禅舒华的马腾跃而出。魔王巴利想要它，因陀罗遂拱手相让。他还记得至尊者先前叮嘱他的话。下一个从乳海里搅上来的是一头巨大的四牙白象。它便是象王蔼罗筏陀。跟在象王后面的，还有八头守卫八方的宝象以及八头母象。

接下来，神圣的考斯图巴宝石和钵多玛罗伽宝石相继现世。毗湿努取了去，

用作他胸前的佩饰。跟着出来的是富贵花，这花能满足每个人的愿望。其后，众飞天女破水而出，个个衣饰华美，耀眼迷人。单单看到她们，天堂之民已然颠倒不已。

彼时，于滔天白浪中，吉祥天女飘然现身。她身上光彩灼灼，胜过照亮玉峰的闪电。目睹她的妙美、青春和荣光，所有神、魔、人类无不想把她据为己有。这位幸运女神是一切美、财富和荣名的源泉，天下众生无不为之倾倒。

因陀罗立刻为她拿来一副坐具。所有圣河之神到场，用金钵为她端来圣水。地神献上各色祭神的药草，乳牛供应牛身五种——牛乳、酸酪、酥油、牛尿、牛粪。春神奉献春天的品物。然后，在歌仙的唱赞声中，众仙圣为女神举行了灌沐之礼。

与此同时，云神击鼓鸣号，吹箫奏乐。四方宝象运来恒河圣水。海神献出一袭黄衫。筏楼那送上花鬘，毗湿筏羯磨敬献珠宝。辩才天女莎拉斯筏底带来一串项链，大神梵天献上莲花，那伽天蛇献上耳环。

迎神之礼完毕后，幸运女神手捧莲花宝鬘，步下神坛，款款游走于聚会大众之间。她面带娇羞，细腰丰乳，胸口装点着檀香汁和朱砂粉，看上去美艳绝伦。

莲步轻移，脚铃微响。女神仔细检视在场诸天神、乾达婆、药叉、阿修罗以及悉檀部众，却找不到一个天生禀赋所有美德的生灵。

因为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女神不知该何处托身，心中思量道：“这里有的经历了极大的苦修，但还没有征服嗔恨；有的学究天人，但还不曾降伏心意。此人伟大无比，但犹未制服贪淫。此辈都仰赖他人、他物，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主宰。那边有的精熟道学，却乏慈悲之心；有的或许极为超脱，可还不曾真实解脱；有的或许强大无比，却无法抵御时间的威力；有的或许能长寿延年，无奈品行不佳；还有的或许样样都好，但可惜不是至上主神的奉献者。”

如此，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幸运女神最后选至尊者毗湿努做了他的夫主，虽然这位夫君独立自足，其实并不需要她。只见幸运女神微微一笑，羞涩地把莲花花鬘围到至尊者的肩上，就此站在了他的身边。

当此之际，天地同庆，万神欢呼。众乾达婆歌舞奏乐，诸天神唱赞韦陀，撒下鲜花如雨。借着吉祥天女的眷顾，诸神当即获得了各种超妙的德行，无不欢欣鼓舞。而另一边，由于受到吉祥天女的冷落，修罗、夜叉们个个伤心落魄，廉耻尽丧。

神魔重新协力搅拌。彼时，有酒神筏楼尼现身。根据天意，众魔立即占有了这位眼如莲花的女神。

其后，一个绝美的男子飘然现身。他身体坚如金刚，手臂修长，双眼微红，玄色皮肤，颈上有三道纹路，看上去犹如宝螺。这男子正当青春，花鬘、珠宝严饰全身。他身着黄裳，手中捧着一只盛满甘露的金罐。

此人正是医神答梵陀利，乃毗湿努分身之分身。刹那间，不知羞耻的众魔一拥而上，强行夺走了金罐。诸神眼见甘露被劫，不由悲愤无比。伤心之下，诸神只得去寻找至上主神的庇护。毗湿努于是安慰道：“不必哀愁。我将运用我的玄通神力，在众魔之间制造争端。如此，你等必能分到甘露，得偿所愿。”

与此同时，众魔头开始争夺甘露。他们一边争抢，一边不断高喊：“你们不可以先喝！头一口必须是我们，而不是你们！”其他较弱的魔众唯恐轮不到自己，便大声抗议：“诸神也参与了搅拌乳海，他们同样有权利分享甘露。”

是时，善于化解一切凶险的至上主神化为一位美艳至极的女郎，从丛林深处款步而来。她名叫牟嘿妮，体态妖娆，肤色犹如刚刚绽放的墨莲。只见她面如朝霞，乳房丰盈，衬得一把腰肢愈发纤细娇弱。蜂儿被她的体香招引，围着她嗡嗡乱叫，如此让她的眼波愈发闪烁不定。她的一对乳房就像妙美之洋里的岛屿，脖颈、腿脚皆妩媚迷人。看到她顾盼巧笑、眉目清扬的样子，众魔头无不心生爱欲，个个都想夺之而后快。

本来众魔于争抢之际，早已把交情抛诸脑后。这回看到这年轻貌美的女郎冲他们缓缓走来，当即停止了争斗，纷纷赞叹道：“这女郎简直美到绝顶！看她多么光鲜艳丽！”

这般口中说着，众魔色眯眯地走近牟嘿妮，向她询问道：“美人儿啊，你的眼睛就像莲花瓣。你是谁？从哪里来？你是谁家的？到这里来干什么？你的秀腿这等可爱，单单见到你，我等就已经心猿意马。美人儿啊，你必定从不会被任何男人玷污过。难道是老天派你到这里来，让我们大家开心快乐？”

“我等虽同根而生，如今却因为这罐子甘露争吵不休。细腰美人儿啊，我们求你帮个忙，解决一下这个争端。我们两方，神与魔，都是同一个父亲生出来的，可如今你却争我夺，各展雄长。现在，请你来结束这场争斗，按照你认为合适的办法，分派甘露。”

听到这番请求，化身为美女的至上主神嫣然一笑。她望着众魔头，摆出绝顶迷人的姿态，娇声说道：“迦叶波众子啊，我不过是个风尘女子。你们怎么能把那么大的信心放在我身上？有学问的人从来不会相信妇道人家，尤其是风尘女子。魔王啊，就像猴子和狗交欢无度，日日都想有新来的伙伴，独居的女

子也总是一个又一个地更换情人。因此，这等女子的友情绝不长久。”

牟嘿妮出语端严，其实已经间接地披露了她的来意，众魔王却把她的话视作玩笑。他们一齐放声大笑，接着毫无戒心地就把金罐交到了牟嘿妮手里。

甘露到手，牟嘿妮微微一笑，腻声说道：“我心爱的魔王啊，不管我做什么，无论诚实或不诚实，若你们皆能一体顺受，那么我就可以担负起分派甘露的责任。”

魔王们原本就内心无主，听了牟嘿妮的一番甜言蜜语，当下无不点头称善。如是，众神魔斋戒沐浴，又供酥油于祭火，向婆罗门行布施之礼。举行完这些仪式后，众神魔更衣装扮，在婆罗门的指导下，敷吉祥草，向东而坐。

祭场内到处明灯、香花装点，轻烟浮动，弥漫四方。牟嘿妮身披一袭绝艳的莎丽，手捧金罐，翩然出场。只见她乳丰臀肥，款步而行之际，眼波流盼，光彩照人。微风时时吹起那莎丽的边角，露出她精妙绝伦的身姿。立定之后，她秋波流转，温颜一笑，让在场的所有神魔个个神魂颠倒。

阿修罗本性奸诈，犹如毒蛇，故而至尊者认为，一如拿香乳喂饲毒蛇，把甘露分给他们既不智也危险。如此，牟嘿妮安设下两排座席，让众神魔依位次分行而坐。

手上捧着金罐，牟嘿妮先走到阿修罗一边，对他们柔声说道：“天神们非常贪心，都急着想先喝到甘露。你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不妨等一会儿，让我先给天神们分派一点点，安抚他们一下。”

能够跟这般倾国倾城的美女说上几句话，众魔头感觉庆幸不已。所以听了牟嘿妮的话，他们不但没有生疑，反倒欢喜满足，浑不知已经中了圈套。如是，牟嘿妮走到天神那边，把所有的甘露都分派给了天神，好让他们远离老病、伤残。众魔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可因为有约在先，又不愿与一个妇人争斗，只得默然无语。其实，众魔心中已对牟嘿妮暗生情愫，害怕发生争执，破坏这份感情。

且说有一位叫罗睺的魔头，并没有被色心冲昏头脑。对牟嘿妮的一举一动，他看得清清楚楚，知道这女人在蒙骗群魔。于是他摇身一变，化作天神，乘人不注意，偷偷混到天神那一排，捞到了一份甘露。

那罗睺本是造成日、月亏蚀的魔头，最为日、月之神所忌，故而日神与月神很快察觉到了他的所作所为。于是，这两位天神立刻出声示警。至尊者当即祭起法轮，就在那魔头刚刚咽下甘露的当儿，削掉了罗睺的首级。如是，虽然罗睺的身子应声僵仆，但他的脑袋却因为已经沾到甘露而获得了永生。大神梵

天遂将这颗脑袋化作星辰，自此以后，罗睺星总是乘着晦朔之日拼命侵袭太阳和月亮。

待诸神饮下甘露，牟嘿妮当着众魔王的面，现出毗湿努真身。至此，搅拌乳海的神魔大戏终于谢幕，心满意足的至尊者跨上金翅大鹏鸟，冉冉飞升而逝。

众修罗自此才反应过来。明白到其中利害之后，众魔王怒不可遏，当下挥舞手中兵刃，向天神们冲杀过去。

诸神饮下甘露后，精神大振，个个斗志昂扬，见众魔掩杀过来，二话不说，操起各自的神兵法器，迎上前去。如是，乳海岸边，一场空前绝后的神魔大战开始了。这场大战如此猛烈，单听讲说，就能让人身毛为竖。

战场上海螺、鼓角齐鸣，夹杂着马、象、士兵、战车的嘶吼叫嚣，令天地为之震荡。除了常见的四种车马战阵，更有魔兵神将，骑乘各种灵兽妖禽，诸如猿、鹤、狮、虎、鹰、鹭、鹅、鼠、兔、羊、鹿、猪、牛、犀等等，上下纵横，左右驰骋。

双方将士的座驾上都配有五颜六色的旗幡和镶金嵌玉的伞幢，衬着将士们飘扬的战袍，以及日光下闪闪发光的甲盾、兵器，愈发显得华美壮丽。魔君巴利驾着一辆奇妙无比的唤作尾河耶刹的飞舆，在天地间时隐时现。那飞舆原是魔匠摩耶·答那筏所造。

魔君巴利身边，众魔头各骑车乘，围拱左右。这些阿修罗竭尽心力，却没有分到一份甘露，无不气愤填膺，誓欲报仇雪恨。战至酣处，众魔头或吹战螺，或发狮子吼，震耳欲聋之声，直冲云霄，魔军士气陡然大振。

天帝因陀罗高踞于神象葛罗筏陀之上，四周簇拥着以阿耆尼、筏楼那、筏尤为首的众多天神。见对手气焰嚣张，他更加恼火起来。

呐喊声中，无数神魔开始捉对厮杀。因陀罗对敌巴利，喀提凯耶对敌闼罗伽，筏楼那对敌黑提，弥多罗对敌波罗黑提，阎罗对敌喀拉纳巴，毗湿筏羯磨对敌摩耶·答那筏，特筏斯塔对敌桑巴拉，阿波罗吉陀对敌拿木奇，阿湿毗尼对敌菩黎沙巴筏，日神对敌巴利百子，月神对敌罗睺。阿尼罗，司气之神，对敌菩楼摩；强大无比的女神难近母，别名跋陀罗·喀利，力战魔王殊木巴、尼殊木巴。

大神湿婆对敌强巴，维巴筏苏对敌摩醯刹修罗，梵天诸子苦斗伊尔筏罗、筏多毗。爱神对付度尔摩沙，萨奈斯叉罗对付那罗伽修罗，蒲历贺斯钵底对付苏喀罗阿闍黎。诸摩楼多力战尼筏多喀筏叉族，诸筏苏力战喀腊凯耶族，诸毗湿筏天人力战波楼摩族，诸楼陀罗力战克罗陀湿筏族。

激战之中，战场上尸横遍野，头颅滚滚，无数断手断腿、破盔碎甲，四处抛散。象、马、车、御者、士卒都被击成了碎片。车马和步卒扬起冲天的战尘，遮天蔽日，弥漫八方。血花四溅，与飞尘一起洒落大地。被斩首者当即化为鬼魂。可这些死灵一旦变现为鬼身，便透过那落地的头颅上的眼睛，继续怒视他们的敌手。

魔王巴利弯弓搭箭，连珠般地向因陀罗射出十箭，向神象蔼罗筏陀射出三箭，向御象师射出一箭，向护卫象腿的四个弓马手射出四箭。因陀罗只是微微一笑，转瞬间便将这些射过来的利箭一一击落。巴利怒火更盛，当下拈起一件光焰灼灼的法器。可还没等他抛出，那法器就被因陀罗的利箭击成了碎片。如是，魔王巴利一次又一次抓起兵器，却一次又一次被因陀罗的弓箭射得七零八碎。最后，那魔王隐去身形，开始大施妖术。

突然之间，一座巨大的山峰出现在众天兵的头顶。从那山峰之上，无数喷着熊熊火焰的树木激射而出。不久，又有尖石如暴雨般倾泻而下，砸得众天兵头破血流。随后，无数毒蝎、蟒蛇、狮虎、巨象纷纷坠降。接着是成千上万赤身裸体的男女妖魔，手持铁叉，呼啸奔冲，口中高喊着：“把他们碎尸万段！刺穿他们！”

乌云蔽空，霹雳声中，熊熊炭火喷泻而下。趁着风势，魔王巴利煽起燎天劫火，烧得众天兵死伤无数。才过片刻，狂风裹着海水，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一时间，洪水滔天，波旋浪洄。眼见这无形无影的魔君搬弄这等幻术，众天神只能徒叹奈何。

诸神无计可施，只得全心冥思至上主神。至尊者当即应现。骑在伽鲁达背上，八只手臂分持器械的毗湿努才一现身，所有魔法幻境立刻烟消云散，宛如噩梦终结。

见至尊者从天而降，魔王喀罗奈弥骑一匹青狮，冲将过来。只见他挥舞一把铁叉，奋力掷向伽鲁达的头部。至尊者随手抓住掷过来的铁叉，然后用那支铁叉，刺死了喀罗奈弥，连同他座下的狮子。接着，至尊者连挥法轮，削去了魔王摩利和苏摩利的头颅。魔头摩黎耶梵见状，发狮子吼，狂舞铁杵，杀奔而来。但转眼之间，也被锋锐无比的法轮切下了脑袋。

至尊者随即让所有战死的天神当场复活。诸神精神复振，又开始反击魔军。因陀罗怒气冲天，高举金刚杵，意欲击杀魔君巴利。

面对毫无惧色的魔君巴利，因陀罗怒斥道：“你这混蛋！就像个蒙住小孩子的眼睛，趁机偷偷摸摸的毛贼，你明知我们天神就是一切玄通法力的主人，

却还来玩这点妖术，以为这就能打垮我们。今天，我要用我的金刚杵切掉你的脑袋，看看你这些雕虫小技，还有你这些魔亲鬼友，能不能帮你活着回去。”

魔君巴利答道：“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永恒时间的作用下，集结沙场，按照各自的宿业，注定将获得荣名、胜利、失败或死亡。那些明白时间之运行的人，已然了悟大道，故此既不会欢喜，也不会悲愁。看你为了一点儿小胜就扬扬得意，我就晓得你这人其实见识浅薄。你们这些天神，以为你们自己就是造成输赢的原因，但因了这份无明，真正的圣者反倒为你们而深感遗憾。是故，你的话语固然伤到了我的心，我的智慧却无法把这些话太过当真。”

一番辩驳之后，魔君巴利弯弓搭箭，向因陀罗射去。接着又开始用尖刻的言辞嘲骂天帝。因为这魔君所说并非全无道理，因陀罗听到耳里，居然颇感羞惭。于是因陀罗更不搭话，当即掷出了手中无坚不摧的金刚神杵。那魔君应声而落，从飞舆上栽了下来，仿佛被砍断翅膀的山峰。眼见巴利栽倒，强巴修罗催动座下狮王，向因陀罗冲杀过去。趁敌不备，他用铁锤击中了因陀罗的肩膀。接着，强巴修罗击倒了神象葛罗筏陀。那神象跪翻在地，登时失去了知觉。

摩多利立即驾着因陀罗的车乘赶到，如天帝跳下神象，登上了战车。强巴修罗微笑旁观，见摩多利身手矫捷，不由点头喝彩。但他随即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抛出铁叉，刺中了摩多利。就在那御者忍住剧痛，驾车狂奔之际，天帝因陀罗怒喝一声，手中金刚杵脱手，斫下了那魔王的人头。

仙圣那罗陀将强巴修罗的死讯传出去之后，三个大魔头随即疾奔战场而来。他们的名字叫那牟奇、巴腊、钵伽。这三个魔头先是出言挑衅，接着便向因陀罗射出犹如狂风暴雨般的利箭。巴腊射中了因陀罗的一千匹辕马，钵伽向摩多利同时射出二百支羽箭，而那牟奇则用十五支呼啸如夏日云雷的金羽箭，击伤了天帝因陀罗。与此同时，群魔踊跃，万箭齐发。一时间，箭如雨下，因陀罗顿时被遮得无影无踪。诸神见状，无不悲叹哀嗟，仿佛陷身汪洋大海之中破舟里的商贾。

然而，因陀罗片刻间便从箭网中脱身而出。他再次现身于车辇之上，犹如朝日般光灿夺目。眼见手下兵将已被魔军压倒，因陀罗操起金刚杵，当即斩杀了巴腊和钵伽。

目睹两位好友惨死，那牟奇悲愤不已，当下拼死向因陀罗进攻。他拈起一支饰有金银铃铛的铁矛，狂吼如怒狮，一下子冲到因陀罗的面前，叫道：“去死吧！”接着便掷出了武器。

因陀罗见那威力无比的铁矛如流星般疾射而至，不敢怠慢，当下连珠般射出金箭，将那铁矛射成了碎片。接着，他用尽全力，持金刚杵向那魔头猛劈过去。但奇怪的是，虽然因陀罗这一击力道无比沉猛，却连那牟奇的皮肤都不曾伤到。

因陀罗见到这等奇事，猜想那魔头必有奇特法力护身，不禁心生畏怖。他心里想道：“先前，许多大山飞来飞去，落到地上，砸死无数人兽。我就是用这支金刚杵放出的霹雳斩断了它们的翅膀。伏黎多修罗苦修之力如此了得，也死在这金刚杵的威力之下。多少有金刚不坏之身的硬汉子，都逃不过这金刚杵的一击。可是，现今这金刚杵打在这小魔头身上，居然全无作用。这金刚杵，原先跟混元神光一样无坚不摧，如今却比一根柴火棍好不了多少。看来是不能再用它了。”

就在因陀罗哀叹之际，突然有声音从天上传下来：“这魔头那牟奇无法为任何干、湿之器所杀，因陀罗啊，因为我曾经给他赐福，他绝不会死于这类兵器。故此，你得想出其他办法将他杀死。”

因陀罗听了，便开始沉思。当他凝视大海之时，突然想到，海中的泡沫或许是杀死那牟奇的武器，因为泡沫既不干，也不湿。于是，因陀罗运起神通，取泡沫为兵器，斩了那牟奇的头。看见这等奇特景象，众仙圣无不欢喜莫名，立时撒下如雨般的鲜花，笼罩了因陀罗的全身。乾达婆之首毗湿笈娑婆、波罗娑婆在狂喜中放声歌唱，飞天女翩翩起舞，诸神敲响了天鼓。

筏尤、阿耆尼、筏楼那等众天神趁机掩杀过去，犹如狮子搏鹿一般，痛击魔军。大神梵天眼见阿修罗面临灭顶之灾，当即遣那罗陀向诸神传递消息。

那罗陀来到诸神阵前，对他们说道：“诸神啊，你等皆为至尊者拿罗衍那之臂膀所护佑。仗着他的恩典，你等才得饮甘露。现在，请停止战斗吧。”

诸神接受了那罗陀的劝告，收起怒气，停止了战斗。然后，在一派丝竹赞歌声中，诸神各归洞天。

活下来的魔众在那罗陀的指令下，将垂死的巴利大帝抬到了阿湿陀基里山。在那里，苏喀罗阿闍黎用三吉筏尼咒，把那些还没有丢掉脑袋、肢干的死魔头的性命救了回来。依靠苏喀罗阿闍黎的恩典，魔君巴利恢复了知觉。出于感激之情，他拜苏喀罗为师，并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上师。

第三章 大神迷情

听人说起至尊者毗湿努如何变作女身，如何迷惑群魔，最终让诸神饮到甘露，大神湿婆不由心驰神往，当下便带上乌玛女神，在众鬼怪的簇拥下，前去谒见神中之神毗湿努。

主客行礼之后，湿婆微笑道：“无所不在的主啊，天地大宗师！你乃天地之根，一切主宰者之至高主宰。你乃一切因缘之因，无物能在你之外而得其存有，虽然，自因、果而言，我等又与你截然不同。与此同时，唯有你，既是因，也是果，故此，你虽变现为二，实际还是绝对之一。换言之，因之与果，或曰你之与万物，不一不异。

“我主啊，我、梵天，还有伟大的仙圣们，皆生于中和之气。但我等依旧被你的幻力所惑，故而无法理解此造化究竟为何物。至于其他人，那就更不必提起了。

“我主啊，虽然我见过你的种种化身，可我如今希望见到你所变现的美女之身。你用那个形体迷惑了群魔，使诸神得饮不死甘露，我非常渴望一睹那绝世的风采。”

正当湿婆如此动念之际，至尊者毗湿努也在想着如何吸引湿婆。只见至尊者淡淡一笑，开口说道：“诸神之翘楚啊，我如今就向你示现那个好色之徒最喜爱的形体。”

当初至尊者示现牟嘿妮身相时，群魔无不心荡神驰，但诸神却并未动心。毗湿努深知，即便尘世间最美艳的女子，也不可能让湿婆倾倒。爱神曾经试图让湿婆在帕筏蒂面前迷失心窍，谁知自己反被湿婆眼中喷出的三昧真火焚为灰烬。要迷惑摩耶女神之夫——湿婆，毗湿努不得不思量再三。

其实，湿婆之请求不过是个玩笑，因为他深信，假如诸神都不曾被牟嘿妮迷倒，那他就更不在话下了。但另一方面，毗湿努却把湿婆的请求视为挑战，决计幻化出一个能让湿婆立时卷入情欲之海的女身。于是，至尊者对湿婆说道：“我现在就给你看我的女身，不过，你若为情欲所动，可不要怪我哦。”

话音才落，毗湿努已悄然隐身。湿婆依旧与帕筏蒂并肩而立，他四处张望，却不见毗湿努的踪迹。过了一会儿，在附近的林子里，湿婆看见一位绝色美女，手中拍着一只小球。随着小球的上下拍动，那女子的秀乳震颤不已。乳房的分量，再加颈上戴着的重重花鬘，让她的腰肢愈发显得纤柔欲断。她两只柔软的小脚呈粉红色，就像珊瑚一般。她脸上闪着一对又大又美的眼睛，随着掌中跳跃的小球，顾盼神飞。长发披散在她的两颊，四下纷飞，更显飘逸灵秀。那美人不断拍击小球，身上的莎丽渐渐松散起来。只见她右手拍球，左手纤纤，时时梳拢长发，姿态娇美，迷人之极。

当湿婆凝神注视之时，那美人也偶尔向他投去眼波，然后含羞而笑。事实上，大神湿婆持续不断地盯着那美人，已经全然忘记了自己、身边最钟爱的妻子，以及站在身周的同伴。

小球脱手，滚落一边，那美人疾步追赶。就在湿婆紧盯之际，突然一阵熏风袭来，吹起了牟嘿妮的绣裙。刹那间，那绝美的胴体在湿婆眼前一览无余。牟嘿妮眼波流转，向湿婆回眸一笑。湿婆神魂颠倒，也不顾妻子就在身边，当下便欲上前示爱。

那美人裸露身体，又见湿婆扑近前来，不禁娇羞无比。她一边巧笑嫣然，一边在树丛间四处躲闪。湿婆淫心炽盛，不顾一切地追赶上去，如同一头发情的雄象在追雌象。一阵猛跑之后，湿婆终于抓住了那美人的发辫，把她拉到了自己怀里。他也不管那美人并不情愿，便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住了她。那美人挣挫不已，就像灵蛇一般，逃出了湿婆的怀抱。

牟嘿妮在前面跑，湿婆追赶着她，仿佛着了魔一样。奔跑之际，湿婆情欲勃发，禁不住精液四溢。虽然，大神的精液绝不空流，凡那精液所洒之地，后来都出现了金、银矿脉。

湿婆一直追着牟嘿妮跑，经过了伟大的圣贤们所居住的河边湖畔、山谷林藪。待到精液彻底放空，湿婆才明白过来，自己已然坠入至尊者所生成的幻象的圈套。如是，他收摄心神，停下了脚步。

牟嘿妮将湿婆引到了许多地方，尤其是那些圣者们居住的净修林，目的是让世人看看，大神湿婆居然疯狂地追逐一个风流女子。用这种方式，至尊者提醒众圣贤，绝不可以解脱自居，相反，应当一直对女人保持警觉。经过这一番经历，湿婆对自身与至上主神毗湿努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体悟。是故，他不但没有对自己受到迷惑感到丝毫的惊奇，反倒为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主人而骄傲。

见湿婆并未生起一毫怨怼羞惭之心，毗湿努大为满意，当下也回复了原形。

毗湿努说道：“诸神之翹楚啊，尽管你被我的能力所捉弄，可你如今又再次安立于性命之上。愿你一切吉祥！香菩啊，尘世间，除你之外，还有谁能跨越我的幻力？虽然凡夫俗子贪恋欲乐，故而皆受我幻力的操纵，但这摩耶幻力如今对你已不复生效。”

说罢，毗湿努扶起拜倒在地的湿婆，拥抱了他。湿婆绕至尊者环礼三匝，随后便带着妻子和一众同伴，返回了凯拉什雪山。

大雪山之巅，狂喜中的湿婆对乌玛女神说道：“女神啊，你如今已见识过了众生之主的迷幻能力。虽然我是他的首要分身之一，却也被他的大能弄得神魂颠倒，更不消说其他人了。先前，当我结束了为期千年的瑜伽冥思之后，你曾经问我究竟在冥思什么？现在，你已然见到了那至上主神，对于他，连韦陀诸经都无法参透。”

第四章 童子步天

自从被苏喀罗阿闍黎救活转来后，魔君巴利便做了他的弟子，开始忠心地服侍他。如是，苏喀罗阿闍黎以及其他布黎古门下的后辈都对巴利大帝极为满意。因为巴利大帝一心想征服因陀罗的天国，众婆罗门便让他举行毗湿筏吉大祭。

根据仪轨为巴利净身沐浴后，众婆罗门引他进入了祠祀之地。牺牲才被投入祭火，立时就有一辆天舆腾起，那天舆由几匹金色天马拉着，顶上飘着狮子旗。接着又有一张金色的长弓出现，外加两壶神箭、一副神甲。随后，巴利大帝的祖父巴腊陀赐给他一串常开不败的花鬘，苏喀罗阿闍黎赐给他一具神螺。

借着婆罗门的慈悲，领受这许多神器之后，巴利大帝向他们行了绕拜之礼。巴利随后又顶礼巴腊陀，接着便披挂神甲，登上了天舆。如是巴利全副武装，开始召集手下魔兵魔将。一时间，士马云集，其势吞天。巴利大帝亲率魔军，向因陀罗的神都进发，所到之处，大地亦为之震荡。

天帝因陀罗的都城遍地是让人赏心悦目的苑囿，里面花果繁茂，天香缭绕。仙女们在众神的陪伴下，徜徉游衍。白云碧水之间，无数荷花映日盛放。又有种种珍禽异鸟，婉转啼鸣。

因陀罗城四周围绕着天河亘伽，更有危城箭楼，周匝拱卫。这座神都乃天匠毗湿筏羯磨所造，城中街衢纵横，厅堂林立，百万飞舆，交错往来。十字道口皆以珍珠铺地，街边台椅件件用玉石、珊瑚打成。

到处可见容颜不老、仿佛火焰一般光彩照人的美女。熏风吹遍全城，里面夹杂着从那些仙女的发丝间坠下来的鲜花的芳香，以及各家窗户里散出来的沈水香的轻烟。孔雀鸣叫之声随处可闻，越过头顶的飞舆上，传来仙女们的曼妙歌声。丝竹管弦鼓乐之音，与歌仙们的歌唱，弥漫风中，久久不断。如是，因陀罗城之美几乎粉碎了美神的骄傲。但凡有罪的、嫉妒的、以暴施人的、狡诈的、骄傲的、好色贪心的，统统不能进入这座城市，因为城中之民全无这等缺陷。

于进抵因陀罗城外之际，魔君巴利吹响了苏喀罗阿闍黎所赐的战螺。螺声威猛凌厉，城中女子无不悚然变色。因陀罗以及手下众神见到魔军的威势，

知道巴利来者不善，便急忙前去询问天师蒲历贺斯钵底：“我主啊，我们的宿敌魔君巴利，如今气焰冲天，威不可挡，这魔君仿佛能以口吞下苍穹，以舌舔舐十方，以眼遍燎天地。他能够重振雄风的原因在哪里？”

蒲历贺斯钵底答道：“因陀罗，这是因为，布黎古牟尼门下的后辈婆罗门对他青眼有加，赋予了他超世绝伦的勇力。你现在无法制服他，因为他已然被灌注了大梵的威力。老实说，除了至上主神，如今没有人能打垮他。是故，你应离开天界，隐于无人可见之处，耐心等待转机。将来，当他欺辱婆罗门之时，必会跟他的同伙们一起归于瓦解消散。”

诸神得到指教，当即各逞神通，变换身形，趁群魔不备，离开天界，四散隐遁。巴利兵不血刃，拿下因陀罗城，此后一鼓作气，将上、中、下三界统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此后，苏喀罗阿闍黎以及其他布黎古门下众婆罗门为巴利大帝举行了一百次马祭。这让巴利的威名如日中天，遍布十方三界。高踞因陀罗帝座之上的巴利大帝流光溢彩，如同秋空升起的满月。仗着婆罗门的护持，巴利大帝稳居尊位，心满意得，开始享受起天界的繁华富贵。

眼见众子落难，阿底提禁不住伤心哀叹。其时大圣迦叶波正好久定出关，回到自己家中。尽管阿底提执礼出迎，迦叶波却看出她心怀忧伤，连整个家里都笼罩着阴郁之气。

坐定之后，迦叶波问妻子道：“最温柔的人儿啊，莫非有什么不吉之事发生，影响到你践行礼法？莫非你在按法、利、欲乐之原则践履时，犯下了过失？莫非你过于关心家人，对不速之客未曾以礼相待，让他失望而去？有客人来访，却对客人不加款待，甚至连一杯茶水都不奉上，这样的家庭，比田里的蚁穴好不了多少。贞洁的妇人啊，莫非是因为我长期在外，让你思虑重重，不曾往祭祀之火中奉献酥油？心胸宽广的夫人啊，你的孩子们都无恙吗？看到你面色憔悴，我知你定然心神不安。怎么会这样呢？”

阿底提答道：“夫君啊，我时时念着你，根本不可能置礼法于不顾。你是宇宙生主之一，是我生命的指引者，我的愿望怎么会不得满足呢？你是伟人，等视一切神魔，彼等无不从你的身心而来。不过，至上主神虽然平等对待一切有情，却对他的奉献者格外钟爱。是故，求你施惠于我们天神一族，如今，我们的家园、荣名和美富尽为敌人所劫夺。自从被逐出天界，我们整天都在苦海中奄奄待毙。最杰出的圣者啊，求你设身处地为我们想想，然后，给我的孩子

们赐福，让他们重新夺回已经丧失的一切。”

听了阿底提这番哭诉，迦叶波微微一笑，说道：“呵呵，看看，至尊者毗湿努的迷幻能力多么强大！受到它的驱迫，世人尽被儿女之情所缠绕。尽管躯壳乃五大所聚，与真我绝不相干，吾人还是被他人认作父亲或者儿子。这些虚幻的关联皆源于一种根本性的无知。阿底提啊，你应当践行巴克提之道，侍奉万物之主、至上主神，他能化解危难，赐予吉祥。至尊者大慈大悲，能够实现你的一切愿望，为他所做的服务绝不会徒劳无功。实际上，据我看来，除了巴克提之道，修炼其他任何法门都不过是徒然浪费光阴。”

迦叶波上来先跟夫人讲了一番道理，好让她能忘怀得失。但是，他发现夫人还没准备好接受这些教诲，便建议她践行奉献服务，以满足愿望。阿底提央求道：“婆罗门啊，请告诉我崇拜至尊者的仪轨戒律，凭着践行仪轨戒律，我便可以得到至尊者的欢心，心想事成。请教我最殊胜的崇拜至尊者的法门，让至尊者尽快对我满意，将我和我的孩子们救出险境。”

迦叶波说道：“先前，当我意欲繁衍子嗣之时，曾经向梵天祈求指导。现在，我把梵天教我的法门讲给你听，践行此法，很容易就能让至尊者心满意足。

“当波尔谷纳月（二至三月）月朔之十二日内，直至德筏达湿，持戒守誓，但饮牛乳，以全然奉爱之心，崇礼至上主神。若能得到，当于月黑之夜，以熊所刨土，施抹全身。

“其后，洗沐河中，念地母咒：‘地母啊，你以熊身，受养于天。我今顶礼，祈求你破除我的一切罪业。’念毕，践行日常职分，接着再集中意念，崇拜至尊者的神像、祭坛、太阳、水、火，以及上师。

“先是，以诚敬之心迎神，奉上种种赞祷。崇拜神像之际，当念咒语‘唵南无巴葛筏底筏殊提筏耶’，并供上香、花等等。然后，以牛乳洗沐神像，再献上精美的衣饰，以及蜂蜜、赞诗、伎乐之类。神像穿戴完毕，应供奉用酥油和糖浆煮成的乳糜。

“将祭余献给一位外士那瓦。然后再继续崇拜，向主供奉槟榔等物品。轻声念咒一百零八遍，献上荣耀主的赞祷。最后，环礼神像，以欢喜心，五体投地向主顶拜。以额触碰所有供奉过主的鲜花、水，将它们抛撒于神圣之地。至少向两位婆罗门供养甜乳糜，荣耀过他们之后，经他们的准许，与亲朋一起共享祭余。

“晚间，当力行守贞。第二日早起，洗沐后继续奉持上述崇拜之法。除了

崇拜神像，还应贡献祭品于祭火。如是守誓十二天。在此期间，不可闲谈，不可以嫉妒心对待任何有情。换言之，应当成为一位至上主神的纯粹奉献者。在这十二天里面，还须有歌舞、赞祷、诵咒、诵《薄伽梵往世书》，凡此皆与日常崇拜一起进行。

“到第十三日，当在通晓经教的婆罗门的指导下，以五种甘露（牛乳、酸酪、酥油、糖、蜜）洗沐神像。摒除一切私吝之心，为至上主神毗湿努安排盛大的崇拜，奉上丰盛的食物，同时诵《原人赞歌》。”

“彼时，当向上师、祭司布施衣物、首饰、金钱、母牛，以及祭余。应向所有在场的婆罗门，与一切人等，分发祭余，让彼等皆心满意足。毗湿努的祭余当分发给所有的人，包括穷人、食狗者、盲人、不信者，如此，至尊者毗湿努便会欢喜。待众人皆饱餐之后，行祭者方可与众亲友一起，进用祭余。”

迦叶波最后归结道：“这便是波幽大戒的仪轨，是我先前从我父梵天处学到的。最幸运的妇人啊，奉行此法，以宁静心、欢喜心，崇拜至上主神。此波幽大戒又唤作一切祭，为其摄一切祭祀故。这种为至尊者而行的祭祀乃一切苦修之精髓、一切布施之最上法。是故，彼乃一切戒律之最胜者，让至上主神毗湿努欢喜的至高法门。夫人啊，你放心，只要持守此戒，至尊者定会很快受到取悦，满足你所有的愿望。”

自此，阿底提遂按夫主之教，修持波幽大戒。她置心一处，冥思至上主神，如是彻底降伏了心与诸根。当她戒满之际，至尊者心生欢喜，便以四臂相现身于她的面前。

阿底提当下妙喜充盈。她立即站起身来，随后又五体投地，顶礼致敬。当她再次站起来时，在爱之迷狂下，开始根本无法开口言语。她只是双手合十，立在至尊者面前，泪水盈眶，毛发直立，浑身颤抖不止。

在哽咽声中，阿底提献上了赞祷：“首出之神啊，至高主宰，你是一切穷苦烦恼者的怙主。求你发慈悲，赐我等以吉祥。无限者啊，谁若让你满意，谁就能轻易获得与梵天相齐的寿数、天上任何一处称心的家宅、无尽的富贵、诸根的满足、神通的圆满、超世的学问，更不消说征服敌手这等微不足道的成就了。”

至尊者说道：“天神之母啊，我明白你的心愿。我知道你想跟你的儿子们重新聚首，这样你们就能击退魔君，重归天界，再一起来崇拜我。你渴望看到魔王们被天神杀死，众魔女为她们夫主的死亡而悲戚。不过，据我看来，几乎所有的魔王如今皆不可战胜，因为他们在上天所喜欢的婆罗门的护佑之下。是故，

想要用勇力对付他们必定毫无成效，结局甚至可能更为惨烈。但是，你所持守的波幽大戒已经让我满意，我必须想出帮助你的办法，因为崇拜我绝不会徒劳无功。

“你曾向我祷告，为了保护你的儿子们，你还持戒守誓。因为这个缘故，再加上迦叶波的苦修，我答应化身为你们的儿子，护佑你们的后代。冥想我住在你夫主身内，去崇拜他，不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即便有人问起。若你保守秘密，那最秘密者将功成圆满。”

说罢，至尊者隐身而去。获得这般赐福，阿底提心满意足，当下便以无比虔敬之心，前去参见夫主。此时迦叶波正处禅定，见至上主神分身进入他体内，如是，迦叶波遂将其精气转入阿底提腹中，就像两木相摩，风吹火起。

梵天已知至尊者在阿底提胎内，便来献上赞祷：“我主啊，你是一切众生、动不动者的始祖，也是生主的始祖。我主啊，正如船是落水者的唯一希望，你是诸神的唯一庇护，如今他们失落了天堂。”

其后，至上主神现身于阿底提腹中，四手分持螺、杵、莲花、法轮。他身着黄裳，眼睛像盛开的莲花花瓣。至尊者玄色皮肤，面若芙蓉，全身满饰珠宝。他胸前有“卐”字纹，颈上挂一串美丽无比的花鬘，蜜蜂围着那花鬘，嗡嗡飞鸣。

至尊者通身放光，驱散了生主迦叶波家中乃至十方世界的黑暗，让每个人皆生起欢喜之心。四季同时变现，群星移到了最吉祥的位置，其时正当跋陀罗月（Bhadra month）月朔之第十二天。

当至尊者降世之时，螺鼓之声、丝竹之音，响彻云霄。飞天女翩翩起舞，乾达婆放声高歌，众仙圣、天神、摩奴、祖灵、火神无不祈祷赞叹。与此同时，众悉檀、天龙从天上撒下无数鲜花，淹没了迦叶波的屋子。

阿底提亲眼见到至尊者凭借神力从她腹中降生，禁不住又惊又喜。迦叶波欢喜无比，不断大声呼喊：“胜利！胜利！”于是，犹如演员更换装束，至尊者当着父母之面，现身为筏摩那，一位侏儒梵行者。

众仙圣见此妙相，无不心生喜乐。以迦叶波为首，众婆罗门为筏摩那天人举行了从出生礼开始的所有仪礼。行圣线礼时，太阳神亲诵伽耶特黎咒，蒲历贺斯钵底献上了圣线。

迦叶波送给筏摩那一根草编的腰带，地母送给他一片鹿皮，月神献上一根婆罗门法杖。阿底提给儿子一件内衣，天帝送来一把伞。梵天献给筏摩那一只水罐，七大圣贤献上吉祥草，辩才天女送他一串金刚菩提珠。俱维罗献上一只

化缘钵盂，湿婆之妻给了他第一笔布施。

受到这般迎礼之后，筏摩那身上大放梵光，一时压倒了所有在场的仙圣、天神。后来，听说巴利大帝正在布黎古后裔的指导下举行马祭，他便去了那里，打算降慈悲给众魔之王。

前行之际，身体沉重的筏摩那，每走一步似乎都让大地塌陷下去。就在纳玛答河北岸，一个名为布黎古伽叉的地方，正在举行祭祀的祭司们看到了筏摩那天人，他的出现就像近处升起的朝日。

筏摩那身上放出大光明，其辉煌夺走了在场的巴利大帝以及所有婆罗门的风光。他们开始窃窃私语，怀疑莫非是太阳神本人，还是火神，抑或是鸠摩罗来到了他们的坛场。正当布黎古的后裔们议论纷纷之际，至尊者筏摩那缓步走入坛场，手持伞、杖、水罐。现身为婆罗门少年的至尊者，一头卷发，身上穿戴着草带、圣线、鹿皮衣。

至尊者当前，众婆罗门自觉威力大减，便立即起身离座，纷纷向筏摩那顶礼恭迎。巴利大帝一见之下，大为振奋，遂以欢喜心献上宝座，然后为他洗盥莲足。就像大神湿婆接受恒河之水，巴利大帝把洗过筏摩那莲花足的水洒到了自己的头顶。

彼时，巴利大帝对至尊者说道：“婆罗门啊，欢迎你，向你献上最恭敬的顶礼。请让我们知道，我们能为你做什么。上主啊，因为你的到来，我的祖宗们必定欢喜满足，我们整个王朝皆得净化。真的，我等觉得我们的祭祀至今才成功圆满，这都是靠了你的光临。洗过你莲花足的圣水不但让我摆脱了一切罪业，而且，因了你那小莲花足的触碰，整个大地已然变得神圣洁净。婆罗门之子啊，你到这里来想跟我要点东西。你要什么，但说无妨，不管是要母牛、黄金、庐舍、饮食，还是要一个婆罗门之女做妻子，不管你要什么都可以。”

巴利大帝言出悦耳，筏摩那天人十分满意，便如是赞道：“王啊，你确实卓尔不凡，因为你接受婆罗门的指导，而且得到了你的祖父巴腊陀大帝的眷顾。我知道，出生在你们家族的人，没有一个邪恶吝啬，会拒绝布施婆罗门，或在战场上拒绝接受武士的挑战。你们家族里也没有一个人，会在承诺布施之后，自食其言。

“伟大的英雄，悉罗夜叉，生在你们王朝，他单枪匹马，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十方，化身为筏罗诃的至尊主，是在一番苦战之后，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杀了悉罗夜叉。故此，后来至尊主每思及悉罗夜叉的非凡勇力，便觉得自己

确实是胜利了。

“悉罗耶喀西菩听到兄弟的死讯，便怒不可遏地冲向毗湿努的居所，以报杀兄之仇。至尊主见悉罗耶喀西菩手持铁叉狂奔而来，心中思忖：‘不管我去哪里，悉罗耶喀西菩都会尾随而来，就像死亡时刻跟踪着一切有情。是故，我最好进入他的内心。此人只有察见外物的能力，所以他将无法在那里看到我。’计谋已定，至尊主毗湿努便进入了正全速奔向自己的悉罗耶喀西菩的身体。

“以不可见知的精微之身，一切玄通之主随着呼吸，进入了悉罗耶喀西菩的鼻孔。悉罗耶喀西菩见毗湿努的居所里空无一物，便开始在宇宙内到处搜讨，一面还依旧气势汹汹，挑斗不已。最后，四处搜求无果，悉罗耶喀西菩想：‘我搜遍天地，却找不到毗湿努。他肯定是去了那个无人返回的地方（意谓此人已死）。’”

筏摩那继续跟巴利大帝说道：“你的父亲，毗楼叉拿，对婆罗门情有独钟，甚至明知是诸神扮作婆罗门来到自己面前，还是在他们的请求下，把自己的寿命施舍给了他们。魔族之王啊，你紧紧跟随着你光辉祖先的步伐。如今，我只想要三步之地，按照我自己的量度。虽然你慷慨无比，能如我所求，给我多得多的土地，我不想从你那里接受任何多过我所求的东西。一位学问渊通的婆罗门若只按照所需接受他人布施，便不会纠缠于罪业之中。”

巴利大帝答道：“婆罗门之子啊，你的话语跟博学长者所说的一样美善。不过，因为你毕竟还是孩子，智力尚未成熟，所以对自己的利益算计不精。须知我乃三界之所有者，可以赐给你地球七大部洲里的任何一洲。但你到我这里来，温言软语，却只要三步之地。故此，我知道你其实还不太聪明。小孩儿啊，找我的人该当大讨一笔，这样他就永远不必再向其他任何人讨要了。所以，请你放开量，尽可能多地从我这里拿走你维生所需要的土地。”

筏摩那天人说道：“王啊，若人诸根未得调伏，即使他收取三界之所有，依旧不会知足。假如我不满足于三步之地，那我肯定也不会满足于占有七大部洲里的一个洲，我还会想得到其他几个洲。

“我们都听说过，强大的君王，比如菩瑞图大帝和伽亚大帝，曾经将全部七大部洲占为己有，但仍然野心勃勃，无有底止。是故，人当知足安命，否则绝不会幸福安乐。不知克己自制的人，永远不会快乐，即便他拥有了上下三界。

“若人想要满足贪淫之念，就会心生不满，如此便落入生死轮回。然而，知足安命者却有望超脱尘世。一位知足守分的婆罗门会不断地受到灵性力量的

启明。反之，不知满足的婆罗门，其灵性力量日渐减退，犹如火焰，上遭水浇。因此，王啊，我只想跟你要三步之地，凭着这份礼物，我就心满意足了。”

巴利大帝微笑道：“好吧，你想要什么就带走吧。”作为对许诺的保证，巴利大帝端起了他的水罐。

可是，苏喀罗阿闍黎却看破了毗湿努的意图。他立刻告诉他的弟子：“毗楼叉拿之子啊，这个矮子婆罗门其实是至上主神毗湿努。他如今以迦叶波和阿底提为父母，为了利益诸神，降显世间。这个假扮为梵行童子的人，就是至尊主。夺走你所有的土地、财富、美貌、力量和名声之后，他将把三界国土送给你的死敌因陀罗。

“你这恶棍，你都不知道你已铸成大错，你若给他你已许下的三步之地，他就会占据整个三界。你把一切都给了毗湿努，你自己靠什么维生？这个矮子婆罗门只要跨出两步，就能覆盖天地间所有土地和空间，试问哪里还能放下他的第三步？

“因此，你将无法实现你的许诺，如是铺下了通向永恒地狱的道路。有学问的人并不赞赏危及生计的布施，因为人的职分乃是一切正法的根基。为此，人当析其财产为五：一用于仪礼，一用于求名，一用于荣华，一用于欲乐，一用于养家。如是，人便能于今生来世，享受安乐。

“你若抗辩，认为不能打破已经许下的诺言，那么听听天启经上是怎么说的，那上面说，只有在许诺前发出唵音，诺言才会生效，否则并不算数。

“树干若无，花果不存。没有肉身，无法获取修行的利益。是故，虽然身体非真，却是达成正果所必需的。若人倾其所有以行布施，弄得贫困潦倒，其结果是，他在欲乐、解脱两个方面，皆将落空。

“就此事而言，安全之举是拒绝这个梵行弟子的索求。尽管如此拒绝会造成欺诈，但是能保护你。在这些情形下弄虚作假绝不会受到谴责：为了让妇人听话而奉承对方，开玩笑之时，举行婚礼之时，为了谋生时，危难自救时，为了保护母牛和婆罗门，为了从敌方手里救人。”

苏喀罗阿闍黎是婆罗门祭司阶层的代表，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从弟子那里收取酬金。如是，他很担心，假若至尊主夺走巴利大帝所拥有的一切，自己的地位将受影响。这就是种姓婆罗门和外士那瓦的分别。种姓婆罗门总是关心尘世利益，而外士那瓦只对取悦至上主神有兴趣。听了上师的一番驳斥，巴利大帝静默了一阵子。

巴利大帝自思：“我怎么能违逆我的上师呢？但另一方面，苏喀罗阿闍黎已经背离了上师的职分，作为上师，应该教导他的弟子皈命毗湿努，如此回归故乡，回归主神。苏喀罗阿闍黎背离了上师的职分，应该加以抗拒。是故，我想我最好独自行动，从各个方面让至上主神满意，即便得冒忤逆师命之险。”

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巴利大帝回答苏喀罗阿闍黎：“我赞成你的说法，居士应当只接受那些不会妨害生计和名誉的礼法。但我怎么能够仅仅出于贪欲而收回许诺，像一个平庸的骗子一样，何况是对一个婆罗门？

“没有比言而无信更罪恶的了。为此，大地母亲曾经说：‘除了说谎之人，我能承受任何重负。’我不怕地狱、贫穷、苦海、丧失权位，乃至死亡，但我害怕欺骗一位婆罗门。无论人拥有什么，迟早都会被拿走，那么为什么不用这些注定将在死亡之时失去的财富去取悦婆罗门，倘若这些是取悦他们所需要的？

“尸毗、答底契，还有其他很多伟大的人物，为了他人的福祉，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什么我就不能放弃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土地？既然人所拥有的一切终将失去，为什么不使用它们，以换取死后仍将流传的美誉？

“婆罗门之翘楚啊，多少人毫无畏惧地战死沙场，却没有人能获得直接向至尊者毗湿努布施财产的机会。此时此刻，我必须给这位小梵行者他所想要的布施。

“伟大的圣哲啊，如您这般的圣贤总是在崇拜至尊主毗湿努。因此，无论毗湿努到这里来是要给我赐福，还是要像对手一样惩治我，我都必须执行他的命令，毫不犹豫地把土地贡献给他。倘若至尊主毗湿努真的已经到了这里，却出于害怕而隐匿真身，那么即便他不顾道义抓捕我，乃至杀害我，我也不会出手报复，因为他已经变成了婆罗门的形体。但是，我觉得毗湿努绝不会使用这等伎俩自损荣名。他要么跟我决斗，杀死我，要么被我杀死，横尸沙场。”

苏喀罗阿闍黎争辩，只有在不妨碍利益和欲乐的情况下，才能遵行正法。实际上，苏喀罗阿闍黎想要阻止巴利大帝践行巴克提之道。如此，为了克服这个障碍，巴利大帝毅然违抗上师之命，当下兑现了布施的承诺。

巴利大帝从他的祖父巴腊陀那里接受了巴克提的种子，待到那种子长成，他已经纯净通透，以至于至尊者在他面前化身显现。凭借巴腊陀的慈悲，巴利大帝已然臻达圆满神爱，如是他下定决心，无论那侏儒婆罗门要什么，他都会慷慨布施。

这是神爱的征兆。然而，尽管巴利大帝已经胸有成竹，他也清楚，这样做

势必会让苏喀罗阿阇黎和众魔头伤心。因为这个缘故，他才用这种模棱两可的方式说了上面一番话。其实，即便至尊主毗湿努直接跟他讨要三个世界，他也肯定不会拒绝。至尊主只是为了跟他的奉献者开个玩笑，才变身为侏儒婆罗门，从巴利大帝手中乞讨三步之地。

苏喀罗阿阇黎遭到弟子抗拒，不禁心生嗔恨，便出口诅咒道：“巴利啊，你全无智慧，却自以为多闻博识，竟敢如此粗鲁，违抗我的命令。作为报应，你很快将变得一文不名。”

尽管受到上师诅咒，巴利大帝依旧决心坚定。如是，按照习俗，他先向筏摩那天人献上清水，然后便将已经允诺的土地布施了出去。巴利大帝的妻子，宾蒂耶筏利，呈上一只纯金大水罐，巴利大帝高高兴兴地盥洗了至尊主的莲花足，接着把水洒到自己的头顶。

看到巴利大帝如此纯真无伪，所有天神尽皆欢喜赞叹，于空中撒下无数鲜花。乾达婆敲锣打鼓，高呼赞美：“巴利大帝多么伟大，他完成了多么艰巨的功业！他虽然知道毗湿努是为了他的对手，化身显现，却不顾一切，把三界都布施给了毗湿努。”

此时，至尊者筏摩那开始扩展身形，直至天地万物皆被融摄入他的身体。如是，巴利大帝及聚会大众皆得见至尊者之宇宙大身，此身囊括一切精粗元素、一切根尘，以及一切星辰与有情。

巴利大帝看见：至尊者宇宙大身之莲花足遍覆大地表面，低等星宿位于其上；群山位于他的腿肚子上；各色禽鸟栖息在他的双膝；他的大腿之上，乃是空气；暮光在他的衣裳下面，众生主在他的阳具之上。巴利大帝看见，自己和随从们位于至尊者的腰部，七大瀛海也是。在至尊者的肚脐里，他看见了空；在至尊者的胸膛上，他看见了星辰。

巴利大帝看见，正法位于至尊者的心脏，美言和真实在他的胸口，而月亮在他的心意里面。吉祥天女也歇息在至尊者的胸口，韦陀诸经则在他的脖子上。以天帝因陀罗为首的众神托身于他的双臂，十方在他的耳朵之内。他的头顶之上是高等星系，头发是浮云。他的鼻孔里是风，眼睛里是太阳，嘴巴里是火焰。从他的言语里流淌出韦陀真言，他的舌头上是筏楼那。

宇宙大身的眉毛上是戒条律法，眼皮上是白昼黑夜。嗔怒在他的额上，嫉妒在他的唇上，淫欲在他的触觉里，水在他的精液里。邪法在他的背上，火供在他的举动中。他的身毛里，是一切药草；他的微笑里，是一切幻力；他的影

子里，乃是死亡。他的经脉里，是一切江河；他的指甲里，是一切岩石；他的智性里，是大梵天、诸神以及伟大的仙圣。一切动、不动有情遍布他的全身。

看见悬浮于至尊者指尖的法轮，听到至尊者手中长弓的轰鸣，众天魔无不心惊肉跳。神螺、神杵、神剑、神盾一起显现，神之同伴亦现身顶礼。

筏摩那迈出了第二步，遍覆所有天堂星宿。他的莲花足越伸越高，甚至超越了玛哈尔珞珈、犍拿珞珈、塔铂珞珈与萨提耶珞珈，再也没有空间容得下他的第三步了。此时，至尊者的脚趾戳破了天盖，一滴冥海之水透过那破孔泄漏而下，恒河由此降世，救度一切生灵。

看见自己的居所——梵天珞珈在至尊者莲花足足趾流射出的光芒下黯然失色，梵天带领众仙圣趋前恭迎，用净水盥洗至尊者那高高举起的莲花足。从梵天手中如意宝瓶洒落的净水，与冥海漏出的冥海之水，一起汇集成了恒河。

至尊者筏摩那随后又复原为侏儒婆罗门之相，于时众天神随梵天翩然而至，献上香花、水、旃檀香膏、龙涎香膏、灯、香、谷米、根果、嫩芽等物。礼拜之际，天神们高声赞祷，也有的舞蹈歌唱、奏乐吹螺。罗刹之王瞻波吹响号角，庆祝至尊者的胜利。

巴利手下魔众眼见主子上当了筏摩那的当，尽失所有，不由怨恨喝骂：“这个筏摩那根本不是婆罗门，而是那个顶尖的骗子——毗湿努！他隐匿真身，伪装成婆罗门，为了诸神而上下其手。我们的主子，巴利大帝，因为施行献祭，放弃了刑罚之力，我们永恒的对头毗湿努乘机盗走了他的王国。巴利大帝宅心至诚，绝不会出手报复，如今我等要帮他杀了这个筏摩那。”

商议已定，众魔不顾巴利安抚，纷纷高举兵刃，气势汹汹地扑向筏摩那天人。毗湿努的随从们见状，不由相视微笑，也亮出神兵，出手抵挡。这些毗湿努的使者，比如难陀、须难陀、遮耶、毗遮耶以及伽鲁达，皆神勇无比，杀入魔阵，直如砍瓜切菜一般。

巴利大帝见手下兵将死伤无数，又想起苏喀罗阿阁黎的诅咒，便出言喝止魔众：“毗波罗契底、罗怙、奈弥，请听我说！如今时机对我等不利，马上住手。没有人能僭越至上主神，彼乃一切苦乐之终极源头。时间，代表了无上者，原先对我们有利，现在却倒转过来，不再利于我方。除非天命在我，否则我们绝无可能赢得胜利。我们不妨权且暂退，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众魔接令，只得退入幽冥之界。于是，就在娑摩波那这天，伽鲁达用筏楼那之索捕获了巴利大帝。巴利大帝束手就擒，此时，上下两界之间，叹息之声

四处弥漫。尽管身体光华萎落，巴利大帝想要满足毗湿努的决心却并未动摇，也未曾因为丧失其所有而烦恼愁苦。

至上主神筏摩那对巴利大帝说道：“魔王啊，你许诺给我三步之地，但我用头两步便占据了整个宇宙。现在，你告诉我，我这第三步该落到哪里？因为你未能按照许诺布施，如今必须迁入低等星系。你以财富自傲，你曾经答应给我土地，到头来却不能实践诺言。由于你的错误，还有，按照苏喀罗阿阇黎的诅咒，你必须迁居大地之下，过上几年。”

夺走巴利大帝之所有，抓捕他，其实都是至尊者的慈悲，是为了向众生显耀奉献者的安忍之力。巴利大帝自觉惭愧，又知所有者比其所有物更伟大，当下便回答道：“至尊主神啊，若你认为我未能按照诺言给你布施，那么我该当加以补救。我不能让我的许诺落空，所以我乞求你，请把你的第三步踩到我的头顶之上。”

“我不怕倾家荡产，不怕过地狱般的生活，也不怕被你俘虏挨你惩罚，我怕的是因欺骗婆罗门而声名扫地。作为祝愿者，父母亲友或许有时会痛下责罚，但从来不会这样对待子弟。可是，因为你是最值得崇拜的主，我认为这个惩罚其实是一个大利益。因为我主你也是我等魔属间接的最伟大的赐福者，你扮作我们的敌人，为我们的至上福祉而作为。因为我等总是渴求虚浮的权位，你就惩罚我们，好给予我们发现正道的眼力。如此很多对你始终心怀仇恨的魔头，居然也获得了那些伟大的瑜伽士所曾达到的圆满。我虽然被你俘虏，受你惩罚，却丝毫不觉羞耻、悲伤。

“这具迟早要抛弃的躯壳有什么用？家人亲戚有什么用？他们不过是抢劫者，夺走了本该用于侍奉至尊主的金钱。家国天下又有什么用？贪恋它们不过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靠着好运气，我已经一无所有，被强行拉到了你莲花足的庇护之下。”

就在巴利大帝这般讲述自己处境的时候，巴腊陀大帝忽然现身，犹如明月升起于暗夜。巴腊陀皮肤黝黑，身躯挺拔优雅，穿着一件精致的金色长袍。他手臂修长，双眼像莲花瓣，外表格外令人喜爱。

巴利大帝身受捆绑，无法向祖父行礼，只是低下头去，表示敬意。因为被筏摩那囚系，巴利大帝认为自己冒犯了至尊主的莲花足，祖父必定不悦，所以羞愧无比，一味垂头落泪。

巴腊陀大帝见到筏摩那，不由兴奋欢喜，当下泪水夺眶而出。他径直来到

筏摩那面前，倒地顶礼，说道：“我主，是你给了巴利三界的国土，如今你又拿走了它。我认为你在这两件事里都是平等行事。也就是说，因为巴利的显贵地位让他深陷无明，所以你又拿走一切，帮了他一个大忙。尘世荣华令人眼花缭乱，甚至会让博学守礼者忘记去努力求取生命的究竟归趣。”

巴腊陀说毕，合掌站立，梵天随后又走上前来，正欲开口之际，惊惧交加的巴利之妻宾蒂耶筏利突然奔到筏摩那面前，跪倒哀诉：“我主啊，你创造世界，好享受自己的游戏。可那些愚蠢无知之徒却来宣称自己的所有权，还自认为能够布施他人，以此享受荣名显位。”如是，宾蒂耶筏利责备丈夫，指出他以为把身体布施给至尊主就能挽回名誉的想法，也还是未脱无明，因为他依然视身体为私产，而非属于至尊。

看到巴腊陀和宾蒂耶筏利为巴利求情，梵天也进言道：“祝愿者，众生之主啊，我看此人已受到足够的惩罚，因为你已经拿走了他的一切。巴利大帝毫不犹豫地向你献出了一切，包括他自己的身体，所以我认为他可以被释放了。上主啊，单凭在你的莲花足下向你奉献清水、嫩草和鲜花，那些心无诈伪的人便能升登灵天。这个巴利，毫无诈伪，已经向你奉献了三界之所有。怎么能让受这般苦楚？”

至上主神答道：“梵天啊，因为拥有尘世浮华，一个愚蠢的人几乎会变得疯狂，他会毫不顾惜他人，甚至挑战我的威权。对于这样的人，我先拿走他的财富，以此显示我特别的恩惠。

“当辗转于生死轮回之际，凭着好运、有情或许能获得稀有难得的人身。若有人出生显贵，或功业非凡，或青春貌美，或教养出色，或多财富足，却并不因此而心生骄慢。须知此人，尤其受我爱顾。这样的人非常明白，世间资产无非从至尊主之恩慈而来，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完全用来侍奉至尊主。虽然这些物质便利一般都是修行巴克提的障碍，会带来虚假的骄慢，但它们绝不会扰乱一位纯粹奉献者的心灵。

“巴利大帝已然成了最杰出的阿修罗，因为尽管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他还是凭着专定于巴克提而通过了我的考验。虽然财富尽失，权位尽丧，成了敌人的阶下囚徒，受到亲友师长的唾弃诅咒，巴利大帝仍然信守诺言。看到他巨大的忍耐力，我已经决定，赐予巴利大帝一个比天神之居更殊胜的地方。然后，到下一个由萨筏尼摩奴统治的摩奴期，巴利大帝将承接天帝之位。从现在起，他将生活在苏塔拉星，那个星辰是毗湿奴羯磨按照我的指令建造的。在我的护

佑之下，这个星辰的人民将脱离一切身心苦恼、疲累倦怠以及天灾人祸。

“巴利大帝，你现今可以迁往苏塔拉星，带上你的亲友族人，到那里安居。住在那里，甚至其他星辰的星君都无法征服你，至于天魔们，如果他们胆敢叛逆，我的吉祥见法轮会杀死他们。伟大的英雄啊，我将作为你的看门人，一直伴随着你，从方方面面护佑你。因为时时能看到我，你内心一切由于跟天魔打交道而生起的物欲和烦恼将烟消云散。”

巴利大帝泪水盈眶，他双手合十，颤声回答：“仅仅只是向你顶礼致敬，就有这么不可思议的结果！尽管我是阿修罗，可是单单凭着向你顶礼致敬，却获得了比任何天神都要多得多的恩慈。”

说完，巴利大帝向筏摩那五体顶礼，然后又顶礼梵天、湿婆。从筏楼那之索下解脱之后，巴利大帝快快乐乐地迁转到被称为苏塔拉的星辰，开始在那里统治魔众。

看见筏摩那天人对孙子如此慈悲，巴腊陀大帝欢喜无比：“至上主神啊，你受到全宇宙乃至梵天和湿婆的崇拜，竟然还答应亲自来保护我们这些修罗。我认为，这等慈恩以前从未被人得到过，甚至梵天、湿婆、吉祥天女拉珂施弥都不曾得到过。仅仅通过品尝服务奉献于你的莲花足而来的甘露，伟大的人物便享受到生命的圆满，那么像我们这些人，出生在忌妒成性的魔族里的流氓恶棍，怎么会得到你的恩慈？这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你的慈悲是无缘无故的。”

至尊者答道：“我的孩子，巴腊陀，愿你一切吉祥。请你陪着你的孙子前往苏塔拉，跟亲友们一起快乐生活。你放心，在那里，你将能看到我的四臂妙相。凭着从时时见到我而生起的妙喜，你绝不会受到业行的缠缚。”

巴腊陀受命，行礼之后，便带着孙子往苏塔拉而去。至尊者随后对坐在祭司当中的苏喀罗阿阁黎说道：“婆罗门之翘楚啊，请说说你的弟子巴利在举祭中的错误。因为什么，他该受到诅咒？让具备资格的婆罗门来判决一下，然后在他们面前抵消这些错误。”

苏喀罗阿阁黎回答：“我主，你是一切牺牲之主。因此，若有人完全满足了你，他的祭祀还会有什么错误？即使曼陀罗发音有点儿问题，戒律持奉不严，或者时间、地点、人员和配备有欠缺，当我主你的圣名被唱诵时，一切都变得完美无缺。不过，因为你下令要众婆罗门抵消巴利犯下的错误，我必须服从你的指令，以之为我的首要职责。”

于是众婆罗门开始着手弥补巴利大帝在举祭中所犯下的任何可能的错误。

与此同时，筏摩那天人把他从巴利大帝手中要来的所有土地都转交给了他的哥哥——因陀罗。

为了取悦迦叶波牟尼和他的妻子阿底提，以梵天为首的所有天神和仙圣们决定把筏摩那奉为韦陀诸经的守护者，以及正法、名声、财富、誓言、解脱的原则。虽然因陀罗一直被认为是宇宙之王，为了三界众生的利益，天神和仙圣们意欲奉筏摩那为天地万物的至高主人。

如是，因陀罗欢欢喜喜地命手下把筏摩那天人带到自己面前，然后，在得到筏摩那的许可后，用天舆把他接到了天庭。就这样，在至尊者的庇护下，因陀罗重登宝座，夺回了三界的统治权。

第五章 洪水神鱼

有一次，当梵天白昼之终，老祖宗感觉睡意袭来，想要躺下休息，韦陀诸经便从他的口中掉落下来。此时，有一巨魔名叫哈耶格力华，乘机盗走了韦陀知识。其时洪水滔天，至尊者化为神鱼之形，力挽危局。由于阿伽斯提阿牟尼曾经诅咒了斯筏央布筏摩奴，在第一个摩奴期的开头便发生了劫毁，这也可以被视为梵天之夜晚。杀死魔头哈耶格力华之后，神鱼玛特霞把韦陀诸经还给梵天，接着便悄然隐没了。

后来，当叉克殊刹摩奴期，又一场劫毁突然来临。彼时，梵天在其白昼当中有一小会儿又觉困倦欲眠。在此期间，达罗毗荼地方生活着一个国君，名叫萨提耶伏罗多，乃是至上主神的一位伟大奉献者。

有一段时间，萨提耶伏罗多修炼苦行，只靠饮水维生。一天，萨提耶伏罗多坐在克里多玛拉河边，掬水供养，一条小鱼出现在他捧成杯状的双掌之中。国君想也没想，便把小鱼跟掌中之水一起又倒回水中。

然而，那可怜的小鱼忽然口吐人言，出语相求：“君王啊，可怜人的救主，为何你要把我抛入河中，任那些大鱼轻而易举地吃掉我？我好怕它们哟。”

萨提耶伏罗多并不知那小鱼其实就是至上主神。只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他决定保护小鱼。那慈悲为怀的君王把小鱼放入水缸，便顾自回转王宫。

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晚上，那小鱼就长得很大，无法在水缸里自在游动了。于是他对萨提耶伏罗多说：“我不喜欢待在这小小的容器里，请你找一个更好的地方，让我能生活得舒适一点儿。”

萨提耶伏罗多把鱼捞出水缸，扔进一口大井里面。可是，过了没多久，那鱼又长大了三腕尺，并且说：“我王啊，这井不合我住，请你再给我找一片更大的水域。毕竟，我已经托庇于你。”

萨提耶伏罗多又把鱼从井里捞上来，抛入湖中。那鱼立刻变现出一个巨大的身形，连湖水都容纳不下了，于是它又对国君说道：“王啊，我如今是一条大鱼了，这个湖已经容不下我。求你救救我，为我找到一片永不收缩的水源。”

萨提耶伏罗多命人把鱼抬到国中最大的江水里，但那也无济于事。如此，作为最后的办法，国君只得把鱼扔进了大海。就在这时，鱼对国君说道：“英雄啊，海里有很多强大、危险的鲨鱼会吃掉我，你不该把我扔到这个地方。”

听到这番从至上主神口中说出来的话，国君完全迷惑了，于是问道：“你究竟是谁？你的作为让我惊奇万分。仅仅在一天里面，你已经延伸到一百由旬长。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或者听说过这等水族。我的神啊，你必定就是那永无止境的至上主神，化作鱼形，为的是向众生显示慈悲。你是如我等皈命于你的灵魂的怙主和归宿，我今向你顶礼致敬。请让我知道，你化身为鱼的目的是什么？”

至上主神说道：“王啊，从今天算起的第七天，三界将为洪水淹没。到时，我派出的一条大船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当收集各类种子、药草，运上这条大船。在七大圣哲的陪伴下，你应毫无畏惧地登上这条船，所有生灵将围绕在你的周围。这条船能让你安全穿越洪水。那时，唯一的照明只有七大圣哲身上所放射的光芒，你的船将在暴风中剧烈颠簸。我会出现在你旁边，你把天蛇洼苏吉当作缆绳，将船系到我的角上。在梵天的黑夜结束以前，我会拖着船在水面游弋，并向你全面开示绝对真理。凭着我的恩赐，一切有关我之荣光的真理将呈现在你的心中。”

说完这番话，玛特霞掉头而去。自那以后，萨提耶伏罗多开始等待天命的到来。国王铺开库莎草，草尖朝东，面向东北而坐，心中冥思化身为鱼的至上主神。

过了一段时间，四处弥漫的乌云开始不断倾泻雨水，海水越涨越高，终于向陆地泛滥。此时，冥思中的萨提耶伏罗多突然看到一条奇妙无比的大船向他驶来。他立刻带上各种收集好的药草和种子，随七大圣哲一起，登上了那条船。

众圣哲对萨提耶伏罗多很满意，便向他建议：“王啊，请你冥思至上主神，如此他就会将我等救出这灭顶之灾。”

正当萨提耶伏罗多心注一处，冥想至上之际，一条硕大无朋的金色神鱼浮出洪水，现身在他面前。这条非同寻常的鱼有一百万由旬长，头上生着一只巨角。按照至尊者的命令，萨提耶伏罗多以天蛇洼苏吉为缆绳，将船拴在那鱼的角上。

大喜之下，国王向至尊者如是祷告：“顶礼至上主神，凭着他的恩典，那些自无始以来便丧失自我觉明的人获得了遇到奉献者的机会。由于渴望变得幸福，愚人造作下无数只是带来烦恼的业行。然而，透过服务奉献至尊主，便能摆脱这等虚假的欲望。愿这位至高无上的明师砍断我心中的物欲之结。犹如金

银淬火，能炼净一切杂质，透过服务奉献至尊主，便能复归天命之性。没有任何一个天神或所谓的上师，能够给予至尊主所能给予他的奉献者的恩慈，哪怕万分之一。就像瞎子把另外一个瞎子当作向导，不知生命之归趣的人奉傻瓜、无赖为师，教他如何求取功利、欲乐。这些所谓的上师的教导，只能让愚蠢的弟子们继续停留在尘世的无明当中。但是，我主你赐予人永恒的真理，让他们重新安立于原本的天命之上。因此，我的主，我认你为我的上师。至上之主啊，我皈命于你。借着你的开示，请向我揭示生命的归趣，让我明白我最终极的命运。”

于是，就在天风海雨当中，玛特霞向萨提耶伏罗多阐释了被称为数论瑜伽或智慧瑜伽的灵性知识，借此世人可以区分灵与物。此外，至尊者还讨论了《往世书》和韦陀本集里的诸多论题。如是，萨提耶伏罗多和众圣哲安坐舟中，圆满觉悟了绝对真理。

如今，这同一位国王，依仗至尊主的慈悲而通晓韦陀智慧的萨提耶伏罗多，已经投生为维筏斯万之子施罗多天人，此人也以维筏斯筏陀摩奴之名著称于世。